
武俠世界
第37年
51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的「大盜良緣」。申承業子襲父職，接管經營鏢局，因生意平淡，欲退休安享晚年，不料有人托保一趟鏢上京師，報酬高達以前的五倍，而且所托的鏢祇是一個木箱而已，唯一的要求是七天路程須五天趕到。財帛動人心，在副鏢師高森與高志的極力慫恿下，申承業終於答應走這最後的一趟鏢……欲知小小的木箱裡究竟裝載何物，值得高價托鏢呢？少年人小春爲何會無端端與大盜海無量扯上關係呢？欲知究竟，答案個中尋。

*　　*　　*

今期短篇選刊江辛南先生撰著的「神鼠戲魔龍」，分上下兩期刊登。「神鼠」徐申頗有俠風，雖被彭應龍聘用去殺人，但在未查清事實眞相之前，他絕不會爲了銀子而枉殺好人……故事短小精幹，引人入勝，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三國天機風雲之四的「天宇飛龍」，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51期
（總號191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于晴

新作介紹

嗨！偷心俏佳人



每本HK$40

舒毅承諾孤兒藍霏霏替她換回價值二千萬元的孤兒院地契，條件是——她得當他兩個月的冒牌未婚妻，以安撫他即將不久於人世的父親。

這一切原本不過開始於一場無情的交易，却在共同走過相知相許的歲月後，甚麼樣的情緣下讓一切峯廻路轉？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大盜良緣



山谷風雲　奇人奇事

「報告鏢頭，前面是個小峽谷！」

申鏢頭仰首，望望天空，祇見日已偏西，便向身旁兩個副鏢師道：「你們快馬往峽谷走一遭！」

兩個青年的副鏢師，立時應命道：「是！」

他們立刻上馬，直往前面峽谷而去。

來到峽谷前面，兩人有些猶豫。

「高森，你認為如何？」

「高志，你比我經驗更為豐富，你又認為如何？」

高志與高森這兩位青年的副鏢師，他們並非兄弟，祇是湊巧同姓。

高森道：「我跟着申鏢頭幾年，他也教過我：『遇林莫入，遇峽勿過』，不過，我們這一趟鏢車，在路上屢遇天雨，行程慢了，因此……」

高志道：「既是如此，我們便入峽谷內一行，看看形勢，再如實報上。」

高森同意道：「好極，小心！」

高志騎馬在前，高森隨後。

這峽谷並不算長，但兩邊高山，形勢十分險峻，不過，山上寸草不生，並沒有甚麼可隱蔽的地方。

馬蹄聲在峽谷中迴响，偶爾有一些沙石沿壁墜下，給人一種危險的感覺。

不一會已來到峽谷當中，下面是一個斜坡，已隱隱可見峽谷口。

高志道：「這峽谷果然是個小峽谷。」

高森道：「峽谷雖短，但可能危機四伏。」

高志笑道：「看來你比以前膽小了，我却看不出有甚麼危險。」

高森道：「我也覺得自己膽小了，那可能是因為我上路較多，看過事物越多，心內越怕。」

高志道：「多說也無用，我們再往峽谷中一看，再作道理。」

高森同意，兩人又是一前一後，來到峽谷口。

前面是坦然的一片平原。

高志道：「看來前面是個大市鎮，到了市鎮，應該還沒天黑。」

高森道：「對，我們可以投棧打尖，讓衆兄弟也可休息一下。」

他們轉過身來，從原路回去鏢隊。

這小峽谷祇有半里長，一輛鏢車可以從容而過，兩人騎馬，來回一次，也祇費了一炷香的時間。

申鏢頭正緊張兮兮的等着他們回來。

一見兩人，便問道：「如何？」

「可以過去。」

「有危險嗎？」

兩人並沒有回答。

申鏢頭回心想了一下，也覺這句話是多餘的，誰敢肯定這峽谷有沒有危險？

「形勢怎樣？」申鏢頭再問。

高志道：「我們看過，峽谷雖然兩邊峭壁，但山上樹木不多，沒有甚麼隱蔽的地方。」

高森道：「這峽谷很短，可以容我們這一輛鏢車過去，過了這一峽谷，前面便是一個市鎮，相信我們可以趕得及投棧打尖。」

申鏢頭想了一會，道：「既如此，我們立刻動身，過了峽谷再作打算。」

高志道：「好極！」

高森道：「衆趟子手，動身！」

於是，衆趟子手都起來，由高志與高森兩位副鏢師率領先行，由申鏢頭押後。

＊　＊　＊

回頭說一說這隊鏢車。

老實說，這並不是一隊大鏢車，甚至可以說是一隊沒有甚麼看頭的鏢車，因為全隊祇有一輛鏢車。

鏢車上面祇有一個長大木箱，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與一般鏢局所用的長大木箱並沒有甚麼分別。

長大木箱相當舊，這也表示了申氏鏢局的歷史也相當悠久，申氏鏢局以前也有過一段光輝的歷史，一支申氏鏢旗，曾走過大江南北，江湖之上，無論是黑道白道，總會給他們七分面子。

可惜，那是以前的事，以前的鏢頭叫申豹，是申氏鏢局的人，他為人機靈，武藝高強，而且人緣也好，因此申氏鏢局也可以在鏢行業之內，佔一席位。

而今的鏢頭是申承業，也就是保送這一隊鏢車，不，祇有一輛鏢車的小鏢隊過峽谷。

申承業是申豹的兒子，子承父業，克紹箕裘，並不一定是好手，申承業的武功不差，人緣也好，却獨欠機靈，因此，申氏鏢局到他手後，生意與聲譽都一落千丈。

不過，申承業也並沒有完全辜負老父心意，他仍硬撐着這間鏢局，一直到如今。

申承業鏢頭已經五十歲，他實在不想再過這種江湖顛波的生活。

他本想把這間申氏鏢局讓與兩個跟隨他也有一段日子的副鏢師高志與高森。

條件也說得七七八八。

不過，兩位副鏢師出道日子不多，也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把申氏鏢局接了下來。

申承業希望有一筆金錢，可以

讓他告老還鄉，最後，申承業還是把申氏鏢局讓了給高志與高森兩人。

可是，當申承業簽了讓押之後，申氏鏢局却接到了一宗大生意，其實，這生意也並不大，一個普通商人模樣的人，要他們送一個大木箱往京師。

祇是一個大木箱，可說並不是大生意，那個商人却提出了一個相當苛刻的條件：要快！

申氏鏢局位於金陵，由金陵至京師，要平平穩穩安安全全到達，起碼要七天，那已是日夜兼程的時間，因此，一般鏢局都對客人說要十天才行，這樣，鏢局才有足夠時間護送，就算途中有甚麼不測之事，也可以有時間修正行程，避免逾期。

那個託鏢的商人却要五天之內，要申氏鏢局把鏢箱運至京師。五天，由金陵到京師，那是絕無可能之事。

不過，那個商人却出了五倍的鏢銀。

這五倍的鏢銀却打動了兩個副鏢師的心。

高志與高森一致表示，應該接下這一趟鏢，因爲接了這一趟鏢，他們既有錢把鏢局穩定下來，也有錢送給申承業，可以讓他眞眞正正告老還鄉，過些平靜生活。

申承業並不肯答應，因爲他知道，保鏢行業之中，有兩大避忌！

第一，託鏢的客人，給錢越多，那表示那趟鏢價値越高，那相對來說，在路上被人覬覦的機會越大，那麼，這趟鏢的危險性也相對提高。

第二，保鏢一定要有充裕的時間，這樣可以選最安全最穩妥的道路而行，那安全性便有保證。

而今這個託鏢商人，提出了兩個條件，却大大違背了保鏢行業的避忌，因此，申承業不肯答應。

可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高志與高森却盡力游說申鏢頭，當然，其中有幾點也讓申承業爲之心動。

第一，那當然是金錢的力量，他仔細一想，祇要過得這一關，他的確可以安享晚年。

第二，那是尊嚴的問題。

高志與高森同時表示，申鏢頭在江湖上，仍有一定的地位，而且經驗豐富，最後一趟鏢，有誰不給面子，這一大頂高帽扣下，申承業也祇是個凡人，叫他如何不動心？

最後，還有一個大問題。

那是時間的問題，要在五天之內，由金陵抵達京師，那簡直有點强人所難。

高志與高森雖然沒有試過，由金陵往京師，但他們却堅信一定有捷徑可抄。

申承業對此沉吟不語，高志與高森立時又再游說，兩人以三寸不爛之舌，終於打動了申承業的心。

其實，申承業知道，並非這兩個年輕鏢師打動了自己的心，而最重要的是那筆大鏢銀。

最後，他們決定接了這趟鏢，並且立時上路。

出發第一天，非常順利。

第二天却遇到了大雨，那場雨足足阻延了他們半天，到了第三天，官道因雨下塌，又阻止了半天才可以上路，換句話說，使他們更少了一天時間，祇有四天的時間上京師。

那個商人說過，假若這一趟鏢遲了，收到鏢車的人也沒有用，因此，他祇付了三成鏢銀，他說過，當鏢車準時到達，收鏢的人，一定立刻付上其餘下部份的鏢銀。

這一次却有點便宜他們，因爲鏢車一到，他們不用回到金陵，便可以收到鏢銀。

爲了趕回這損失了的一天時間，他們才要抄這峽谷山道。

申承業已用了最安全的辦法，先找一個趟子手，騎馬入峽谷探了一次，又再由兩位副鏢師再走一趟，看過了沒事，那才起行。

高志與高森雖然年輕，但也走過不少趟鏢，也有相當經驗，看來他們一定可以安全通過。

申承業在鏢車之後，看着鏢車，心裏面不停地唸着：「南無阿彌陀佛，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那幾個趟子手也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假若遇事，一般江湖盜賊，也不容易打敗他們。

這輛殘舊的鏢車，正緩緩而過峽谷。

「颼」的一聲。

一枝箭射在鏢車之上。

箭的力道極强，整個箭鏃沒入了鏢箱木板之內，那箭的末端，仍在抖顫着。

趟子手驚呼，但並沒有走開，他們也夠忠心。

申承業看得清楚，叫道：「英雄好漢，請現身。」他已昂首望着峭壁之上。

沒有回應。

高志與高森已撥轉馬頭過來，也來護着鏢車。

申承業再叫：「有甚麼開罪之處，申某在此恭候。」

仍然沒有回應。

申承業已算得上不卑不亢，也盡了江湖禮數。

「颼」的一聲，又是另外一支箭。

接着是「哎呀」一聲，高志倒了下來，從馬上倒了下來。

在旁的高森，實在看得呆了。

他祇覺眼前一閃，那支箭便穿過了高志的心胸，高志祇發出了「哎呀」一聲，已倒在地上，血正沿着箭身標射出。

高森想下馬。

「勿動！」

高森不敢稍動，因爲這時他還沒見過來劫鏢的人，已被射死了一個副鏢師，而他自己可能正是下一個箭鏃的目標。

三個人在峭壁之上出現。

申承業看得清楚，這三個人都沒有拿着弓箭，那表示他們三人背後，可能有更多的埋伏。

看來峭壁之上，應沒有甚麼隱蔽的地方，却實在有足夠的地方，隱藏了這三人，甚至還有更多的人。

「申鏢頭，你上來！」

這三個賊匪當中一個，竟然可以叫出申承業的身份，看來這班人早有預謀。

「請問……」

那人怒道：「申鏢頭，你上來！」

申承業不敢稍動。

「你沒有膽量上來？」那人叫道。

申承業道：「你們是誰？膽敢胡來？」

那人道：「你想不想你另一位副手，又再中箭而死？」

高森聽了，全身抖顫，這也怪不得他，他目睹同伴如此，你叫他如何鎭定？

「你們要劫鏢，下來動手！」

三人同時大笑。

突然，高森不知是清醒，還是糊塗起來，他一言不發，雙腿猛力一挾。

馬匹吃驚，竟人立而起。

上面三人之中，不知是那一個，手一揚，已轉了身的高森，竟又立時中了箭！

甩手箭，好强力的甩手箭，不用弓，竟然也可以把箭穿過了高森的後頭，直入後腦！

「啪」一聲，高森也立時倒了下去。

所有趟子手都叫了起來。

上面三人仍笑，笑聲在峽谷之內迴盪着。

申承業雙脚也在發抖，幾乎站也站不住，這也難怪他，在這一刻之內，他竟然眼看自己兩個副手，連機會也沒有，便被敵人殺了！

你叫作爲一個總鏢頭，如何向這一班趟子手交代？

「上來！」那人又高叫。

申承業看來再也沒有其他的選擇，他猛地吸了一口氣，鎭定心神，自付道：「我就把這條老命豁出去！」

不過，他仍有最後的希望，道：「我上來又如何？」

「至低限度，你那班手下，仍有活命的機會！」

「那麼我呢？」他說了這話之後，才覺得這話實在不該說，可是，話已出口，怎能收回？

「你上來便知道！」

三人又大笑，笑聲充滿了不屑與鄙夷！

人要尊嚴，申承業也不例外，他不再作其他考慮，挺胸仰頭，一蹤而上！

申承業居然上了峭壁，面對三人。

三人看着申承業，倒也有一些佩服的眼色。

「有何指教？」申承業道。

三人之中，其中一人抖了一柄大金刀出來。

「你那柄刀呢？」那人問。

申承業抽了佩刀出來。

那人一臉邪笑，這邪笑使申承業毛孔也豎起來了，自忖道：「江湖中有人傳聞，有三個人魔，以殺人爲樂，叫甚麼斬砍劈三煞！」

「你們是斬……」

「對，我是斬煞！」

「我？當然是砍煞！」

「你還不知我是誰？」

申承業道：「當然知道，你是劈煞！」

三人滿意地笑了。

砍煞道：「我們三人不單斬砍劈三種功夫厲害，最近還練成了一種新功夫！」

申承業並不感興趣聽。

砍煞道：「你不想知道，但其實你已看過！」

「甚麼？」

「你那兩個副手……」

「我們的甩手箭厲害嗎？」

申承業當然沒有興趣與他們研究武功，道：「你們叫我上來，又如何？」

三人同道：「當然是想殺你！」

「殺我？爲甚麼要殺我？」

三人沒答，祇是大笑。

「你們要劫鏢？」

三人依然大笑。

申承業內心怒極，道：「你們要鏢車，拿去好了！」

「這麼大方？」砍煞道。

「我當然不會奉上！」

「那想怎樣？」砍煞道。

「當然要問過我這一柄刀！」

三人又再狂笑。

砍煞道：「我最喜歡有骨氣的人！一斬下去，那些骨骼，咚咚作響，特別過癮！」

這話在他說來，輕描淡寫，但聽在申承業的耳內，却是一字一驚心。

砍煞道：「兩位兄弟，讓我先來！」

「好極！」兩人居然讓開，砍煞上前，道：「我先讓你三招！」

申承業也不多說，第一刀劈出。

這一刀力道不猛，但來勢兇狠。

「好！」砍煞是個大行家，如何不知厲害，他一避而過，那知第二刀又來。

這一刀更狠，而且有勁。

砍煞這次不避，擋一刀。

兩刀相撞，發出「轟」的一聲，申承業祇覺手掌虎口之處，幾乎裂開。

第三刀又出。

這一招既狠且勁，並向砍煞下盤而來。

砍煞既是讓他三招，但第二招已有擋格，到了這第三招，便向上一躍，使自己的諾言，仍然生效。

可是，申承業這一招祇是虛晃，他正想斬煞一躍，刀鋒立刻由下向上，反手朝上。

這一招端的是厲害！

砍煞心中也暗駭了一下，不過砍煞這一躍，並不是普通人的一躍，他一躍而有一丈多高。

他躍得高，也有足夠的時間看清申承業的這一招，他在半空竟可發力，一個轉身由上而下的迴旋。

本來是脚下頭上，已立時變了頭下脚上。

人立時像一隻兀鷹，由上撲下。

他手中的金刀一閃。

這一刀是他賴以成名之作——「一刀斬」。

申承業根本沒有逃避的餘地，他祇覺脖子一涼，已不知人間是何世！

他的頭顱已被斬了下來。

頭顱落下，一直滾下峭壁，滾在鏢車之上。

衆趟子手一直昂首望着峭壁之上。

他們聽不到這三個魔煞在說甚麼，不過，他們看見申承業與其中一人開戰。

他們滿懷希望。

不過，這個希望幻滅得太快，不單使他們希望幻滅，而且也嚇得他們傻了。

因爲剛才還算勇猛的申承業的頭顱，竟在他們面前，血淋淋的頭顱，申承業雙眼仍未閉！

上面三人又再狂笑。

笑聲使這十個趟子手從驚呆之中，醒了過來。

兩個副鏢師，一個總鏢頭，在這一刻之間竟然全死在他們面前，他們可有其他選擇？

有，祇有一個，逃！

這個想法幾乎同一刻在他們的心頭出現。

於是，那些趟子手立時向兩邊的出口奔竄，因爲這時他們在峽谷中間，無論奔向那一邊，都是這麼遠。

峭壁上的三個狂魔，狂笑也隨即停止，不過，他們看着那些趟子手在四處狼奔豕突，似有另一種樂趣。

砍煞已掏出了一把箭。

砍煞笑道：「斬兄，不用忙，給他們一刻生存的樂趣！」

劈煞也道：「他們對生存越是滿懷希望，但死亡降臨之時，他們越是失望！」

斬煞道：「你們可肯定他們都在我們甩手箭射程範圍之內？」

劈煞道：「怎麼斬煞兄對自己這麼沒有信心？」

砍煞道：「斬煞兄既然心急，那你先甩一支！」

斬煞道：「好極！」他隨手甩出了一支箭。

「颼」的一聲，一個趟子手應聲倒地。

砍煞與劈煞同時喝采，道：「好箭法！」

劈煞再多加一句，道：「好手力！」

下面的趟子手，本來已是各顧各的亡命奔逃，而今其中一人突然被箭射中，更嚇得他們三魂不見了七魄，更是沒命的逃，像一羣螞蟻被火攻，拚命逃走。

砍煞道：「我早說過這是一場非常有趣的遊戲，我們既可以練一下我們的甩手箭，也可以得到可觀的財物！」

斬煞道：「你怎知是可觀的財物？」

砍煞道：「如果不是非常貴重的財物，怎會用一個如此不起眼的鏢箱？」

劈煞道：「對，他們以爲用這個殘舊的鏢箱，不會惹人注目，其實反而是擺明：此地無銀三百兩！」

三人又大笑起來。

這時，下面的九個趟子手，分別在峽谷的兩邊，仍然在拚命奔逃。

斬煞道：「既有可觀財寶，咱們如何分法？」

砍煞道：「照老規矩，三一三十一！」

劈煞道：「不，我有一個好提議！」

「快說！」

「既然有這一次是難得的甩手箭比賽，射得人多的，自然要分最大份！」劈煞道。

砍煞與斬煞道：「好極！」

劈煞已第一個開始，「颼」的一聲，又多了一個趟子手倒在地上。

砍煞與斬煞當然也不怠慢。

本來共有十個趟子手，當中一個，在他們未作比賽之時，已射死了，這一個沒有計數。

其餘九個，轉瞬之間，已全中箭，躺在峽谷之內，本來是一個令人非常驚慌悽慘的場面，但對這三個魔煞來說，却是非常興奮的一刻，可又有些失望！

斬煞道：「這麼快便完了。」

砍煞道：「可惜，如果有更多的人會更好！」

劈煞道：「我也覺得不大過癮！」

「好了，你射中了多少個？」斬煞問。

砍煞道：「不用數了，你看，你的紅箭中了三個，斬煞兄，你的綠箭也中了三個，那麼，我的黃箭當然也是中了三個！」

「那是平分秋色！」

斬煞道：「好了，咱們下去！」

三個魔煞自峭壁之上飄身下去，祇見分佈四周的趟子手，身上全中了不同顏色的箭，緊緊的被釘死在地上，沒有一個活的。

他們走近了那鏢箱。

劈煞道：「內裏究竟是甚麼？」

斬煞道：「當然是金銀財寶，夠我們享一輩子了！」

砍煞道：「打開自有分曉……」他頓了一頓，道：「好不好來一個比賽？」

「你又有甚麼好提議？」兩煞同問。

「箱內既是財寶，那我們猜一下，這財寶值多少？」

「猜中又如何？」劈煞道。

砍煞道：「沒有可能猜中，祇要猜得接近便可！」

斬煞也有孩兒心性，道：「好極！」

「咱們也來猜！」

三人聽了，愕然相對，怎麼無端多了兩把聲音？

這兩把聲音似是非常遙遠，却又似近在耳邊。

三魔煞立時以背護箱，作品字形站立。

突然，兩個黑影彷彿自天外飛來，「蓬」的一聲，竟同時降落在鏢箱之上。

三魔煞躍開。

這時，他們才看得清楚，三魔煞臉色驟變。

因爲坐在鏢箱上的兩個人，是他們最不想見的人。

這兩人並非甚麼大魔頭模樣的人，其實，這三個人已被稱爲魔煞，天下豈能還有比他們更可怕的人？

他們兩人，不單不是大魔頭，反而應該說是像兩個糟老頭模樣的人。

左邊的一個，祇有一隻眼睛，另一隻用一塊黑布罩着，雖是獨眼，却是精光閃爍！

右邊一個，却是一個跛子，身旁有一支拐杖，他雖是一個有殘疾之人，但身上肌肉虬突。

當這兩個老人坐定，三魔煞又同時退了一大步。

「你們不要再退。」獨眼老人道。

跛腿老人也道：「玩完這一個猜寶遊戲再走不遲。」

三個魔煞居然不敢再動。

「獨目，你記得當年嗎？」

「我『獨目』關七，有甚麼事情不記得？」他頓了一頓，道：「我是害怕你這『三脚』李三忘了。」

「三脚」李三道：「忘了，忘了甚麼？」

「獨目」關七道：「忘了那場遊戲？」

「甚麼遊戲？啊，那場……當年他們說要取我右腿，可惜，他們錯了，祇能剁去我左腿。」

「對，他們也是想挖我右眼，但也不成功，祇挖去了左眼。」

這三個魔煞，平常任何人見了，那一個不是手顫脚震的，可是這兩個老頭子，却不單不怕他們，還在閒話家常。

「可惜，可惜！」關七道。

李三問道：「可惜甚麼？」

「可惜他們當年沒有而今那麼殘忍。」

「是的，假若當年他們像今天一樣，趕盡殺絕的話，他們便不會有今天的收場。」

三魔煞叫道：「你們想怎樣？」

關七道：「想報仇！」

李三也道：「目標是要你們三隻眼，三條腿。」

關七道：「不過，我們這一次，是要指定右邊三隻眼，左邊肯定不要。」

李三也道：「我也是，要左邊三條腿，不，不，還是要右邊三條腿。」

關七道：「你有把握？」

李三道：「當然有，這十年來，在江湖上碰到我的人，那一個不是失了一條腿？」

關七也道：「對，遇見我的人，也從來沒有倖免的，被挖了一隻眼睛。」

兩個老人同時哈哈大笑。

看來「獨目」關七與「三脚」李三當年被這三個魔煞，廢去了左眼左腿之後，潛心苦練報仇，凡遇上了他們的人，無論好歹，都同樣被挖去一目，廢了一腿。

這件事三個人魔當然知道，並且知道他們這樣做，是衝着三魔煞而來。

當年三魔煞與這兩個老人一

戰，也是為了爭奪財物，可惜的是，當年三魔煞心高氣傲，並沒有殺這兩個老人，祇讓他們殘廢，半死不活的活下去。

半死不活的生活可以讓人沉淪下去，自取滅亡，但有時却有相反的效果。

這兩個老人並沒有自取滅亡，反而被復仇的火焰燃燒得生存意識更盛，他們立下決心，終有一天，要向這三魔煞取回失去的東西——眼和腿。

並且要三倍奉還。

可惜的是，這兩老也因報仇心切，成為了人魔之中的魔頭，他們濫殺無辜，目的是要試驗他們所練的武功。

「獨目」關七練了「挖旋手」，他手一出，無論碰到甚麼，都會把碰到的東西挖了一塊下來，假如碰到山石，他的「挖旋手」便會挖了一塊山石下來，假如是眼睛部份，當然是整隻眼睛被挖下來。

「三脚」李三也有他的報仇獨步武功，他把這種武功名為「鐵拐閘」，他以尚存的右腿，配合他的鐵拐，祇要接近任何東西，都會被這「鐵拐閘」砸了下來，當然，砸下人腿，是他看家本領。

為了報仇，他們成了人魔之中的人魔。

三魔煞眞的後悔，若是當年，出手殺了這兩人，便沒有今日這結果。

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斬煞第一個發難。

可惜他的刀還沒有動，便已感到臉頰上熱辣辣的感覺——「獨目」關七比他更快，而且不知他用甚麼手法，把自己的左臉狠狠地摑了一巴。

其餘兩煞也沒有倖免。

不同的地方是，砍煞與劈煞中的是右臉。

相同的地方是，那種熱辣辣、滿天星斗的感覺，良久也沒有消退。

「獨目」關七道：「我早已叫過你們不要動。」

「三脚」李三也道：「好了，好了，七哥，不要動手了，玩猜寶遊戲吧！」

「對，玩猜寶遊戲。」

李三道：「你以為這是甚麼？」

他指的當然是這鏢箱，他們坐着的鏢箱。

關七道：「黃金！」

「假若裝滿了黃金——不會的，若全部是黃金，這十來個漢子，如何抬得動？」

「對，並不是全部黃金，那麼是珠寶。」

「珠寶？那也不錯。」

「用這麼一個鏢箱來裝珠寶，未免太看矮了天下江湖大賊。」

「為甚麼？」

「那豈不是太着痕跡，表明了此地無銀三百兩？」

「既然你認為我猜不對，那讓他們猜。」

「好極！」

「你好斬人，你先猜。」

斬煞並沒有說話。

關七却搶着道：「你叫人猜，猜中可有好處？」

「當然有。」

「甚麼好處？」

「猜中的可以與我們一起分。」

「你這麼大方？」

「我們並不算大方，當年他們玩了我們之後，本來要殺死咱們的，他們並沒有，那才大方。」

「那你報算是恩？」

「報恩？我也摸不着頭腦，好了，你先猜。」

斬煞道：「我猜，猜中的話，我有份？」

「當然，我們說過的話算數。」

其實，在這情形之下，猜不猜也是在死神威脅之下，而今這兩個大魔頭說漏了嘴，竟有他們一份兒。

猜中這東西實在渺茫，但總好過沒得猜。

斬煞道：「是黃金和珠寶。」

他望了兩人，關七與李三沒出聲。

過了一會，砍煞道：「我們也猜！」

「當然，當然你們也猜。」

砍煞道：「我支持大哥，也是猜黃金加珠寶。」

「你呢？」

劈煞望了兩人一眼，半晌才道：「我也支持兩位哥哥，也是猜黃金加珠寶。」

關七道：「三人同心，其利斷金。」

李三道：「也許是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砍煞道：「快開箱。」

斬煞道：「快開箱。」

劈煞並沒有開聲。

李三指着劈煞道：「你沒開聲，你來開箱。」

劈煞道：「若我們猜中，你會不會食言？」

李三望了關七一眼，關七祇是微笑，不過，看他神情，他似乎已胸有成竹。

關七道：「絕不食言。」他離開了箱，李三亦然。

劈煞上前，道：「我開箱了。」

他提起了刀，上前一劈，這是他的看家本領，自然是有非凡之處。

鏢箱居然被劈開，他把刀一提一抽，那個箱面的木板，已然滑去。

劈煞最先狂叫：「果然是！」兩個魔煞，也看得眞切，叫道：「果然黃金加珠寶。」他們欣喜若狂。

反而關七與李三有些愕然。

他們也不知鏢箱之內有甚麼東西，但以他們來說，應該絕不是黃金珠寶那麼簡單。

斬煞道：「兩位，我們猜中了，但我不要我那一份，我……」

「你想怎樣？」關七問。

「我要離開。」

關七大笑起來，道：「你居然以為黃金珠寶可以買命？」

劈煞與砍煞也立時會意，道：「我們也不要我們的一份，祇要離開。」

關七問李三道：「你認為如何？」

李三道：「我們絕不食言。」

三魔煞聽了，還以為他答應，轉身要走。

李三道：「慢着，我幾時說過讓你們走？」

「你說過絕不食言。」

「對，我們有過協議，你們猜中，自然各分一份。」

「我們不要。」

「不能不要。」李三居然那麼橫蠻，但對三魔煞來說，實在不明所以。

李三道：「你們各拿一份。」

三魔煞不知這兩個人又要玩些甚麼花樣，但又自知無法逃過他們魔掌之下，祇有應命。

一推開黃金與珠寶，他們發現了下面有禾稈草，原來所謂珠寶加黃金，祇是薄薄的一層。

關七道：「老三，你聽過禾稈蓋珍珠沒有？」

「有！」

「但有沒有見過黃金珠寶蓋禾稈草？」

「絕對，絕對沒有。」

「但事實擺在眼前。」

李三上前，力撥開黃金與珠寶，沒錯，下面是一層禾稈，禾稈下面應該另有東西。

下面是甚麼？

關七與李三上前，用手撥開禾稈。

禾稈之下，似乎又有一個箱子。

兩人看得出神。

三個魔煞，以為這是一個天賜良機，這時不走，更待何時？

三人一動身，關七與李三突然一旋身，三魔煞也看不清楚他們用的是甚麼手法，又被狠狠的摑了兩巴，每人兩巴。

「想走？」李三道。

關七道：「分了珠寶黃金再走。」

三魔煞自出道以來，從來祇有他們戲弄別人，那有這樣被人戲弄，而竟然戲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快拿你的一份。」關七喝道。

李三道：「快！」

三個魔煞上前，各抓了一把，他們也發現了，黃金珠寶之下，是禾稈草，而禾稈草之下，居然又有另一個箱子，使他們也愕然。

「好了，你們各有一份。」

「是的，我們一切依你們所言，那麼，我們可以走了。」

李三道：「對，我們絕不食言。」

三魔煞眞是如釋重負。

關七道：「慢着，你們先看清楚手上黃金與珠寶。」

三人還以為這兩個怪物，嫌他們拿多了，紛紛把黃金珠寶抛下，道：「我們不要了。」

「不，你們隨便要，而且可以把所有的黃金珠寶，全部拿走。」李三道。

三人實在不明所以。

關七有些頹然道：「這些黃金與珠寶，全是朱義盛，假的。」

「假的？」三人一直想離開，想活命，根本沒有理會自己手上拿到的是甚麼。

李三道：「是的，全是假東西。」

關七道：「那你們不可走。」

「為甚麼？」

「因為你們猜的是黃金與珠寶，當然是指眞的，而今却是假的，那你們猜錯了。」

「你們蠻不講理！」砍煞道。

「你們橫蠻無理！」劈煞道。

斬煞道：「你們——」他根本再也說不出甚麼話。

李三道：「還有一點！」

「甚麼？」三魔煞又以為有了轉機。

李三道：「我們只說過讓你們分黃金珠寶離去！」

「是的，讓我們離去！」

「但我沒有說過，活着離去！」

原來他們一直在玩弄他們，這點應該不會出乎三人意料之外，對於仇人，那會有優惠！

殺人無數，玩人無數的三魔煞，無法不認為這是報應，天惘恢恢，果然疏而不漏，簷前滴水，果是分毫不差！

「獨目」關七與「三脚」李三同時躍起，三魔煞也猛地退後，不過，他們的退後，與關七、李三的躍起比較，顯得遲鈍。

「獨目」關七先在他們身邊飛閃而過。

他們祇見眼前一閃，雙眼便感到一陣無比的痛楚。

三人狂叫一聲，並拚命地顫

動，無數血滴，洒在地上。

原來關七已使出他的看家本領「挖旋手」，他向來是單出右手，可是，這一次却雙手齊出，六隻眼睛已在他手中，血水自他手指縫中滲出。

關七雙手再揮，六顆血淋淋的眼睛已被擲向山邊的石壁，並且釘在石壁之上。

眼珠上黑白的地方，仍然分明，好像有三個人正目灼灼的盯着那狂叫的三人。

李三看到如此情景，叫道：「我來了！」

三魔煞已全瞎了，但聲音仍聽得十分清楚。

他們立時向三個不同的方向奔去。

李三縱身一躍，那鐵拐在空氣中發出破空之聲，聲音震人心弦，只見他先向斬煞奔去，在他身邊一轉，斬煞已在他鐵拐範圍之內。

「呀……」是淒厲狂叫的一聲。

斬煞雙腿已斷，李三把雙腿一甩，甩向砍煞！

砍煞只是拚命狂奔，只覺有人在背後踢他似的，他返身過來，那知道他只感到雙腿立時被夾住，他掙扎，但掙扎不了一下，便如豬般號叫。

李三的「鐵拐閘」果然厲害非常，又一雙腿斷在他的鐵拐之間。

這一次，他並沒有把砸下來雙腿甩過去，而是擲到劈煞正在狂奔的前面。

那斷了的雙腿，竟然插在泥土之上，只是雙腿插着，斷處仍有血湧出來。

劈煞盲了，並不知道前面有甚麼東西，仍然狂奔，竟然撞向那雙腿。

他狂叫一聲，倒在地上，雙手抱着那雙斷腿，扶着斷腿，想爬上來。

那知道，他先扶着那雙腿，再摸上了一點，竟然並不是個人，一嚇也嚇得他怪叫連聲，叫道：「誰的腿，誰的腿？」

李三又飛身來到，答道：「是你老友的腿！」

劈煞聽到了李三的聲音，比抱着雙斷腿還要害怕，不理甚麼，又再奔前。

李三不發一言，鐵拐揚起，立時使出他那「鐵拐閘」，劈煞狂號，雙腿又是齊口被閘斷了！

三個魔煞，不及一盞茶工夫，全死在這兩人手中。

「獨目」關七，用他的獨目，望了李三一眼，他雖然只得一眼，但發出的狂喜光芒，足以使人心也悸動。

「三脚」李三，也把鐵拐用力的打在一塊大石之上，發出鏗然之聲，震耳欲聾。

兩人隨着仰天長笑。

那是報仇的快意，笑聲在峽谷之內，不斷迴响。

李三道：「我們終於報了仇！」

關七道：「而且還有獎賞！」

「你是指這鏢車？」

「當然，珍珠禾稈蓋，裏面是甚麼？」

「天下間甚麼奇事都有，但不用猜……」

李三走近鏢車，正想翻開裏面一個箱子的蓋，突然，他聽到關七叫道：「退開！」

他還以為鏢箱藏有暗器，但事實並不是，而是眼前一閃，一個黑影自山邊閃了出來。

那黑影並不大，比一個人略小。

關七一退，猛一個旋身，躲開那黑影，並立時出手，這一招「挖旋手」果然絕無虛發！

他觸手之處竟是一團毛茸茸的東西！

再看一下，那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猿猴，不過，再不是一隻活生生的猿猴，而是一隻被他挖去了雙目，已是半死的猿猴！

猿猴躺在地上，雙手按目，不斷抽搐！

「咦？怎會如此？」關七覺得有點愕然。

這時，一個少年，正站在遠處，見那猿猴突然躺在那地方在抽搐，整個人像石塊般呆着，既不是站，也不是坐，看來是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嚇得呆了！

李三看着那少年，道：「你走運！」

那少年聽了，叫道：「你殺死我的好朋友！」

李三道：「少年人，你還不謝天謝地？」

「我謝甚麼？」

「假如當時不是這猿猴閃了出來，而是你閃了出來，你以為而今你會怎樣？」

少年望着仍在地上抽搐的猿猴，他也感到一陣寒意，竟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

不過，他仍然走近猿猴處，叫道：「黑仔，黑仔！」

「黑仔」是那猿猴的名字，牠聽見了少年的聲音，抽搐更爲厲害。

「你們賠給我！」少年望着關七。

「賠甚麼？」

「這個好朋友！」

李三道：「少年人，走吧！」

那少年人倔强地道：「你賠給我！」不過，他不再看關七，而是看看抽搐的猿猴，忍不住哭道：「黑仔，你好可憐啊！」

他跪了下來，輕撫那猿猴。

關七突然走上前來，道：「好，我賠給你！」

少年人回轉身來。

關七突然張開了右手，手掌之上，赫然是一雙血淋淋的眼睛，那是猿猴的眼睛。

少年人看了，「哇」的叫了起來。

關七道：「你要不要？」

少年人不忍再看，轉了身望向猿猴，猿猴已半死，但身體仍在抽搐，看來十分痛苦。

關七又道：「你不要了？」

少年人沒有答他。

關七又再一揚手，把那雙血淋淋的猴眼，擲向石壁之上，與其他三魔煞的眼睛一同排列。

少年人又再回望關七，眼中充滿了恨意。

李三道：「讓我也做個好心人——這猴子沒有得救了，不要讓牠再痛苦下去！」

他走上前來，鐵拐一拍，猿猴不再抽搐。

「你眞的打死了牠？」少年道。

「死了比活還好。」

那少年突一撲而起。

李三道：「你想怎樣？」

關七也走上來，道：「你先看看這裏有幾個屍體？」

少年環視峽谷。

十多個鏢局的趟子手與鏢師，三魔煞，每一個死屍都是那麼恐怖，不堪入目。

還有那石壁上四雙血淋淋的眼睛。

李三道：「少年人，你走吧！」

關七也道：「少年人，你眞的走運，我突然不想再殺人了！」

少年仍怒目望着二人，又再望那猿猴屍體。

突然，他發狂似的奔向李三，李三對他並不在意，少年人一拳打在他的腹上。

拳力並不重，根本是頑童打架似的一拳。

少年又再轉身，閃身走近關七。

關七見他步履雖快，但絕非有甚麼武藝底子的人，因此他也不在意。

又是另一拳。

這一拳也打在關七腹上，完全不痛。

關七與李三不知是否殺了太多人，突然對這一切並不惱怒，反而覺得有趣，更且佩服這少年人的膽色。

他明知會死，也要爲猿猴報仇。

關七道：「好了，你報了仇！」

李三道：「對，報了仇，還不走？」

少年人自己也知道不自量力，不過，他並沒有離開之意。

關七道：「走，不要等到我改變主意！」

李三也道：「如若不走，你永遠也走不出這峽谷！」

兩人緩緩的向少年人而來。

少年人也懂得厲害，他也緩緩一直退後，直到退無可退。

他轉過身來，只見自己身體正抵着那鏢車。

關七與李三再進。

少年人又退，竟然把那鏢車也推動了，這一推，本來靜止不動的鏢車，却向後猛退。

關七與李三二人見狀，知道再不去阻止，鏢車大有可能一直滾下去。

兩人一閃，分別在少年人的左右竄上，然後用手把鏢車一拉，鏢車竟然直立了起來。

那些假的珠寶黃金，已撒滿了地上。

連禾稈草也掉了很多，而另一個箱子的木板，也因鏢車的突然翹起，而脫落了下來。

木箱打開……

裏面裝了些甚麼？

有甚麼比黃金珠寶更爲貴重？

人！

裏面竟然是裝了一個人。

這人看來有四十出頭，身體精壯，却是緊閉雙目，他的身體是被一些繩索綑在木箱之內。

關七與李三愕然，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那少年人却叫道：「怎麼還有人？」他再看了一會，道：「還是個生人！」

他的意思是指這個人仍有生氣。

不過，那箱內的人，額頭之處，插了幾口金針。

關七上前，細看那木箱內的人，李三也上前。

少年人道：「你們又想殺人？」

關七並不理會他，向李三道：「這人仍未死，看來不簡單，怎辦？」

「怎辦？提他出來再說！這人被秘密運送，自然是個有價值之人！」

關七想動手提那人出來。

那知道，那少年人以爲他又要殺人，立時以身攔在箱子的前面，不讓他動手。

關七道：「走開！」

「不！」

李三道：「你眞要找死？」

少年人看着這兩個人魔，心中實在畏懼，不期然的又再後退，這一退，又推了這個木箱向後退了幾步。

兩人又再迫上。

少年人又再退。

突然，少年人聽到有人在他背後非常輕聲地道：「快拔去我額前的金針！」

少年人還以為自己耳朵有問題，他回過頭來，只見那人雙目緊閉，但口唇却在嚅動。

少年人知自己並沒有聽錯。

他立時轉過身來，雙手同時把那人額上的幾支金針拔了出來。

那人張開了眼睛。

這情景實在怕人，尤其是當那人一張開眼睛，精光自他眼中閃出，使人害怕。

少年人立時退開。

關七與李三不知少年轉身做了些甚麼，當那少年走開，他們兩人立時補上。

那人精光射出。

關七與李三也被嚇了一跳，同時退開。

就在這時，那個在木箱內的人，把所有固定他身體的繩索，都扯了下來，並且跳到箱外。

雖說「獨目」關七與「三脚」李三都是久歷江湖，見慣大場面的人，但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從鏢箱裏走出來的人，事情極爲怪異，二人也呆了一會。

那少年人更是連做夢也沒有見過如此場面，更是嚇得臉無人色，躲在一旁，身體不由自主的抖顫着。

那從鏢箱裏走出來的人，把身上的繩索完全抖開，然後猛地呼吸了一口氣，本來，他的臉是蒼白的，而今似乎有些血色。

突然，他望着兩人，關七與李三同時感到一陣寒意，這寒意來自他們的心裏，不期然的擺出了預備的招式。

那人並沒有作任何動作，又再望望四周，祇見到處都是屍體，他皺皺了眉頭，然後，雙手慢慢的高舉，之後又慢慢放下，好像在鬆鬆筋骨。

在這過程當中，他的關節發出了「劈劈啪啪」的聲音，使關七與李三又再一次感到那陣寒意。

那人突然又低吼了一聲。

關七似乎忍受不了這人的一舉一動，似欲轉身便走，那人立時上前，一手拍向關七的肩膊。

關七吭也沒有吭一聲，整個人呆立着。

李三見此情形，突然飛身，他一出手便是他那非常厲害的武功——鐵拐閘。

這人微微一退，雙手如大鵬展翅般展開了，然後雙手又再合攏起來，這一個簡單的動作，便使李三的動作停頓了下來，並且使他失去了重心，而跌在地上。

李三心中一驚，自己賴以在江湖上揚名立萬的武功，竟然在這人雙手一拍之下，變得全無威力。

他一跌在地上，右腿便向那人踢過去。

李三這一腿，集中了全身九成以上的功力，祇要稍爲被碰到，都會被這力量所傷。

那人居然以雙掌來接這一腿。

他雙掌直攖這腿力，然後雙掌分開，以力御力，再以雙掌緊緊的箍着李三的腿。

李三拚命掙扎，但也無法掙開。

祇見那人，雙掌挾着李三的腿，動也不動，而他頭頂上，開始冒煙。

少年人看見他這個怪異動作，更覺害怕，蜷縮起來。

那人額上與頂上冒出的白煙越來越濃，而躺在地上的李三却像一隻垂死的野獸，身體不但越來越軟弱，本來還有幾下掙扎，到了最後，動也不再稍動一下了。

那人終於放開了李三的腿。

這時，李三已變成了一個癱軟的人，而那人却比剛才精神得多，臉上已有血色，神情更見清朗。

那人走近關七，輕輕一拍他的肩膊。

關七立時可以活動，他猛地往後一躍，發出一聲吼叫，然後道：「吸星大法！」

那人微微的點點頭。

關七臉色驟變，道：「你……你把他身上的功力吸去了……完全吸去了……」

那人又再點點頭。

關七非常驚慌，驚得不知向那一個方向走才好。

那人又踏上一步。

關七駭然叫道：「不要……不要……」

那人仍然再追上一步。

關七一掌打出。

那人似乎正是要等這一時刻，雙手立時張開，又再合上，雙手已把關七那右掌挾着。

關七的臉已全然扭曲。

那人雙掌挾着關七右掌，然後，他的頭上又再冒出了白煙，白煙越來越濃。

關七的身體慢慢癱軟，最後，倒了下來，像一個完全洩了氣的皮球。

那人放開了關七的右掌，然後盤膝打坐。

那少年人一直在旁，不敢稍作打擾。

過了一炷香時分，那人頂上再沒有白煙出現，並睜開了眼睛，道：「來，你過來！」

那少年人左右望了一下，道：「我？」

「這裏除了你之外，還有甚麼人？」

那少年不敢上前。

「來，我不會傷害你！」

「他們……」

「他們已被我吸功大法吸盡了他們身上的功力……」

「身上的功力？」

「你暫時不會明白我說甚麼……遲些，我會解釋給你聽，如果你想學，我也可以教你！」

「教我？」

「是的，這是天下第一絕學。」

少年人搖搖了頭，道：「不，不，我不學！」

那人詫異地望着那少年人，道：「爲甚麼不學？」

少年人並沒有甚麼表示。

那人道：「天下那一個學武之人，不想學我這早已失傳的吸星大法？」

「吸星大法用來殺人？」

「不，不……我遲些才解釋給你聽！」

「我不想殺人，甚至……」這時，少年人才想起他的好朋友——那隻一躍出來，便被打死的猿猴。

「我也不喜歡殺人，不過，有些人——譬如這兩個，你看他們未死之前，殺了多少人？」

少年左右看了一眼，祇見到處是屍體，眼中流露出極其不忍的神色。

「這兩個人死有餘辜。」

少年點點了頭，怯懦地道：「他們也殺了我的好朋友……」他又再看看猿猴的屍體，眼中淌淚。

「你是一個好心腸的少年人，你的好朋友被這兩個人魔殺了，我已爲牠報了仇！」

「謝謝你，我想……牠如果知道的話，牠也會謝謝你的。」

「可惜，牠已死了。」

「我可以代他謝你。」

「好極，不過，你的仇我已爲你報了，但我的仇，却有甚麼人可以爲我報？」

「你有仇人？」

「當然有。」

「那麼……」

「你想講甚麼？」

「我想講……我可以幫助你，不過，我自知不自量力，因此，我不敢說出來。」

「你可以，你可以幫我，當然可以。」

「我怎麼幫你？」少年人倒是個熱心的人。

「你來扶我！」

「扶你？」少年實在覺得奇怪，又道：「你吸了那兩個人身上的……」

「我吸了他們的功力，不過……你還是過來，先扶起我再說！」

少年人過來，扶起了那人，少年一觸及那人，便覺得那人身體非常熱，便問道：「你發熱？」

「吸了這兩個人的功力，暫時是會這樣的，你扶起我，把我放入箱內！」

「甚麼？又再把你囚在箱內？」

「不，讓我躺在鏢車之內，然後，你找一匹馬，附近有一些鏢師留下的馬，找其中一匹，讓馬牽我們上路。」

「那也不難！」少年道。

「如果你做得好，我將來一定會報答你。」

少年道：「報答？不用，我祇是幫你，而且你也幫過我，爲我好朋友報仇！」

少年先把那人扶上了那輛鏢車之上，他人躺着，然後，少年拉了一匹馬來，把車緊套在馬匹之上。

少年問道：「去那裏？」

「先找個有東西吃的地方！」

少年人上了馬，馬匹拖着鏢車，向谷口走去。

少年道：「我叫小春，你呢？」

「我……我叫海無量，你叫我海師傅便可以了！」

「海師傅！」

「你熟悉附近的地方？」海無量問道。

「不大熟悉，不過，前面有個市集，一出谷口，可以看見。」

小春拖着馬匹，直往峽谷谷口。

來到谷口之時，小春停了下來，往山谷內望去，眉間有些不忍似的神情。

海無量道：「你想怎樣？」

「我看他們要曝屍在這荒谷……」

「你有一副好心腸！」海無量道。

「我想……」

「你想把他們都埋葬了？」

小春點點了頭。

「你一個人沒有足夠的力量——我們先走，待我身體較好一些之時，再回來爲他們收屍殮葬，好嗎？」

小春點點了頭，山谷之內，有十多個屍體，以他一個人的力量，實在無法好好爲他們埋葬。

但他有這份好心，也足以說明這小春是個好心腸的孩子。

* * *

到達這個小市鎮的時候，已是萬家燈火。

海無量道：「先找間客棧！」

小春找到一間小客棧，名爲平安客棧。

海無量身體似有些虛弱，幸好吃了一大盆羊肉，又吃了幾碗白飯，身體才恢復過來。

小春吃的並不多。

小春看見海無量吃了不少東

西，笑道：「你很久沒有吃東西了？」他說話時，有些取笑的意思。

海無量却正經地思索一下，道：「足足有四天了！」

「四天？」

「是的，足足四天，四天之內，悶困鏢箱之內，連一滴水也沒有喝過！」

「那你怎能生存？」

海無量笑笑道：「幸有這幾支金針！」

「金針？」

「你記不記得，是你無意之間，把裝着我的木箱打開，我有氣無力地叫你，拔起我額上的金針？」

「記得……那時，你眞嚇我一跳！」

「爲甚麼？」

「你在箱子之內，像個死人，死人會說話，你說怕不怕人？」

海無量道：「這些金針，把我身體上的機能，暫時停了下來，祇有微弱的呼吸與心跳，所以我才可以四天四夜滴水不沾，粒米不進，仍然生存下來！」

「甚麼人弄到你這樣？」小春問。

海無量並沒有回答，他的臉孔變得深沉。

小春道：「你不想說便不要說！」

「老實說，我並不知道！」

「你武功這麼好，連那三個三個甚麼……」

「你說那三個窮兇極惡的傢伙？他們是江湖上著名的三大魔煞——斬煞、砍煞與劈煞。」

「那三個足已夠瞧，還有那兩個……」

「一個單眼佬，一個跛子？」

「是的，他們也是江湖上著名的惡人，單眼的名叫『獨目』關七，另外一個叫『三脚』李三！」

「他們這麼厲害，你也能……」

「沒有你幫忙，我看我會死在他們手裏！因此，我實在要多謝你！」

「不，我沒替你做過甚麼。」

「拔了金針！」

「那祇是舉手之勞！」

「不，假如你不敢拔，我便甚麼力量也沒有，我便不能恢復體力。」

「你抓着那兩個人，那兩個人轉眼變成一堆爛泥那樣，爲甚麼？」小春問。

海無量道：「那是一種武功，我而今解釋給你聽你也不懂。」

「不過，我可以肯定，那是一種非常殘忍的武功。」

「你怎知？」

「兩個壯漢，在不夠一炷香的時間，都變成一堆爛泥，軟癱在地上，那還能不知。」

「我教你這種武功。」

海無量以爲，小春必然是大喜過望。

可是，小春却道：「不，我不學這種武功。」

「爲甚麼？」

「太殘忍了。」

海無量笑了起來，道：「江湖已是一個非常殘忍的地方，你想行走江湖？」

「我不想。」

海無量仍然笑道：「將來你一定想學，而且，你實在是一個怪孩子。」

「怪孩子？」

「當然，天下間不知有多少人，日夕希望我收他爲徒，學習我這種武功，而你……你却不想學。」

「我說過那太殘忍。」

「還有，小孩子大都有朋友，而你……」

「我也有朋友，不過……」

「你有朋友？你是指那隻猿猴？」

「對，他是我的好朋友，可惜……」一時之間，小春竟有無限的感觸，眼有淚光。

海無量道：「你怎會有一個這樣的朋友？」他也不敢直叫猿猴，而叫牠爲朋友。

小春道：「牠算是養大了我。」

「養你？」

「我記得我剛懂人性，七八歲左右，有一天，我入了森林，迷了路，『呼呼』便救了我。」

「呼呼？你朋友的名字？」

「是我爲牠起的，牠不懂和我說話，常常拍胸，呼呼的叫，因此我叫牠『呼呼』。」

海無量打量着小春。

「你看甚麼？」

「我看你的模樣，你在七八歲之時，被呼呼救了，並且養大——怎麼養大？」

「牠把水果給我吃。」

「你跟了這位朋友多久？」

「我而今是十八歲了。」

「換句說話是十年左右，你又怎會不變成一隻猿猴那模樣？」

「啊！」小春幾乎笑了起來，續道：「開始那幾年，我也幾乎變成了一隻猴子，不過，後來附近有個婆婆，她常常上山餵猴子，她見了我，本想叫我回她家住，但我不願意，她祇好帶些食物來，很多時候，她與我交談，使我不致喪失說話的能力。」

「原來如此，不過……」

「這幾年，我喜歡四處遊盪，我也不是常常呆在山上。」

「你怎會有個名字？」

小春從身上掏出了一個玉牌，道：「上面有一個『春』字，因此，那婆婆叫我小春，我也叫自己小春。」

「那老婆婆呢？」

「死了。」

「你怎知道？」

「去年，她差不多三個月也沒有上山，我到過她那間茅屋，發現她死在屋內，身上也生滿了蛆蟲。」

海無量道：「天下眞有太多孤單的人。」

小春道：「海師父，不要說我了，你……」

「我祇是一個懂武功的江湖人。」

「你靠甚麼生活？」

海無量呆了一呆，道：「我沒有想過這一個問題，我到處爲家。」

「你怎會被人裝在箱子之內？」

「我也想知道。」

「你不知道？你有這樣好的武功，有甚麼人可以加害於你？」

「唉！」海無量嘆了口氣，道：「武功並不是一切，如果有人要害你，無論你怎樣防備，也有防不勝防的時候。」

「你一定可以查到是誰害你。」

「當然，我恢復了體力之後，我一定會查。」

「我也和你一起去。」

「好極。」

兩人一宿無話，翌日起來，梳洗一番，海無量體力已大致恢復，已是一個雄赳赳的漢子。

鏢局命案　死因離奇

海無量與小春，一同吃過早點。

小春道：「你有甚麼打算？」

「當然是去找申氏鏢局。」

「那運送你的鏢局？」

「是的，這鏢局在湖南，離這地也有三天路程。」

小春道：「你答應過我一件事。」

「甚麼？」

「你忘記了？」

「不，是我們先回峽谷，把那些人埋葬了，再起程，對嗎？」

小春高興地點頭。

海無量道：「我們立刻起程。」

他買了兩匹馬，直往峽谷。

未到峽谷，小春已看到那邊有一股一股的濃烟，在峽谷中冒起。

小春指給海無量看，並道：「爲甚麼峽谷之內，竟會發生大火？」

海無量突然夾馬狂奔，沒有回答小春，小春無法，祇有拚命追上去。

他的騎馬功夫當然沒有海無量那麼好，因此，海無量比他早到峽谷谷口。

小春來到，見到海無量勒馬站在谷口，並沒有進內，小春不單看到谷內烈火熊熊，還感覺到熱力自谷內透出。

小春道：「發生了甚麼事？」

海無量道：「我們來遲了。」

「爲甚麼？」

「因爲有人比我們快一步，而且把谷內所有屍體也燒掉了。」

「甚麼？這人是個好心人，還是……」

海無量臉色一沉，道：「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這人定是要我命的人。」

「把你裝箱託鏢局運上京師的人？」

海無量道：「大概是，可能性極高。」

「我們入內抓人。」

海無量道：「小春，你太天眞了，那人如果尚在附近，也沒有理由仍在山谷之內。」

「他可能在附近？」

「天知道。」

小春看看四邊，祇見濃烟升起，屍臭味道滿溢着整個山谷。

海無量突然高聲道：「我一定可以找到你。」他的聲音震動了整個山谷，並且有多重的回聲。

海無量又低聲向小春道：「我們走吧，不過，一路上需加小心，看看有沒有跟踪我們的人物。」

小春點了點頭。

二人離開了這個小市集，一直往湖南。

路途之上，兩人非常小心，但完全沒有發現有人跟踪，一切也算順利。

兩日快馬兼程，他們已來到井州這個地方，很容易便找到申氏鏢局。

申氏鏢局並非一間出名的鏢局，他們那麼容易找到，那是因爲這是唯一的鏢局。

當他們到達之時，已是入黑。鏢局早已關上了門。

小春走近，看了一會，道：「這間鏢局已被官府封了。」

海無量走近，果然看到大門之處，有一塊官府的封條，並且鎖上了門。

他們到附近的酒樓，吃完了晚飯之後，便向那個小二打探。

小春問道：「爲甚麼申氏鏢局被官府封了？」

「你們怎麼不知？」

兩人望着小二。

小二恍然而道：「對，你們是經過的，怎會知道。」

「發生了甚麼事？」

「鏢局內大小十二個人，一夜

之間，被人殺了。」

兩人聽了，實在嚇了一跳。

小二道：「這事是近日的大事，申鏢頭出外保鏢，留下幾個趙子手，還有妻子孩兒，都被人殺了。」

「甚麼人幹的？」

「我怎知道，你們可以去衙門問一下。」

小春問：「你們這地方，一向治安不靖？」

「不，我們這地方雖小，但經過的行旅客商極多，否則也沒有這一間鏢局，我們這裏，一向十分繁榮，過路的人，都靠我們補給。」

「那麼，來往的人多了，找兇手並不容易。」

「是的。」

「申氏鏢局的信譽如何？」海無量問。

「以前有過一段光輝日子，但近年來並沒有甚麼起色，聽說申承業想過結束了鏢局。」

「既是結束，爲甚麼又出外了？」

「據說是有一宗重要買賣，申承業打算做完這一宗，賺了些錢，自己可以退隱，也可以讓他的子弟，有些餘錢，不作保鏢，也可以做個營生。」

海無量道：「甚麼生意？」

「我不知道。」

「你又怎知內中詳情？」

「那是因爲申氏鏢局兩個青年趟子手，出發之前，曾來過這裏吃飯，在他們言詞之中，我聽到了他們的談話，看來這兩個青年鏢師，對這宗生意，非常熱心。」

「保去那裏的？」

小二道：「往京師！」

海無量望了小春一眼，知道小二指的，大概就是指這宗保海無量上京師的買賣。

小二走開之後，小春道：「我們上衙門問一問？」

海無量道：「千萬不可。」

「爲甚麼？」

「那些官府地方，有理無理，也是避之則吉，何況，我們是外地的人，我們去問，被他們懷疑，反而不美，甚至觸霉頭。」

小春也認爲海無量這話有理。

那夜，他們在一家小客棧渡過。

經過連日騎馬，小春覺得非常疲倦，一上床來，便睡到大天光。

當他醒來，却不見了海無量。

海無量的被鋪並沒有動過，看來他這一夜都在外邊，大有可能，是往探查那間被封的申氏鏢局。

正埋怨自己太貪睡，否則，跟他前去，也許有些收穫，不過，他回心一想，自己既無本領，又怎能跟師父夜探申氏鏢局。

他起了床，百無聊賴，又不知海無量去了那裏，於是，他決定往外面走走。

小春經常住在深山，很少機會來到市鎮，因此一上街去，甚麼事情也覺有趣，他爲人又好奇，所以處處也覺新鮮有趣。

他一路走，不覺來到衙門附近。

衙門之前，有一對石獅子，十分生動，他走近去摸了一下石獅，却被兩個衙差喝罵。

小春也沒感到有甚麼，離開衙門之時，却看到衙門旁邊，有一張告示貼在上面，並繪有一個囚犯的面貌。

他走近一看，但覺那囚犯有些面善。

忽然，他自言自語道：「這個豈不是……」

他不懂得上面的文字，但繪圖却無法騙他，於是，他找了一個行人，問了一下，才知道這是一張通輯殺人犯的告示。

小春心想：「這人極像海師傅，難道……不，不會的，這人一臉煞氣，又兇又狠，怎及得海師傅，一定是人有相似……」

他逕自回到客棧，海師傅已經回來，並且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小春也沒有打擾他。

直到下午，海無量才醒了過來。

小春端詳了海無量一會。

「你看甚麼？」海無量問。

「沒有，沒有甚麼！」頓了一頓，道：「海師傅，我猜你昨夜一定是去了申氏鏢局！」

「你眞聰明！」

「找到了甚麼？」

海無量搖搖了頭，道：「沒有！」

小春道：「我却知道了一些事。」

「甚麼事？」

「申氏鏢局的事！」

海無量立時精神起來，道：「甚麼事？」

「你知申氏鏢局內的人，是怎樣被人一夜殺了？」

「當然是用刀或用劍！」

「不，是毒死的！」

「吃了下毒食物？」

「不。」

「喝了下毒的水？」

「不！」

「那麼是用甚麼毒？」

「沒有人知道——據說那天晚上，附近的人家，都嗅到了一陣非常濃烈的香味，到了第二天早上，申氏鏢局沒有開門，有些街坊，上前拍門，才知道鏢局之內，所有的人都死了。」

「濃烈的香味？」海無量若有所

思的地問道。

「是的，聽說拍門那人，也嗅到那種香味，他回到家之後，也有暈眩的感覺。」

「冰魄香薰？」

「甚至那幾個去過申氏鏢局查案的捕快，雖然嗅不到甚麼，但回家之後，也是昏然欲睡，茫茫然昏昏沉沉的！」

「看來那的確是！」海無量道。

「總之有走過申氏鏢局的人，總會有一陣腦袋空白的感覺，所以，當日我們到申氏鏢局，附近沒有一個人，甚至一個留守鏢局的衙差也沒有，照理發生了這麼一宗滅門命案，應是十分轟動，怎會如此冷靜？」

「對，當時我也覺得奇怪！你怎知的？」

「是那個小二告訴我的，你睡了之後，我往找他聊天。」

「你也有一些查案的天才。」

「你說那是甚麼香薰？」

「冰魄香薰是一種非常濃烈的香氣，吸入之後，不出三個時辰，人會在無知無覺中死去！」

「那麼厲害！甚麼人懂得弄這可怕的玩意？」

「江湖上弄這種香薰的人並不多，我知道的只有一個——再世神農！」

「是個甚麼人？」

「是個郎中！」

「郎中？」小春並不明白。

「是大夫，替人治病的。」

「啊，是個大夫，大夫是替人治病的，怎會害人？」

「天下之大，甚麼人也有，這位『再世神農』，既會醫人，也會害人！」

「那麼，他是甚麼時候救人治人，甚麼時候害人？」

「那要看他心情而定了！」

「我們去找他，看看有甚麼人要求過他要那些甚麼香薰，那我們便會有些線索！」

「對，其實我也計劃找他！」

「爲甚麼？」

「你記得在我額上插金針嗎？」

「當然記得，你說過那些金針，可以使你暫時不吃不喝幾天，也不會餓死的！」

「正是。」

「這『再世神農』是個十分有本領的人！」

「是的，不過，找他也不容易！」這時，海無量打了一個呵欠，道：「我有點倦了！」

「倦了？你不是剛剛才起來！」

「是的，不過，我實在又想再睡一會。」

「你要吃些東西再睡。」

海無量無可無不可的。

小春立時走到外邊，往客棧的小廚，叫了一些飯菜，並親自端了進來。

那知道，海無量早已睡了，小春叫他多次，他仍然不願起來。

「奇怪，海師傅並不是一個這麼渴睡的人！」

海無量一睡便到了黃昏，小春一直守候在旁，不知不覺當中，他自己也睡了。

當小春醒了的時候，已是入夜，他感到內急，勉强拖着脚步去茅厠。

那茅厠非常污穢，未進門內，已是一股惡臭傳出，他本想立刻離開，但無奈內急，只好忍着入內。

雖是忍着，但總得要呼吸。當他解決了內急，仍按着鼻子離開茅厠，他出了外面，猛地吸了一口清新空氣，這時，頓覺頭腦清醒。

他回到房內，但見海無量仍然在睡，而且睡得極爲沉，小春推他幾下，也完全沒有反應。

忽然，小春覺得有點不對，叫道：「海師傅！」

海無量依然沒有反應。

小春自忖道：「海師傅連午飯也沒有吃，晚飯又沒有吃，他應該肚子餓，怎會不起來？」

他自己却是飢腸轆轆。

他再又去推海無量，但他仍是熟睡如猪，突然，他想起「冰魄香薰」……

他猛地吸了一氣。

果然，海無量身上，尤其是頭上，似乎有一些香味，他湊近他頭髮處，再吸了一下，果然，一陣幽香自他髮內傳出。

小春立時知道，那可能是……

他不再想，用力推了海無量幾下，他仍無反應，於是，小春用肩膊托起了海無量，直往茅厠。

他記得因爲自己吸到了臭氣，立時精神起來，那麼，這種臭氣可能有對抗香薰毒氣的作用！

他這樣做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一個辦法。

小春索性把海無量放在了茅厠地上，那股臭味，使他無法呼吸。可是，說也奇怪，海無量在這時，却有些甦醒的跡象，小春猛力推他，叫道：「海師傅，海師傅，你快快醒過來。」

不一會，海無量張開了半線眼睛，有氣無力地道：「小春，我在那裏？」

「在茅厠之內！」

「怎麼——」他猛地吸了一大口氣，道：「怎麼這麼臭？」

「你多吸幾口！」

海無量仍有點迷迷惘惘的，不過，當他吸了幾口之後，那種臭味令他眞眞正正的醒了過來。

「咦？我怎會……」

「你睡了十個時辰有多了！」

「怎會如此？」

「你多吸幾口，我先出去再說。」

不一會，海無量已可以自己走出來，道：「雖然很臭，但却使我頭腦清醒。」

「你可能中了香薰毒？」

「對，那是香薰毒，小春，你怎知道這臭可以解這香薰之毒？」

「我不知道，其實我也中了少許！」

「你也中了？我中了這香薰毒，是因爲我昨夜到過申氏鏢局之內，身上染上了那餘香！」

「我看並不是餘香那麼簡單！」

「不是餘香？」

「我嗅過你的頭髮，那香味較爲濃烈，當我在你身旁吸入了一些，也覺得昏昏欲睡，幸好我一時內急，來到這茅厠解決，才領悟到這道理！」

海無量突然臉色大變。

小春也立時察覺，問道：「海師傅，你想到了甚麼事情！」

「那個要送我到京師的人，仍在我身邊。」

「甚麼？那人……」他看看四周，四周十分安靜，並沒有人跡。

海無量有些緊張。

小春道：「我們先回房去！」

回到房內，海師傅却似已鎮定下來。

小春問道：「你想到了解決的方法？」

「不，」海無量搖搖了頭，道：「不，這人非常厲害，神出鬼沒，根本上他甚麼時候也可能在我們身邊出現，但直到現在，他還不出手殺我，那麼，他並不想殺我，因爲我還有一些價值！」

「對，他托這間申氏鏢局秘密送你上京師，你當然有重大的價值！」

「而我的價值還在，因此，他暫時不會殺我！」這時，他又感到一陣昏昏欲睡的感覺。

海無量道：「小春，你替我叫那小二，預備一個大木桶，裏面裝滿熱水，讓我洗個澡！」

「洗去身上的香薰毒？」

「對！」

小二很快便爲海無量預備了一個大木桶，裏面盛滿了熱水。

海無量道：「小春，你也去全身洗一次，我不知道你身上還有沒有那香薰毒！」

小春出去，用水把全身洗了一遍。

當他回到房內，海無量仍然浸在大木桶之內。

「覺得好些嗎？」小春問。

海無量道：「好得多了，如果不是你把我弄到茅厠，我大有可能，在睡中死了！」

「你浸熱水，是爲了解毒？」

「是的，我入申氏鏢局，可能也涉到一些『冰魄香薰』，也有可能是一些香薰滴在我頭髮之內，因此我一直受香薰的毒藥力薰着，你也因在我身旁而嗅到，同時中毒，幸好你中毒並不深。」

這時，一陣輕風吹來，吹得桌上的油燈，幾乎要熄滅，小春上前，用雙手掩着，油燈才再亮起來。

海無量突然低聲道：「弄熄它！」

小春覺得奇怪，不過，他也立時依海無量之言，把油燈弄熄了。

「來，」海無量道：「小春走近木桶。」

海無量道：「不要出聲，可能有人……」

又一陣輕風吹了進來。

海無量道：「你懂武功？」

小春搖搖了頭，道：「普通打架可以，不算是武功吧！」

「你懂打人便可！」他伸出了雙手，又道：「轉過身來！」

小春不明他要作甚麼，不過，他也依言。

海無量雙手搭在小春的肩膊之上，立時，一股巨大的力量，加上一股熱力，直滲入小春體內。

小春想說話，但海無量低聲道：「不要說話，只要集中精神！」

小春但覺全身血脈似要沸騰起來。

這時，外面的風又吹起，房中一片漆黑，也沒聲音。

海無量道：「小心！」

小春也不知道他叫自己小心甚麼，不過，當他習慣了黑暗的時候，他赫然發現房間前面，多了一個人似的，但因爲太黑，他不能肯定那是甚麼人。

小春的心卜卜的跳動，他非常緊張。

那人影本是一動也不動，突然，那人影竟然滑向他們，小春覺得非常害怕，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海無量的聲音，小得像蚊一般，道：「出拳打！」

小春實在並不懂甚麼武功，祇見黑影撲來，他便一拳打出，這一拳雖無法度，却有勁道。

「砰」的一聲，那迫近的身影，硬生生的吃了小春一拳，這一拳的勁道，實在是出乎那人的意料之外，那人像一個皮球，猛地向後反彈而去。

黑影一彈，彈向窗口處，到了窗口，那人竟然順勢翻出了窗外。

小春出了這一拳，自己也被嚇得呆了，因爲普通的一拳，如若在平日，看來連打倒一個普通孩子也不可以，可是，而今竟然可以把這一個黑暗中的敵人，一拳便打了出去。

他開始還以爲是在做夢。

不過，他仍然感到拳頭有些刺痛，兩臂膀也因用力而隱隱作痛。

海無量又再非常低聲地道：「小心，他可能再來！」

小春聽了，立時又集中精神。

可是，過了一盞茶工夫，仍然沒有風聲，也沒有人影，海無量似鬆了口氣，道：「那人跑了，快亮燈！」

小春上前，把油燈亮了。

當他點燈的時候，那出拳的右手，稍有顫抖。

小春道：「那是個甚麼人？」

海無量道：「我也不知道——總而言之，這人想把我……」

「想把你怎麼？」

「我也不清楚，可能想把我置之於死地，或者，他仍然想把我押去，仍然要把我運上京師！」

「他是誰？」

「如果我知道便好了！」

「你也不知？」

「可能我仇家太多，我不敢肯定。」他頓了一頓，道：「你那一拳眞厲害！」

「是的，我那一拳怎會這麼厲害？」

「你忘記了，出拳之前，我雙手按你雙肩？」

「是。」

「那是我把功力傳送給你。」

「傳送給我？我祇覺全身血脈沸騰，那是甚麼武功？」

「那天你看過我把那兩個人的功力全吸進我體內，那兩個人頓成了一堆廢物？」

「是的，你說那是甚麼『吸星大法』？」

「是的，我輸送功力給你，是另外一種武功『放星大法』！」海無量聲音似帶疲倦。

「你把功力傳了給我，所以我剛才這一拳，有……」

「是有二十年的功力！」

「怪不得那麼厲害。」

「因此，那人不敢再來犯，他以爲你是一個武功深厚的人！」他想用力站起來，但似乎力弱，不能起來，小春立刻上前，扶了他起來。

小春問道：「你怎麼了？」

「我用最快的方法，便用的是『放星大法』，對我來說，損盡我很多體力！」

「那你休息一下。」

「不，我們立刻便離開！」

「離開，去那裏？」

「我害怕那人會再來！」

「再來？」

「而且會立即便來……我穿衣服，你到客棧的後院，準備馬匹。」

小春還想說話，海無量急不及待，小春祇好出去。這時已是深夜，他找不到小二，便自己逕往後院，解了兩匹馬拉了出來。

他回到客房處，却不見了海無量。

「海師傅？」

房間很小，海無量不可能躲藏起來，小春心知不妙，轉身便想離開。

當他一轉身，油燈突然熄了，然後，窗口自動敞開，一顆火球拋了進來。

說時遲，那時快，那火球在房中滾動，而且散開，把房中可以燃燒的東西都燃了起來。

祇是轉瞬之間，全房都着了火。

這時，小春實在不知所措，他第一個想法，當然是想逃命，但不見了海無量。

他仍想再在房間找，不過，火已越來越大。

小春摸到那個大木箱的後面，希望可以躲一下，那知道，火已撲面而來。

他躲無可躲，避無可避，雙手突然一用力一拍在木桶之上。

那木桶是用非常堅實的木所做，用硬物擊打，也不容易把它打散，可是，小春這急忙的一拳，却把整個木桶震開了！

木桶內的水，嘩啦嘩啦的湧了出來。

頓時，把撲面而來的火，打開了一條路，小春不再猶豫，走了出去。

他雖然可以脫身，但內心忐忑，因爲他不見了海無量師傅。

當他出了天井，這時，整個小客棧也騷動起來，因爲這客房一着火，也燃着了其他部份，人們逃命的逃命，撲火的撲火，非常混亂。

小春奔向後院，祇見海無量已伏在一匹馬身上，並揮手示意他上來。

小春見到了海無量，心中喜極，也放下心頭大石，一躍上馬，也跟着海無量的馬，從後陽離開了客棧。

他一口氣跑了二十多里，才停了下來。

海無量一直伏在馬上，沒有出聲，總是示意他向前跑去，所以小春一直往前跑，不敢怠慢。

他們終於停了下來。

小春看看海無量，道：「你怎麼了？」

「我很倦！」

「躺在馬上十分疲倦？」

「不，我曾用『放星大法』，對我來說，那是非常有害，損耗非常大的。」

「那你爲甚麼……」

「如果我不把功力輸送給你，我們可能早已……」

小春回想起來，心頭實有餘悸。

「幸好我還保存着你輸送給我的功力，否則我入房之後，可能被火燒死了！」

「你怎樣逃出來？」

「我把水桶劈開，那些水衝開了一條生路，咦，我的功力可以保存？」

「當然可以，你試試看，而今是否仍有力量？」

「不用試了，我騎馬這麼久，也不覺倦，這當然是功力深厚！」小春說起笑來。

海無量道：「你的確是功力深厚，有二十年功力了！」

天下間竟有一個並不懂武功的人，但體內却有二十年功力，實在古怪。

小春道：「我們要到那裏去？」

「找再世神農！」

「他在那裏？」小春問。

「應該在這個山上！」

前面果然是個高山。

海無量道：「不過，我現在並沒有氣力上去！」

「有馬匹。」

「不，上不到一半，那地方連人也難行上去，何況馬匹。」

「那我們該怎辦？」

海無量道：「我們找處地方休息。」

「那人會再來害我們嗎？」

「我不知道，不過，上了山之後，他一定不敢再出現的了！」

「爲甚麼？」

「天下間有多少人敢上神農山？膽敢在神農山上撒野的，我還沒有聽過！」

「啊，原來神農山這麼厲害？」

「神農山厲害，再世神農更爲厲害！」海無量有氣無力地道。

「你身體很差？」

「很差，有氣無力，大病初癒似的！」

「有甚麼辦法補救？」

海無量搖搖了頭。

突然，有東西在他們頭上閃過，小春這時，眞比平時更爲靈動，把馬一拉，護住了海無量。

那黑色的東西，竟是一條粗繩索，繩索套頭處，結了一個活結。

繩環本想套向海無量，但經小春一推，改變了位置，那繩環便套在小春頭上。

繩環一下，便套了上來，剛巧套着小春的脖子，小春雙手插入繩環，那知道，繩索一扯，小春整個人已被拉了上半空。

小春嚇了一跳，雙手緊插在繩環之內，如果沒有這雙手，繩索一拉，他早已命喪陰曹！

人在半空，繩索更緊。

小春用力一扯，這種繩索，本是非常堅韌，普通人用刀，也要劈幾下，才可以把繩劈斷，可是，小春用力一拉，竟像有摧枯拉朽的力量，繩環應聲斷了。

他頓時失了重心，「啪」的一聲，跌在地上，痛得他標出眼淚。

這時，在不遠之處有兩個人出現。

兩人並沒有騎馬，但身上都有繩索，手中都拿着一個大叉。

小春忍痛，站了起來，再護着海無量。

海無量仍伏在馬背之上，低聲道：「小心，這兩個人十分厲害！」

「我怎辦？」

「不用怕，你連繩也能一下扯斷，他們也會忌你三分，你千萬不要讓他們知你不懂武功！」

「怎麼辦？」

「千萬不要在他們之前動手，除非威脅你的生命！」

小春依言，一動也不動，站在海無量前面，他暗地深吸了一口氣，竟然有些英氣挺拔之概。

「小子，你武功厲害！」其中一人試探道。

小春並不回答。

兩人又迫進一步，另一人道：「你也是我們的同行？」

「同行？」小春不知他在說甚麼。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

其中一人道：「既是同行，那便三一三十一！」他望了小春一眼，小春並沒有甚麼表情，因爲他不知那人在說甚麼，不過，他又不想他們知道。

另一個道：「我沒有意見。」

然後，兩人同望着小春。

小春十分困惑，不知不覺地好像要自己保護着馬背上的海無量。

那兩人似乎會意。

其中一人道：「既是如此，你要閃過我們手上的鋼叉！」

另一個也道：「不要怪我們，我們早已徵求過你的意思！」

那人說罷，突然一叉叉向小春。

小春眼明手快，閃身避過，另外一個人，也是一叉的叉向小春，小春也機靈地避開了。

於是，那兩個人，不再停下來，使起鋼叉猛攻擊小春，小春雖是機靈，身手也敏捷，但對這兩個武功厲害的人，不出三十招，小春已變得左支右絀，非常狼狽，而且身上中了幾叉。

這兩個人發覺，這小子武藝低微，但看他一扯那些套人繩索便斷，心中又不敢欺他，不知他在弄些甚麼花樣。

「冰魄香薰」藥力厲害，是再世神農所製……

突然，右邊的一個人，一叉叉出，竟然叉中了小春的左肩，一時之間，血如泉湧。

小春心下更爲慌亂。

另一個人又想趁此機會，刺殺小春。

躺在馬背上的海無量見到這情形，心下也非常擔心，突然，小春向前一撲，其中一人閃開，小春便趁此直撲那人胸前。

那人使的是長叉，小春貼近他的跟前，一時之間，長叉無用武之地，而小春趁這大好良機，一個直拳打出。

這一拳出時平平無奇，可是，拳打在那人身上，他祇覺全身劇痛，那股力量，幾乎要把他胸口也打爛了。

那人狂叫一聲，身體有如疾矢離弓，一直被彈至十丈以外的地方。

另一人見狀，嚇得呆了。

他呆了並非無因，那是他也看到小春那平平無奇的一拳，但這一拳所發揮的力量，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的伙伴功力，怎會承受不了這一拳，而且被打到十丈以外？

當他正疑惑滿腹，小春又再欺身而近。

那人有點害怕，不過，他已來不及，看小春又要出拳，又是平平無奇的一個直拳，那人同樣地狂叫一聲，同樣地被彈開了十丈以外。

兩人身上感到極痛，滾在地上，一時之間，竟然起不來。

躺在馬背上的海無量當然看得清楚，他立時雙腿一夾，那馬直奔向兩人。

兩人不知這匹馬奔來做甚麼，都想爬起來，那知道他們剛剛一挺身體，馬匹已到，而馬匹上的海無量，已從馬背滑了下來。

海無量一手握着一人的頸項。

那兩人狂叫一聲，掙扎了一兩下，竟然再無力反抗，兩人都軟癱下來。

小春見狀，知海無量又使出他的「吸星大法」，把這兩人的功力吸進自己的體內。

小春道：「你又……」

海無量正集中精神把兩人身上功力吸過來，也不理小春要說些甚麼。

小春見他臉色轉白爲紅，也不再多言。

轉眼之間，兩個精壯的漢子，已軟癱的倒在地上，再無半點聲息。

海無量却整個人完全不同，不但臉色轉紅，整個人也充滿了力量似的。

小春見他放開了二人，問道：「他們是……你似乎知道他們是

甚麼人。」

海無量道：「知道。」

「他們是誰？」

「是兩個大獵戶。」

「獵戶？是打獵的人？」

「正是。」

「爲甚麼他們似要把你生擒？」

「他們是大獵戶，但並不獵野獸，而是獵人——人才是他們心目中獵物。」

「你……」

「以前他們也打過我的主意，不過，被我所擊退，而今在這裏遇見他們，他們知我體力不繼，那才……」

「怪不得，他們攻擊我之前，問過我是否行家，我當時不知他們問甚麼。」

「你不知道江湖之上，有一種人，專門以獵人爲生？」海無量問道。

「獵人做甚麼？他們吃人肉？」

「不！」海無量笑了起來，又道：「他們想獵我，因爲我的性命值錢。」

「值錢？你的性命值多少錢？」

「很多！」

「我呢？」小春問。

海無量笑道：「你暫時不值分文，日後却不知道，那要看你……好了，我已有足夠的力量，我們上山找處地方躲一躲，明天便上山找那『再世神農』。」

小春心中滿是疑惑，他並不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海無量又沒有再解釋下去，他也不追問。

兩人正想上路。

小春道：「海師父，這兩人生前雖對我們不懷好意，但他們都死了，我們還是把他們葬了。」

「你眞是一個好心腸的孩子。」

「把他先葬了再走。」

海無量也沒有反對。

小春走近二人，看見二人那個模樣，與他們剛出現那時那副雄赳赳的樣子，實在有雲泥之別。

他用了兩人遺下的鋼叉，掘了一個地洞，把兩人推了下去，不過，當他推二人之際，發覺兩人懷內，都藏有一些紙。

他取出拉開其中一張看看，發覺上面滿是文字，他對這些文字，當然一概不懂，但文字上面，却有一個繪像，而那繪像正是非常酷似海無量。

小春記得他看過這張告示，那是在小鎮內，衙門附近看過的，小春開始明白，海無量是個很多人想找的人，這兩個獵戶以爲自己找到了獵物，開始之時，還以爲自己也是個獵人，因此才問他是否同行。

小春埋葬了二人之後，本想問一下海師父，但回心一想，如果海師父要解釋這事，他早已解釋，而今他欲言又止，似乎並不想解釋，因此他也把話吞回肚內。

海無量已回復了氣力，兩人上山，先找了一個山洞棲身，過了一夜，才再動身上路。

＊　＊　＊

海無量早已棄了馬匹，兩人徒步來到一個懸崖。

懸崖上有一飛瀑飛射下來，前面沒有去路。

小春問道：「海師父，上面也有人住？」

「當然有，便是那個再世神農。」

「他是個甚麼人？是個神仙？」

「也可以說是差不多。」

小春道：「原來天下眞有神仙。」

「不，我說這個再世神農，有點像神仙，但他並非眞神仙，不過，很多時候，他比神仙更難侍候。」

「爲甚麼？」

「這人古怪，如果他對你好，他好得超乎你想像，但如果他不歡喜你，對你壞到也不能想像。」

「那麼，怎樣對付他？」

「我也不知。」

「那你爲甚麼一定要找他？」

「因家那『冰魄香薰』，我要查明白這東西的來源，祇有他才知曉，也許，這東西根本上是他弄出來的，不找他，找誰？」

「我們怎樣上去？」小春昂頭望着上面的飛瀑。

海無量道：「你先坐下來。」

小春道：「你又要把功力輸給我？」

「如果不是這樣，你怎能上去？」

「你拉着我上去。」

海無量笑道：「我當然要拉你上去，但如果你身無半點功力，我實在不能保證可以把你拉到上面。」

「爲甚麼？」

「因爲我也怕半途而乏力。」

「那怎辦？」

「所以你也要有些功力，這樣我們一起上去之時，你才可以以力借力，我們兩人相輔相承，我才有把握帶你上到上面。」

小春道：「那我不想上去了。」

「爲甚麼？」

「我不想這樣獲取你的功力，而且那些功力，根本又是來自昨天那兩個人。」

「那有甚麼分別？」

小春說不出所以然，但心下實在不願意。

海無量道：「那你連我也不想幫忙了？」

「怎會？你是我的師父。」

「我早說過，那個再世神農是

個怪人，我不知道要怎樣應付他，多你一人，可以助我。」

「我不……」

「你不想上去，我也無法，不過……」

小春看着師父，心下不安，祇好道：「好了，好了，我與你一起上去。」

「不過，你一定要接受我一些功力，至低限度，你增一些功力，可以使身體較輕。」

小春無奈，海無量便使出那「放星大法」，把功力輸入了小春的身體。

這一次，小春接受了海無量的功力輸入之後，又覺神清氣朗，走起步來，也覺身體較輕快似的。

其實他自己不知道，他這個從來沒有學過甚麼武功，也沒有練過甚麼內功的小孩，身上的功力，早已超過一個練功十年的人。

海無量這次使了「放星大法」之後，身體並無異樣，小春覺得奇怪，問道：「你沒有甚麼？」

「沒有。」

「爲甚麼上次你又……」

「你剛才見那兩個人，身上功力深厚，我使用『吸星大法』吸了他們的功力，使我渾身是勁，輸給你一些，根本影响不了我。」

「原來如此。」

海無量也不再多言，一手拉着小春，雙腿一躍，竟然躍向飛瀑，逆流而上。

小春也不知他用的是甚麼武功，祇覺耳畔水聲淙淙，轉眼之間，已來到飛瀑的頂端。

飛瀑源頭却有另一番景象。

原來這飛瀑源頭，是一個大水潭，水波不揚，與下面萬馬奔騰的景象，截然不同。

兩人站定，猛地吸了一口氣。

小春道：「這地方果然像個神仙境界。」

海無量道：「這潭水那邊，才是洞天福地。」

小春隨着海無量，走過潭上一些石塊，不一會來到了一個大山洞。

大山洞是天然所成，完全沒有斧鑿痕跡，小春從沒見過如此佳景，自覺不枉此行。

他們入了山洞，祇見洞內又有石洞，而且每一個個洞間隔分開，又像一個一個不同的房間。

這些洞內，有一些在地上突起的石塊，却像一些天然生成的傢俱，那邊是一張小几，那邊又有幾張椅子……

可是，兩人找了很多地方，却不見那個「再世神農」，最後，他們來到一處藥味極濃的地方。

海無量道：「這處一定是老傢伙躲着的地方。」

兩人入內，祇見這一個天然石洞，四邊有一些簡陋的木匣，看來這是個藥庫。

另外還有一些木框，框內放滿了線裝書，不過，書籍凌亂，似乎有被搜掠過的痕跡。

「甚麼人來過？」小春問。

「我也想知道，小心一點。」

他們兩人在這藥庫之內看了一遍，祇見另外一邊，有一張大枱，大枱之上，散滿了一些金針。

小春問道：「這些針……似乎有些面善，我在甚麼地方見過的？」

海無量道：「在我的頭上。」

「對，你額上，曾插滿了這些金針。」

「再世神農非常珍惜這些金針，爲甚麼他竟會把這些金針撒置不理？也許是遭到了甚麼不幸。」

「我也想不會是他自己撒開的。」小春道。

「會是誰？」小春又再問道。

海無量沒有回答，他小心在這個大山洞之內搜索，看看有沒有甚麼蛛絲馬跡。

突然，小春叫道：「海師傅，你過來，你過來！」

小春在山洞的另一邊，海無量聽了，立時奔了過去，小春指着那邊洞壁。

祇見山洞內的一邊山壁，山壁上有一處凹進去的地方，是個天然的櫃子，有一對脚伸了出來。

那地方相當高，看不清那雙脚是屬於那一種年紀的。

海無量上前，提氣一躍。

小春也趁此機會，扯着海無量，兩人立時上了那洞口旁邊，海無量攀着一些突出的石塊，小春却拉着海師傅的衣衫。

他們同時「嘩」的一聲，因爲洞內正坐着一人，這人全身不動，祇有一雙眼睛，睛光靈動。

「農夫子！」海無量叫道。

「農夫子？他是再世神農？」小春問。

海無量道：「是，不過，他喜歡人叫他農夫子的。」他又再問農夫子，道：「你怎麼了？」

「再世神農」農夫子並不回答，但一雙眼睛，閃閃生光，好像有很多話要說，却說不出。

小春道：「你看，他頭上額上，也插滿了金針！」

海無量沒有小春那麼好眼力，但經他一提，也可以看到一支一支金針，刺在他頭上額上的要穴上。

海無量道：「小春，你攀上去，看看有沒有辦法把他弄下來！」

小春道：「好，你拉我上去！」

海無量道：「我拉你上去，你自己也要借力使力！」

「我明白！」

小春拉着海無量的手，果然是借力使力，上了那個洞內，這個洞並不大，小春祇能蜷身在外。

海無量道：「小心那些金針！」

海無量試試自己能否一手攀上石洞，另一隻手扶住再世神農農夫子，不過，他所站的地方，祇是一方突出的小石，並不能使力，也不能穩身，如果農夫子滑下來，他並沒有把握把農夫子安全接住。

海無量道：「慢來，我不能扶住他，我先下去！」

小春拉着農夫子，尊重地道：「農夫子，你指示一下小輩，怎樣救你才是？」

農夫子不能說話，但雙眼不斷望着上面。

小春似乎有點會意，道：「先拔去金針？」

農夫子雙眼眨動。

小春道：「好，我先替你拔去金針！」他伸出手，便要去拔。

可是，農夫子的雙眼，不停眨動。

小春一時之間，不明他的意思，不敢稍動。

下面的海無量聽見小春的話，道：「爲甚麼還不動手？」

小春道：「農夫子拚命眨眼，我想他的意思是，不能亂拔金針！」

海無量道：「小春，你看他的眉心是否插了一支？」

小春一看，果然是眉心之處，插了一支，這一支比起其他的金針，似乎略爲粗了一點，又刺得深入了一些。

小春道：「是，那支金針刺得很深！」

「先拔那支，要非常小心，千萬不能弄斷！」

「怎會弄斷？那是金針！」

「會的，你總之要小心，否則你會取了農夫子的生命！」海無量道。

農夫子的雙眼也泛出了憂慮的光，看來，海無量所說，的確是至理眞言。

小春緩緩伸出右手。

海無量突然道：「慢着！」

「甚麼事？」

「農夫子，你聽到我的話嗎？」

小春望着農夫子，祇見他雙目眨動，小春輕聲問道：「農夫子，若你聽到了便眨多幾下。」

農夫子雙眼果然多眨了幾下。

「農夫子，不是我乘人於危，我們上來找你的目的，是要瞭解金針與冰魄香薰兩事，我們救了你之後，你一定要好好把這兩件事告訴我們！」

農夫子聽了，滿臉疑惑，小春以爲他不明白，便解釋了一番，道：「海師傅也像你一樣，被人用金針刺着，運往京師，而我們在途中，又中過香薰之毒，這兩種武功藥理，祇有你才明白知曉，因此……」

農夫子聽了，雙目呆滯，看來他眞的不高興海無量在這個時刻，與他討價還價。

「農夫子，你答應不答應？」

小春道：「他沒有甚麼反應！」

海無量道：「如果你不答應，那我們便走了！」

小春道：「農夫子你算是幫我們一下吧！」

農夫子依然沒有反應，索性閉上雙目。

小春道：「海師傅，他不願意，並且閉上雙眼！」

「那麼，你下來。」

「爲甚麼下來？」

「因爲他不肯，我們救了他也沒用！」

「不救他？」小春道。

「當然，我們走吧。」

小春望着農夫子，輕聲道：「前輩，你幫忙一下我們，好嗎？」這個農夫子，倒是一個非常硬脾氣的人。

「他肯不肯？」海無量再問。

「不肯。」

「那你替他拔針！」海無量道。

「怎麼拔？」小春問。

海無量道：「千萬不要拔眉心那一支——先拔去臉上額上的所有金針！」

小春小心地把臉上額上金針拔了出來，單獨留下那一支刺在眉心的。

海無量道：「農夫子，我再問你一次，你肯不肯解答我們有關金針與香薰之事。」

農夫子又閉起眼睛。

小春道：「他仍然不肯！」

「不肯？」海無量有點氣憤，道：「農夫子，你既然不肯，我們也沒有辦法……小春，把那刺在他眉心處的金針再拍深去！」

「拍進去？」

「是的，農夫子既然不願透露金針與香薰的秘密，那麼就讓他把這些秘密帶進地獄去！」

這時，農夫子已睜大了眼，看來，如果把金針拍入他的眉心之內，可能眞是致命一擊，他大有可能，就此一命嗚呼！

「拍進去！」海無量催促。

小春實在於心不忍，不過，他也要聽從他師傅的話，緩緩的舉起了手。

農夫子那雙眸子，閃動不已，不過，他似乎仍沒有屈服之意，這人倒是個非常固執。

「拍進去！」海無量厲聲地道。

小春又再舉起他的右手，卻輕

聲道：「前輩，你不要怪我！」

他右手緩緩拍下，不過，他突然輕聲道：「夫子，你要照顧一下我！」

農夫子並不明白他這話，而小春的手已近，農夫子自知是死路一條。

那知道，小春的手一下，並不是把金針拍入他的眉心之內，而是拔去了金針！

下面的海無量當然不知道。

「拍進了沒有？」

「拍進了！」小春道。

農夫子睜開了眼睛，目光變得溫柔，似乎是感激小春這救命之恩！

「下來吧！這死老頑固！」

小春望了農夫子一眼，這時，農夫子才明白小春在爲他拔針之前，說過那一句話。

小春躍了下去。

「走，我們走吧！」

海無量一轉身，洞壁上的農夫子倏標竄而下，落在海無量的跟前。

海無量被他嚇了一跳。

「再世神農」農夫子道：「你這死賊！」

「你還沒有死？」

海無量看了小春一眼，似乎並沒有責怪他的意思，但小春心頭有愧，低下頭來。

農夫子突然雙掌挺出，不要看他弱不禁風，雙掌使出，竟是隱隱有風雷之聲。

海無量不敢直攖其鋒，閃了開去，但農夫子並沒有慢下來，又再出招，攻向海無量的要害。

海無量祇是盡量閃避，並沒有還手。

小春見農夫子越攻越是厲害，忍不住叫道：「農夫子，你不要傷害我師傅！」

農夫子道：「我不傷害他，他曾經要殺死我，而且是趁我沒有能力之時下令你殺我，這種人乘人之危，還要得嗎？」

小春聽了，也無言反駁。

農夫子又再攻擊，不過，海無量如何也不還手，處處閃避，看來他的武功在農夫子之上，因此，他雖無還手，農夫子也傷不了他。

農夫子越打越氣，因爲他總無法打倒海無量，小春在旁，也急了起來。

突然，農夫子一掌打出。

海無量呃了一聲，倒在地上。

農夫子看着，似乎他自己也有點意外，道：「死賊，你不要裝死！」

海無量慢慢的坐了起來。

小春上前，問道：「海師傅，你受傷了？」

海無量道：「小春，你爲甚麼不聽我的話？」

「我……我……」

「我叫你把金針拍入他的眉心，你爲甚麼……」

「我……」

「就因爲你有這一個心地善良的徒弟，你才能活命至今！」農夫子道。

海無量道：「這一切都在我計算之內！」

「甚麼計算？」小春問。

「你計算了甚麼？」農夫子也問。

海無量道：「我知道我這一個徒弟，十分好心腸，他不會置你於死地！」

小春這時才知海師傅早已識穿自己，道：「師傅，對不起，我沒有聽你的話……我實在不忍……」

海無量道：「小春，你好心腸是一件好事，但行走江湖，對你自己可能是一件壞事！」

小春道：「我明白……不過，我看農前輩一臉正氣，也不是個壞人！」

農夫子聽了，道：「小春，你有眼光，你怎知我是個好人？」

「你活人無數，那有可能是壞人？」

這一句話又說中了農夫子的心坎，他高興地道：「我也見盡天下不少人，你最明理！」

小春道：「這是我師傅教我的，使我明事理！」

農夫子問道：「海死賊，你說一切在你計算之內，假若他眞是聽你所言，一手拍下金針，你以爲我會怎樣？」

「一命嗚呼！」

「既是如此，你怎能靠你計算？」

「那也沒有辦法，不過，無論如何，你與我之間有甚麼恩怨，你也不用再計較！」

「你想知道香薰與金針之事，我不會告訴你！」

「隨便你哩！」海無量似乎也沒有甚麼着緊，「不過，有一件事，你卻不能不理！」

「甚麼事？」

「你欠了小春一命！」

「我？我欠他一命？」農夫子問，面帶有疑惑，但心中卻知道那是事實。

神農山上　奇異經歷

「你是個知恩必報，有仇必雪的人？」

「有誰不知我農夫子是這樣的人？」

「好極，我不想知道金針與香薰之事了！」海無量看了小春一眼，竟然逕自出了洞去。

農夫子坐了下來，望着小春，小春也望着農夫子，過了一會，兩人幾乎同時開口：「你是……」

農夫子道：「你先說！」

小春道：「我只想知道，前輩究竟是誰？」

農夫子聽了，有些氣憤道：「小子，你連我是誰也不知道，你來這神農山做甚麼？」

「我知，我知，我知道你是江湖上著名的『再世神農』，我還知道你懂醫藥，有起死回生之功，但其他的……我是一無所知！」

農夫子聽了，心中才覺好受，道：「你已知道這麼多，還想知道甚麼？」

「金針與香薰，他不想知道，我却想知道！」

「好小子，你看來爲人誠實可靠，但是你也……」

「不，前輩，如果認爲不可說，那你便不說！」

農夫子道：「不，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想知道的，我一定會告訴你，先說那些金針，其實這些金針，是一般郎中用來替人針炙的針，我却把這些針，既用來救命，也用來奪命！」

「又可救命，又可奪命？」

「甚至可以令人半生不死！」

「怎會？」

「不過，而今懂得這些道理的人並不多，我是其中一個，另外還有你師傅，還有……」

「還有誰？」

農夫子似乎不想說出來，只接口道：「針炙可以救命，你當然明白？」

小春點點了頭。

「這些金針，表面非常尖硬，但其實又非常柔軟，可以用作暗器！」

「暗器，殺人的暗器？」

「對，不過，可以使用金針作暗器的人，內功一定要非常高强，否則難以控制這些金針！」

「我明白，但你又怎樣利用金針使人半生不死？」

「剛才在上面石洞內，我豈不是半生不死？」

「你被金針刺着要穴？」

農夫子點點了頭。

小春道：「海師傅也被人這樣刺過，並且裝在一個大木箱之內！」

「是嗎？他武功這麼厲害，也會被人魚肉？」

「刺着你的金針，怎會令你半生不死？」

「那些金針，刺在我額上的主要穴道，可以令我身體內的血液慢下來，心臟跳動也慢下來，那麼，我不用吃東西喝水，這樣也可以維持七天以上。」

「七天不用吃喝？」

「這七天之內，豈不就是半生不死的樣子？」

「甚麼人刺你的？」小春突然這樣一問。

農夫子氣憤道：「那個……」不過，他隨即發現小春是在他沒有提防之下，要他說出來，他立時察覺，又不肯再說下去。

「爲甚麼你不說出那人？」

農夫子並沒有分辯，也沒有再說下去。

小春一直覺得，把農夫子刺上了金針，放在上面的石壁洞內，又把海師傅放入了大箱內運往京師，大有可能是同一個人，但他並不能肯定，他只是有一種感覺，因此，他希望農夫子把這人說了出來，這對於海師傅要找那陷害他的人，大有幫助。

可是，農夫子一直不肯說，不知是爲了甚麼原因。

農夫子道：「好了，金針的事你明白了。」

小春並不表態。

農夫子道：「至於香薰之事，我也好奇。」

「你也好奇？」

「以我研究所得，中了香薰毒，並不容易解，不怕對你說，我懂得怎樣利用香薰毒人，却還未知道，怎樣去解香薰之毒！」

武俠名家臥龍生

《新書介紹》

一代天嬌



全書三集 HK$100

誰也想不到嬌俏羸弱的青樓名妓白翎是身懷絕技的俠女，且懷特別任務，暗中聯絡各路英雄，伺機殲滅三聖會。

三聖會近年橫行江湖，任何可以賺錢的買賣全歸他們手中，更想稱霸武林，號令天下，使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卑污手段，使武林蒙上一片慘霧。到底這片愁雲是否可由白翎揭去，露出曙光？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我知！」

農夫子道：「你吹牛！」

「不，我與師傅在旅途之中，中了香薰之毒，但我們二人沒事，還可以上來找你！」

「你不可能中了香薰之毒，可能是中了其他毒，不過，你可以告訴我，中了毒是怎樣的？」

小春道：「那種香氣，使人嗅了十分舒服，就像嗅到一個美人的香氣一樣！」

小春這樣說，只是想誇張一下，其實他只是個小孩，又怎知美人的香氣是怎樣的！

可是，農夫子却有反應，道：「對，這香薰是大美人的氣味，如蘭如麝，馥郁芬香，使人忍不住要多吸兩口，那你便越吸越多，中毒也越來越深！」

「對，就是那種你所描述的感覺！」

農夫子道：「你在套我的話！」

「不，我本來也越吸越覺舒服，不巧的是，我那時內急！」

「內急？」

「我去茅厠！」

「去茅厠……」

「因爲那茅厠氣味中人欲嘔，因此……」

「你想告訴我，那中人欲嘔的氣味，可以把那香薰的毒解了？」

「正是！」

「對，這麼簡單易明的道理，爲甚麼我用了這麼多時間也想不到？大香對大臭，那豈不是變成不香不臭了？」

小春道：「我也就是這樣，因此把海師傅也送入那個茅厠，才救了他一命！」

「好小子，你福大命大，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小春道：「我也沒有甚麼大志願，將來怎樣，誰可估計！」

「青年人不能這樣沒有朝氣，譬如今天，你我有緣，我大可以授你金針之術，那麼，你將來在江湖之上，很容易便闖出一個名堂來！」

「用金針殺人？」小春似乎不屑。

「不一定用來殺人，用來救人也可以！」

「對，用來救人，那才有用！」

「你果然是個好心腸的小伙子！」他頓了一頓，道：「我生平最恨那些蛇蠍心腸的人。」

「你不會遇到蛇蠍心腸的人！」

「怎麼不會？」

「因爲你也是個好心腸的人！」

「因爲我好心腸，我才會中了那個蛇蠍美人的毒計，幾乎命喪陰曹，幸好你們及時來了！」說到這裏，農夫子才覺自己說得太多。

小春道：「那蛇蠍美人？她是誰？」

農夫子有點靦覥，不欲再說下去，小春這時已知道，這個農夫子，絕對不能迫他，只有間中用話來套他，他才會不自覺地說出來。

「你教我使用金針之法？」

「好極，用金針救人不易，因爲你要學很多穴道，不過，那需要很長時間，也要看你的天份，至於要用來殺人，你沒有武功底子，你也不能！」

「我不懂武功，但我有非常大的力量！」

「怎會？」

「你試試看……」小春突然一手拍下地上一塊突起來的石，那石完全粉碎。

「呀，你內力竟會如此深厚？喲，我明白了，你師傅用『放星大法』把內功傳給你！」

「是的，其實我並不想得到那些功力，不過，爲了協助師傅，我不得不爲他擋駕一下！」

「擋駕？對，你一路上，應該還有很多時候，要爲他擋架！」

「爲甚麼？」

「因爲他是當今天下，最多人想要的人！」

「海師傅這麼重要？」

「他沒有告訴你嗎？」

小春搖搖了頭。

「他既然暫時不想你知，我也不揭他隱私。好了，我教你把金針作暗器！」

小春還是個小孩，對撒金針這玩意，倒是很有興趣，雖然他目的不在殺人。

農夫子教小春抓了一把金針，然後又教他向前一撒，本來金針不易控制，但在小春手裏，金針却被他的內力所迫，却能插在目標物之上。

小春試了幾次，却得心應手，不過，他却不大感興趣，又道：「農夫子，還是學救人比較好。」

「救人很難……不過，我還是教你那種使人半生不死之法。」

「半生不死，那便更加害人。」

「不，譬如有一個人，受了重傷，你在一時之間，無法找到大夫爲他療治，那麼，你把金針刺在他的臉上額上頭上，暫時把他身體機能停了下來，那麼，他暫時可以不死，一直到有了大夫，那才……」

「對，這方法其實也是救人之命！」

「學這個比較容易，因爲你只需要緊記臉上額上頭上幾個要穴，針刺下去便可！」

農夫子把自己的頭部作了現成的示範，因爲他剛才也被金針刺過，很容易便把穴道教與小春。

小春道：「這針刺下去，可以維持多久？」

「不吃不喝，七日以上，總無問題！」

「七日之後，那又如何？」

「如果沒有人爲他拔出針，那便是死路一條，痛極而死！」

「你被那人刺針多久？」

「也有六天了！」

「六天？我們遲來一天，你便……」

農夫子嘆了口氣，道：「是的，你們遲來一天，我自問必死，那人蛇蠍心腸……不單要我死，還要把我折磨而死！」

「我要爲你報仇！」

「你！你武功不及他，計謀不及他，你在他眼裏，只是個小娃娃，怎能爲我報仇？」

小春不知那人是誰，欲反駁也無從。

本來，他以爲農夫子會說下去，不過，他這時又發現自己多說話，漏了口，立時又沉默起來，半晌才改口道：「對了，我六天沒有吃東西了，你懂……」

「懂！」

「我有些麵，你去弄一些給我吃好嗎？」

「沒有問題！」

小春找到了一些麵，到廚房去，那知道，海無量早已在廚房，並已弄了一大碗湯麵。

海無量道：「他想吃東西了？」

小春點點了頭。

「他有甚麼話說？」

小春把他聽到的都說了出來，又道：「我估計，害他那人，也是害師傅的那人！」

「你怎會如此猜？」

「直覺，直覺如此，也有一些所謂根據，我見你們兩人之時，都是被金針刺着，半死不活的！」

「大有可能，他說過甚麼，關於那人的事？」

「他本想說，不過，話到唇邊，他又停了，似乎是並不想說下去，我甚至說要爲他報仇，他也不說，他對這個仇人，害到他半死，却仍不大恨意，實在奇怪，怎會如此？」

「你想知道？」

小春點點了頭。

海無量道：「你把這碗麵捧出去，但千萬不要說是我弄的，你看着他吃，吃完之後還要坐在一旁。」

「那又如何？」

「你大有可能聽到他說出那個仇人的模樣！」

「可能嗎？」

「如果不信，你大可試試。」

小春不知海無量用的是甚麼方法，但爲了自己的好奇，也爲了師父，他當然要一試。

於是，小春捧着那碗麵進去。

農夫子一嗅到了香味，整個人似彈了起來，道：「好香，好香。」

小春道：「這是我專爲你弄的。」

「好，試一試你的手勢。」

農夫子已餓了一段日子，這時但聞麵香，一口氣便把麵吃了下去。

農夫子道：「好吃，好吃，你替我弄些茶來。」

小春當然沒有異議。

原來農夫子對茶也有研究，他自己配製的特有茶葉，也是香氣四溢。

「來了，來了。」小春捧着茶進內。

可是，農夫子却沒有回應，原來他吃了麵以後，竟然呼呼的入睡了。

小春上前，輕聲道：「夫子，夫子，請喝茶。」

農夫子並沒有理會。

這時，海無量也走了進來，小春見了，十分詫異，但海無量示意他不要出聲。

小春依然忍耐不住，問道：「你不怕他醒來？」

海無量搖搖了頭。

農夫子不但沒有被驚醒，而且是越睡越酣，並且發出了輕微的鼻鼾聲。

不一會，農夫子竟然無端的笑了起來，這先是嚇了小春一跳，但隨即他便知道，農夫子似乎是進入了一個甜蜜的夢鄉。

小春望了海無量一眼，不覺的笑了起來。

小春道：「他在做美夢。」

「他究竟做甚麼夢，那麼好笑？」海無量道。

「你……你要甚麼也可以，要我的命，我這老命，有甚麼好要……哈……哈……」農夫子發出了一連串夢囈的話，看來，他這個夢是甜的，否則也不會有這麼笑。

「你要香薰？」農夫子突然嚴肅起來。

兩人還以爲他醒來，原來並不是，祇是他夢到了另一件事情，這是與香薰有關的事情。

兩人側耳聆聽。

「你是個大美人，當然比這些甚麼香薰還要香。」

小春竊笑道：「大美人？甚麼是大美人？」

海無量反而有些嚴肅起來，示意小春勿打擾。

「好……好……妳要那些香薰，那便要了，其實，妳要甚麼也可以，包括我這老命……哈……哈……」農夫子又得意忘形地笑了起來。

小春着實被嚇了一跳，但海無量似乎早已預料到這事會發生，因

此並沒有那麼緊張。

小春想起來，但海無量一再示意他不要隨便移動。

農夫子坐了起來，雙目却是緊閉，然後，他站了起來，一直朝着洞外走去。

兩人躡足跟着他，但不敢跟得太近。

小春忍不住問道：「海師父，你弄了些甚麼手脚？」

海無量道：「我祇在麵裏下了些藥。」

「藥？甚麼藥？」

「我不知道，我祇看到上面寫着『夢囈草』。」

「這東西吃了，會使他夢囈？」

「看來非常有效，而且不但使他夢囈，還使他夢遊。」海無量笑道。

兩人隨着他，來到另一個山洞。

農夫子進內，兩人也跟着進內。

這山洞之內，到處放滿了一包一包的東西，到處瀰漫着草藥的氣味。

農夫子在這些藥包內，找出了其中一包，他打開了藥包，裏面有一大把乾草。

「大美人，你要的就是這些東西了。」

農夫子竟然停了下來，似乎想伏下再睡。

小春看了，却扮了女人的聲音，接口道：「這東西有甚麼用？」

農夫子聽了，整個人似乎醒了，道：「你祇要把這把香薰草燒成灰。」

小春見這麼一扮，可以引得農夫子說下去，也再接再勵道：「燒成灰之後又如何？」

「如何？那要看大美人對我農夫子怎樣了？」農夫子的聲音充滿了令人淫邪的感覺。

小春雖然不懂愛情之事，但隱隱約約，也有點意會，竟然大着膽子道：「你想怎樣便怎樣了。」

農夫子非常高興地道：「我祇要一親美人，甚麼也可以的了。」

「你親了我，你便要說出怎樣使用這香薰草。」

「當然可以。」

農夫子竟然轉過身來，看他樣子，他眞的想與他心目中的大美人親一親。

幸好他是緊閉着眼，小春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應付，海無量却已一手把他推前。

他本已站在農夫子前面，被他一推，幾乎撞到農夫子，小春把手臂抬起，農夫子把嘴唇趨近了小春手臂，並且吻了下來。

小春被他吻得全身發癢，想笑却笑不得，立時又哆聲哆氣地道：「好了，好了，你快教我使用香薰之法。」

農夫子嗅了幾下小春的手臂，似是十分滿足，道：「非常容易，你把這些香薰草的灰，混和在一些梔子酒之內，那便可以了。」

「梔子酒？」

「是的，梔子酒香，香薰草也香，你祇要把這些有酒味的灰，撒在空氣中，任何人吸了，也會立時暈過去。」

小春想起在小客棧中，兩人曾經中些香薰之毒，幸好自己及時發覺。

「暈過之後又怎樣？」小春仍然扮着女人的聲音。

「之後怎樣？當然是毒發身亡。」

「死？」小春突然忘記了發女人的聲音。

農夫子竟然也定了下來，不過，他隨即又道：「當然有化解之法。」

小春聽了他這話，心中才鬆弛下來，看來農夫子幾乎被弄醒，幸好小春祇說了一個字，但並不是女人的聲音，使農夫子有些警覺，不過一個字的刺激，幸好並沒有弄醒了他。

「妳又想學化解之法？」

「當然想學。」小春再學女人聲。

「好極，好極，我却要再親親大美人。」說罷農夫子又把嘴吧伸長了。

這一次，小春非常機靈，退後，一直躲到海無量的身後。

農夫子雖然雙目緊閉，但他似乎感覺得到小春退後離開他，他竟然追進來，道：「大美人，大美人，妳一定要給我親親，我才會……」

農夫子一撲前來，因爲海無量擋着去路，自自然然，農夫子便撲上了他的身上。

海無量想避也無可避，於是，把手臂抬起，農夫子便抱着他的手臂，並道：「大美人啊，大美人，妳的腰可比水蛇一般。」

海無量幾乎也忍不住笑了出來，幸好他仍然忍受着，小春道：「你不要太大力。」

「對，對，美人的腰，怎能用力。」農夫子鬆開了手，海無量立時退開，並向小春怒目而視。

小春非常辛苦的忍住了笑，道：「好了，好了，你快教我。」

「我不教，不教。」

小春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再接下去。

農夫子似乎有些怒意，躺了在地上，動也不再動，再過一會，又有鼻鼾聲發出來。

海無量一把拉了小春出外。

小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海無量道：「想不到這夢囈藥有這麼大功效，剛才你把我推向他，他把我的手臂當作美人的小蠻腰……」海無量說到這裏，也忍不住笑。

小春當然大笑一頓，道：「幸好是你的手臂，有美人的小蠻腰那麼粗，如果是我的手臂，一定被拆穿了。」

海無量道：「你可以發覺農夫子在做甚麼？」

「發覺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話，他可能心想要一個大美人。」

「不，我想他眞的遇到一個大美人。」

「眞的？」

「而且那個大美人上來這山上，要求他把香薰這種毒物教予她。」

小春道：「你的意思是剛才農夫子的夢囈是眞的？」

海無量點了點頭。

小春道：「這個大美人，會是誰？」

「我不知道，不過，在我感覺上，我覺得這個女人，與把我運上京師之事，有直接的關係。」

「既是如此，你也應知道那個大美人是誰。」

「我生平遇到的大美人很多。」

小春笑道：「原來你與農夫子不遑多讓。」

海無量道：「如果我們再進去，試探一下有關『冰魄金針』之事，如果這也屬實，那麼，我可以肯定，秘密運我上京師之人是誰。」

「怎樣試他？」

「與剛才一樣，對，小春，我要讚你一下，你扮女人的聲音，委實不錯。」

小春道：「我不單要扮女人，而且是扮個大美人。」

海無量道：「是的，你要扮下去，如果他有甚麼要求，你也要接受。」

小春道：「如何再試探下去？」

「我也不知，隨機應變吧！」

兩人又再進山洞之內，農夫子依然躺在地上，睡得十分香甜。

一時之間，二人實在束手無策。

小春大着膽子，發出了一聲嬌呼的聲音，這一聲，果然有些效用。

農夫子返身過來，斷斷續續的道：「來，來，大美人，我們乾杯！」

小春忙道：「乾杯！」

農夫子坐了起來，道：「爲甚麼妳常常苦着臉？」

這話無端出來，小春搭不上口。

農夫子却又道：「苦着臉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爲你身體一定有病。」

「我有病。」小春模仿着女人的語氣。

「不過，對我來說，大美人苦着臉却又添另一番美態。」農夫子笑着道。

「怎會？」小春應道。

「怎麼不會？你沒有聽過『西子捧心』？」

「西子？」

「那即是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西施心痛，更迷倒了吳王夫差！哈……哈……」

「我並不是心病。」

「我知，你是頭痛。」

「你怎知？」

「我是個大國手，是個再世神農，怎會不知。」

「你沒有診斷過我。」

「我一看便知，不過，爲了小心下判斷，我還是要爲你診斷一下，妳拿出手來。」

小春一時，無法不遞手出來，幸好他年紀小，皮光肉滑，看來與女人的手差不多。

農夫子眞的爲小春把脈，並且道：「你心虛神弱，壞在頭部。」

「頭部？」

「你常常頭痛。」

小春不敢回答，支吾以對。

「你不用騙我，你常常不知爲甚麼頭痛，頭痛來之時，頭痛欲裂，痛不欲生。」

小春道：「是的，是的。」

「你不用怕，因爲你遇到了我！」

「怎麼樣？」

「我可以用金針，爲你刺頭，包保你頭痛斷根，永不再折磨你！」

「是嗎？你有甚麼針？」

「金針，冰魄金針！」

小春與海無量互望了一眼，想不到這位農夫子口中的大美人，果然有她的一套，竟能使農夫子出動冰魄金針。

小春又道：「金針？金針在那裏？」

農夫子道：「在我這裏，我有很多！」祇見農夫子在自己的身上，頭上脚下，各摸了一下，便摸到了一把金針在手。

小春道：「我不會讓你亂刺我的頭！」

農夫子聽了，有些生氣道：「亂刺，天下間不知有多少人，也要叫我用金針刺他們，我却不肯，而我自己要刺你，你却不肯……」

小春連忙接口道：「不是不肯，而是我怕……」

「怕？你怕甚麼？」

「我怕這金針入腦而死！」

農夫子大笑起來，道：「你來，你來，你自己刺吧！你自己刺自己，那一定不用怕了！」

「我？」

農夫子已把金針遞了過來，又道：「你學過點穴？」

「我沒……」

海無量立即向小春打了一個眼色，小春立時會意，改口道：「我沒有甚麼準備。」

「不用準備，你祇要照我所說，用金針刺入我指定的穴道，那便可以！」

小春祇好一邊接過金針，一邊道：「好，好，我試試看！」

農夫子道：「你的頭痛情況怎樣？」

海無量指指自己的左邊頭顱。

小春道：「我常常左邊痛。」

「痛的情況怎樣？」

海無量用手指一下一下的指着自己的頭顱。

「像……像……」

海無量又指指了金針。

小春立時又答道：「像針刺一樣！」

「好極，你先用金針刺向額前『滿庭』穴。」

小春道：「滿庭穴？」

海無量示意小春不用刺自己，祇用說話暫時敷衍着農夫子。

「好了，我刺了！」

「再刺一枝入左面的太陽穴！」

「太陽穴？」

「你依我的話做好嗎？」農夫子語氣有些惱怒。

小春慌忙不迭道：「好，好，我刺！」

「有甚麼感覺？」

「沒有！」

農夫子道：「那你的左邊頭痛很厲害，再刺一下——風寒穴！」

海無量聽了，有了訝異，看來這一個穴道，在頭顱上來說，是個十分重要的穴道。

「刺了沒有？」農夫子追問。

小春道：「刺了！」然後他跟着海無量的表情，舒了一口氣：「啊！」

「怎麼了？」

海無量豎起了一隻拇指，表示讚許。

「好極，好極，我覺得舒服極了！」

農夫子道：「我早說過，我的冰魄金針一定可以把你的頭痛治好！」

「還沒有完全好！」小春故意如此道。

「當然，再刺……」

農夫子一連串說出了多個穴道，海無量聽着，自己用手指按着他所說的穴道，時而皺眉，時而點頭。

最後，海無量作了一個非常舒暢的表情。

小春連忙用聲音，把這個表情表現了出來，並發出了呻吟似的聲音：「好極了！」

農夫子道：「你而今佩服我嗎？」

「佩服極了！」

農夫子泛起了一個非常滿足的表情。

小春道：「這些金針，祇可以醫頭痛？」

「不！」農夫子作了一個神秘的表情。

「還有甚麼用？」

「用途可多，救人當然可，殺人也可，使人不死不活也可！」

「這麼神奇？我不信！」

「你不信，我可以告訴你。」

「好極，你說！」小春道。

「先說殺人。」農夫子一手拿起金針，一把撒向石壁之上，登時，那金針竟然釘在石壁之上。

「厲害！」小春讚道。

農夫子道：「你懂放暗器，不過，用普通的手法來放金針，你會使那些金針折斷。」

「你却不會？」

「當然，我這『撒豆成兵』手法，天下獨一無二，我教你，你要使出至柔之力！」

小春不明所以，但海無量示意他表示明白。

「對，至柔之力，可以使金針刺入東西之內！」小春隨口和應。

「對，對，你是個武術大行家，我一說出來，你便明白！」

小春道：「那麼，要人半死不活又如何？」

農夫子道：「我相信天下間還沒有人有這個本領，但我有！」他一臉驕傲的神色。

小春道：「快說！」

「我不說又如何？」

「那麼我立刻走了！」

「不，不，大美人，我會告訴你的，但你千萬不要走，不要走！」農夫子語調十分緊張。

「你說！」

不過，農夫子似乎知道，祇要說了出來，這個他口中所謂「大美人」也一定會走。

「其實我甚麼也可以傳授給你！」

「你會？」

「當然會，但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你……」

「我我我，我甚麼？」小春故作不耐煩。

農夫子提起了大大的勇氣，道：「你嫁給我！」

小春聽了，伸出了舌頭，海無量聽了，也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不過，幸好他仍能忍耐着。

「嫁給你？」小春覺得很好玩。

「是的，那時你是我的人了，甚麼也可以傳授給你，你說怎樣？」

小春並沒有回答。

農夫子又道：「我知道，你是個大美人，我祇是一個糟老頭子……」

小春道：「不要這麼說，男人並不是靠外表，祇要你有眞材實料……」

「我有，我有。」

「不過，還要有些誠意。」

「誠意，我更加有。」

「那麼，你先教我用金針，把人刺得半死不活，那才表示你的誠意。」

「我可以，但……」

「啊，你不信我？」

「不，不，我害怕你學會了，便一走了之！」

小春大着膽子道：「有這個可能！」

農夫子嘆了口氣，道：「那麼，你叫我怎麼教你？」

「你不肯教也罷，我走了！」

農夫子立時又緊張起來，道：「好，摶一摶！我教你，你有了這本領之後，在江湖之上，可以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不過，除了這一些本領之外，我還有……」

「不要多說，先教了這個……」

農夫子道：「好極……」然後他說了一連串的穴道名稱，小春不知他在說甚麼。

可是，海無量却聽得入神，他一邊聽，一邊用手指指向自己的額頭，臉頰和後腦，然後，他臉上展露了一片恍然大悟的神色。

「學懂了？」農夫子問。

小春道：「非常奇妙！」

「當然奇妙！當你把這些金針，刺入你想控制的那人穴道之上，針入五分，不能再深，也不能淺些，這樣，這人可以不吃不喝達十天之久！」

「十天？」

「是的，其實我這個方法，是造福天下的人！」

「甚麼？你不是在害人？」

「不，不，有時一個人受了重傷，但一時之間，無法找到藥物，那麼，我們可以用這針刺之法，使他暫時停止了生命……」

「是的，這些針刺，可以使那個人呼吸緩慢下來，血脈流動也慢了下來，像龜那樣！」

「像龜那樣？長命百歲？」

「對，龜可以長命百歲，也是由於牠體內血脈流動極慢，因此，牠可以不吃不喝三個月，也可以生存下去，稍有水到口，又活過來！」

海無量對農夫子這個針刺法，表示十分佩服。

忽然，農夫子跳了起來，然後用手指着小春，小春以爲他醒了過來，發現了自己，於是他也向後退去。

農夫子倒在地上，喉嚨間發出了一些「格格」的聲音，然後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這一些舉動，來得突然，變化也得突然。

海無量與小春在旁，一時之間，實在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

小春見他久無動靜，便輕聲道：「農夫子，農夫子！」等了一會，仍無反應。

海無量輕聲道：「不用叫了！」

「他怎麼了？」

「以我的想法，是他口中那個大美人，學了他那套針法之後，便立時利用這套針法，刺向農夫子！」

「甚麼？」

「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小春似也明白過來，道：「怪不得我們上來之時，他被人擱在洞之內，滿頭金針！」

「對了，他被這個大美人，刺了金針，變成半死不活，幸好我們及時來到，救了他一命！」

海無量這時，似乎得了不少啓示，道：「小春，我們先扶他回去，當他醒過來，我們便可以知道這件事的眞相，我想，這個大美人，他口中的大美人，與綁票我入木箱之內，然後託申氏鏢局運上京之事，大有關連！」

小春與海無量扶了農夫子上他臥室，這時，農夫子睡得實在很酣，一點醒來的跡象表現也沒有。

兩人在他臥室外面等候。

小春道：「你知他口中那個大美人是誰？」

海無量道：「我已有些知道，却又不敢肯定！」

「爲甚麼？」

「我生平遇到很多大美人！」

小春笑了起來，道：「海師傅原來是個大情人！」

「不，行走江湖，有如浮萍飄泊，今日我會遇到你，明日又遇到另一個人，沒有甚麼稀奇！」

「但你與很多美人都有緣？」

海無量嘆了口氣。

「你嘆息甚麼？天下間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你，其實我也羡慕你！」

海無量笑了起來。

「你又笑甚麼？」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海無量道。

「不明白。」

「你以前與猿猴爲伍，生活快樂嗎？」

「並不……」小春想了一想，又道：「也很快樂，不過，當時並不滿足！」

「而今呢？」

「我不知道，每天也有不同的事情發生，可以說是快樂，也可以說不快樂。」

「我的感覺也正是如此！」

「所謂快樂，只是當時一種感覺而已……」海無量似有極大的感觸。

小春是個聰明人，道：「海師傅，如今我們從農夫子的夢囈之中，已可以瞭解得七七八八，我想，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與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也差不多！」

海無量道：「我與他有點不同。」

小春道：「關鍵在那個大美人！」

「是的。」

「那人是誰？」

海無量似並不想回答。

小春等了一會，道：「我知道那個大美人，一定是托運你的那個人，你當然明白，我只想知道，你對這個大美人，想怎樣？」

「想怎樣？我也不知道。」

「很簡單——如果你不想報仇，那便罷了，如果你想報仇，那便……」

海無量道：「我當然想，不過……」

小春不讓他「不過」下去，搶着接口道：「既然想，我作爲你的徒弟，一定悉力以赴，不過，我雖然是你徒弟，我對你並不清楚，師傅，你究竟是一個甚麼人？」

海無量道：「我是……」

小春道：「我想……江湖上，很多人都想找你！」

海無量點點了頭。

小春道：「不單如此，官府也想找你！」

海無量又點點了頭，有些詫異道：「小春，你出來行走日子不多，認識的人也不多，你怎知道這麼多事？」

小春道：「我一直都有留意，我們所經過的地方，無論是大是小，都有你的手繪圖像，張貼各處，我以前不知，後來明白，你是個大盜，官府在通緝你。」

海無量點點了頭。

「爲甚麼？」

「我生平最恨貪官污吏，他們搜括民脂民膏，整天大魚大肉，而可憐的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中……因此我……」

「劫富濟貧？」

海無量點點了頭。

「官府通緝你，因爲你是個大盜，江湖中人找你，目的又是甚麼？」

「江湖中人，很多號稱俠義之士，也像我一樣，說要劫富濟貧，但事實上，他們口惠而不實至，他們劫了富人，便中飽私囊！」

「那你是個賊亞爸？」

海無量道：「對，我又劫他們，殺他們，因此惹下不少江湖仇怨！」

小春道：「我也恨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人，將來我有機會，跟你闖天下，我也要做個賊亞爸！」

「對，那是極爲有趣的事。」

小春道：「回頭再說那個大美人如何？」

「那大美人……」海無量回憶着。

「她姓甚名誰，是個怎樣的人？」

「我不知道，也不敢肯定……」

「你不想說？」

海無量似欲言又止。

小春道：「你對她，似乎……」

「是的，她眞的是個大美人，很少男人見了他不動心的，她有很多種身份，是個歌姬、妓女、江湖中人，甚至是個殺手？我也不敢肯定！」

「怎麼一個人會有那麼多種身份！」

「因爲我初見她之時，她是在一艘花艇上唱曲的女子，我以爲她是個歌姬！」

「從歌姬怎會變成殺手？似乎兩者格格不入？」

海無量嘆了口氣，道：「我一直知道，有人想我死，他們便買兇殺我，結果很多殺手死在我手上。」

「這女人出過手？」

「沒有，我也不知，也許，她想出手之際，往往被我撞破！」

「爲甚麼你不立時揭穿她？」

海無量道：「我不忍。」

小春似是有些明白，也有些不明白。

海無量道：「小春，你年紀還小，你不知道，當你遇到一個女人，你喜歡她的時候，你會爲她所作的事，找個藉口來原諒她！」

「甚至包括她想殺你？」

海無量道：「是的！」

「既是如此，你何必說要報仇？」

「因爲，這一次她並不是殺我這麼簡單！」

「很復雜？」

「是的，我被裝入鏢車之後，頭腦昏昏迷迷的，不過，過了一段時間，我漸漸明白，她實在是出賣了我，而且要利用我，要利用到盡！」

小春並不明白。

「如果她是個殺手，她殺了我，一定有報酬，這個報酬一定並不少，不過，我自己計算過，如果我被運上京師，那一筆報酬也不少，可能大過那買兇者的出手，但那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你意思是指運你上京師？」

「是的，因爲用金針刺我，使我在半昏迷之中到了京師，但她始終要把我拉出來，如果當時我死了，那價值並不會很大，但如果我走脫，沒有一個在場的人幫手的話，會有喪身之禍，而她對於這個結果，非常明白！」

「換句話說，可以把你活生生的運上京師，應該是犯不着的，如果單單是爲了錢的話！」

「對！」

「然而，一個殺手，除了錢之外，還會爲甚麼？」

「我不知道。」

「那當然是更大的報酬。」

「天下間有甚麼比金錢更爲重要？」

「她是個女人。」

「那又如何？」

「如果她有一個夢中情人　那麼……」

海無量聽了，竟然有點憤怒，道：「不會的。」

小春問道：「怎麼不會？」

「因爲我便是他夢中情人！」

小春聽到這裏才明白，海無量與這個大美人之間，其實有一段他不願透露的情史。

突然，有個黑影一閃，小春還沒有發覺那是甚麼，便覺得自己的頸項之間，被人緊緊握着。

小春拚命掙扎，但那握着他喉嚨的手，更加緊扣。

「不，你不是！」

海無量叫道：「農夫子，你做甚麼？」

農夫子狂笑道：「你不是，我才是！」

「是甚麼？」海無量根本不知他在說甚麼。

「我才是她夢中的情人！」農夫子叫道，並且大力握着小春的喉嚨。

小春被握得死去活來，喉間發出「咯咯」的聲音。

海無量道：「你先放開這小子！」

「不，你再說一遍，你不是冷艷花的夢中情人，我才是！」

「好，好，我說，你才是冷艷花的夢中情人！」

農夫子聽了，才較爲安靜下來。

「好了，好好，你先放了這個小子！」

農夫子手稍爲一鬆，小春正想擺脫，可惜，他突然感到腦後一陣劇痛。

他呆呆不知所以然。

農夫子道：「你不要動手，我已把一支金針，刺入了這小子後腦，只要再一推，他便英年早逝！」

海無量當然明白金針的厲害，只好道：「農夫子，你究竟想怎樣？」

農夫子道：「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甚麼事？」

「我知你想殺冷艷花！」

「那又如何？」

「不可以。」

「爲甚麼不可以……我知你與她之間，有過一段情……不過，你不要以爲她喜歡你，她只不過是在利用你！」

「利用我？利用我甚麼？」

「利用你的金針，也利用你的香薰。」

「你怎知道？」

「因爲你吃了夢囈藥之後，甚麼話都在夢間的時候說了出來！」

「你用夢囈來套我的話？」

「你已完全說了出來！」

農夫子怒極，撲了出來，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而且出手狠辣，一刀刺出。

海無量立時避開，而且猛往後退。

農夫子又再一刺，迫得海無量一退再退，突然，農夫子一撤手……

海無量立時躍起，只見一陣金光，原來那是農夫子的拿手好戲——奪命金針。

海無量早知厲害，所以拚命躲開，待他避了這一把金針，才反擊農夫子。

農夫子的武功，與海無量比較，實在是微不足道，海無量只是使了三兩下手脚，農夫子手中那柄匕首，已被海無量奪了過來。

海無量用匕首指着農夫子，道：「冷艷花對你說過甚麼？」

「她對我說過很多，你想知道甚麼？」

「譬如關於我。」

「她也有提起過，她會抓你，抓你上京，然後交給一個人！」

「甚麼人？」

「她沒有提及！」

「爲甚麼要把我交給人？」

「因爲你身價高，而且……」

「而且甚麼？」

「而且可以換一個交情！」

「換一個交情？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但最重要的一點，她說辦完這一件事，會上山來！」

「再來找你？」

「當然！」農夫子非常認眞地道。

海無量笑了起來。

農夫子心中突然泛起了一陣非常憎恨海無量的感覺，他不理會自身的安危，一掌打出。

這一掌猶未到，海無量已感覺到那種勁風，一轉身來，以掌相迎。

「轟」的一聲，農夫子被彈了出山洞之外。

海無量並不再理會農夫子，返過身來，看看小春，小春呆呆的站着，臉上一片蒼白，像個死人。

「你怎麼了？」

小春並沒有回答的能力。

「我來救你！」

他走近小春，來到他背後，看到他後腦之處插了金針，金針本有三寸長，而今沒入髮內，只剩下半寸多，因此金針入了小春的頭顱之內，有二寸那麼深。

海無量道：「你不用怕，我把針拔出來。」

突然，背後又响起農夫子的聲音，道：「你千萬不要動手，你只要一拔，這個小子會終身殘廢！」

海無量聽了，手停在半空。

他回過頭來，只見農夫子站在外面，這一掌，把他打得死去活來。

「小春與我們之間的事，並沒有關連，他只是一個孩子，你救他，我甚麼也肯答應你！」

「甚麼也肯？你自己說的。」農夫子道。

「當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海無量斬釘截鐵地道。

「我要你死……」農夫子道。

海無量聽了，一時之間，似無言以對，不過，他考慮了一會，道：「好極，你要我死，也沒有問題，不過，我這命由小春替我撿回來的，而今我把自己的命，換回他的命，也是公平。」

農夫子奸笑道：「你不會是說一套做一套吧？」

小春猛眨眼。

「不，我一定要救你，否則，我活下去，也沒有甚麼意思，農夫子，你說，怎樣救他？」

農夫子道：「我仍然不信你。」

「你要我怎樣才肯相信？」

農夫子道：「我要先在你的後腦，插一支金針，我才告訴你怎樣救小春。」

「來，你來！」

海無量轉了身，移近農夫子，農夫子並不客氣。

小春又猛眨眼，示意師父別理他。

「沒有關係，冷艷花會回來救我的。」

海無量說這話，其實祇是隨口而說，並沒有甚麼深意，但「冷艷花」三個字却給農夫子重大的刺激。

「他會回來，但不是救你。」

「難道是找你？她回來也不是找你，冷艷花這麼美麗，怎會找你這一個糟老頭子？」

海無量這句話，給農夫子更大的刺激，突然，農夫子失了常性似的，撞向海無量。

海無量也有些後悔，這樣刺激他，使他神迷意亂，但他既撞過來，也無法不擋他。

那知道農夫子並不是撞他，而是一閃便到了海無量背後，以最快的手法，把金針插在海無量的後腦。

海無量祇覺後腦一痛，他知道這農夫子金針異常厲害，既然已被他刺了金針，自己再無計可想。

在這無計之下，祇有一計，他不理一切，雙手一翻，把本來想退開了的農夫子抓住了，然後一個轉身，把農夫子牢牢的擒住。

農夫子祇覺自己身上的功力，已隨海無量的雙手而去，他驚叫：「吸星大法。」

海無量因爲後腦被針刺了，似乎控制不了自己，他使出了「吸星大法」。

「放開我！放開我！」農夫子叫道。

海無量本也想放開他，再與他討價還價一番，不過，他的雙手已不由自主。

農夫子越是掙扎，那「吸星大法」的力量越是强，轉眼之間，他已虛脫，這樣再吸下去，農夫子將死於海無量的雙手下。

小春見狀，也大驚。

海無量他試圖把雙手放開，但却無法。

海無量這時，也是滿頭大汗，因爲他想放開，但雙手不由自主，而那吸取別人功力的能力却也一直加强，這樣，他意志與體力在他體內互相競賽，使他自己也陷於一種難以自持，難以平衡的局面。

最後，他祇有仍然保持吸星大法，盡量把農夫子的功力吸了過來。

這樣，海無量漸漸才平定了下來。

可憐的農夫子，在海無量的「吸星大法」之下，已漸漸枯萎，整個人癱軟了下來。

再過一會，農夫子再無氣息，「啪」的一聲，整個人像一堆廢物，跌了在地上，不似人形。

這時，海無量才似淸醒過來，不過，他隨即發覺自己體內也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他猛地吸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可是，這時，雙腿却不由自主

地跳動起來。

他竟在石洞之內，沿壁游走，漸漸，他雙腿越跑得更快，更撞向石壁。

小春在旁，不知發生了甚麼事，祇見他亂撞石壁，以爲他發瘋了。

海無量一撞到小春，立時清醒安定了下來，叫道：「小春，你坐好。」

小春見他懂說話，不再瘋狂，也依言坐了下來。

海無量道：「給我雙手。」

小春把雙手舉了起來，海無量把雙掌貼在小春掌上，小春祇覺有一道强大力量，自他掌中透過來。

這時，小春忽地開口道：「你在使『放星大法』，是嗎？」

海無量點了點頭。

小春想把雙掌抽開，但一時之間，被那股力量黏着，不過，他仍然道：「我不要你的功力。」

海無量道：「小春，你救我！」

「救你？」

海無量道：「我暫不能解釋給你聽，你吸了我的功力，才再算吧！」

小春道：「如果我不吸呢？」

「那我體內經脈，會因紊亂而死。」

小春再無法推避，祇好乖乖的坐着，接收海無量傳過來的功力。

過了一會，海無量才緩緩把手放下來。

小春道：「你怎麼了？」

「剛才我吸了農夫子身上的功力，他使的可能是一種非常陰柔的功力，入我體內，這種力量似有若無，有時令我身體膨脹，有時令我全身萎縮，因此，我一定要把這體內古怪功力輸了出來，幸好你這個沒有練過甚麼功的人，就像一個大缸，把我那些功力接收了。」

小春道：「如果我也是一個有內功，而且功力厲害的人，那麼……」

「那麼，我們的下場將是十分可怕，因爲我們都受不了這種陰柔功力，會發瘋而死。」

「好了，你現在覺得很好？」

「我還要自己把功力運行一下，把體內被紊亂的經脈調正。」

海無量收攝心神，盤膝打坐。

小春也沒有甚麼感覺，祇見全身枯萎的農夫子的屍體，內心不期然的有些傷感。

一會後，海無量喜道：「你看，小春，我已把腦後的金針逼了出來。」

小春一看，海無量的後腦，確已再無金針。

「我領悟到了，金針不能借外力拔去，却可以利用內力排出體外，你來試試。」

「我有甚麼功力？」

「你不是吸了我的功力了？你依言試試。」

於是，海無量教了他控制體內功力之法，開始之時，小春也沒有甚麼辦法把體內游走的功力控制下來，但漸漸他已領略到了。

海無量道：「成了，你要再靠自己。」

小春集中了精神，控制了體內的功力，便把腦後的金針，排了出來。

小春的後腦已沒有金針刺着，感到神清氣朗，道：「海師父，謝謝你救了我的命。」

海無量道：「不，其實是你救了我的命，假若你不接收我在農夫子體內吸過來的功力，我也會死。」

「那麼我們誰都沒有欠誰。」小春笑道。

海無量道：「是的。」

小春道：「不過，我仍然會跟着你，你的命也是我的命。」

「我的命也是你的命。」

兩人經歷此一番劫數，感情更爲親密。

兩人休息了兩天，在這山上，看過農夫子所有收藏，發覺全都是一些藥物與醫書典籍。

海無量道：「農夫子留下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並沒有甚麼用，但對於研究草藥岐黃之術的大夫、郎中，却是一個大寶庫。」

「那麼，我們就讓這寶庫留下，看看有沒有有緣的人，可以承受這寶庫。」

於是，兩人決定下山，目的當然是找那個「大美人」冷艷花。

小春記得上山之時，非常艱苦困難，但此時下山，他却步履迅速，身輕若燕。

小春笑道：「我似乎可以飛。」

海無量笑道：「你飛給我看看。」

小春果然用力，雙腿一蹬，整個人像一支箭似的，先拔上半空，然後翻身，展開雙手，眞有如一隻大鵬鳥飛撲下來。

不過，小春着陸之時，却顯得狼狽萬分。

海無量忽有所悟地道：「小春，你吸了農夫子那種陰柔之功，你眞的可以飛。」

小春當然並不懂得飛，而是身有陰柔之功，加上海無量一邊走路下山，一邊教他一些輕功，這樣，他在岩石峭壁之上，健步如飛。

到了山脚，海無量道：「小春，而今你的輕功，尤在我之上。」

「那麼厲害？」小春自己也不相信，不過，當他用力，向上面一拔，眞的飛起三十丈高。

海無量道：「你不懂武功，但有些輕身功夫，行走江湖，一定不怕被人追打。」

小春笑道：「我一見不妙，便可拔足逃走，那將沒有人追到我了。」

兩人來到一個小市鎭，好好整頓一下行裝。

海無量知道，到處也有告示張貼，要緝拿自己，於是改裝成了一個商人，臉上貼了長鬚，一時之間，令小春也認不得他了。

小春也化裝成了一個小僮僕，跟在海無量身旁，一主一僕，並不惹人注目。

小春問道：「我們要到那裏找那個大美人？」

「當然是到京師。」

「爲甚麼？」

「你記不記得那申氏鏢局要把我運上京師，收鏢的人自然在京師。」

他們沿着官道，直上京師，因爲他們已扮作商旅，並沒有人注意他們，五天之後，已來到京師。

小春從來沒有到過京師，看見到處繁華景象，自然是非常高興。

海無量也帶他到處走走，小春最喜歡到那些大茶樓，聽書喝茶。

所謂「聽書」，其實是聽人講故事，所有故事，對小春來說，都是新奇有趣，因此，他在那些酒樓茶室之內，日夕流連忘返。

那日，一個說「水滸傳」的說書人，越說越興奮，竟然要多開一晚夜場。

小春那肯放過這一場，但海無量却是倦了，有些不適要先回客棧，留下小春一人，獨自聽書。

小春也不介意。

海無量回到客棧，叫了那個小二，拿水進來，讓他梳洗，才打算上床睡覺。

海無量日間仍作商人打扮，五綹長鬚，並沒有人認得他，那知道他爲了舒息一下，拉下了長鬚。

這時，小二正捧了一大盤水進來，見了他的模樣，似乎有些吃驚便退了出去。

海無量也不以爲意，洗了臉之後，便上床。

大難不死　終成眷屬

小春從酒樓回來，已是初更時分，他口中仍唸唸有詞，因爲這晚說書先生說得實在精采，很多情節，猶在他腦海內浮現不已。

當他到了房門之時，他立時覺得有點不對勁。

他發現有幾個丫環模樣的人，伏在房門外面。

小春心想：「這個時刻，怎會還有人前來探訪？」他不動聲息，繞過了房間另一面，那邊有一扇窗，可以入房內。

小春的輕身功夫極好，那是因爲間接吸收了農夫子的陰柔功力，因此，他的行動，也沒有被那些丫環模樣的人發現，他來到窗前，窗是敞開的，他一提氣，入了窗內。

祇見海無量仍好端端的睡在床上，小春才稍爲安心下來，他正想找個地方睡覺，突然看到門外有影閃動，一時情急，他縮進了海無量的床下去。

小春見房門開了，一個穿着薄衣女靴的人進來，這人脚步極爲輕盈，而且迅速。

她一入房內，便逕自來到床前。

小春看不到那人向海無量做了些甚麼，祇見另外四個穿着丫環服飾的人也走進來。

她看不見那些人的臉貌，祇認得她們的衣飾，這時，他祇知道，那四個原來伏在外面的丫環，已應命進了房內，並把海無量抬了起來。

小春不敢稍動。

當她們出了房門，小春把頭伸出了一些，勉强看到一個女人，她臉上有一片蒙面的黑紗，不過，雖然祇是這一刹那的看見，也看得不大清楚，但他仍然有一種非常强烈的感覺，這女人很美！

那女人隨着出了房門。

小春閃到房門處，向外一望，已不見了那些人，他心中一驚，轉向另一面那個窗門處看看，祇見不知那裏來了一頂大轎，四個丫環模樣的人，把轎抬了起來，向外面走去了。

小春本來是十分疲倦，而今甚麼睡意也沒有了，他立時也奔出外面，緊緊的跟着前面那頂大轎。

他想再看多一眼，想再看清楚，那個美人却沒有在場，祇有那四個丫環，而那四個丫環，看來也是異於常人，竟然可以媲美四個男人，把這頂大轎抬得又快又穩。

這時已是夜深，街道上並沒有甚麼行人。

這一頂大轎看來十分詭異，連那個打更漢子，看到這一頂轎之時，本來想上前查問，但他呆了一下，轎子早已在另一邊了。

幸好小春的輕身功夫極快，一直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跟着這一頂轎子。

夜裏的京城，有很多地方都有關卡。

遇到這些關卡，那些軍兵一定喝令停下，加以檢查或者搜索，可是，那頂轎一連過了三個關卡，並沒有遇到軍兵喝令停下。

小春覺得非常奇怪。

眼前又是另外一個關卡。

這一次，小春繞道上前，看看她們用甚麼辦法，可以這樣毫無阻止的通過這些關卡。

當那頂大轎上前，那關卡內的軍兵早已出動，上前攔截。

突然，轎內伸出了一束花朵，那些軍兵，立時散開，不再追問，讓這頂轎過去。

那束花竟有這樣大的力量？最令人觸目的，這束花並非普通的花，而是一束人做的絲花，整束花是黑色的，那些軍兵見了這束花，有如見了甚麼軍令似的，立時分開，讓大轎過去。

這束黑色的花代表甚麼？

小春知道，那一定是與官府有關，否則怎能令關卡內士兵退開，連查問也沒有？

不過，他的猜想很快便得到了證實。

這頂大轎來到了一間大屋前，這大屋外表也十分華麗，不過，轎並沒有從大門進內。

四個丫環把轎抬到後門，直入了後院，當她們入內，後院那大門，也立時關上。

小春沒有機會跟着進內，祇好躍上那圍牆，看看院內的形勢，再作打算。

那頂轎正停在院子當中，可是，那四個丫環模樣的人不見了。

小春一躍下了圍牆，閃身往轎邊，再揭開轎旁的窗簾，轎內已是空空如也。

他看看四周，祇有不遠處有一小樓，小樓內有燈光透出。

看來海無量應該是被人擄到此處！

小春立時向燈光處奔去。

這小樓有兩層，下面一層，黑漆漆一片，燈光來自上層，小春找了個飛簷，飛身上去。

這飛簷是個好位置，可以看清楚小樓內一切。

海無量赫然坐在小樓之內，一張八仙桌之前，不過，他是一動也不動，而且雙目緊閉。

小春正覺奇怪，祇見燈火閃動之時，海無量的臉上有一些金色閃光，小春立時明白，海無量臉上插有那些金針，所以他並無知覺。

小春等了一會，小樓之內，似沒有人，他正想出去救海無量離開。

那知他一想動身，小樓內珠簾晃動，那個大美人竟然出現。

這個女人果眞美麗，小春祇是個少年，也被她的風采吸引着，一時之間，屏息靜氣。

小春心想：「怪不得農夫子這個糟老頭，做夢也記得這個大美人！」

那女人並沒有甚麼打扮，臉上淡敷脂粉，一身白色衣裳，在燈光之下，眞有如神仙中人。

那女人上前，伸出手來，把海無量臉上的金針，一一拔了下來。

拔至最後一針，海無量似甦醒過來。

他睜開了眼睛，看見眼前那個大美人，呆了過來，可是過了一會，却低下頭來，不敢再看那個女人。

那女人坐了下來。

海無量道：「我怎會在這裏？」

這女人聽了，有些動氣地道：「海無量，你爲甚麼不敢望我？」

海無量抬起了頭，望了那女人一眼之後，又低下頭來，口中仍道：「我怎會不敢望你？」

「你祇看了我一眼，便低下頭來！」

「海無量我是誰？」女人問。

海無量仍然低下頭來，道：「我知，你是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的冷艷花！」

「啊，你也知我名字！」

「你以前見過我沒有？」

海無量點點了頭。

「我也見過你，你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

海無量道：「甚麼？」

冷艷花站了起來，走到一面大鏡子的前面，作了一個姿勢，道：「我不美嗎？」

海無量似偷瞥了一眼，但沒有回答。

冷艷花回首，她那一泓秋水般的眸子，却閃出了一絲怨毒的光芒，厲聲道：「我不美嗎？」

海無量道：「美，美極了！」

「爲甚麼當日你在黃鶴樓，當我出現之時，樓上幾百雙眼睛，無論男女，都望着我，而你……」

「我怎樣？」

「你低下頭來，一眼也沒有望我！」

「我……」

「你可知道，你那種態度，對我來說，是一種侮辱！」冷艷花非常凝重的道。

「是嗎？」

「你不知道？」

「我眞的不知道，甚至到了現在，我還不明白，我不看你，自有我的原因！」

「甚麼原因？」

海無量並不回答。

冷艷花又在鏡前擺了另外一個姿勢，小春在表面看去，也覺得美極。

「我自小便被人稱作美人，沒有一個人，看見了我之後，不再貪婪的多看我幾眼，甚至，很多人忍不住的上前跟我搭訕！偏是你……」

海無量更把頭低了下來，道：「不看你是罪過？」

「普通人不是，對我來說是！」

小春聽了，也覺奇怪，海無量這個人，怎會不看這麼一個大美人，愛美是人的天性，他怎會如此？

冷艷花道：「海無量，你知我怎會擄你來此？」

「我不知道。」

「報仇！」她簡單的說出這兩個字，她並非在說笑，而是有「報仇」的味道。

「我甚麼時候開罪了你？」

「你還不知道？」

海無量搖搖了頭。

「剛才我不是說了？」

「你說了？」海無量似乎摸不着頭腦，連在外面的小春，也實在摸不着頭腦。

「當然，你侮辱了我，當我出現之時，連正眼也不看我，那實在是一種侮辱，而且是一種仇恨！」

天下間竟有如此荒謬的仇恨！

海無量道：「好了，好了，你認爲我這樣便開罪你，甚至對你來說是一種仇恨，那麼，而今我們面對面，我向你道歉，可以了吧！」他說罷站了起來，雙手一揖，幾乎到地！

冷艷花這時展現了一些笑容，本來已是美貌的她，有了笑容，更添嫵媚，連在外面偷看的小春，一時之間，也覺魂離魄蕩。

可是，海無量却不敢再看冷艷花。

冷艷花道：「你的道歉並不是代表一切！」

「還有甚麼？」

對於這一個女人，海無量似乎覺得實在難纏。

「爲甚麼你不問我爲甚麼要綁票你？」冷艷花突然轉了這一個話題。

「我也想知道。」

「爲甚麼不問？」

「如果你想說，我不問你也會說！」

「你這個人……」冷艷花對於海無量也覺得有點實在無可奈何，她自己當然知道自己是個大美人，天下多少男子，祇要見她一顰一笑，都會三魂不見七魄，偏是這個海無量，見了她之後，祇是低下頭來，使冷艷花不知如何是好，罵他不是，讚他也無從讚起。

「你爲甚麼要害我？」海無量問。

「因爲你是個值錢的人！」

「這點我自己也知道！」

小春也知道這事實，凡是有官府衙門的地方，都有通緝海無量的告示，每個地方都有懸賞令，越是繁榮的地方，酬金越是高。

「本來有人叫我殺死你！」冷艷花道。

「殺我？爲了甚麼？」

「你自己做了甚麼事，自己當然明白！」

「我做的是甚麼事？我一向劫富濟貧，有富翁的地方我便去！」

「你劫過多少個富豪？」

海無量想了一下，才道：「這個我沒有算過！」

「祇要看那些通緝告示便知，你可知道，甚麼地方通緝你最多？」

「當然是京師！」

「你以爲是多少？」

海無量似乎也沒有特別留意，想了一會，祇能道：「總而言之，是萬兩而已！」

「喲，原來你自己也不大清楚！」

「爲甚麼我要注意這些？他們只是在玩把戲，他們永遠捉不到我！」

冷艷花道：「我是個例外！」她笑了起來，顯得自負，也顯得與人不同。

海無量又低下了頭。

冷艷花道：「你其實有兩個價錢——第一個是一萬兩。」

「這麼便宜？」

「只要你的人頭。」

小春聽了，心想：「海師傅的人頭也值錢！」

「第二個價錢是十萬兩！」

「咦，怎麼差得這麼遠？」海無量道。

「當然是要活生生的，像你而今一樣！」冷艷花笑道，而語調滿是一種憐惜。

「既然我這麼值錢，你抓了我，還不去換取十萬兩？」

「我會，我自然會，可是，我並不是在京師捉到你的，我在白石這小鎭抓到你，你記得嗎？」

「記得，你用卑……」

冷艷花道：「請你小心說話，我並不是一個隨意被人謾罵的人，而且十分記仇！」

海無量本來想說她卑鄙，但回心一想，同這個女人作口舌之爭，也是徒勞無益，反招煩惱，因此住了口。

冷艷花續道：「本來，我想親自押送你上京，但回心一想，沿途有很多人都對你虎視眈眈，我看有多麻煩，因此我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叫申氏鏢局押運我？」

「對，不過，要解決這個押運，還有很多問題，第一，我不能讓他們知道，他們爲我押運一個人，而且是一個這麼值錢的人！」

「你有甚麼辦法？」

「我剛巧遇到一個好色的老人，這人雖然好色，年紀也老，不過，他倒有些本領！」

「農夫子？」

「對，那個自稱『再世神農』農夫子！」

「他有甚麼本領？」

「他的冰魄金針，既可治病，又可以殺人！」

小春當然知道農夫子的冰魄金針。

「他怎會敎你？」海無量道。

「我若要誰敎甚麼也可以，怎會有人拒絕？」

「你連這個老人家也不放過？」

「我並沒有不放過他，只不過他見了我，似乎甚麼也忘記了，我叫他敎我冰魄金針，他便敎我，這金針刺在人的頭上，可以使人暫時半死，不吃不動，維持七天以上！」

「你便把我刺上針？」

「對，我把你刺上針，並且裝在一輛鏢車之內，申氏鏢局並不是一間大鏢局，要攔截的人並不會光顧他們，因此我以爲安全十足……」

「那知道，居然有人劫你的鏢。」

「而且不只一幫人！」

小春想起峽谷那次大戰，他本來無心參與，那知這却救了海師傳。

「那可能是一場誤會！」

「却讓你逃出了生天！」冷艷花道。

海無量道：「我也被農夫子救了！」忽然，海無量想起，當他上到農夫子的山洞時，農夫子也是被針刺着，放在一個石壁山洞內。

「你把農夫子也同樣針刺了？」

冷艷花道：「你救了他？」

「是的。」

「我當然要試一試，他敎我的冰魄金針，是否眞材實料，你看到他時，他還沒有死？」

「沒有！」

「你也沒有死，由此可知，這農夫子確實眞材實學！」冷艷花笑道。

小春心想：「這個女人，臉如仙女，心却如蛇蠍，殺人方法也隨便嘗試，實叫人害怕！」

海無量道：「其實你一直在找我？」

「你是我的——獵物，你走脫了，我當然要找你，而且，後來我覺得你更加有用！」

「更加有用？除了換銀子之外，還有甚麼用？」

「有，有，不過，我暫時不會告訴你，因爲我快要把你帶去，獻給一個人。」

「不過，在我帶你去之前，你還有一些選擇。」

「選擇？甚麼選擇？」海無量似茫無頭緒，只道：「肉在砧板上，我還有甚麼選擇？」

冷艷花望着他，臉上似乎有些渴望，可惜，海無量衹是低下頭來在自言自語。

冷艷花以爲海無量或者會懇求她，可惜這個笨漢子，雖是一臉英氣，却是個笨蛋！

「你眞的不選擇？」

海無量仰起了頭，但一看到冷艷花，却又立時低下頭來，不知怎樣才好。

冷艷花有些氣惱地道：「如果你不選擇，那麼，我把你獻給這個人之後，你可能無葬身之地！」

「死無葬身之地？這人是誰？」

「都鰲！」

「都鰲？是京中刑部總管？」

「對，他本是刑部一個總管，但不久將來，他會成爲刑部侍郎。」

「那即是說他升官！」

「對，都鰲成爲天下捕快中的頂爺，也是總管之中的總管！」

「爲甚麼要把我獻給他？」

「因爲他升官，總要有個賀禮！」

「我成爲了賀禮？」

「當然，你是個全國通緝的最大犯人，如果刑部侍郎一上任，便可以捉到你這個要犯，那麼……」

「他會名聞天下，震懾羣雄！」

「對，你豈不是最佳賀禮？」

「他會給你甚麼回報？」

「當然是比萬兩黃金還要多！」

冷艷花說這話時，表面上十分開懷，但小春却可以感到，其實這個女人並不是如此想法，可惜的是，海無量並沒感覺到言外之意。

小春心想：「假若海無量眞的被送上大官手裡，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防守一定嚴密，要救回海師傅，那時將是難上加難！」

因此，要救海無量，這是唯一最佳時刻，可是，自己單身一人，武功又是低微，怎能救海師傅？

他不敢稍動，可是，他的內心却是心情起伏有如波濤洶湧，他實在想救海師傅出生天。

小春想得非常投入，突然，他手一鬆，發生了一下細微的聲音。

冷艷花是個十分機靈的人，她立時聽到了這聲音，不過，她仍然十分鎭定，道：「相信沒有人敢在我這裏放肆的！」她自信心十分强。

小春心下十分緊張，他害怕冷艷花一旦發現了，自己將無容身之處！

不過，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

這時，冷艷花看來有些疲倦，而她似乎也不能感動這個對情意一些也不懂的海無量。

她打了一個呵欠，道：「海無

量，你還有甚麼話說？」

海無量道：「你既然要把我獻給你的好朋友，換取更高價值的回報，那麼，你要我怎麼說？」

「你可以懇求我！」

「求你？」

「求我放了你！」冷艷花道。

海無量却是依然故我，似是一竅不通，仍低下頭來。

冷艷花表面非常冷靜，但內心却是十分激動，她害怕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站了起來。

她逕往窗前走來。

小春看得清楚，以爲她一定會發現自己，既然讓她發現，倒不如自己先逃遁。

他看看冷艷花，越來越近，索性把心一橫，向下飛遁而去！

「彭」的一聲，小春墮地。

冷艷花叫道：「誰？」

她看到有一個黑影墮下，不過，她並沒有看到那是小春，她立時呼喝了一聲。

這一呼，登時把這個寂靜的花園叫醒了過來，四方八面都有軍兵走出來。

小春立時甚麼痛楚也忘了，漫無目的四處亂闖，因爲四方八面都是軍兵，他只有如此。

不過，他的輕功實在厲害，東奔西竄，那些軍兵只能看見他的身影，却無法可以肯定他藏在那裏。

這一弄，把整個大宅上的軍兵，都弄得糊塗起來，紛紛道：「怎麼只有人影，却沒法見到眞人？」

連冷艷花這麼的高手，也看不見小春，但見他影子東來西去，像風一般。

她忍受不住，躍下小樓，加入了圍捕。

小春看得眞切，他突然心生一計：趁這女人下來，豈不是上去救師傅的最好時機。

他突然一竄，上了小樓。

坐在小樓內的海無量，似乎仍然呆呆滯滯，不知做甚麼才好。

小春上前，叫道：「海師傅！」

海無量回過頭來，看見了小春，道：「小春，她還在這裏，還不快走？」

小春道：「我要救你！」

「救我？」海無量笑了起來，又道：「憑你？」

小春一時之間，找不到話。

海無量道：「你自己快走，否則，你救了我下去，也逃不過下面的軍兵！」

小春一想，也覺是道理，道：「那沒有甚麼辦法了？」

「可惜我們在農夫子處，沒有帶香薰來！」

「你說那些香薰草灰？」

海無量點點了頭。

小春從自己懷內一掏，道：「我藏了一小包！」

海無量還以爲他在說笑，但一眼看去，小春把小包解開，却正是他想要的香薰！

海無量道：「快把那些草灰，撒在那些燈火處！」

小春依言。

海無量又道：「你找個地方躲起來！」

「到那個地方好？」

「外面，最好不會吸到這裏面的香氣。」

小春道：「我到外面的屋簷處！」

「好極，但千萬不要走開，我與你會合，一起離開！」

小春知海師傅有計，立時離開。

原來海無量把那個小包內的草灰，撒向室內每一處有燈的地方，一時之間，香氣滿溢。

他走回自己的座位處，屏息以待。

下面擾攘了一段時光，並沒有收穫，冷艷花回來，她一進內，猛地吸了一口氣，道：「好香！」

原來這草薰香味眞是非常吸引人，每一個人，嗅到這味道，都不由自主地猛吸一口。

冷艷花也不例外。

不過，吸了一口之後，已然發覺不對勁，因爲她自己也曾用過此香薰。

可惜，她發覺已遲。

她指着海無量，有氣無力地道：「你……你……」可惜她無法再說下去，倒在地上。

海無量立時起來，打開了窗門，並且把室內所有燈火弄熄，叫道：「小春，你仍在嗎？」

小春聽了，道：「我在！」

「你千萬不要進來，也不要吸那香氣，立時上屋頂處，與我會合！」

小春沿着屋椽，爬在屋頂上等。

這小樓祇有兩層高，並不困難，不一會，祇見屋頂瓦片穿了，海無量已托着一個人，從屋內躍了出來。

小春一見，上前道：「你還捉了誰出來？」

「還會有誰？」

小春看見那人，臉帶桃紅，好像喝醉了酒似的，正是冷艷花！

「你來背她走！」

「爲甚麼你不背？」小春問。

海無量有些心急地道：「快來！」

小春不敢再說，上前背了冷艷花，跟着海無量，從一個屋頂過另一個屋頂，離開了這大宅。

那班守衞剛才經過小春一番作

弄，早已被弄得筋疲力倦，也沒提防有人從屋頂逸去。

他們一直走，來到了郊外。

海無量對這附近地形，似是十分熟悉，他找到了一處棄置了的破廟。

小春背着冷艷花進內，道：「好辛苦！」

「放她下來！」海無量早已弄好了一處地方，讓冷艷花躺了下去。

兩人休息了一會。

小春奇怪道：「海師傅，爲甚麼你在室內，滿是香薰香氣，而你不會昏倒？」

「我早作準備，香薰草在發散香氣之前，我早已屏住了呼吸。」

「怪不得你不會昏倒！」

小春看着冷艷花，見她熟睡，雖然她是睡了，而且睡在一些廢物旁邊，不過，她依然十分美艷。

海無量道：「不要再看她了！」

他走了出外，小春跟着，經過了一晚擾攘，這時，天已發白。

小春道：「師傅，我實在覺得奇怪！」

「奇怪甚麼？」

「爲甚麼你對這一個美麗的女人，無動於衷？」

「你這小鬼！」海無量道。

不過，海無量的語氣並沒有苛責，於是，他大着膽子道：「海師傅，我雖然並不懂得甚麼人間愛情，但我在猿猴堆中生活之時，也知道雌雄猿猴之間，也有感情！」

「感情？」

小春道：「你沒有人情！」

海無量道：「我怎麼沒有？」

「但你却一切不爲所動？」

海無量嘆息了一下，道：「小春，你有所不知，天下間紅顏是禍水！」

「你怎知的？」

「我父親告訴我的。」

「你父親？」

「我父親死之前，曾在我耳邊說，千萬不要相信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爲甚麼？」

「我母親是個非常漂亮的女人，他爲了我母親，做盡一切壞事，討我母親歡心！」

「結果呢？」

「結果由於我父親所做的壞事，使他聲名盡喪，要在人前自刎。」

「你父親做了甚麼壞事？」

「他殺了很多人，而把這些罪嫁禍給武林正派人士，結果事件眞相大白，一切血腥，皆由我母親而起！我父親才當衆自刎！」

「你母親之前不知？」

「因爲他太信任我父親了！」

「爲甚麼？」

「我那時候太小，不知道其間內情，不過，最簡單的一個原因，是我母親十分漂亮！」

「那麼簡單？」

「我父親死了，並囑我長大以後，無論信甚麼人也可以，但千萬不要相信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因此你寧願相信我這一個在猿猴堆中長大的人，也不相信這個漂亮的女人！」

「因爲她太漂亮！」

「啊，原來如此，但其實，你並不是討厭這個女人！」

海無量搖搖了頭。

「也不覺這個女人可恨！」

「可恨，也有一些……她開始抓我之時，本來想得到衙門酬金，那也無可厚非，因爲她天生與我地位相對，我是個賊，她是個兵而已！」

「後來呢？」

「她要把我獻給權貴，尤其是那個都鰲，她已不再是一個兵了！」

「她成了甚麼？」

「她成了依付權貴之人，我也最憎恨這種人！」

「爲甚麼？」

「你可知都鰲爲人？」

小春搖搖了頭。

「都鰲是個刑部總管，他手下有一班叫『血無痕』的手下！」

「血無痕？是甚麼意思？」

「那是殺人於無痕，他不但利用這班手下，殺了許多武林人士，還害了不少朝中忠良之輩，才可以攀到今日刑部總管之位！」

「原來如此！那麼，你並不是討厭這個女人？」

海無量無言以對。

小春道：「師傅，恕我大膽，我覺得這個女人，非常欣賞你！」

「是嗎？」

「不是欣賞，其實對你有愛意。」

「這點……不過……」

「不過甚麼？」小春問。

一時之間，海無量實在無法解釋。

「那你想我怎樣？」

兩人回頭，祇見冷艷花站在他們後面，海無量立時起來，護着小春。

冷艷花道：「我一直聽着你們的談話！」

海無量道：「你這麼卑鄙！」

冷艷花道：「我並不覺得，如果我不使這計，又怎能知你心中事？」

海無量的臉色突然紅了！

冷艷花看到，幽幽地道：「原來你也有意！」

海無量欲語又止。

小春看在眼裏，道：「海師

傅，我想你應該好好跟這位姑娘談談。」雖然小春向來不大懂人情世故，不過，在這些日子，他也見盡不少人間百態，也開始懂得人生有很多學問。

小春暫時離開。

冷艷花看看海無量，嘆道：「我眞不明白，以我這麼一副容貌，怎會不能吸引你！」

海無量聽了，道：「你祇是想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而已？」

冷艷花道：「你先回答我！」

海無量道：「如果我說我不喜歡你，你會怎樣？」

「我會對自己失望！」

「但你相信嗎？」

「絕不！」冷艷花充滿了自信。

「是的，你應該有這一份自信。」

「我還是要你一個確實的答案。」

海無量依然無法啟齒似的，半晌才道：「我當然像一般人對你一樣……一見傾心！」

冷艷花聽了，心中似如釋重負，道：「那麼，你爲甚麼一直逃避我？」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你明白？」

「你是一個江湖上響噹噹的漢子！」

「說得好聽，就像你口中所描述的，但有人不留給我一分薄面，會說我是個汪洋大盜！」

「你劫富濟貧！」

「不，他們不會理會你劫了錢之後，如何處理，他們祇知道你劫了京畿內某個大官，某個富豪，於是衙門下了通緝令，要懸紅一萬兩或其他數目來通緝我！」海無量的語調充滿了惆悵。

冷艷花道：「原來你是這樣看自己，我還以爲你一直視自己爲天下之英雄好漢，對我這一個小女子，不屑一顧……」

海無量道：「你知道了我內心的答案之後，你滿意了嗎？」

「滿意。」

「那你想把我怎樣處理？」

冷艷花無言。

海無量道：「如果你不出聲，那麼，我走了！」

「不，你千萬不要走。」

「那你想怎樣？」

冷艷花也嘆了一口氣道：「你其實對我的想法又如何？」

「你？你是一個江湖奇女子！」

「那麼簡單？」

「你天生麗質，美貌動人，而且武功蓋世，可惜……」

「可惜甚麼？」

「像你這麼一個人，可以在武林內幹一番事業！」

「我胸無大志！」

「最低限度，你也應該像我，把學得的武藝，貢獻給在我們身邊的黎民百姓！」

「像你一樣？」

「對我來說，那是最低微的要求！」

「啊，原來如此，海無量，其實，你也看錯了我，我向來沒有家……」

「你是個孤兒？」

「是的。」

「你可以想像得到，像我這樣一個，自小獨立生活，那一天不是在驚濤駭浪中生活？」

「但你活得很好！」

「那是你表面看到的，骨子裏我受人欺侮，遭人踩躪，這點你可知否？」

海無量茫茫然的看着這一個美麗的姑娘，此時見她的眼眶也滿載了淚水。

這一刹，兩個人好像是天涯淪落人。

過了良久，海無量道：「那你爲甚麼要綁票我，送我上京，爲賺取那些通緝金錢？」

「那是我計劃的一部份！」

「另一部份？」

「你要明白我計劃的第一個部份，我打算把你獻給了都鰲大人之後，再救你出來！」

海無量有點詫異，道：「爲了甚麼？」

「第一，我把你獻出來，作爲一個刑部侍郎，第一天上任，便可以把天下最高金額的通緝犯捉到，那他日後管治刑部，威信當然大增，那麼，我日後在朝廷內的影響力，也當然大增，這時我在武林上的聲譽地位，當然也是大大增加了！」

「原來你野心可不小！」

「我不會否認。」

「計劃的第二部份，我會救你出來！」

「救我出來？」海無量十分詫異。

「你不相信？」

海無量搖搖了頭，道：「我搖頭有兩個意思，第一：我不相信。第二：我不知道你怎麼救我！」

冷艷花道：「我上神農山上找『再世神農』農夫子，學他的冰魄金針與香薰草，也是爲此！」

「你跟他學了？」

「半騙半學！」

「有甚麼用？」

「冰魄金針，可以安全地運你上京……可是，却也證實了，天下並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說是一定安全！」

「香薰草呢？」

「我打算用來營救你，只有香薰草這種毒草，才可以使我在神不

知鬼不覺的情形之下救你！」

「為甚麼要這樣做？」

「你還不明白！」冷艷花着實有點憤怒。

「你眞的有信心說服我，要我跟你在一起？」

冷艷花道：「我相信我有此能力！」

「如果我眞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

「那也簡單！」

「怎樣？」

「我一刀把你殺了，然後我也給自己一刀！」

這話實在使海無量感動，半晌才道：「也虧你才想得出！」

冷艷花看看他的表情，道：「原來你也不是鐵石心腸的人！」

「我不是，艷花……」

經過這一番對話之後，兩人竟似認識了十年那麼久，一個是大盜，一個是邪花，竟然在這一刻內，成為莫逆，成為知己。

人生變幻無測，半點不由人。

冷艷花道：「無量，你有甚麼不同的想法？」

海無量道：「我有一個與你完全不同的想法！」

「怎樣？」

海無量道：「當今刑部總管都鰲，是個非常殘暴的人，這一點你知道？」

冷艷花點點了頭。

「他在位總管之時，已是殺人無數，若讓他升上刑部侍郎，簡直是操民間生殺權，對一般平民百姓，已是苦事，對我們武林人士，更為可怕！」

「對，你說得對！」

「以前，你不分是非黑白，純為你自己個人出發，而今你要為我武林人士着想！」

冷艷花道：「以前，我沒有武林人士認同，因此，我不理會他們，而今……」

「而今為了我，也為了武林人士、天下蒼生，我們來一個反行其道。」

冷艷花似乎有些明白。

「我們在都鰲上任之日，來一個刑部大反轉……」

「挫一下他的威風？」

「對，讓他在出任的第一天，便遭到重大的挫折，那麼，他以後就算仍有權勢，也不敢再肆無忌憚！」

冷艷花道：「好極，這是一個好提議！」

海無量道：「那麼，你贊成了！」

冷艷花點點了頭。

海無量更在她耳邊說了一連串的話，聽得冷艷花不斷地點頭。

* * *

都鰲升作刑部侍郎的事，在京畿之內，也算是一件大事。

那日，太平無事，已正式上任為刑部侍郎的都鰲，一早便離開了衙門。

衙門是個莊嚴之地，當然不能舉行甚麼重大慶祝，但在都鰲府內，却是不同。

未到黃昏，早已有各地不同的賀禮到達。

單是每一處地方的捕頭送來的禮物，已足以使都府內每一個僕役，忙得手忙脚亂。

加上京師內各部同僚送來的禮物，那實在使都大人的手下也忙個不了。

這一晚，都府內有一個流水宴席，只要有人來賀，盛筵便開。

最重要的時刻，當然是當今聖上送來的賀禮。

酉末戌初是大吉時，賓客盈門之際，外面傳來聲音：「聖旨到！」

衆人立時肅靜，香案已擺開。

都鰲領着家人，大開中門，迎接聖旨。

欽差大臣與隨從入了大廳之內，宣道：「聖旨下！」

在大廳內的人，都跪了下來。

「聖旨曰：刑部都鰲，今日正式掌管刑部，為我朝野百姓……」

突然，都鰲不等欽差大人宣讀聖旨完畢，竟然躍了起來，並退到一旁，叫道：「拘捕這兩人！」

一時之間，那個欽差怒極，隨從亦退後。

外面滿是京城捕快，一聽此令，立時湧入了大廳，不過，他們看見了欽差，也不知如何是好。

都鰲叫道：「這兩人是冒認欽差！」他說罷左右手同時彈指。

原來都鰲有彈指神功，他一彈指，那位欽差大臣的帽子，已然脫落。

很多捕快都叫了起來：「海無量！」

原來，海無量與冷艷花冒充了欽差大臣，想在衆捕快面前，擄走都鰲，給他一個大大下馬威，可是，事與願違，兩人的冒充，竟被都鰲首先識破！

都鰲首先退後，早已站在了一個有利位置，叫道：「給我留活口！」

衆捕快齊聲應道：「好！」聲音在大廳內迴盪着，相信這是有史以來，天下最多頂級捕快，集中於此。

海無量平生犯案累累，見過的捕快也實在不少，却也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

他看了冷艷花一眼，冷艷花微笑依然，她身上的欽差禮服，使她看來不倫不類，却依然明艷照人。

海無量道：「艷花，這可能是

我最後一戰了！」

冷艷花道：「不要這樣說，這一戰應該是我們這一生人之中，最過癮的一戰了！」

這時，捕快開始一步一步進迫而來，這個大廳本是熱鬧非常，而今却是充滿殺戮之氣。

當中有人喝了一聲：「上！」

衆捕快一齊上來，海無量與冷艷花背並背，抵擋這如潮水湧上的攻擊，他們兩人，各展所長，幾十個捕快，並沒有多少個可以近他們身畔，就算能夠接近他們的，也並沒有好結果，早已躺在地上。

不過，拚命的捕快仍多，因為這是一個大好良機，可以在刑部侍郎面前立功，比在其他地方立多少功勞也優勝得多。

這一批捕快，久攻不下，另一批捕快，又再補上。

冷艷花道：「他們正採用車輪戰術！」

海無量道：「我們要速戰速決！」

可是，第二批補上的捕快，功力却比第一批的尤勝，他們攻守有法，對他們兩人威脅更大。

冷艷花突然伸手入懷，然後把手向外一撒，頓時，前面十多個捕快，倒在地上。

海無量知道她施出了「冰魄金針」。

這金針非常細小，刺入了人的體內，更難以看到，一時之間，十多個前排的捕快倒了下來，嚇得後面的捕快，有些趦趄不前。

海無量趁此機會，施展他的掌法，也一連打倒七個捕快。

都鰲看在眼內，不是味兒，叫道：「殺這廝！」

本來他是要活口，而今遇到的是頑敵，他已改口，而衆捕快也立時改變了策略。

更多捕快湧至。

這時，冷艷花與海無量正窮於應付，這些捕快都知道冷艷花一揚手，便會有人倒下，他們都知道，她有非常厲害的暗器，因此，衆捕快極力迫她，不讓她再有施放暗器的機會。

忽然，都鰲站了起來，往後面退去，連所坐的大椅，也被搬開。

海無量心想：「這樣下去，瞎鬥瞎纏，也不是辦法！只有……」

他心念一動，飛身撲向都鰲。

都鰲剛剛坐定，但見一個黑影飛身過來。

當海無量眼看會把都鰲擒住之際，他才發現自己已身陷囹圄之內——一個大鐵籠，已在上面飛下來！

因為他一心想把都鰲擒住，因此忽略了上面飛下的鐵籠。

而根本這是都鰲早已佈置好的詭計！

他所以突然移動自己座位位置，其實是引起他們的注意，並誘使二人飛撲過來。

海無量因一時心急，便立刻中計。

這個大鐵籠是精鋼打成，海無量在內，無論有多高的功力，也是無濟於事。

都鰲見自己妙計得逞，不禁哈哈大笑。

冷艷花看到海無量被陷入鐵籠之內，心下大驚，也撲上前，搖動那個籠子。

那籠子飛墜下地，早已與地上扣子扣緊，任你有千斤萬斤力量，都無從開啟。

都鰲道：「姓冷的，你好好跟我站住，否則我先殺籠內此人。」

冷艷花聽了，無可奈何的站着。

都鰲道：「凡是與我對抗的，總沒有好收場，你明白嗎？」

冷艷花道：「你快放海無量，否則我放冰魄金針，你也立時沒命。」

都鰲聽了，却並不害怕，道：「你可以放你的冰魄金針，可是，只要我一死，這裏沒有一個人可活着出去！」

這時，四邊的窗門，立時都自動關了起來。

大廳之中，還有全國的捕快，衆人聽了，知道沒有一人可以倖免，都紛紛議論起來。

而在這時，都鰲前面，一塊透明的薄紗已迅速垂了下來，像護着都鰲。

冷艷花也不理會那是甚麼，一手撒針。

冰魄金針却被網在薄紗之上。

都鰲又再狂笑地道：「一切都在我計算之內，這薄紗是天下最柔之物，也是你冰魄金針的剋星，你永遠無法射得到我！」

冷艷花實在無法相信，「冰魄金針」竟然也有剋星，她又再撒了一把金針。

這一把金針能射範圍極廣，在薄紗左右兩旁的捕快已中了冰魄金針，紛紛倒在地上。

其他捕快見了，十分害怕，紛紛閃在一旁。

都鰲見了，有些憤怒，道：「走，你們都走！」

衆捕快聽了，紛紛退了出去。

大廳之內，只剩下都鰲，大模施樣的坐在太師椅上，而海無量困在鐵籠之內，叫道：「艷花，你自己走吧！」

「不，我不會走！」冷艷花斬截鐵地回答。

「都鰲詭計多端，你無謂為了我而與他硬拚！」

「這大盜說得有理！海無量，你劫過京中的富豪、達官貴人有多少？」

海無量道：「你說有多少便有多少！」

「你不害怕？」

「我害怕甚麼？」

「他們都向我說過，要報仇！」

「怎樣報仇？最多是殺了我！」

海無量慷慨地說。

「殺你容易！」都鰲大笑地道：「不過，他們個個都對我說，讓你白白的死去，那太便宜了你，他們向我提了一個好提議……」

都鰲沒有說下去，望望了冷艷花，道：「想不到你這麼美貌的姑娘，竟愛上了這一個汪洋大盜！」

冷艷花道：「都鰲，你不用再說，你要殺要砍，隨你便吧！」

「好豪氣啊！」都鰲笑道：「不過，我生平最看不慣便是那些豪氣的人，更不喜歡人家有情人終成眷屬！」

「那你想怎樣？」

「我已通知了京師之內，三個親王、五個大官，還有十多個富豪，他們都是被海無量劫過的，他們說要舉行一個餵狗大會！」

「甚麼意思？」冷艷花道。

「他們將會用刀在海無量身上割下肉，放在火爐上燒熟之後，餵給他們的愛犬。」

這些話在都鰲口中說出，像一些平常的話，但聽在海無量與冷艷花的耳裏，却令他們全身顫抖。

把人身上的肉，一塊一塊割下來，却不讓受罪的人死去，這種古已有的「凌遲」刑法，已是天下最殘忍的刑法，而今還要讓罪者看着自己的肉，烤熟之後再餵狗，這種酷刑，可說是古往今來之最。

冷艷花道：「都鰲，你沒有人性！」

都鰲聽了，不怒反笑道：「刑部這個位，向來都是給沒有人性坐的。」他繼續大笑起來。

冷艷花道：「你放了他，你要甚麼條件？」

都鰲聽了，又再大笑，半晌才道：「賊婆，我都鰲到了今日這個地步，甚麼也有，妳還能給我甚麼？」

冷艷花聽了，一時爲之語塞，因爲都鰲說這話，的確是事實。

都鰲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道：「我而今有了你這兩個天下最重要的囚犯，在我登上刑部侍郎這個職位之日，對我來說，還有甚麼能比這個更大的獎賞？明天，我親自押你們上朝，那時，皇上會公告天下，我這個刑部侍郎，將會威震天下。」

冷艷花越聽越氣，撲上前來，走近海無量的大鐵籠處，叫道：「無量，無量！」

海無量道：「你走吧，如果你還有機會。」

「不，我不走。」

都鰲聽了，道：「如果你不走，那更加好。」

冷艷花道：「我不走！」她突然從懷裏抽出一支匕首，然後揮刀砍那個鐵籠的鐵枝。

那匕首本是削鐵如泥的，但在這些鐵枝上，竟然無法動之絲毫。

都鰲看了，又再大笑，道：「你有削鐵如泥的匕首，我有天下第一最硬的寒冰鋼，冷艷花，你還是好好向我投降，向我懇求。」

「不，不，我不會。」

海無量伸出手來，拉着激動的冷艷花，道：「艷花，我實在感激妳對我這麼好，但我想這一生人，再沒有法子報答妳，妳還是快走吧。」

冷艷花聽了，非常感動，滿臉淚水，道：「無量，我日夕盼望你可以對我說這些話，那時，我想你對我說這些話時，我將是天下第一個最快樂的女人，可是，而今你對我說這話時，我却是天下第一最苦的女人。」

海無量道：「對不起，艷花，我是天下最蠢的男人，我可以盜取天下所有財富，却不敢偷妳的芳心，當我……一切都已太遲。」

冷艷花道：「不，不，我聽到你這些話，我死亦是心滿意足。」

都鰲道：「冷艷花，原來妳是個痴心女子。」

「那又如何？」

都鰲道：「人間有情，我成全你們。」

「怎麼？」

「我開了鐵籠，讓妳救出妳的愛郎。」

「眞的？」

「當然是眞的，不過，我並不是白白讓你們逃走。」

「怎樣？」

「如果妳有辦法離開這刑部府，妳便可以走，從此天空海闊，千萬不要再在江湖出現。」

「你此話當眞？」

「當然當眞。」

「好極，你開了鐵籠，我離開這裏，自當守諾言，永世不再重現江湖。」

有幾個捕頭走近，低聲向都鰲說話，原來他們都害怕，放了這兩頭猛虎歸山，終成禍根。

都鰲聽了他們的話，怒道：「誰是刑部侍郎？」

衆捕頭同聲道：「當然是大人。」

「那麼，毋庸你們多言！」他頓了一頓，對衆捕快道：「你們先護我出去。」

衆捕快見他似是成竹在胸，也不敢多言，護着他出了大廳。

這時，這一個大廳子之內，祇有冷艷花看着鐵籠內的海無量。

海無量道：「這老狐狸沒有這麼好的心腸，他一定要弄甚麼詭計。」

冷艷花道：「我不理會他要弄甚麼詭計，祇要救你出來，我甚麼也在所不惜。」

海無量聽了，心下實在感激。

這時，鐵籠慢慢升了起來，海無量立時閃身出來，一手便拖着冷艷花，往大門走去。

大門却是重門深鎖。

海無量推了幾下，祇覺這大門也是鋼鐵鑄成，無法動它絲毫，冷艷花也推了一下，道：「還有其他窗戶。」

可是，每一個窗戶，也是穩如泰山，無法敞開一線。

海無量道：「我早知道這是個老狐狸。」

冷艷花道：「這大廳還可以通往其他地方，出了這大廳再說。」

兩人携手，衝向大廳東面一處門口，看來是通往另一個偏廳，或者可以出外，也說不定。

這東門一推而開，前面却是一條長長甬道，兩人互望一眼，心意已通，一同衝了出去。

可是，走了幾步，前面本有燈，突然乍明乍暗，接着，兩邊牆壁射出了無數的箭。

兩人猛然退後。

當他們退後，那些箭也停了下來，他們等了一會，海無量再試一試，當他一踏出了一步，箭又再射了下來。

海無量這時已明白，道：「這是另一個機關。」

冷艷花道：「看這些射下來的箭，都是經過嚴密的設計佈置，你有沒有把握衝過去？」

海無量搖了搖頭，道：「衝了過去，祇會變成一隻滿身是箭的箭豬。」

冷艷花道：「既然如此，我們再找另一出路。」

兩人又返回大廳之內。

原來這大廳共有四個門，分別在東南西北四方，他們已闖過了東門，裏面原來是個箭陣。

「試試南門。」冷艷花道。

兩人又再携手闖向南門，南門果然又與東門一樣，闖開並不難。

前面也是一條長長的甬道。

冷艷花道：「這裏又佈置了甚麼機關？」

海無量道：「甚麼機關也不怕，祇要有你與我一起往前衝。」

冷艷花道：「對，祇要咱們齊心，其利斷金」

兩人又再往前衝，走不了幾步，一陣勁風自兩邊牆射出，這一次，射出的並不是箭，而是無數的鞭。

兩邊牆壁，好像突然生長了很多長毛似的，不斷地抖動，發出了「虎虎」的聲音。

這些鞭子，都經過了機括的操控，因此，每一鞭發出都有一定力道，而且兩邊牆壁上下抖動的鞭，都配合無間。

任你武功如何高，輕功如何厲害，也沒有辦法走過其中而不受傷。

海無量道：「讓我試一試。」

冷艷花道：「不！」

但海無量已衝了出去，他雙掌挺出，護着了身體，可是，鞭從四方八面而來，根本避無可避，而且鞭鞭有力，轉眼之間，已把他衣衫鞭爛了。

他無法再衝，祇好退了出來。

冷艷花急急上前，道：「這鞭陣厲害。」

「對，這是一個鞭陣。」

兩人退後幾步，那些從牆壁出來的鞭，亦已停了下來，看來附近有機括控制這一切。

海無量似恍然大悟道：「都鰲沒有理由會放過我們的，他們在利用我們。」

「利用我們試這些機關？」

「正是，我們已試了東門箭陣，又再試了這個南門鞭陣，他們還有甚麼花樣？」

「出去再看看。」

大廳內還有西、北兩門。

他們決定，順序先看西門。

西門外面看來，也沒有甚麼特別，打開之後，也是一條長長的甬道。

可是，當他們走向甬道，却沒有甚麼東西出現，兩人携手前去，直到前面一個轉彎。

兩人閃身一旁，伏在轉角之處，祇見前面仍是一條甬道，却滿佈了人。

可是，那些人却沒有動，兩人再看清楚，才發現那些人，本是一個一個的銅人。

「銅人陣？」

這些銅人，並不是與普通人一般，而是比普通人高出一倍，每一個銅人都是巨人。

冷艷花道：「我身體輕盈，讓我試試。」

海無量本想阻撓，但冷艷花已竄了出去，她一近那些銅人，銅人便動。

冷艷花雖然武功高，人機靈，但却並不能避開銅人的每一招一式，因爲這些銅人的招式，雖是經機括而動，但每一個巨形銅人，所出的招式，無論是手是脚，都極其配合，令冷艷花無法完全躲避。

銅人出的力量也大，祇要中了一招，身體所受傷害也不輕。

冷艷花無法通過，祇好退出。

「厲害！」冷艷花道。

海無量道：「我看這個銅人陣出自少林，可能比少林更為厲害。」

冷艷花道：「再看北門。」

兩人又退了出來。

海無量道：「看來都鰲正在上面監視我們，看到我們這個狼狽的情形，他會非常快樂。」

「不要理會他，我不相信我們會死在這個刑部府內，難道他真可隻手遮天？」

外面似乎傳來了一些非常輕蔑的笑聲。

冷艷花率先再闖北門。

前面依然是一條長長甬道，走到盡頭，開始有潺潺水聲，他們停了一會，猶豫不決。

海無量道：「既來之，則安之！」

冷艷花回首看看，祇見後面的牆壁有些火焰噴出來，他們似乎沒有回頭的路。

他們祇好繼續上前，忽然，兩人同時踏空，跌落下面，兩人沒有料此一着。

當他們跌下，卻並不是硬地，祇覺四面是水。

兩人定神一會，同時掩鼻道：「為甚麼這麼臭？」他們鎮定下來，才發覺他們已墮入了一個水池，水池不深，但前面有很多地方，有水射下。

「這不是水。」海無量道。

「這個無良的都鰲！」原來他們所處的，竟是一個穢物池，他們都浸在尿液之內。

冷艷花開始嘔吐，海無量束手無策，也忍不住要嘔，他一面嘔，一面看，嘆道：「想不到我們要死在這一個穢物池內。」

「都鰲這傢伙！」冷艷花恨恨地道。

那些穢液從牆壁中時快時慢的射出來，水位越來越高，不及一個時辰，水位已及他們胸口，那種味道，相信是比死更難受。

兩人無法之時，突然，天花板處，一陣光透出，接着，一件重物，墜了下來。

兩人閃開，嘩啦嘩啦，尿水四濺。

「小春？」兩人不約而同叫道。

祇見小春本是迷迷糊糊的，但不一會，他却醒了過來，叫道：「你們怎會在此？」

小春道：「我在這刑部府中燒了香薰草，找不到你們，亂闖亂走，自己也昏昏沉沉的，幸好跌下來，咦，這……」

海無量叫道：「這些穢物的臭氣，正是香薰草的解藥，因此，小春，你才醒了過來。」

「對，如果我不是跌了下來，我跟整個刑部府的人一樣，也都昏迷了。」

冷艷花道：「你是說他們都昏迷了，都不能再控制這些機括？」

「對！」

兩人頓了一頓，又同時道：「這時不走，更待何時？」

果然，這些機關已全然停了下來。

三人從這個穢室出去，雖然外面所有的人都昏迷了，但大門仍然緊閉，無法開。

小春道：「再回穢室。」

他們回到穢室，竄向屋頂，那裏有一個大洞，正是小春墜下之處。

三人竄了出去，雖是滿身穢味，卻有另一番感受。

冷艷花道：「我們倒要感激都鰲，如果他不是這麼卑鄙，設計了這個穢室，我們也逃不出來。」

海無量道：「我們當然要感激他。」他轉向小春道：「你除了懂放香薰草之外，還懂甚麼？」

「放火！」

「你還不去？」

這個新建的刑部侍郎府，祇用了一天，第二天已成灰燼。

海無量與冷艷花，帶同了小春，立時逃離了京城，經過這一番出生入死，三人感情更深厚。

他們在第二天，便聽見了京城傳來的消息，刑部侍郎的新府邸，已完全燒燬，而都鰲在這一役，也成為了灰燼，屍首也不能辨認。

海無量道：「這工於心計的人，其實是死在自己的手裏。」

海無量道：「我們要感激小春。」

小春道：「我們要感激的是『再世神農』，沒有他那麼厲害的香薰草，我們再多幾個人，也無法打勝那個都鰲，而且，他捉了我們三人之後，聲名更盛，天下蒼生，日子更苦。」

海無量道：「是的，再世神農夫子的確是我們的大恩人。」

三人向西，拜了幾拜。

接着，小春一聲不響便離開了。

當他們找極也找不到小春時，回到屋中，祇見大廳之內，已點了一對大紅燭。

小春鬼馬地道：「祝有情人終成眷屬！」

（全文完）

神鼠戲魔龍

新派俠情恩怨錄／江辛南・文
可飛・圖

恃財買兇　仗勢欺人

清初期間，由於滿人入主中原，不少忠於明室的忠臣義士都死於敵人的刀下，老的一輩死了，小的一輩，則由朋友或義僕攜去撫養，長大成人之後，都懷有為先人復仇之心，因此，清朝初葉豹隱山林的老人義士，都蠢蠢欲動。

康熙年間某一年，時在暮春，山野間開遍鮮花，氣溫還相當寒冷。

這一年似乎特別冷的時間長，實在是少見的，不但人們工作不方便，農作物受損害也更大。

那一天是三月廿三日午前，有一騎快馬疾行如飛，由三溪口方面而來，直奔畢浦，在那樣天氣下而有此情形，不用說也知道他的心情，而且已經走了許多路。

這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五官端正，氣宇不凡，僅以表面說，他是一個予人好感的人，他一直來到富春江的水源之一的桐溪河畔。

這個人是午前到達的，他不願太早找地方投一宿，怕躭擱時間，他一直來到桐溪河畔，沿着河畔而行，希望能找到一隻能載他連人帶馬過河的船隻。可是十分奇怪，他走了那麼長的一條路，竟然找不到一艘船。

對於這位騎者來說，桐溪河畔與富春江，都不陌生，他每年中總要經過幾次，每次都不是這個樣子的，甚至在大風大雨的日子，也不至如此，因此，他預感到可能會有甚麼事情發生，或者已經發生，人們受到了威脅，躲了起來。

這是一個不吉祥的預兆，若果真個如此，便更苦了。

這騎者急於趕路，雖然希望已經甚微，因為此時是在午間，還有一段極長的時間才黃昏。他大可以碰碰運氣，看看能否找到船隻渡過桐溪河。

馬疲人倦，已到絕望境地了，忽然眼前大亮，一隻小船已經閃入他的眼底。

「好呀，總算給我找到了。」騎者精神一振，便下了馬，走向小船。

船上有兩個人，都是五十過外，接近六旬的老頭子。

這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騎者所熟悉的老漁翁，這隻小船就是老漁翁平日用來釣魚工具之一，他也乘坐過，但是另一個老人是誰？騎者卻是十分陌生，沒有半點印象。

不過，仕急馬行田，他此時急

於要渡過桐溪河，顧不了這許多，祇得厚着臉皮上前向老漁翁說，希望他幫忙，送他過河去。

老漁翁聽完了騎者所說，慨然道：「好吧，我送你過去就是！」他回答得十分爽快，並且坐言起行，話聲未完，馬上就站了起來。

「慢着，咱們這局棋還未下完，你怎麼就算數了？這不行呀！」另一個老者提出了反對。

「下棋嘛，是閒事，消磨時光而已，有甚麼要緊，人家這位朋友急於過河，有急事呀。」

「急事又怎麼樣？你不先下完這局棋，別想離開。」

「那就算我輸了，總行了吧！」

「算也不行，你本來就要輸了，怎說就算？」

「那你想怎樣，祇要不躭擱這位朋友過河，我都答允，你說吧！」

「算了吧，你這隻小船，載隻耗子也載不動，怎能載得了一匹馬，別弄得不好，自己掉到河裏，那才叫冤枉呢！」

「噢，這個……」老漁翁如夢初醒地說：「朋友，眞對不起，我這船實在太小，祇怕載不了，勉强嗎，又有危險！」

騎者也恍然了，老漁翁說得不錯，他這隻船，實在太小了，就如一塊大木板浮在水面，螞蟻、蝗螂是可以載得動的，至於多幾隻耗子、狗、貓，可就會壓沉它了，漁翁這隻小船，自己坐上去是不成問題，如果坐騎再上去，祇怕眞會壓沉呢！

於是一個實際問題擺在眼前，怎麼辦？丟了坐騎嗎？過河之後還有一段好遠的路程，沒有坐騎，怎麼辦？但若要坐騎，如何才能把牠載過河去。騎者發愁了。

「老伯伯，這樣行不行？你先渡我過河去，再給我把馬載過去，這樣，就可以解決了，我可以多給你渡河錢。」

「這倒是個辦法，可惜無法辦到。」

「爲甚麼？」

「我生平怕狗怕馬，有牠的主人在一起，還好一點，要不，我根本不敢接近牠們，我所以做漁人，長年累月在船上，爲的就是可以遠離狗、馬、耗子、貓等動物，不致受牠的威脅，你要我把馬運載過去，我實在辦不到，請你千萬要見諒。」

騎者想了一會兒，道：「老伯伯，你讓我把船開過去行不行？」

「你想自己划船過去？」

「不錯，可以嗎？」

「你以前划過船？」

「還沒有。」

「那不行！」

「爲甚麼？」

「你不是不知道，桐溪河面雖然不寬，水却深且急，還有漩渦，你看！」他向河面一指，正有一段木頭由上游漂下來，起伏有緻的漂流着，突然一斜，打了一個轉，給衝斜了幾丈，「蓬」一聲擦過一塊河石，碎了不少，漁翁待木頭流去之後，才續道：「你看到啦，船的面積比木頭大，沒木頭堅固，却更易於被漩了，我慣於在這一帶找生活，還提心吊膽，時刻留心，你未划過船，不但我的船有被砸碎危險，你本身生命也沒保障，你換了是我，能放心讓我自己走嗎？朋友，不管你怎麼說，我也難以答允！」

「唉，這眞難了，教我怎麼辦呢？」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了？這麼緊張？」

「我探聽到一個消息，對我們莊主十分不利。我非馬上趕回去報告莊主不可的！」

「嗯！這眞是大事，難怪你這麼着急，」那老漁翁道：「這樣吧，你再向下走，大約一里左右，有一隻大船泊在那裏，可能還在那裏，你請他送你過河吧，如果他不願意，你就多給他一點銀子，並說是我叫你去找他的，他大約會答應你，去吧，去碰碰運氣吧！」

「謝謝你，老伯伯。」

騎者向下游走去，老漁翁繼續和他的友人下棋，又沉浸在棋局上。

「老余，你眞是個善心人，心腸這麼好，皇天一定保祐你！」

「我才不管皇天保祐不保祐，但求心之所安，問心無愧，如此而已，此外，一概少理！」

「好一個問心無愧，老余！天下如有一半人像你這樣，就不會有仇殺事件發生了！」

「你呢？你還不是一樣是個善心人？還好意思笑我！眞是……」

「別說這些了，剛才那個是甚麼人？他說的甚麼莊主，是幹甚麼的？」

「誰知道？我祇聽人說過一點點，知得不多，你想知道？」

「過去不想，現在想了！」

「爲甚麼？」

「因爲剛才那個人引起我的興趣！」

「甚麼興趣？」

「他不是說探到甚麼對他莊主不利的消息，是甚麼消息呢？爲甚麼對他莊主不利？他急成那樣子，不是很有趣嗎？」

「哦！你是爲了這個！」老漁翁說：「他叫甚麼姓名，我也不知道，他的莊主彭應龍，是個武功高强名頭甚大的人物，爲人暴躁而豪

爽，愛結交江湖人士，但也結了不少仇家，按剛才他的莊丁所說推測，很有可能是仇家來找他們的莊主了！」

「你到過彭家莊沒有，和他們的交情怎麼樣？」

「我未正式見過他，談不上交情，連點頭朋友也不是。」

「那即是說，你跟他甚麼關係也拉不上！」

「不錯，你不相信？」

「相信，你沒有道理要騙我的！」

「就是呀，別談這個了，我們還是繼續下棋吧，你下，還是我下？」

「你！」

「好，我下這一步！」此時，老余不再去想那個騎者了，但是，那個騎者却正爲自己的運氣擔心呢。

那漁翁沒有騙他，他走了一里左右，果然有一艘較大的船泊在一株大樹下。

「嗯，船上有人嗎！」騎者在岸邊叫道。

「甚麼事？你看不見有炊烟？有炊烟，就自然有人啦，還用得着問？」

「是，是……船大哥，請你幫忙，送我過河好嗎？」

「過河？我才由那邊來，要向北那邊去，不行，你另找別人吧。」

「船大哥，幫幫忙吧。我有急事要到對岸去，祇要你肯幫忙，我願多給一點銀子船費！」

「船費却不成問題，就是我不想再過去！」

「大哥，你無論如何幫幫忙啊！那位老伯伯說你是最肯幫忙人，是他老人家叫我來找你的，請你……」

騎者正要說下去，對方已經搶着問：「你說甚麼老伯伯？是甚麼樣一個老伯伯？」

「是一隻小船上的老伯伯！」騎者把漁翁的相貌特徵說了出來，對方喟然嘆一口氣，道：「他眞是多事，自己不送人過河也罷了，偏要叫我送，倒眞是會排遣人家，好吧，你快上船吧，船費人馬共是一兩銀子，你去不去，請你快決定。」

「去，去，我先給你銀子！」騎者一邊說着，一邊把銀子掏了出來。

大船上祇有兩個人，是兄弟，哥哥看來有三十四五了，弟弟大概未到二十五歲，和騎者說話的是哥哥，他答允了，弟弟便不出聲了。

騎者上岸之後，立即上馬疾馳，由他的匆忙行動，可見他的心情之緊張。

黃昏時候，騎者回到莊前，一躍下馬，連馬也沒來得及拴好，就急急向莊內走，一面抹汗，一面急奔。

「進福，你回來了！」莊中一個中年人扳着他的肩頭，逗他說話，他却答非所問：「老爺在那裡？」

「老爺？老爺在書房和朋友聊天！」

「是甚麼人你可知道？」

「不知道。」

「我有急事要報告老爺，怎麼辦？」

「我看，你等老爺出來再說吧！」

「不行，我要說的事，是十分重要的，唉，這可急死我了，偏巧老爺……嗯，有了！」

「甚麼有了？」

「你看，不是銀喜來了嗎，就落在她身上！」

進福迎上銀喜，請她告訴老爺一聲，說他進福有極重要的事報告。

「你有事不會自己去？却要我去捱駡，有甚麼好處？我不去！」

「銀喜姐姐，銀喜妹妹，銀喜姑奶奶！你行行好，幫個忙，我眞有急事……」

銀喜噗嗤一笑，彎腰掩口，好一會才說：「我去報告，你拿甚麼謝我？」

「妳說拿甚麼都可以！」

「眞的？不後悔？」

「不後悔！」

「那麼好吧，你記住了，別到時不認賬了！」

銀喜果然進去報告老爺，老爺凜然色變，問道：「他在那裡？自己怎不進來說？」

「老爺，進福知道老爺和朋友在一起，不敢進來，所以托我稟告老爺。」

「不要緊，叫他進來，妳通知廚房，加多幾味下酒菜，多熱兩壺酒來！」

「是，老爺！」

「去吧！叫進福到書房來見我！」

「我就去！」

進福走進書房。

書房有四個人，一個主人三個客人，進福認得那個女客人叫水仙三娘，進福明知這不會是眞名，但不敢查問，祇以水仙姑娘稱了，她亦不以爲忤，含笑點頭招呼，另兩位是甚麼人，他未見過，根本是無法猜得出來。

「羅兄、崔兄、三娘，我來給你介紹，這是我們的護院教師彭進福，他剛自外面回來，帶來一個可怕的消息，進福你說吧，大家全是自己人，不必隱瞞。」

「是甚麼事？說出來大家聽聽！」水仙三娘第一個表示意見。

「彭師父，你聽到了甚麼？」崔卓方也接了口，羅季剛雖沒出聲，目光却注射在彭進福身上，靜候他說出經過。

「事情是這樣的，事前我們已經聽到了一點風聲，但所知有限，於是我就去追查底蘊，結果，查出了藻溪的槐莊暗買刺客，準備向莊主行刺，若果成功，便收手回報，若不成功，就縱火燒莊，趁亂再行刺殺，我聽到這消息，便立即趕回來了！」

「彭師父，這消息你是親耳聽到的，還是聽別人說的？」

「不是我親耳聽到的。」

「那就說是聽別人說的？」

「是。」

「是無意中聽到的，還是人家故意讓你聽到的呢？」

「崔……崔大俠，你這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我想知道是你在無意中聽到，還是有人故意說給你聽的？」

「這有甚麼不同？」

「當然有不同，」崔卓方說：「你如果是無意中聽到，那比較可靠，若果他們有意讓你聽到，那是有意叫你把消息傳出去……」

「這對他們有甚麼好處，他們何必這樣做？」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崔卓方說：「彭師父，他們這樣做，證實了一點，那就是他們已經發現你的行踪，覺得你的形跡可疑，並希望借你口中，回來報告一切！因此，兩者並不相同的。」

「這個，我倒沒有想到，不過，崔大俠，你放心，我相信絕對可靠。」

「你怎能這樣肯定？」

「告訴我的是槐莊中的人，是我托他打探到的消息，與道聽途說不同。」

崔卓方點點了頭，說：「彭師父，這話可以相信，只是有一點，必須要知道，彭師父，你和那朋友的交情怎樣？你用甚麼方法使他替你打探？是金錢還是感情呢？」

「感情。我和他有十年以上的交情，一直以來大家都惦念着對方，這次，我本來準備用幾天時光去磨的，後來發現了這位失去聯絡已久的朋友，一問之下，他眞夠朋友，一口答允，並且翌日已探到上述消息了。」

「嗯！你那位朋友可有說是收買了個甚麼樣的刺客，準備甚麼時候行動？」

「說了，他們找到一個叫飛天神鼠的，大約這一兩天就要動手了。」

「飛天神鼠霍康，如果此事屬實，倒是個頭痛問題。」

「飛天神鼠這傢伙，實在是個難惹的人物，去年我曾在江蘇省見過他，和他有過一面之緣。」

「這沒用的，他不會記得起的！」

「彭大俠，你只管說好了，我會受得起的。」

「莊主，這種事，我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還是小心謹愼，加意提防的好。」

「這個當然，就是沒有這個消息，我們也要加意提防的，現在世道不好，甚麼事都可能發生的。」

「老爺，我沒事啦！」彭進福見大家轉了話題，便擬告辭，但羅孝剛却說：「等等，我有幾句話向彭師父請教！」

「不敢，請說就是。」

「請問彭師父，此次在槐莊時，可曾發現甚麼奇形怪狀的可疑人物？」

「沒有。」

「一個可疑人都沒有？」

「這倒不是，但不見得奇形怪狀。」

「那麼，你說說，有甚麼可疑人物？」

「我覺得槐莊可疑的人太多了，好像他們都盯着我，監視着我！」

「羅兄，我看你這樣問一輩子也問不完。」水仙三娘第一次開口表示意見，一開口就咄咄逼人，極爲尖銳。

「對了，三娘，你怎不出聲？妳的意見，該說個清楚呀！」

「我自然要問。」水仙三娘把目光投向莊主身上，問道：「莊主，我想知道你與槐莊之間，到底有甚麼過節？能給我們說說嗎？」

「這個當然可以，進福，你先說說，有不盡之處，我再補充。」

彭應龍故示大方地叫彭進福說，這倒是大出水仙三娘之意料，所以她詫異的問：「彭師父也知道？」

「知道，我們彭家莊的人，大多數人都知道的。」

「那麼，就請彭師父先說吧！」

「這是許久以前發生的事了，」彭進福憶述地說：「大約在一百年前吧，據說，有一年，地旱得很厲害，槐莊那邊的地更爲乾裂，生活極苦，有兩個莊丁受苦難熬下去，偷偷逃走了，逃到我們彭家莊，我們的先人不知底細，也沒有詳細查問，只可憐他們，把他們收留了。

「這兩個人都很能幹，很得待老莊主的歡心，這樣平安渡過了差不多三年，也不知怎的，消息傳出去，竟讓槐莊的人聽到了，派了個人來，氣冲冲的向老莊主要人，自然談不上禮貌，所以莊裡的人都反感，連老莊主也有了氣。

「但是老莊主是個有身份的

人，自然不會失禮，他先叫對方提出證據，然後把兩人叫來對質，那兩人也承認了，但聲言不願再回槐莊，他們都說即使彭家莊不再收留他們，他們也不會再回到槐莊。

「老莊主是個仁慈的人，對此頗感爲難，他老人家既不願因這兩人而和槐莊失去了和氣，但也不想强人所難，迫令兩個人回去。他想了一會之後，叫人拿了貳十兩銀子出來，每人給了十兩，然後對他們說，你們是槐莊的人，在情在理，我未得槐莊之主同意，不該收留你們，但當時你們未有說明，我又見你們實在可憐得很，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一念之慈，收留了你們，事既成過去，我也不必再提，現在既知你們是由槐莊而來，我若再留你們，就太對不住槐莊人了。

「不過，你們要回去槐莊，或者要到別的地方去，那是你們的事，我就不再管束你們，因爲你們是自己來的，不是槐莊把你送來的，因此，我沒有把你們送到槐莊去的必要。

「這十兩銀子是送給你們使用的，趁現在槐莊這位朋友在場，你快去收拾一下衣物起程吧！

「這時老莊主在嘆息着目送那兩個人離開，槐莊那個人也離開了彭家莊，從此之後，槐莊便恨上了彭家莊，經常藉口便向彭家莊挑衅，無事生非，現在又要派人來行刺莊主，恐怕又是故意生事了吧！」彭進福下了結論，莊主便把目光在朋友臉上溜轉。

「這故事眞動聽。」水仙三娘讚了一句，彭進福臉有得色，目光一閃，偷看莊主一眼，祇見他臉色突變，恍若玄壇，不禁大吃一驚。

「三娘，妳這是甚麼意思？」

「莊主，你我心照不宣，何必定要問個明白？」

「我就是不懂妳的意思。」

「你眞要我直說？」

「不錯，我希望能明白妳的意思。」

「那好吧。我告訴你，我要知道的是事實，不是故事，你現在明白了吧！」

「三娘，妳不覺得妳說得太過份？」

「不，我說的一點也不過份。」

「崔兄、羅兄，你們怎麼看法？」

「莊主，我們暫時不表示意見，免得影响你們。」

「對了，我也這麼想。」

崔、羅兩個人都要滑頭，不肯表示意見，莊主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沉着臉，一刹那，忽然問道：「三娘，有甚麼證據，妳必須說個清楚明白。」

「莊主，你該知道我的出身吧？」

「妳的出身？這事與妳的出身有何關係？」

「你想想就明白，關係大得很呢。」

「有甚麼關係？妳說！」

「你眞的要我說？」

「不錯，我要聽聽妳說甚麼，妳知道嗎？你侮辱我先人，妳非要說個清楚明白不可。」

「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前人說事非皆因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了。」

「別岔開話題了，說正經的吧！」

「好，我說我說，我先告訴你，關於我的出身、我的伯父、我的爹爹，還有我的叔父與祖父，都是頗有名聲的訟師，你也許聽過一門四傑惡訟師這一句話，指的就是我祖父與我爹他們四個，我雖然並未列入四惡，耳濡目染，多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彭師父早先說那一番話，似乎十分動聽，在別人聽來，也許眞的感動，但聽到我耳中，却不是那回事。

「因爲太動聽了，所以肯定是假的，也不會全是眞實，祇有編造出來的故事才會這麼動人，百多年前發生的事情，一個彭家的護院師父，居然知得這麼清楚，記得這麼詳細，這有可能嗎？莊主，我們把你當朋友才來找你，你却不肯將實情說出，有困難的你可以不說，因爲任何人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不該以假當眞，欺騙我們，如果你再堅持，我敢向你打賭，祇要給我三天時間，我會把眞相找出來，你信不信我有此本事，敢不敢同我賭這一注呢？」

彭應龍聽了臉色突變，不敢插嘴，他知道一門四傑四個惡訟師出名的刁訟，盛名一時，却不知道他們就是水仙三娘的父輩，她說了出來，先聲奪人，已經嚇壞了彭應龍，再也沒有膽量同她打賭了。

但是，他不能不自找台階下台，他沉思了一會，喟然一嘆，說道：「三娘，妳可謂明察秋毫，不愧名訟之後。」

「進福之說，應該說是眞實的，先人有典籍記載，但是，百年前發生的事，歷百年的流傳，絲毫不變樣，恐怕很難，但梗概還是眞實可信的。」

「莊主，你如果早先這麼說，我也無須和你爲難爭辯了，別說百多年前發生的事，就是這裡發生的事，傳到百里以外，也是會變樣，不盡相同了，而且，就是同一個人所說，在甲地對甲說了，隔了些時到了乙地，再對乙說，已經不能相同了，何況相隔百年，當然是有所不同了。」

「三娘，別說這個了，我們還是先想個辦法，應付飛天神鼠這個刺客吧！」

「對，我們先想個克敵的辦法，再談其他。」

但是，除了加强防備，提高警惕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呢？一時却想不出來。

已經是二更鼓响了，聽更鼓聲傳來，想到了進福的報告，彭應龍心就寒了。

進福早已告退，這時祇有四個人留在書房，水仙三娘雙手緊握，在書房緩緩踱步，突然，她停了下來，目注彭應龍道：「莊主，你以爲我們三個人是俠是盜？是正是邪？」

「這個，三娘，你們是……」

「你直說好了，不要顧忌！」

「好，我說，我以爲，你們該是邪、盜之流。」

「對，正是這樣，我承認，我是又邪又盜的，莊主，你既知我們是邪盜一流，還肯和我們相交，可見你對我們的信任。我也不怕直說，莊主，依我推測，你的先祖與槐莊之間，必然發生過深仇大恨，如血債這類的事情，而且，百多年內不止一次，否則，以普通的仇怨，是不可能記恨百年以外的，我這個推測不會錯吧！」

「不錯，確有此傳說，祇是找不到證據。」

彭應龍不敢直說，也不能否認，顯得相當尷尬。但水仙三娘不放鬆他，稍爲歇一下，又道：「莊主，我先說明，我現在祇是推論，對與不對都難找到證據，若有冒犯，請千萬原諒。」

「妳說吧，我不怪妳。」

「莊主，剛才我注意到一個問題，彭進福說，槐莊收買飛天神鼠來行刺，可見得是槐莊對莊主有仇恨，不肯放過莊主，不是莊主對他們有仇恨，莊主，我這麼說你不反對吧？」

「我不反對。」

「那麼，槐莊的人爲甚麼對莊主有仇恨？該是莊主或莊主的先人對不起他們，這一點，莊主可同意？」

「嗯，妳再說下去。」

「我的意思是說，莊主對不起他們，或者是莊主的先人對不起他們，或者有人做了對不起他們的事，比如强姦、殺人，却嫁禍到莊主或莊主的先人，槐莊的人不察，信以爲眞，於是對莊主記仇記恨，要報仇雪恨，便收買高手，前來行刺。」

「嗯，有這個可能。」

「莊主，我們打算明天到槐莊去一遭，假如是他們誤信人言，我會向他們解釋，若他們不聽，我會查個水落石出，然後再思對策，你以爲怎麼樣？」

「妳這想法很好，祇怕他們未必如妳所想這麼善良，這危險實在太大了，須得從長計議。」

「可是，事已急，不容我們作長時間計議。」

「嗯，你們沒有時間，我有，你們祇要肯出高價錢，我可以代你們走一遭，怎樣？」

一個陌生人的口音突然傳自房上，水仙三娘等都大吃一驚，也感到慚愧，他們幾個都不是初出道的雛兒，却給人家掩到了頭上還未發覺，直等到人家開口才知道。太丟人了，假如人家不開口，施用暗襲，後果如何？眞是不堪設想了。

羅季剛的反應相當之快，他坐得與燈光很近，一聽人聲，手一抬，燈光便熄了，眼前頓成一片漆黑，幾個人一齊抄了武器，飛步出門竄上瓦面。

但是，瓦面上一片空寂，連貓影也沒有一隻，更別說刺客了。

幾個人分頭找了一遍，仍然一無所獲，便又回到書房，口中仍不乾不淨的咒駡，及至亮着火摺子，燃着油燈，赫然發現有個陌生人坐在書房，各人不禁一怔，陌生人帶笑道：「我已經等候各位多時了，各位現在才回來，找不到人，是不是？」

崔卓才脫口道：「你是甚麼人？來幹甚麼？」

「我是來談生意，賤號飛天神鼠，諒各位都已聽過了。」

來人自認飛天神鼠，又嚇了彭應龍他們一跳，不自覺手握兵刃，作好準備。一刹間，氣氛變得非常之緊張，反而沉靜了，沒有半點聲音。

「怎麼？不歡迎我，還是怕我？」飛天神鼠在沉默片刻之後，首先開口。

「不歡迎你又怎麼樣？」羅季剛忽然的說道。

「你到這裡來是爲了甚麼？」崔卓方又插口的問道。

「你飛天神鼠雖然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但說到一個怕字，似乎太自高身價了吧。」水仙三娘也說一句，但語氣比較柔和。

「莊主，他們都說了，你怎麼不出聲？難道眞個喧賓奪主，祇許他們說話？」

好利的一張嘴，居然挑撥對方賓主的感情。羅、卓各人都勃然大怒，但飛天神鼠却氣定神閒，好整以暇，一點也不緊張，相比之下，他在風度上是勝一籌了。

彭應龍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想起彭進福的話，便道：「我不明白，你來做甚麼？須知我彭某人也不是個易與之輩，你該早有耳聞。」

「莊主，你言重了，我早就說過，我是做買賣的，我聽說莊主正計劃着一宗大買賣，我也想入夥，就是這麼簡單，再無其他用意！」

「甚麼買賣？我不明白你說甚麼？」

「莊主，明人不作暗事，你要我當着他們面前說出來？」

「你說好了！」

「那好吧，我就說，是胡奎的買賣！」

「胡奎？甚麼胡奎？」

「大膽，你竟然誣蔑莊主是胡奎的黨羽？」

「你吵甚麼？我是說莊主，不是說你，姓羅的，你還不配呢！」

「我不配？你，你……」

「我怎樣？說錯了？」

「好，我叫你先試試滋味，看是誰不配！」

「不用試了，當然是你不配！」

飛天神鼠這話甚傷了羅季剛自尊心，他如何忍得住，雙目圓睜，便撲上去，刀光閃處，已發出招式了。

「羅兄，你和他一起上，還是待一會兒再上？」飛天神鼠突然向崔卓方望過去，但身形却閃動着，避着羅季剛的攻勢，絕未對崔卓方說話而受到影響，因此，羅季剛也暗暗吃驚了。

崔卓方有點意外地道：「霍兄，你還認得我？」

「當然認得，我們不是碰過幾杯，共同飲過酒嗎？怎會認不得？」

「羅兄，你先別動手，讓我們弄個清楚！」

羅季剛發覺對方比自己高明，打下去，絕佔不到好處，正不知如何下台，崔卓方給他這樣的好機會，他自然求之不得，趁機停手，道：「好吧，且聽他又怎麼說。」

「霍兄，說眞話，你今晚來有甚麼事？」

「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我是來跟莊主談買賣的。」

「甚麼買賣？」

「談胡奎的買賣，我是胡奎，他是買主。」

「你別胡說。」彭應龍作色道。

「莊主，你別假惺惺作態，你瞞得過他們，却瞞不了我，我不是君子，我是神鼠，你騙不了我，太不夠朋友了，他們誠心誠意幫你，你却想盡辦法騙他們，我呢？我是聽到了消息才來，你欺不了我，你可以說，不做我這一宗生意，却不能欺騙我說沒有這回事！」

「沒這回事。」

「眞的沒有？」

「沒有。」

「那麼，說願出三百兩銀子購買人家一個人頭的不是你？答應先付一百兩，拿着人頭回來之後，再收取另外二百兩銀子的不是你？」

彭應龍臉色劇變了，看得出，他確是有這麼回事，祇是碍着甚麼，不肯承認罷了，崔卓方與羅季剛都覺得有被瞞騙的感覺，不約而同的瞪彭應龍一眼。

彭應龍一看情形對他不利，於是把心一橫，斷然否認道：「沒有，那不是我，你別含血噴人！」

「你眞的沒有？想想看！」

「沒有就沒有，不用想了，你想含血噴人，入我的罪，辦不到。」

「這話大家聽到了，是你說的。」

「不錯，是我說的，我承認！」

「那麼，你聽着，五日前，一個晚上，在屋後小亭子與徐申說話的不是你？」

「不，不是。」

「雙手給徐申送上一百兩銀票的也不是你？」

「不是，不是。」

「莊主，你要不要見見徐申？讓我提醒……」

「不要，不要，你見到他？」

「我何止見到他？我還抓住了他呢！要不要我把他帶了進來對質？」

「不要，我，我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他可認識你那一夜給銀票的管家呢，莊主，你以爲扮成了管家就可以瞞得了人，你想錯了。

「那一晚，你以爲徐申眞個走了，他並沒有走呢，他尾隨着你，一直待你睡了才走呢。」

彭應龍臉色灰白，不住流汗，氣也促了，他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年，失去了早先的活力。

「怎樣？要不要我把徐申帶進來和你對質？」

「不要，不要了！」彭應龍道：「說吧，你到底想怎麼樣？」

「還是早先那一句話，想跟你談生意，做買賣。」

「好，你說吧。」

「徐申辦不到的，我可以辦到，酬金五百兩，先交二百兩，得手之後，再交餘數，如何？」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誰？」

「當然知道。」

「好，一言爲定。」

「不，先拿銀子來才能作實！」

「這個，如果你……」

「你怕我到時不幹是不是？你放心，假如我肯打你的主意，人家未必不肯付出這個數目呢？再說，我如果自己動手，還怕拿不到五百兩銀子？」

「好吧，我叫人去取銀子！」

「別打官腔，還是你自己去取

吧，除了你自己，這個時候還有誰能替你取到銀票來？」

「好，我自己去取！」

「不要急，小心點別跌倒，我會等你的。」

彭應龍離去之後，崔卓方低聲問道：「霍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說來話長，」飛天神鼠壓低聲音。「五日前，彭應龍約了徐申，經過大約如前述，徐申收了一百兩銀票，便依約到槐莊去……」

「槐莊？」羅、卓兩人都詫異反問。

「不錯，是槐莊，彭應龍要徐申殺死槐莊的莊主，把他的人頭帶回來，以徐申的武功，其實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到了槐莊，却沒有下手，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便悄然離去走了。」

「爲甚麼？發生了甚麼事？」

「發生了大事，大大出乎徐申意料之外，他所以臨時變卦，下不了手……」

「怎樣？」

「等一會兒再說，彭應龍來了！」

一點不錯，各人向外望，果然看到彭應龍來了，他走近飛天神鼠，把一疊銀票放到他面前，道：「二百兩，你點點數吧。」

「你點過了？」

「我是點過了，你……」

「不必了，我相信你！」飛天神鼠連看也不多看一眼，把銀票拈起，拈着一頭，把另一頭向右掌心打下，「啪」的一聲，打了兩下，再漫不經心的放進口袋。

「請等我消息，三天內我會拿他的人頭來見你！」

「我等你！」

「我走了。」

「現在？不等到天亮？」

「不等了，我是不分日夜的，再見了！」飛天神鼠起身告辭。

「霍兄，我送你出去！」崔卓方道。

「不必客氣，我自己走好了。」

「不要緊，我送你出大門口，路上，可要多加小心，我們等你回來！」

「好，我一定回來！」

出了大門，飛天神鼠悄悄對崔卓方道：「崔兄，我實告訴你吧，我不會回來，我把這二百兩送到槐莊之後，就遠走高飛了！」

「你把銀票送給槐莊？爲甚麼？」

「說來又是話長，你有興趣，我把經過告訴你！」

「你說吧，我聽着。」

「事情是這樣的！」飛天神鼠說出經過……原來飛天神鼠，即是徐申，徐申即是飛天神鼠，所不同的是他把自己扮成兩個人，穿上不同的衣服、年齡、口音都不相同，因此，彭應龍分辨不出來。

徐申收了一百兩銀子之後，便趕到槐莊去，準備殺死槐莊的莊主唐念慈，怎料到這時候，正巧遇上唐念慈對兒子說話，他說：「你們嫌命長了，憑你們幾個人，就想去找彭應龍報仇，祇怕你還沒有見到他自己經已被他的守衞殺死了！

「你以爲祇你們想報仇，別人就不想？別人也一樣想，但別人可沒有你們這麼笨，自己去送死！

「你既然知道，我也不想再瞞你，你祖母確是被彭家莊的人殺死，但不是彭應龍，你娘則是被彭應龍殺死的，他還汚辱了我們莊子裏幾個婦女，你以爲我們是懦夫？不敢反抗？不，反抗才是懦夫，反抗，會激怒他們，他們不會讓我們生，這是懦夫的做法，那是不負責任，我們不會這樣做，我們不反抗，忍受着，等機會報仇，忍耐、受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唯眞能做到，才是英雄，假如憑一時之勇，都給殺了，誰替死難者報仇？誰替受辱者報仇？

「我們所以活下來，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替先人報仇，也爲了保護你們成長，這責任，比去送死大得多，你們長大了，都要去送死，對得起我們嗎？你們是要負起替先人報仇的重任呀！如果你們盲目去送死，將來還要別人替你們報仇，這成甚麼話，你好好的去想想吧！想清楚了，再來見我！」

徐申聽了唐念慈這番話，不禁肅然起敬，覺得彭應龍太卑鄙了。但他還不盡相信，仍然在暗中偵查，經過多方面調查所得，還有人證物證，證實確是彭家莊欺負槐莊，也欺負附近一帶其他的莊子。彭應龍說槐莊的人如何欺負他們彭家莊，完全是顚倒是非，胡說八道，徐申不由的同情槐莊莊主，又變了飛天神鼠去見彭應龍的原因。

飛天神鼠還告訴崔卓方，說過去曾有好些人替彭應龍出過力，結果却無緣無故的失了踪，不知下落，原來是彭應龍在慶功宴中弄了手脚，慶功宴一完，「功臣」也完了。

「所以，崔兄，你要提高警覺才好，要是無端端被偷襲或暗殺而死，那才眞是寃枉呢。你且早去吧，我該走了！」

「謝謝你提醒我，霍兄，要不是你，我眞不信這位貌似忠厚，心實狠毒的老傢伙呢，你沿途小心，我會提防他的。」

兩人分手了，崔卓方沉思着，緩步的走回彭家莊去。

「他走了？」

「走了，這傢伙好大的架子，

跟他說話，有他講，沒你說，他說甚麼，你都要點頭，你說的話，他總是搖頭，這樣的人，怎麼能跟他眞誠的相處。」

「他去了槐莊啦？」

「他是那麼說，誰知道他是不是眞的去了，難說。」

「要是他沒去槐莊，會去那裏？」彭應龍緊張的問，但這樣的問題，除了飛天神鼠之外，誰能知道？實在沒有人能預先知道呀！

「這可難說了。」崔卓方說道。

「莊主，他說過三天之後回來，就等他三天再說吧！」

「看來也祇好如此了！」彭應龍說。

「我們該歇息了，三娘，妳睡炕上，我與羅兄睡在地板就得了。」崔卓方說時打個呵欠，外面正好打響四鼓。

「這是甚麼話？我這裏有的是地方，再有三五十人也用不着睡地板，傳了出去，我還有臉見人，我早已叫人替你們打掃好房間了，你們兩人一間，三娘自己一間，如果有甚麼需要，隨便叫下人取就是，這兒一切方便，不必客氣。」

「啊，這太好了，今晚，我一定睡得十分舒服，就是怕舒服慣了，以後睡不着！」羅季剛說道。

彭應龍替他們安排的地方，實在不壞，各人都感到滿意，可惜他們睡得遲，四更響過後才睡，不多久，已給外間的人聲所嘈醒，無法不起來。

「昨晚，我們睡了之後，沒發生過甚麼事吧？」

「沒有，一切平靜。」

「這才好，聽了也叫人放心，莊主呢，起來了麼？」

「莊主一早就出去了，他叫我們不可吵醒你們，沒想到你們起得這麼早！」

「這兒附近有甚麼地方好玩？我們去看看！」

「我叫人帶你們去吧，在那邊，有仙人石、龍吐珠等，都是很有名的。」

「我們自己會去，不用再勞煩別人！你們去慣去熟，未必再感到興趣，還是我們自己去吧。」

「那就不敢打擾兩位了。」

「那裏話，嗯，對了，還有一件事，麻煩你！」

「甚麼事，請說。」

「小事，等一會三娘起來，請代我告訴她一聲，說我們到後山去，午前會回來，她如果有興趣，請她到後山找我們，沒興趣就在這裏等我們。」

「是的，我一定辦到！」

「謝謝你，我們走了！」

羅季剛與崔卓方兩人出了彭家莊，直朝向後山走去。

後山，顧名思義是一座山，這座山不算高，却是很多石，也很陡峭，普通人在半山以下是容易走的，過了半山，再向上，可就不易走了，所以附近的人很少走到半山以上的，所以半山以上有些甚麼東西，在附近住了幾十年的人，也無法說得清楚。

但羅、崔二人是個身懷絕技的人，他們當然不是普通人，他們兩個在山脚，仰首觀察片刻之後，才從一個方向上山。

他們這次上山是有目的的，因此走得很是小心，沿途還借物隱形，避免暴露身形呢！

過了半山之後，停下來，向周圍看了一會，又向山腰看了一會，選定了方向再向上。

突然，有兩隻兎子從山上跑下來，看到他們又急急轉了方向。

羅季剛看到了兎子，一時興奮，正要叫嚷，崔卓方手快，一伸點了他的穴道，在他耳邊低聲說：「別出聲！」

羅季剛被點穴道正感詫異與憤怒，却聽得崔卓方這麼說，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面子攸關，仍然分辯說：「怕甚麼？我們又不是作了見不得人的事！」

「羅兄，你忘了我們來此的目的麼？我們正是要作不給人知道的事啊！你想想，兎子怎麼會突然狂奔？必定是受到了驚嚇！」

「那又怎樣？」

「驚嚇牠的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蛇、是獸。」

「是啊！」

「如果是蛇是獸，當然沒事啦，如果萬一是人呢？」

「是人又怎麼樣？」

「你猜是甚麼人？」

「你以爲會是甚麼人？」

「彭應龍！」

「有此可能？」

「有此可能，也可能是他的同黨。」

羅季剛道：「老崔，你怎麼啦，怎會懷疑是他？」

「他實在值得懷疑了。」

「我不明白。」

「你總有一天會明白的，也許今天，也許明天，也許再過幾天！」

「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暫可以不必理會，看我行事好了！」

「老崔，你過去不是這樣的，你昨晚送姓霍的走了一程，嗯，對了，可是姓霍的對你說的？你相信他的話？」

「不錯，是他對我說的，當時我不相信，現在，我相信了！」

「爲甚麼？」

「我昨晚想了一晚，假如姓霍

的話不眞，假如彭應龍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裏，怎肯白白送人家三百両銀子？」

「是二百両銀子，不是三百両銀子呀！」

「不，是三百両，昨晚二百両，早幾天一百両，他以這許多銀子去買一個人頭，這實在太可疑了。」

「他不是說出了原因？因爲世仇。」

「不，那不是眞話。」

「你怎麼知道不眞？」

「世仇不在一朝一夕報，你想，彭應龍是怎樣一個人，捨得一下子拿出這許多銀子去爲先人報仇？怎有這個可能。」

「這倒有點道理。」

「我未在槐莊住過，却是經過，距這裏很遠，而且，人也不多，窮得很，不論在人力物力財力，都無法和彭家莊相比，他們絕對沒有能力到彭家莊來搗亂，彭應龍是沒有理由害怕他們的！」

「那他爲甚麼肯出錢請人去行刺？」

「所以呀，我才懷疑其中有詐！」

「你知道他叫姓霍的先行刺槐莊莊主嗎？」

「是霍康自己說的。」

「他說？他不怕你通知槐莊？」

「他才不怕，他根本不是去行刺！」

「那麼他去幹甚麼？」

「把銀子送給槐莊，五百両！」

「剛才說是三百，怎麼又變了五百両呢？」

「他臨走時說了這話之後，我猜他必會回頭來再偷二百両，所以說五百両，至於另外一百両，他早已送給了槐莊了。」

「那一百両他怎能……」

「羅兄，你不知道，早幾天莊主請的刺客就是他，祇是用上了易容術，衣著口音完全不同，彭應龍全分不出來，但他却能原原本本說出當晚雙方談交易的情形！」

「哦！原來兩個人，即是一個人，都是飛天神鼠扮的，這可就怪不得他知道得那麼多，那麼淸楚，昨晚，我還以爲他眞的抓到了那個人，從那個人口中聽到的消息，原來他是夫子自道。」

「所以，我懷疑昨晚做了手脚之後，今早，彭應龍也發覺了，也想到是他幹的……」

「彭應龍也會想到？」

「當然會，你別小看他，他也不笨呢！他昨晚祇是一下子想不到，冷靜下來，就會想到了！」

「那就怪不得了，不過，他爲甚麼要上山？」

「我猜他一定在山上某一個地方有個秘密的地洞，他把貴重的寶貝都藏了進去，今晚，發覺不妥了，便把存放在家中一些珍貴的東西都放進山洞去！」

羅季剛道：「那麼，我們是要去找他這個山洞？」

「可以這麼說。」

「你打算盜寶？」

「我懷疑除了珠寶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秘密，假如證明他是個壞蛋，我當然不會空手回，也不會放任他繼續害人，要是找不到證據，我是不會要他任何東西的，我的性子，你是應該明白！」

「我明白！」

「那就好辦了，我……嗯，你聽，有人聲！」

兩人蹲下來，把耳朵貼到地上，果然聽得有微弱的人聲傳來，一個說：「你眞的這麼相信他們？」這是一個略帶男子聲音，聽來人約有五旬左右了，他的話說過，沉寂了好一會沒有人出聲。

「怎麼你不說話？」仍是那個沙啞的聲音。

「看來他們是可信的，祇是，人心隔肚皮，誰知道？」這又是一個男人的聲音。羅、崔兩個不約而同的互望一眼，又默默地點頭。

「我不信他們！」

「爲甚麼？」

「我不相信任何人。」

「你怎可以這麼說？你……」

「你放心，對你是例外，因爲你有家有業，又有大量珠寶在我手上，現在我當然相信你，可是，到了生死關頭，到了你覺得生命比財物更重要時，你會怎樣？我想，你會要活命，這就是說，到了那個時候，你也是不可靠，難以信任的，同樣道理，我也一樣，到了生命與財物必須抉擇時，我是選擇生命，丟棄財物，我這是實話，不是侮辱你，我想，世上許多人都是如此，只有那些忠臣烈士才不會這樣，可是我與你都不是忠臣烈士，也不會是。」

「那是未來的事，何必管他！」

「不，這一天，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老大，你這是甚麼意思？」這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羅、崔二人互相望了一眼，都臉有詫異之色，却因爲要傾聽對方說話，所以沒有出聲，靜候中，聽得老大說道：「你以爲飛天神鼠眞會去取槐莊莊主的人頭？別作夢了，他不是去殺人，他是去找人！他將用你給他的銀子作餌去請人幫手，然後再到這裡來打劫，你想，我們還能呆得住嗎？」

「不會吧？他是這種人麼？」

「怎麼不會？做得小偷就做得大賊，有膽傷人就有膽殺人，有甚麼不敢？」

「你怕他？你不是說不把他放在眼中？你說過等他把人頭取來之後，再把他一刀兩斷殺人滅口，怎麼忽然反悔了？」

「我不是反悔，也不是怕他，不過，你知道他會請甚麼人做幫手？請多少人？我不怕飛天神鼠，却不能提防飛天神鼠請來的是甚麼人，知道了有預算，不知道則難以估料，我對未知道的必須小心提防！」

「那是說，你要對我……」

「不，你放心，我絕對不會害你，你有把柄在我手上，比如你姦殺槐莊……嗯，甚麼人來了？」

老大突然停了口，他已說出「比如你姦殺槐莊……」幾個字已可說是表白了意思，羅、崔兩個都聽得明白，證明霍康沒有謊說彭應龍的壞話，羅季剛至此也完全相信崔卓方的話了。

老大停了口，稍後又說：「嗯，是個女的，似乎在找人，有甚麼人來了？」

「她是誰，老大，可是找你的，你別給老娘眼中摻沙，做夢！」那女人突然呷起醋來。

「別吵，可能是來找莊主的！你認識她？」

「她就是水仙三娘，奇怪，她來幹甚麼，怎麼祇有她自己？羅季剛與崔卓方兩個去了那裡？」

「壞了，一定是他們兩個先上山，她知道了，就來找！我早說過他們不可靠，你偏不信，現在糟了，說不定他們就在附近，我們快出去看，別給他們跑了！」

「好，我們快出去看看！」

聲音到此爲止，繼之而來的是脚步聲，可見得雙方的距離實在不遠，崔卓方悄聲問：「羅兄，他們一個是彭應龍，老大是誰？聲音似乎有點熟悉，一時又想不起來，你可記得？」

「記不得了，那個女的似是俏觀音花小容！」

「對，我記起來了，這麼說，那個老大必然是花心狼史大全。」

「你這麼肯定？」

「你不知道，俏觀音是史大全的姘頭呀，你聽出女的是俏觀音，男的不是史大全還有誰？也只有他才會這麼大言不慚，不把飛天神鼠放在眼中！」

「你認識史大全？」

「說不上認識，打過交道。」

「怎麼沒聽你說過？」

「快三十年的事了，無緣無故的，自然不會翻舊帳，怎會提到？」

「別說了，他們來到了。」羅季剛低聲的說道。

「莊主，你叫住她，她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的事，你穩住她，我與小容出其不意下手。」史大全也把聲音壓得很低。

「哼！何必這麼費事，你怕她，我不怕，你看着好了，看我收拾她！」花小容犯了醋勁，要親自出手對付水仙三娘了！

「小容，妳……」

「別碰我，我知道你捨不得她，怕我殺了她，是不是？你放心，我不會辣手摧花，是我們史老大喜歡的人嘛，我也沒有這麼大膽。」她一甩手，自己走了出去，史大全想阻也阻不了，只好乾着急。

「我去勸勸她！」

「不，莊主，遲了，你現在不宜露面，由她去吧。」史大全急急的阻止彭應龍。

「老大，如果大嫂……」

「不要緊，必要時我會出頭，你要迴避，別讓人知道你與我們有關，你明白了嗎？」

「是的，我明白了！」

花小容站了出來，面朝水仙三娘走去，不客氣地喝道：「妳是甚麼人？鬼叫甚麼？找野漢，也用不着這麼心急呀！」

花小容的話雖然沒有指着水仙三娘，但水仙三娘環顧四周，只有她與對方兩人，不用問，人家當然指說她了，因此她大爲反感，冷冷地，針鋒相對地說：「妳又是甚麼人？我找人干你甚麼事？是不是阻礙了妳同野漢子偷歡幽會？還是嚇跑了妳……」

「住口！妳這小妖精，看招！」花小容不讓對方把話說完，就飛快地衝過去進招，她醋勁衝天，出招又狠又辣又快，自山上跑下，眞如疾電驚雲。

水仙三娘是個識貨之人，看來人身法便知是個非弱者，自然不敢大意，目注對方，暗思對策。在對策未想到之前，她不願意盲目硬碰，見到對方已到，便點足斜掠丈外，選擇第一招，不予接觸。

「不要臉的妖精，那裡走！」花小容足尖一點，身子疾轉，再撲向水三娘。

「誰偷妖精？誰自己知道！」

「看招！」

「誰偷野漢幽會，誰和姘頭在一起偷歡，誰自己知道！」

水仙三娘仍然不接招，再次避開了。

水仙三娘這些話，全是以牙還牙，不甘受辱的說法，並未眞的知道對方偷野漢或跟姘頭在一起。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她的話正好說中了花小容的處境。

她本是懷着滿肚醋勁而來，聽了水仙三娘這幾句話，再想到早幾夜史大全曾經借故外出，去了很久才回來，更覺得蛛絲馬跡，大有可

疑，一股乾醋起了發酵作用，醋味更濃了。

花小容的綉刀薄刀，使得飛快，一刀未盡，一刀到，水仙三娘一連迴避了好幾招，漸漸覺得威脅增強，心中一急，急出了一個應付的辦法，她雙足一閃，身子乍倒，似是失足，花小容一見大喜，急忙俯身就斬。

但是，就在這時候，聽得山上人「哎呀」驚叫，本能地側頭一望，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還沒有看得淸楚，絲絲勁風已襲向面頰，她側頭急避，橫刀砍出，聽得「噹噹」聲響，手腕受震，站穩之後一看，刀上沾到不少泥，再看水仙三娘，她手中也多了一截樹枝，正在折去枝葉。她明白了，原來水仙三娘身上沒帶兵刃，剛才是詐跌抓起泥巴，想擊傷對方的眼睛，同時也趁這機會折支樹枝作兵刃。

水仙三娘那一把泥，本來眞可以傷及對方眼睛，不料羅季剛以爲水仙三娘眞個失足跌倒，不由自主的驚叫，無意中幫了花小容一個忙，也暴露了自己的身形，他悔恨，却已無補於事。

水仙三娘手中多了一截樹枝，就用它作武器，和花小容交手。花小容自然不懼她手中這一截樹枝，舞刃如剪，刀刀狠，刀刀快，水仙三娘左閃右避，狀極狽狽，不到幾招，樹枝給削斷了，本有四尺來長的樹枝，變成了二尺左右的兩截，更加不好使用，她更顯出不支了。

但她仍然苦苦支持，並且不斷的搶攻，以致在陽光下飛出片片碎片，兩截樹枝越來越短。

「老崔，你怎麼啦，這樣忍心？」

「忍心？怎麼忍心？」

「你沒有看到三娘……」

崔卓方道：「三娘怎麼啦？她正在漸居上風……」

「漸居上風？難爲你說得出口！」

「難道你以爲她處在下風？」

「你不是看不見，她的武器已快給人削光了，還說佔上風？」

「你知道三娘是慣用甚麼武器的，你沒看出她是故意這樣，花小容上當了，她削短了三娘的樹枝，正好給三娘削成了兩枝判官筆，你等着吧！三娘很快就眞要反攻了！」

「哦，原來是這樣，我倒沒有想到！」

「你沒有想到的事，太多了，你……」崔卓方陡然一掌把羅季剛推開，一方面用力很大，另方面出乎羅季剛意外，以致他一個踉蹌，走了幾步才站穩，狽狽可想而知，心中又恨又怒，站住了脚，正要責罵崔卓方。

怎知一看，見崔卓方已經和一個五旬左右的男子打在一起，雙方出招都十分凌厲，羅季剛馬上明白了，剛才必然是這個人向他偷襲，給崔卓方發覺了，已來不及通知他，祇好把他推開，然後再跟偷襲者動手，自己因爲不知道，所以誤會了崔卓方，羅季剛想到又一次幾乎怪錯了人，暗暗慚愧。

崔卓方用的是軟鞭，並不長，祇有四尺八寸，對方是鋼刀，十分鋒利，近刀背處有五個小孔，使勁起來，會發出嗚嗚之聲，使得越快，越勁，越發聲大，越是刺耳，故有奪魂之勁勢，故江湖上有「花心狠奪魂刀」之稱。

奪魂刀上那五個小孔並不能傷人，亦無暗藏暗器，嚴格說來，那五個孔祇是用它發出的聲音擾亂對方心神，並無實際用處的，但由於那聲音出自每一個孔都不相同，不少江湖人物都受到它的影響，而敗在史大全手中的。

史大全和崔卓方曾經一明一暗有過兩次的較量經驗，深知取勝不易，所以一出手用毒招，希望以快刀斬亂蔴手法制服對方，這樣，再對付羅季剛就容易得多了，否則，讓他們兩人合起手來，他實在沒有取勝把握！

但是史大全想法太天眞了。他動上了手才知道自己想法太美妙了，自己的想法，絕無可能達到的，因此，他在一連使了十多招之後，便不再求急功了。

崔卓方這十多年來，專門鑽研鞭法，把別家別派的刀法、劍法、棒法、槍法等等看過的都加以變化，滙爲鞭法，所以他的鞭法是有極其複雜的變化，不易爲對方所破的。

史大全以爲自己功力有進步，就可以尅制對方，怎知急攻之下，幾乎着了對方道兒。

不過，他有信心，在百數十招之內，他縱不能勝，亦不會落敗，而過得百招，一切變化都有可能，毋須再去考慮了。

羅季剛與崔卓方很熟，但對崔卓方這套鞭法，還是第一次見到。他暗暗地想，崔卓方果然比自己不止高出一籌，看他此時出手，假如換了自己，祇怕十招也擋不了，就已經落敗，過去他對崔卓方有點心理的反抗，此刻再不存在了。

崔卓方取得平手之後，叫道：「羅兄，你快去幫三娘吧，先把那女人收拾了，再未對付史大全未遲。」

「好，老崔，你要小心！」

「你去吧，不用爲我擔心！」

羅季剛去幫水仙三娘，水仙三娘已經穩處上風，用不着他幫忙了。他不好意思這時候加上一把手，免得有爭功之嫌。

「羅季剛，崔卓方怎麼了，他沒事吧！」

「沒事，他已經穩佔上風了。」

「那是甚麼人？居然能跟老崔打成平手？」

「我們認識，老崔說他是花心狠史大全！」

「嗯，原來是花心狠奪魂刀，怪不得了！」

「三娘，妳……」

「你放心，這妖婦雖然是妖裏妖氣，要想迷我，可辦不到。」

「她是花小容。」

「花小容？原來是俏觀音，怪不得如此的妖冶，祇可惜，她汚辱了純潔的觀音！」

「妳才是妖婦，今天不殺了妳，難消我心頭之恨！」說着，花小容的招式已經加速了，捲起一刀光晃如層層雲浪，湧向水仙三娘，把水仙三娘籠罩在她的刀光之內，看似佔盡優勢，但是，水仙三娘手持雙筆，鑽隙尋縫，左點一下，右點一下，直指對方要穴，常常迫使花小容不能不臨危變招，退後迴避，再打了一會，水仙三娘越戰越勇，花小容却似氣促力竭，額頭見汗了。

這時候，崔卓方已經佔盡上風，控制大局，鞭勢如狂濤巨浪，其勢難擋，戰到難分難解之際，突然傳出崔卓方一聲斷喝：「着！」鞭勢過處，「啪」的一聲打在史大全的左肩，撕裂了他的外衣，露出了一道血痕，痛得全身抽搐了幾下。

史大全先後已經中了三鞭，左肩右脅與背部，傷得最重的就是脅部，被打斷了一根脅骨，他知道不能倖免了，便企圖逃走，他逃，崔卓方尾隨緊追不捨，史大全因爲受了傷，逃得不快，看來就要被追上了。

突然，有個人讓過史大全，擋住了崔卓方的去路。

崔卓方見有個人撲來，陡然停住，脫口叫出：「莊主，是你！」

彭應龍道：「不錯，是我。」

「你怎麼會在這裏？」

「崔卓方，你別來這一套好不好，你早知我在這裏，所以來找我，後來，又偷聽到我們的談話，你是早就知道我在這裏了，我請你，是希望你幫助我，想不到，你竟然幫住飛天神鼠來對付我，眞對不起，你知道我的事，實在太多了，我不能再讓你活下去！」

「你有這個本事？」

「我說有，你信不信？」

「那我就祇好試一試了，莊主，你接招吧！」言出招隨，一抖一扯，「啪」的一聲是虛招，彭應龍理也不理，崔卓方才暗暗一驚，他想不到彭應龍如此鎮定，連閃也不閃。

他想了如果他不是被嚇呆，就是一個可怕的勁敵，因此，第二招再不敢稍存輕敵之心了，一揮鞭，疾捲對方脖子，正是有名的鎖喉鞭。

彭應龍退後一步，豎起手掌，硬把來鞭抓住，沉手一扯，身形一側，反手一招「倒捲琵琶」，以掌背反打崔卓方胸膛，狠、準，勁俱全。

崔卓方用勁一扯，扯不動，抖又抖不開，一急之下，祇好棄鞭倒退。但是，他退得快，彭應龍追得一樣快，就以奪得的鞭以頭作尾向前一送，點中了崔卓方的穴道。

崔卓方跌倒地上，他萬萬料不到彭應龍有此驚人的武功，也料不到自己祇一招就會敗在他的手中。

「崔卓方，你且躺一下，等我把羅季剛與水仙三娘都收拾了再來跟你們算賬！」彭應龍說罷把軟鞭丟在崔卓方身邊，便走過另一邊去了。

羅季剛的快刀，本來也有名堂，但是還比不上崔卓方，如何對付得了彭應龍，不到幾招，同樣給奪走了刀，點了穴道，祇有水仙三娘思緒敏捷，一看勢頭不對，連花小容也不理，急急就逃跑下山去了。

花小容自似是彭應龍的朋友，留了下來，結果却代替了水仙三娘，給抓住了，不過彭應龍也有疏忽，當他記起史大全，想找他，也已不知去向了。

走了水仙三娘與史大全，前者是崔卓方、羅季剛一夥，後者是知道他的秘密，又是花小容的姘頭，給他們逃了，必會留下後患，彭應龍爲此不安了。

彭應龍身懷絕技，崔卓方、羅季剛、水仙三娘、史大全、花小容都看不出，不知道，直至在這一次打鬥中，崔卓方打敗了史大全，却被彭應龍點了穴道，羅季剛與花小容也被他活捉，祇走了史大全爲水仙三娘。

水仙三娘是羅季剛與崔卓方的朋友，她逃了，勢必找人幫忙營救羅、卓二人，史大全是花小容的姘頭，他也勢必會找人來救花小容的，因此，他們逃走了，倒使彭應龍很傷腦筋。

原來彭應龍不僅是怕水仙三娘與史大全找他報仇算賬，更因爲他們都是或多或少知道他的秘密，足以影響他的聲譽和地位。

他爲了保護自己，必須抓住水仙三娘與史大全，並且要快，要在他們未把秘密外洩之前抓住，殺人滅口，這是必須的，而且也是急需的。

（未完・一）

上文提要：鎭江碼頭張興隆救了王大鵬，和他結爲兄弟，王大鵬之父王雄鷹是碼頭大把頭，和淮安夏震江都是大字輩人物，因此設宴請他……張興隆剛到上海，在一條巷子裏遇到媒婆拐良家姑娘，出手教訓……楊樹浦江邊碼頭，蔡達明被巡警毆打，張興隆出手解救了他，蔡達明是王大鵬的表哥，他有八個異姓兄弟，便推舉他做掌舵人……



三爺

碼頭爭霸傳奇錄／悟玄・文　可飛・圖

團結苦力開香堂　不受剝削嚐甜頭

　張興隆說：「不要客氣，拿着吧！祇要今後你對我們工友關照，日後少不了你們的好處。」

　李巡官深爲感動地說：「好！三爺夠朋友，我服了你啦！有事關照兄弟就是了，一定照辦……」

　在場的工友們無不佩服張三爺，佩服他的武功高，槍法好，心地善良，講義氣，是工友們的領導人，是掌舵的舵主、老大。這場碼頭上馴鷹犬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回家後，工友們的情緒一下子沸騰起來了，大家一致認爲，張三爺來到這裡，就有了主心骨，有了靠山。

　這次張興隆由淮安來上海時，隨身帶了二百兩銀票，五十兩銀子，一路上花銷很少，這次來楊樹浦花費也不多，九弟兄合計着，向本地農民租了一間大房子，有門樓場院，左、中、右三大間平房，左右還有堆雜物的耳房，中間的大間讓張三爺住，張興隆也同意了。

　他說：「租金和頂房子的費用，都由我來付，但有一條，我們十個人一同住，有事也好商量，不用東找西尋，我們要做的事可多着呢！」大家一聽高興得拍手叫好。

　張興隆也高興眞誠地說道：「這樣我們住在一起，一個鍋裡吃飯，不要說兩家話，有難同當，有福共享，接下來要開香堂，收徒弟，建我清幫，把大家合在一起才能幹大事，打鐵趁熱，你們今天再去和各處弟兄們說一下，我是清幫大字輩的，明晚開香堂，要入幫的人先寫上個人姓名，年齡籍貫，出生年月日，紅帖子送來，今天上午去辦，明天晚上舉行開香堂儀式，以後再陸續分批收徒。」

　這九個弟兄中的老大蔡達明說：「三爺，我們九個就佔先了，我是開山大弟子，我們九個人就先拜了師。」其他八個也跟着要拜。

　張興隆說：「慢……慢着，既要入幫，就得按照入幫的規矩辦才是，將來你們自己也要開香堂收徒弟立門戶，你們也要循規蹈矩地去做才對。」

　蔡達明說：「對，我們去找私塾先生賈秀才寫帖子。」這下把賈秀才忙得不亦樂乎！因爲這些工友都不會寫字。

　張興隆拿出三十兩銀子，交與蔡達明派人去買香燭元寶、筆墨紙硯、大紅紙、紅封帖子，祭祠供品等一應所用物品。

　第二天下午時分帖子送來了，共二百十八份，當天把賈秀才請來幫忙抄寫，還請來了一位測字先生做掌禮司儀。

　晚飯後，就在附近的定海橋的下海廟裡舉行了開香堂的儀式。大殿裡燈火通明，香烟繚繞，中間用黃布幔遮住佛像，當中供桌上用黃裱紙寫上「天地君親師」的牌位，還寫有清幫潘慶祖師的牌位，張興隆今天是這裡至高無上的一輩，坐在上首太師椅裡，司儀站在下首，照着張興隆事先寫好的開香堂的程序，和清幫的規矩，爲了節省時間，不是一個一個叩頭跪拜師，而是全體跪下，事先把帖子編上一、二、三、四、五……號碼，由司儀順序喊名字爲先後，以第一個蔡達明爲開山大弟子，日後幫裡的弟兄都尊稱他大師兄、大哥、老大，有些事務，可以由師父授權叫他處理，這是後話。

　當時大伙一同跪下，聽司儀喝拜一同叩頭。

　最後宣讀幫規，由司儀朗聲誦念……一朝爲師，終身爲父，不能欺師滅祖，要講仁義道德，不姦淫、不賭博、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些詞語都是當時社會的時髦用語，勸人爲善，爲朋友要仗義，兩脅插刀在所不惜，特別着重信義的行爲(在洪門裡，就以武聖關公忠義精神爲楷模)。如違反幫規，或作傷天害理的事，在幫裡可以執行懲治手段，如三刀六個洞；或綁在鐵錨上沉入江底；或綁在艙板上推下水去；或身上澆銅油燃燒；或吊在船桅杆上示衆；或用杖打腿臂……等方法。

　司儀在每一段程序前，還夾有四句詩歌，也稱讚歌，朗朗讀來，是既押韻又上口，很是好聽。

　在入幫投帖前，還須交納些錢，包上紅包，也稱「壓帖錢」或稱「拜師金」。

　過去都用米來計算，一百五十六斤大米爲一石，如用三石米、五石米的。

　如當時上海某襪廠的老板，某參行的老板，投帖拜上海的屠先生，都是以十兩一根的金條爲標準的，二根、三根不等，根據各人的家資財富而定。

　張興隆對這些賣苦力的工友收入，早就考慮到，所以他事先就和他們九個弟兄關照過，各人量力而行，一斗米、一升米也可以，不强求統一，錢收來後都放在一起，取之於工友，用之於工友，日後工友們有個生老病死，失業沒有活幹，都要給予幫助。反過來講，入了幫就不怕被人欺侮，不怕失業，生活有了保障。

　當天晚上香堂開過後，二百十八個弟兄就更近乎了，也稱「同參弟兄」，相互之間都有互相幫助的義務。

　大家在叩拜張興隆時，尊稱他爲「師爺」或「先生」。

　張興隆也和大家見禮，稱大家爲「弟兄們」。

　今天的張興隆衣着整齊，長袍馬褂，還是夏震江的夫人爲他做的，胸前金錶鏈盪着，上面還有小掛件，裡邊是黃亮的十八K金掛錶，不知是那位外國貴族爵爺從瑞士買來的，腰帶上也掛有翠玉、鑽石、瑪瑙，是當時一般老百姓所沒有的，這些都是過去兩個殺人魔王的，再由師父送他的，今天這些身外物，都給拿出來用上了，頭上的辮子也梳得烏黑光亮整齊，窄脚褲管顯得那麼飄逸瀟洒，脚穿粉底快靴，更顯得那樣輕巧威嚴，大伙都是從心底裡佩服他，敬重他，尊他爲老頭子。

　第二天一早，工友們在碼頭上見了面，心情是那樣舒暢，因爲有了掌舵人，有了盼頭，那些倉庫裡的先生、碼頭管事、打手聽差的，似乎也風聞了消息，手上的鞭子也收了起來，平時大家一早排隊領簽子(竹製的小牌子上邊刻有字)，由二包手下的管事，打手(工頭)發，有了簽子才可以扛活，如扛一包米包子(二百斤重)，就給一根長竹簽，這樣既計算了入庫的包子的數目，也計算了每個人扛的包子數目，計件發工資，這工資是最少的，多數都被這些大包、二包、管事、打手們分去了。

　張興隆問明了蔡達明，知道明天一批棉花包要下駁船，大輪船泊在江心等着要開，是日本商行把中國棉花買去運往日本紗廠的。

　張興隆胸有成竹，對九個兄弟吩咐：「明天二百十八個弟兄全體集合碼頭，帶好扛棒、鐵練、扁擔，不用去排隊領簽子，要日本商行老板直接和我張興隆商量運費價錢，直接交付我們運，其他甚麼大包、二包都不承認，別的地方派的工人也不能在這裡幹活，一切由我張興隆說了算，馬上去通知各位弟兄。」

　這九個人在外邊轉了一圈，不一會就把二百十八個弟兄全通知來到了。

　第三天早上，工友們都扛着扛棒、繩索、鐵練、扁擔、三三兩兩來到碼頭，也不去排隊拿竹簽子，有的坐着、有這蹲着、有的靠着，倉庫裡發竹簽子的管事，工頭急了，大聲嚷着：「喂！今天你們不想幹活了？」

　大家都看着他發急的樣子，全不予理會。

　這時蔡達明走出來對他說：「今天我們碼頭工人，不想在你們手下幹活了，你們要運棉花，叫老闆來找我們張三爺談判，直接付錢、搬運。」

　這個管事的傢伙可急了，急得講話都結結巴巴了，他說：「

你……你們，想造反？」

蔡達明說：「小子你可說對了，快去報告吧，叫你的主子出來談判，不然誤了船期，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這個管事的一看今天這個架勢，要開工是不可能的，無可奈何，似喪家犬奔了回去，向二包頭報告，二包頭一聽急了，趕忙跑去向大包頭報告，大包頭一聽，也是抓耳撓腮，一籌莫展，如去向日本老板報告，今後自己的財路要斷了，如不去報告，船期躭誤了，收不了場，眞是左右爲難。

想了好一會，還是用流氓本性，自己去提籃橋找老頭子告急，用武力來鎮壓。

當時他騎了快馬，來到提籃橋老頭子處，臨時湊了一百多個地痞、流氓，手拿斧頭、鐵尺、大砍刀、長矛，每人先發了二十個銅板錢，待勝利歸來再加發酒錢。

一路上由提籃橋直奔楊樹浦隆昌路碼頭，這一百多人半個小時到了隆昌碼頭，已是氣喘吁吁，筋疲力盡，但這個架勢很嚇人，老遠看去，泥地上奔跑着雜亂無章的一百多人，踩得塵土飛揚，烟霧騰騰。

這裡碼頭上的人已知道大包頭去提籃橋叫人去了，但不知來多少人。

張興隆叫每人預備些石頭瓦塊，嚴陣以待，做到有備無患，我不發話，你們千萬別動手，一切聽我的號令行事。

張興隆還是長衫馬褂，一個人，赤手空拳，站在隊伍的最前面。

這個大包頭是本地人，本是提籃橋的一個地痞，也拜過老頭子，做事的手段狠毒，這次他叫了這些人來，想用武力來鎮壓工人，逼大家上工，但他是打錯了算盤，他躲在後面，窺探着前面的工人手執扛捧、扁擔、鐵練，一個個都是雄赳赳氣昂昂的。張興隆赤手空拳，悠閒地站在隊伍最前面，正氣凜然。

他見了已是膽怯起來。同樣這一百多流氓，急急地由提籃橋奔來隆昌碼頭，已經累得喘着粗氣，無力爭鬥，但他們善於觀瞄頭，一看工人這方面的架勢，自己已癱軟了一半，根本談不上甚麼士氣。

張興隆信步上前，來至兩隊對峙的中間，衝着對方說：「請你們領頭的站出來會會。」

這個大包頭一看這個身材不高，比自己矮的人，文質彬彬，赤手空拳，想來自己完全可以對付，就壯着膽子，手裡提着一把鬼頭刀在人羣中走出，張興隆一見，便問：「來人貴姓？請報個名吧！」

這個大包頭，操着純正的本地話說：「觸那起來！甚麼個鬼姓、人姓，吾是此地碼頭上的大包頭，儂勿撥吾吃飯，吾勿撥儂折汚。」（折汚意，即大便也）。

張興隆說：「你今天是來打架的？」

大包頭說：「打儂服帖、擺儂平。」

張興隆說：「你今天打輸了怎麼辦？」

大包頭說：「吾碼頭讓撥儂。」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冷不防地一個「蒼鷹搏兎」，一刀向下直刺張興隆的小腹，張興隆身子一晃，人不見了，也來了一個「雲雀回巢」，繞到大包頭的身後，在他右肩來了一個「五把鉗」，大包頭的鬼頭刀「嗆郞」落地，人像木雞似地站着不動了。

張興隆左脚尖在刀柄上一挑，鬼頭刀滴溜溜地上了天，待落下時，用右手握住刀柄，又用左手在大包頭的頭頂「百會」穴上輕輕一拍，這個大包頭可以動彈說話了，但混身無力。

張興隆把鬼頭刀在他眼前來了一個「纏頭裹腦」的動作，颼一下，出其不意地，鬼頭刀的刀背已擱在他的脖頸上，這大包頭兩腿一軟，「咕咚」一聲跪在地下，口裡哀求着說：「好漢饒命……我服了。」

張興隆衝着他們這伙人說：「你們大家看見了，他很不夠人樣，想偸打，太不光采了，你們要是歡喜動傢伙，就明着來好了。」

說着把手裡的鬼頭刀，像捏火柴梗似的，都斷成碎片。

張興隆又接着說：「你們大家看到了吧！想打架的就過來，我奉陪……但話又要說回來，我們大家無怨無仇，所以我今天就放了你們，回家去吃安穩飯吧！」

又轉過頭來對着大包頭說：「衝你今天這個陰謀鬼計，我想在你臉上留個記號。」

這大包頭跪在地下求饒說：「好漢，我今後再不敢冒犯你了，碼頭全交給你了。」

張興隆說：「好！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講話算數，今後這碼頭上的事全由我管了，你認爲不服，可以找我張興隆，我天天在這裡等着。」

這大包頭說：「不敢，不敢了。」

張興隆說：「好吧！我們是不打不相識，我就不難爲你了，你帶人走吧！」

這大包頭從地上爬了起來，灰溜溜地帶着這伙人往回走去，一路上，這伙人議論着這個江北人，還是夠朋友，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不然我們都不是對手，要吃生活。在衆多的議論聲中，顯得對張興隆佩服、感激。他們一路敘說着，向提籃橋方向無精打采地走去。

＊　＊　＊

這裡的工友們都高興得跳了起來，異口同聲地叫着：「三爺好！三爺好！」

趕走了包頭，那個二包頭就不復存在，倉庫裡的主管先生，目睹這裡發生的一切，現在的事態已定局，大包頭敗了陣，甩手走了人，這裡的事要有人接手，就急匆匆地上前來懇求着張興隆說：「張三爺！今天的貨要趕緊搬運。」

張興隆說：「請你叫日本商行大板來和我面談，講妥了價碼就搬運，講不了就不搬。」

倉庫主管說：「一切好商量，搬好了再談吧！」

張興隆說：「不行，不談我們就不搬，弟兄們走……」

這個倉庫主管氣急敗壞地說：「好！好！我騎馬去找日本大板，你們等，我馬上就來。」說罷扭身就走……

約過了半個時辰，來了六匹快馬，倉庫主管帶着日本大板和四個日本武士，其中一個是空手道、柔道九段高手，拳脚厲害，打遍半個日本無敵手，其餘三個武士，也是日本的空手道、柔道六段以上的好手，由虹口柔道館裡把他們請來的。

碼頭上的工友們等人心焦，大家都東一堆、西一堆的談論着，說笑着，現在一看來了六匹快馬，大家都拿出精神，站齊隊伍，九個弟兄擁着張興隆在隊伍最前面。

前面六個人下了馬，馬匹由倉庫裡的管事牽過一旁，四個日本武士殺氣騰騰，擁着一個矮胖，留着仁丹胡子的日本大板來至近前，對視了良久，還是日本大板先開口說：「你的包二頭的幹活？」

張興隆說：「搬運的幹活，我的負責。」

張興隆彬彬有禮地抱拳拱手說：「請教你的貴姓、大名？」

日本大板操着流利中國話回說：「我叫板田太郎。」

張興隆自我介紹說：「我叫張興隆，以後你們商行裡的貨物，搬運的幹活，都由我張興隆辦理，別人不行。」

板田太郎瞇着眼說：「喲西、喲西，不過人家說你厲害，我今天要看看你的厲害，再決定你來做搬運的幹活。」

張興隆笑哈哈地說：「搬運的幹活，我說了算，我說不搬，大家不搬，我說搬，大家就搬，用不着你來決定我的幹活，今天和你見面，是告訴你一下，這個搬運的活由我張興隆說了算，錢交給我手下人就可以了。」

板田太郎說：「你的厲害，總要拿點出來給我看看。」

張興隆說：「你要怎樣看法？」

板田太郎說：「你敢和我手下的人比試，比試武力嗎？」

張興隆問：「我比贏了這活由我們幹？」

板田太郎說：「當然、當然。」

張興隆說：「你當然，我還不肯當然，我運價要比現在的提高一半。」

板田太郎心想：你這個小個頭的青年，和我帶來的四個武士比，任何一個人都比你長得高大粗壯有力，有句俗語：「身大力不虧……」保証可以勝過你，再說四武士不論對劍道、柔道、空手道都是在日本久享盛名的高手，尤其是其中的姿五夜郎，憑他的功力，曾打遍半個日本無敵手，和你這小個子張興隆動手，肯定你張興隆要栽觔斗的。就與奮地大聲說道：「你贏了我的人，我的運價比現在的提高一倍，不是一半，就是再翻一番，如果你輸了，你們的貨要按時搬好，運費的沒有，白幹，行嗎？」

張興隆說：「你說話可算數？」

郎學着中國的論語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張興隆說：「好！我們擊一下掌，不許賴的。」

板田太郎瞇着狡猾的眼，得意地笑着伸出手來，和張興隆「啪」地一下擊了掌說：「喲西，算數。」

張興隆把馬褂長衫脫了，小辮子纏在頭上，往中間一站，笑吟吟地說：「你們一個一個來，還是四個一同來？」

姿五夜郎一看這架勢，先跳了出來說：「我們一對一公平決鬥。」

張興隆說：「我們大家是無怨無仇的，不要傷了和氣，點到爲止好嗎？」

姿五夜郎也不回答，猛地一下就竄上來，右手在上，對着張興隆的面門，使的是空手道的「劈板掌」，左手在下，對着張興隆的腰帶，使的是柔道的絆子，搶中心帶的把，兩手上下同時而來，說時遲，那時快，張興隆來了一個「靈蛇纏樹」，把他左右的兩個手腕的「內關」穴拿住，姿五夜郎頓時周身痲木，口也不能開。

張興隆兩腕朝上一用力，他兩脚離了地，張興隆又在原地轉了兩個圓圈，似風車轉動，突然一個脫手，把姿五夜郎向天上抛去，像放風箏似的，大家都仰起脖子看，看得日本人都傻了眼，大約有三丈多高，待快要落地時，張興隆向上一跳，把姿五夜郎的衣領和腰帶抓住，推向板田太郎眼前，把他輕輕放下，又在他肩上輕輕一拍，他才能開口，只覺得混身酥軟無力。

張興隆笑吟吟地對板田太郎說：「大家朋友，點到爲止，再換一位比吧！」

但板田太郎還沒有看清楚剛才究竟是怎麽回事？人就被送到面前了。

板田太郎對另三個日本武士看了看說：「你們三位怎麽樣？」

這三位日本武士也搞不懂是怎麽回事，姿五夜郎就上了天，實在太快了。

其中一個礙於情面，盡管自己比起姿五夜郎的武功差，但在這衆多的人們面前，也只得硬着頭皮去應付一下，所以他也不打招呼，忽地向張興隆撲來，雙手在前，十指堅硬如鷹爪，如果觸在人的胸肋上，肋骨就斷，抓住皮肉，皮肉就破，對着張興隆撲來。

張興隆一跨步，兩腿一轉，一個「蟠龍盤樹」，人在他的身後，用兩手掌，手指朝前，插進他的後腋下，並點上「極泉」穴，兩手掌夾住他的身體往前推送，他一點沒有反抗能力，直至在板田太郎面前站定。

另外兩個看在眼裡，怕在心裡，因爲空手道高手姿五夜郎都不是對手，自己肯定不行，但在這麽多人面前又怕丟面子，不和對方交下手又是下不了台，當時就拖着另一個，兩人一同上，俗云：「雙拳難抵四手」，所以兩人商量後，就同時一竄而上，分左右兩邊夾攻，兩個人的嘴裡還「哇、哇」地叫着，採用的是所謂「先聲奪人」法，用聲音氣勢來鎮住對方的精神，對着張興隆的左耳，來了一招「迎風劈板掌」，另一個是身子往下一蹲，在張興隆的右邊來了一個「玉帶圍腰」。

張興隆站着，紋風不動，待左耳一掌帶着「呼」的風聲來到耳邊時，張興隆不慌不忙，一抬左手，迎在來人臂膊關節「少海」穴處一點，來者之手無法動彈了，右側抱腰的這個也同時到了，張興隆因爲個子不高，所以把身子向上一縱，如離弦之箭的快捷，使身體超過來者的身高，背靠背地落在來者的身後，待身體尚未落地時，右手掌，「啪」一下，右手向身後輕輕地拍在來者的頭頂「百會」穴上，這位也就不能動彈了。

張興隆一個向後轉身，來了一個「老鷹抓小鷄」，一手一個，帶到板田太郎面前說：「不打不相識，以後大家是朋友，我們是爲了生活，你們是爲了賺錢，各取其道，所以你的人我一個也沒有傷他，完好地交與你，你板田先生說話算數？」

說罷又在這三個人的肩上各拍了一下，三個人都能動彈了。他們心裡是吃了螢火虫，明明白白的。

這個姿五夜郎從沒有遇到這樣的對手，可以把自己拋在半空，自己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並且他手下留情，使自己一點沒有受到傷害，這下他是徹底的服了。由於感動，他深深地向張興隆一鞠躬，身子就躬在那裡不動，嘴裡說着：「朋友你的好功夫，我的服了。」

另外三個也是一躬到地，對着張興隆躬着說：「我們的服了……」

張興隆拱手抱拳笑吟吟地回道：「各位朋友，先前我已說過，我們是比武交朋友，點到爲止，彼此無寃無仇，不傷和氣，板田先生你說是嗎？」

這個板田太郎也是口服心服，連聲說：「張先生你好功夫，夠朋友義氣，我說話的算數，運費加倍，今後我商行的進出貨物，都由你張先生的包了。」

張興隆回過身來對衆弟兄說：「弟兄們幹活吧！今天板田先生答應加倍運費……」

這下衆工友都擧着扛棒、擧着雙手歡跳了起來，嘴裡叫着：「噢，噢，好，好！」歡叫着，扛棉花包下駁船……

張興隆和九個弟兄，一同陪板田太郎他們去辦公室，辦了運價手續，板田也交代倉庫商行裡的主管人員，上下碼頭，進出倉庫的搬運業務，全由張興隆先生包了，這次運費，加倍照付，都一一交代了……

板田太郎自接觸了這個張興隆後，從心底裡喜歡了他，因爲他和善、文雅、彬彬有禮，沒有武夫的粗魯驕橫，但武夫之流又都不是他的對手，看了他的厲害功夫後，就更加喜歡他，當即寫下家庭地址，請他日後有空來虹口家裡作客，態度是這樣眞誠。

大家在和諧友好的氣氛中分手，他們五個人施的是日本式的鞠躬禮，這裡十個人行的是拱手抱拳禮，大家一一告別。

寫到這裡，有人要問，張興隆打架沒有招數，都是手到擒來，不管你甚麽南拳、北腿、空手道、太極、八卦、形意、柔道、蒙古摔跤！一交手，就見分曉，總是他佔上風，是不是因爲他的拳術好？所以能勝人一籌。非也，凡是拳、腿、跤、道都是功夫，祇在於功法的深淺，運用和理解，平時人們常說：「手快的打手慢的，功夫深的打功夫淺的，力氣大的打力氣小的。」

比如有些人會各種拳法，可以上台表演，但他在與人交手實戰的應用上，就不如上台表演那樣好看自如。

過去據說有一位郭先生，最初

學拳時，就會左右上步，左右直拳，每天要練萬遍以上，重復這單一動作，鍥而不捨地練習，如果說上台表演，就沒有甚麽特好看的架式，但有實用價值，數年後，他就憑這一簡單的上步左右直拳動作，打了半個天下……

俗云：「千招會，不如一招熟」。熟能生巧，巧能克力。拳打萬遍自會通，他每天打拳萬遍以上，每天都練，幾年下來，可想而知他功夫的深度了。

本書開頭介紹了張興隆，是在碧雲觀跟北七眞邱祖門下第九代傳人，素玄大師學的「無門心法」，實際應該是有門的，因爲道家對無是有獨特的認識，如一座大房子，有大牆壁、大柱子，這僅是有。而沒有房子的空間，却能包容這座大房子，所以「無」是至深、博大的，包容一切的「有」。

「無門心法」，其一是身法輕捷，招法快速，達到心裡想打那裡就打那裡，用心裡的思想爲動作，頭腦的念頭比閃電還快，所以人的思想快捷，要比人爲的動作快得多了；其二是力氣的增加，要超過平常人二十倍以上，根據現代的常規眼光來看，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這個竅門在於練氣功，練素玄大師傳授的氣功，這種氣功不同於蛤蟆功的吐氣、納氣、噴氣、聚氣、行氣的大吐納的功法，具體表現在雜技節目裡，有碎開石板、汽車過人、頭頂碎磚等花樣。

張興隆練的氣，充滿於宇宙之間，是宇宙之間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陰陽二氣，氣能聚散變化，氣能構成自然萬物，萬物有生死變化，而氣則不會因之增加或減少，它聚則成形，散則歸於宇宙，所以說，氣只有聚散，而沒有生滅，不論氣聚、氣散，元氣是永恆的。

古云：「虛空者，氣之量，氣瀰漫天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靈空而不見氣，凡靈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

這裡稱靈空即氣，有形之物是氣構成的，如精於氣功之道的人們，都知道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虛無的道理。

在我們現實生活中，運用着「虛無」，「虛無」的反面就是「實有」，像電力一樣，看似虛無，但它可以產生實質的力量，它可以推動火車飛奔，啟動萬噸輪船航行，但不能忽略電力是由陰陽兩根線組成的……

再說張興隆，究竟這功法怎麽練就的？因爲過去是師父口傳身授，點悟秘傳，所以能知道這方法的也祇是少數人而已！因爲他們學來不易，所以抱着若傳非其人，寧可失傳，不可誤傳的想法，延傳至今，能在紙上談兵的也祇是傳聞而已……

張興隆不單單是採天地、日月、陰陽兩氣來補充自身，還在於如何變化氣的質地，因爲宇宙賦於人的氣質是絕對公平的，不會有厚薄之分。張興隆承素玄大師傳授的氣功練習方法；納氣是鼻吸，吐氣是鼻呼，卷舌抵住喉嚨，使氣由鼻孔吸入至口腔裡，淨化之後，再由喉嚨吸入肺腔，經轉化篩淨，把具有生命物質的東西留存在丹田，不需要的再經腹腔，經胸腔，經上呼吸道，經口腔、鼻孔排出。如此反復循環，吐故納新，把凝聚在丹田內的眞氣，再轉化成精、氣、神，成爲組成身體的力量，這樣可以超過自身體重的數十倍以上，一般人的力氣能超過自身體重三倍的也算是大力士了。

世界上的螞蟻，可以負荷超過自身體重數十倍的力量，堪稱世界大力士了。這好比張興隆是一個十八歲的壯小伙子，並且還有一身超過常人的力氣，這些和他動手的人，好似五、六歲的小孩子，動起手來就不用甚麽招數，抓住了就不能動彈了，再加抓的地方都是對準穴位下手的，所以就更加快速方便了。

一般技擊武打，如果你用直拳搗，我將以橫臂攔，兩手相交，謂之「交手」，除此手法外，當然在實戰交手中還有閃、展、騰、挪、拿、靠、避、讓等身法、步法。

凡是眞正的技擊動作，如果沒有禁止踢打部位的規則，兩人可以任意拳打脚踢任何致命部位，兩個人拚搏，最多不出二十回合，即可見分曉，誰勝、誰敗就可定局。絕不像電視劇裡表演的那樣，一個人在前胸「膻中」穴，被人打了一「頂心肘」，但他還可以精神抖擻地和別人打上數百回合，是這個人經得起「打」？還是打「頂心肘」的沒有力氣？說穿了，無非是看個熱鬧。

張興隆的武功，是內在的雄渾力量，和點穴的門道，由於抓力的透勁大，和穴位點的準確，故能使對方一旦點上穴後，感到混身痲木無力，無法動彈，甚至連口也開不了，所以看上去，沒有來來去去的回合較量。正像素玄大師對張興隆說的，練就了「無門心法」後，對手如蒿草一般，一路剷去，都倒下……歌曰：「無門心法傳家寶，千兩黃金買不到」。

所以張興隆與人打鬥，與武俠小說中寫的打了三百個回合，未分勝敗相比，顯得不夠鬧猛，因爲他是用內家拳，「無門心法」的心意拳。

* * *

今天是往常扛活的加倍工資。

張興隆把今天的收入，照淮安夏震江脚行的規矩，分成四、四、二，張興隆的脚行拿四成，工人拿四成，二成留爲工人的互助金，今天大家高興，張興隆在自己的袋裡先掏了錢，在定海橋堍德興館，擺上三十桌酒席，幫裡的弟兄們都來了，同時還請了漁市場碼頭、滙山碼頭的部份工友，也請了巡官李鳳吾，和他手下的弟兄，大約開了三百多人的筵席，好不熱鬧。

在席間，大家慶賀着三爺的功績和勝利，同時幫裡的各位弟兄，借此機會又宣傳了入幫有靠幫的好處，又串聯了還沒有入幫的弟兄來投帖拜幫。酒過三巡之後，張興隆站了起來對大家道：「我們碼頭上賣苦力扛活的弟兄們多數是江北來的，我們要把在上海賣苦力的弟兄都聯合起來，不受他們大包、二包的欺侮。首先我們大家要抱成團，合在一起，有難同當，有福同享，要爲江北人在上海爭一席地，爭一口氣，全靠大家力往一起使才能辦到……」

這些工友都拍手叫好，同聲叫着：「我們大伙都聽三爺的……」

入幫的弟兄，都高興能拜張三爺做靠山，就不怕被別人欺侮了。所以在這歡快的酒席以後，又有漁市場碼頭和滙山碼頭兩處，來了一百五十二人入幫，張興隆又第二次開香堂，收了門徒。

* * *

在當時的漁碼頭上，蘇北來的脚伕苦力，有時有活幹，有時人家不給你幹，被人罵「臭苦力」、「臭小工」。漁碼頭都是舟山漁場來的漁船，尖尖的船頭，兩面刻有魚眼睛，有二桅、三桅的風帆，是專門捕魚用的漁船，所以人們一看就知道是浙江來的捕魚船。

這裏碼頭不許停靠別的船隻，是浙江漁場用作漁船靠的專用碼頭。魚一上碼頭，就由牙行(中間商)賣給小販，日久天長，這裏就形成了上海最早的漁市場。

在鹹魚上市時，鹹魚起了艙，艙底留有鹽粒，蘇北來的苦力就下艙去扒鹽，魚從船艙起到甲板艙面，是由船工負責起運的，由艙面甲板過跳板上岸，是搬運工(碼頭苦力幹的)，應收運費。但漁船上的捕魚人，都是臂膊粗、身長力大的彪形大漢，這些活不用別人插手，喜歡自家全包到底，由船艙底直到岸上，艙底的鹽粒也不許工友下艙底扒，這樣碼頭上的苦力、工友就乾瞪眼，分文無收了，所以經常發生吵架。

現在漁碼頭上已有七十多人入了幫，拜了張興隆爲老頭子，徒弟們就把這事的前後，向張興隆稟述了一下……

張興隆和手下的九個徒弟商量了之後，決定先禮後兵，派人送信致市場的漁行老闆，說明我們搬運工的規定，如果不照我們的辦法搬運，就不許在這碼頭卸貨，限期一天答覆。

這魚市場都是寧波人，以定海人居多，當時這些漁行老闆，接到通知後也不以爲然，置之一邊，不作理睬。一天期限已過，沒有回音。

張興隆關照手下，叫大家把碼頭上的貨物，趕緊搬運好，抽了二百人，手執大刀、斧頭、扛棒、扁擔、長矛等武器，排着長隊，浩浩蕩蕩地開往漁市場碼頭。

張興隆站在隊伍最前頭，到漁市場碼頭，對着船上的人說：「叫你們老大出來講話，你們不答應我們的條件，我們就砍纜繩了。」

船上有幾個人，馬上去報告老大，船老大從船艙裏走出來說：「我們不管的，由上面分派的。」

這時市場裏的漁行老闆也來了，說：「有話好講，有事好商量。」

張興隆回答說：「通知發了三天，沒有答覆，還商量？你就說答應或不答應。我們工友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光棍不斷人財路。」

這老闆說：「我一個人答應，他們不答應也沒有用。」

張興隆說：「好吧！你們慢慢地去商量吧！現在砍纜繩。」又回過頭來，對着工友們說：「弟兄們！纜繩都給我砍斷。」

這一聲令下，「乒乒、乒乒」，一頓斧砍、刀劈，把二十幾條漁船的前、後纜繩都給砍斷了，每條船的外檔還靠着七、八條船，總共有一百多條船，像斷了綫的風箏，離開碼頭，往外隨着潮水飄去。

有些船上人趕緊抛錨，把船穩住，船上的人全部出動了，手忙脚亂地忙了一陣，終算把這一百多條大漁船穩住在江邊。

張興隆又說：「你們的船靠碼頭，我們就砍纜繩，不許卸貨，事情不解決，你們就別想靠碼頭……」

這下急壞了漁市場裏的老闆們，船上的貨下不來，小販等着要買買不到，時間長了魚會壞，這樣僵持下去怎麼辦？結果衆多老闆推舉一位姓朱的老闆，叫他去找本家爺叔朱寶山，他受衆老闆的委托，急匆匆地僱了一輛馬車，趕到爺叔家裏，正巧朱寶山在家，他就將碼頭上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

朱寶山聽了後說：「娘希匹，江北人介結棍？」

當時他就決定親自去漁市場碼

頭看一看，遂和他的侄子坐上馬車，順路來到外白渡橋下面的英國領事館，他和英國領事史萊克本是朋友，與他商量，借了四個紅頭阿三護駕，他四個人都生得人高馬大，像四大金剛，身上都佩有小手槍、警棍，可謂全副武裝，陪着朱寶山，同坐一輛馬車，快馬加鞭，不一會就來到了漁市場碼頭和張興隆見了面。

張興隆的服飾打扮，是年輕漂亮，衣料華貴，氣度非凡，文質彬彬，身後跟着九個弟兄，其他工友都站在遠遠的後邊，朱寶山身邊跟着他的本家侄子，和四個印度阿三，朱寶山對着跟前這個年輕人看了一看，心裏暗忖，這個年輕人身胚勿大，會有甚麼個本事？疑惑之際，張興隆上前一步，帶着微笑，衝着朱寶山雙手拱拳很有禮貌地問：「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朱寶山也客氣地回答說：「我叫朱寶山，你怎麼稱呼？」

張興隆回說：「在下張興隆，在這裏碼頭管理脚行苦力，我們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們船上的弟兄太賣力了，上下船的貨都一手包了，叫我們吃甚麼？爲此我們先禮後兵，先發信請你們考慮我們的要求，你們不理睬，我們再次請你們考慮我們的要求，你們還是不理，在這種情況下迫使我們傷了和氣，所以驚動了你朱先生的大駕到來，請你主持一下公道……」

朱寶山一聽，說話在理，就問：「別的碼頭是怎樣安排的？」

張興隆回說：「我們是內外一樣對待，日本三浦洋行板田太郎大板和我也是朋友，也是按照我的規矩辦事，船上的工友把魚起到艙面甲板，由我們過跳板上岸，進倉，上下船都是如此計算搬運費……」

朱寶山看着這文質彬彬的人，嘴巴蠻會講，想看看伊有多少本事？就故意板着臉說：「假如我不同意你的做法，你敢怎麼樣？」

張興隆說：「那就傷了和氣，我們會阻止你們船上的貨上岸，不使你的船靠岸，把你們泊在江心的船沉掉，你們傷了財，我們傷了神，這樣兩敗俱傷，也是你我都不願意做的事，朋友還是多一個好一個，朱先生你說對嗎？」

這一席話軟中帶硬，聽得朱寶山已經開始佩服，但還不停口，又說：「這裏是英租界，我可以叫他們把你抓起來，你怕不怕？」

張興隆哈哈大笑說：「你說要抓人，你們立刻就全被我們抓住，一個也動不了，但我們是往日無寃，近日無仇，是朋友又何必傷了和氣，你帶來的這四個紅頭阿三，還不夠我一個人一勺燴的。」

朱寶山好奇地問：「你一個人能打他們四個人？」

張興隆笑吟吟地說：「完全可以。」

朱寶山這下來了興趣，說：「你一個人能打他們四個人，我這裏碼頭的事全聽你的。」

張興隆說：「朱先生，你講話可算數？」

朱寶山說：「我來上海灘，凡是外頭跑的，甚麼人不曉得我朱寶山，我講句話如木板釘釘，牢了又牢。」

張興隆說：「朱先生我們擊掌爲憑。」

朱寶山說：「好。」兩人手掌相碰，「啪」地一聲，表示雙方不能食言，賴不得了。

這四個大似金剛的印度紅頭阿三，也是老上海，會講中國話，一聽要他們四個人和這一個比自己身材矮小的中國人比試武力，是四比一，心裏很高興，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也能把他摔死，何況他們四個人對一個，一定可以手到擒來，因爲他們當巡捕也學過格鬥捕人的技法，否則英國人也不會叫他們看家護院當巡捕了。所以沒有等朱寶山吩咐，他四個人就急不可耐地準備了起來。

張興隆又對朱寶山說：「朱先生你要我把他們放坐下？還是放趴下？還是放躺下？」

朱寶山一聽，呆呆地凝視着張興隆，心中暗想：好大的口氣，開口說：「好吧，就照你的有坐、有趴、有躺的。」

張興隆說：「那我就遵照朱先生的吩咐辦了。」

說罷，就從容地脫下長衫馬褂，露出裏邊的短打緊身紮束，把腰帶稍稍緊了緊，走下場來。

這邊朱寶山對着四個紅頭阿三說：「你們四個人打伊一個，打贏了有賞。」

四個紅頭阿三聽見有賞，心裏就更加高興了，齊口同聲地說：「篤定擺平伊，等一息獎金多賞點。」

四個紅頭阿三滿懷必勝的信念，下得場來，對張興隆來了一個前後、左右、四面包圍，一步一步湊上前來，把包圍圈縮小，待到近身時，突然向前一衝就四個人八隻手向他抓來，張興隆先對着面前這大個子一衝，實際是一個假動作，同時把左脚朝後一伸，就「颯」一下，已由後面這個人的腋下滑溜出來，站在後邊這大個子的身後，兩手在他肩上輕輕一搭，這大個子就「咕咚」一聲癱坐在地上，還乖乖地一動也不動；

張興隆向左邊的大個子一撲，來了一個「雙蛇出洞」，左右兩手一盤一繞像兩條蛇似的，直奔他的面

門，但右脚却向右上步，人往後邊的這個大個子一肩撞去，撞在他的肚子上，這個紅頭阿三已仰面朝天向後倒下，張興隆怕他後腦勺着地會腦震盪，用右手抓住他的左臂，輕輕地把他放下，這一抓，在他的穴上點了一下，他也就乖乖地不吭聲，仰面朝天躺在地下了；

張興隆趁自己矮身放下他的身體，又向上一縱，人像彈簧似地直射左邊這個大個子，身子在大個子右邊身後落定，同時右肘向後輕輕一頂，正好點在他右邊的「環跳」穴上，這大個子就像門板似地朝前趴下，張興隆又怕把他的鼻子給砸壞，故一個轉身，又在他的右膀子上提一下，再放下，他也同樣聽話，一點不動；

張興隆又像閃電似地，繞至前邊這個大個子眼前，並且還以這個大個子爲軸心，連繞了兩圈，因爲速度太快，這個大個子祇覺得眼前有人，但又沒有了，就在這眼花撩亂，一楞神的時候，忽覺右半個身子痳木了，同時又覺得天上的雲彩在脚下轉圈，實際是張興隆把他的右手「內關」穴抓住、右脚「三陰交」穴抓住，舉過頭頂甩圓圈，轉了兩下後，就來到朱寶山面前輕輕放下，又在大個子的肩上輕輕一拍，大個子紅頭阿三，好像喝醉老酒，有點東倒西歪。

另外三個坐着、趴着、躺着的，張興隆上前在每個人肩上拍了一下，把他們拉起來，送在朱寶山面前說：「朱先生，四個人不同的樣子你都看到了，我一個也沒有傷他，大家是朋友，友情爲重……」

朱寶山一看這年輕人的身手超乎常人，從心眼裏佩服張興隆，打人不傷人，留有餘地，爲人厚道，再說講話句句在理，沒有粗魯的語氣，對人有禮貌，相貌也生得忠厚老實，這個朋友可以交，所以笑呵呵地說：「張先生，你的功夫我服了。這漁市場的碼頭，上下搬運，今後統由你張先生說了算……」

張興隆也笑吟吟地衝着朱寶山拱手抱拳說：「謝謝朱先生主持公道……」

朱寶山也高興地說：「好說，好說，我們以後是朋友，你有事來找我好了，上海灘，我朱寶山還是兜得轉的，儂有空到我屋裏來白相。」表示了眞誠的友情……

這次江浦路漁市場碼頭的歸屬問題，由定海大亨朱寶山和江北大俠張興隆兩人拍板定局，漁市場碼頭，今後上下搬運的規則，都由張興隆統一制定，照章辦事，又委派了手下兩名得力的徒弟坐鎭這裏。打這以後，江浦路漁市場碼頭的上下搬運，井井有條，走上張興隆規定的統一管理的軌道。

＊　＊　＊

船上凡是運鹹魚的，艙底鹽粒都由脚伕、苦力工友們下去扒鹽（無償的），少則數十斤，多則幾百斤，一條船如此，十條船、百條船的數量就多了，因醃鹹魚的鹽都是浙江來的，稱爲姚鹽，在當時吳淞口碼頭上，有北洋漁船靠岸，有北洋黃花魚，醃黃花魚的鹽粒稱爲淮鹽，因爲沒有像張興隆這樣，能爲苦力工友辦事的幫會組織作靠山，祇是三三、兩兩的人去船上扒鹽，有時船上不讓扒，還要挨揍，爲此蘇北的網船幫，在吳淞沒有活幹的時候，也都紛紛趕往上海來了，所以在上海黃浦江上，不斷增添溝通浦東、浦西的擺渡筏子，逐漸代替了本地人的頭尖、尾翹的小舢舨。

小筏子在黃浦江裏，浦東、浦西載客擺渡，賺不了多少錢，就想法子撈水貨，如用繩索爬鈎，把掉到江底的東西鈎起來，但事實上也沒有這許多東西可以撈，網魚吧，在黃浦江也網不到甚麼魚，乾脆有些人就幹起了「水老鼠」的活兒。

幹「水老鼠」也不那麼簡單，要有一身過硬的水裏功夫，方能在這水裏掏食。當時在吳淞港，有一條蘇北來的網漁船，船上父子兩個，靠打漁爲生，兒子王德金，自小在船上用繩子吊着，一旦落水不致淹死，就這樣在船上，水裏長大，待長大一些之後，就不用繩子吊着了，他自個兒在水裏翻上翻下，推着船兒走，到十六歲時，練就了一身超過平常人的好水性。

有天在鎭上，米店裏的小開，和幾個吃飽了沒事幹的紈袴子弟，打賭誰能在吳淞大橋上面跳下水，悶在水裏，岸上人拍三百下巴掌，頭不露出水面，獎五斗大米。這個小伙子王德金，因爲是經常餓肚子的，聽說有五斗大米，可以吃飽肚子，就高興地自告奮勇，應承了這件事，這一下轟動游手好閑的、好奇看熱鬧的人們跟着一大羣，擁着王德金，來到吳淞口大橋上。

王德金把破褂子脫下，交給同鄉大章子，赤膊、短褲頭，鞋子也不用脫了，本來就是打赤脚的，把一條髒得發黑的棉紗織就的破毛巾摺了兩摺，咬在嘴裏，人坐在橋欄杆上，看淸橋洞裏沒有來往的船隻，兩腿雙盤膝，臉朝大家，人朝後一仰，頭向下，倒栽葱地下了吳淞大橋，好一會才聽到「噗通」一聲，因爲橋太高。人到了水裏，濺起了一圈浪花，人就不見了。

岸上圍觀的人羣都睜着好奇的眼神，凝視着水面，這時正値中午時分，在漲潮，水流很快，水面上漂浮的柴草、垃圾，急急地打着轉轉，快速地向港裏漂去。今天是大潮，水流很急。岸上的人羣祇看到

很混濁土黃的潮水向港裏湧去，就是看不到人的影子，時間一長，心裏也急了，有的人猜，可能今天要出人命，大家隨着水流方向找去，約在一百公尺處，有人大叫着：「出來了……出來了……」

一大羣人趕緊向前跑去，祇見盤着的兩條腿和兩隻脚露出水面，頭在下面，隨着潮水向港內快速漂去……

有些好心人，擔心着水裏的小青年大概沒有氣了，這個米店小開，三百下巴掌也老早拍完了，水下的人還是沒有露出頭來，岸上的人羣，爲了看個究竟，大家好奇地跟着往港裏走去，一直走了三里多路，祇見水面上盤着的兩條腿轉了一圈，隨後往下一沉，人不見了，再看水面上，忽地一下，一個黑黑的頭髮冒出來了，隨着整個上半身都露出水面，踩着水來至岸邊，上得岸來，把口裏的毛巾拿出扭乾，把臉上身上的水珠都揩擦乾了，迎着中午的太陽，整個身子的皮膚都是黑黝黝地發亮，呈現少年男兒健美的修長身材。

這個米店小開是心服口服，賠了五斗大米，岸上圍觀的人都拍手叫好，從此王德金的名聲在吳淞鎭大震。他父子兩個，仍舊整天在江上打漁、糊口，但遇到了刮風下雨，連下幾天雨，就無米下鍋了。

聽人說，上海黃浦江的日子比吳淞好混，他父子兩個就划着「筏子」來到上海黃浦江，在黃浦江邊憑着自己的水性過硬，做起了「水老鼠」的活兒，和他父親兩人划着小筏子，在黃浦江上巡視，看準了大輪船在江心拋浮筒，外檔落駁，一排排木船都平靠在大輪船邊上，由大輪船的「吊關」（起重機）吊下，一捆捆的米包子，放在木駁船上，他父子倆看好潮水的漲落，流向，把筏子停在遠離大輪船五百公尺開外的下流水域，筏子無法拋錨，他父親用槳不緊不慢地划着，使筏子不前不後地原地蕩弋着，王德金從船頭看準大輪船和平行靠着的木駁船的方向，一個猛扎鑽入水中，不一會，就在木駁船的船舷邊上露出了頭，雙手抓住船舷邊上的球形靠幫棕纜繩（保護木船相互擠靠的控制墊子），向上探出頭來，看一看四面有沒有人，再用兩手掌一撐，上身全部露出水面，把二百斤米包的兩個角，用手掌朝裏一抓，兩脚由船幫邊，滑膩膩長滿靑苔的木船邊沿，爬上船邊，兩脚掌踩住乾鬆的木船邊，才用得上力，兩脚一屈，用力一蹬，兩手拖着米包，仰頭朝後向下一帶勁，就叫「咕咚」一聲，米包子少了一包，但也不見人影。

王德金在水裏，拖着二百斤重的米包，一個猛子順着水流就像箭一樣鑽到五百公尺外的小筏子邊上，頭鑽出水面，用手把臉上的水珠一抹，把瞇住眼睛的水珠抹掉，另一手提住二百斤的米包子，米包子在水裏份量很輕，把米包的兩頭交與他父親在船上拖着，自己在水裏用力托着米包翻進船艙，這樣一個晚上可以弄上二、三包米。

有時駁船裝面粉，一次可以拖上兩包，儘管外皮有點潮濕，裏面的面粉還是乾的，做一個晚上，可以吃上十天、半月的。

王德金在天寒地凍時節，人們放鬆警惕，如有船卸貨，他從不放過，爲了抵禦刺骨寒冷，他就飲用大量的高粱酒來禦寒暖身，天長日久，再加他潛水時眼睛受黃浦江水的侵蝕，他兩隻眼睛總是紅紅的，佈滿血絲胬肉，同時也養成了每天飲酒的嗜好。又因生活沒有很好的安排，平時多來多用，少來少花，不來就揭不開鍋，造成前吃後空，寅吃卯糧，生活拮据，如果碰上水巡隊，就倒霉了，綁在柱子上吊起來打，一打就是半死，在家裏非得躺上十天半月的不能動彈。

這天王德金陣上失風，被水巡隊逮住了，是人贓俱獲，如果要在水上逮他一個人是不可能的，他祇要往水中一跳就找不到了。因爲筏子上划槳的是他父親，所以他自己去頂了。

水巡警隊的三個巡警，在熱鬧的隆昌路碼頭上，把王德金的衣服扒了，並在樹上吊了起來，預備用鞭子抽打，這個消息一傳開，看的人都圍了上來，這事也馬上傳到了張興隆的耳裏，他問明了情況後，覺得這年輕人爲了討生活，要遭這痛苦的鞭韃，實是可憐。張興隆是最看不得別人受苦，把一個完整的人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更是不忍看，所以他緊跟着跑去。

祇見三個水巡警正在往樹上吊人，其中一人捲着袖子，手握皮鞭，對着卸光身子的年輕人，準備下手抽打。

張興隆趕緊上前一步說：「兄弟，請慢動手……」

這個水巡警，用左手把大蓋帽往頭上一推，斜着眼睛，上上下下地看着張興隆，打量了一會，輕蔑地撇着嘴說：「你是幹甚麼的？」

張興隆說：「在下叫張興隆，請賣個面子，放了他吧！我們交個朋友……」

這個水巡警眼睛一瞪說：「你是甚麼東西？賣你面子？」

邊上的衆多弟兄也都火了，都齊口同聲地說：「他是我們的師爺、張三爺。你小子講話留點神，當心閃了你的舌頭，不然我們對你不客氣。」

這個水巡警一轉身，對着衆人說：「老子辦的是公事，不管你們四爺、五爺的。」

當時在場的就是三個巡警，每個人身上都背着一根長槍，覺得有了槍杆子就甚麼都不怕了，所以出言吐語自以爲是，目空一切，在場的弟兄們，把他們三個夾一個、三個夾一個……包圍住，祇要張興隆一發話就動手。

張興隆說：「今天在我的碼頭上，不許有綁人吊打的事發生，我好話對你講，你聽不懂，看來你是來找麻煩的，那我就成全了你，現在我喊一、二、三，你就得放人，不然我就對你不客氣。」

這個水巡警一臉橫肉，人高馬大的，全不把張興隆放在眼裏，說：「你喊到一百、二百我也不放人。」

張興隆一聽，知道這個巡警絕非善類，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左手上前來了一個「五把鉗」，抓住他的右肩往下一壓，就像壓上了千斤重擔，他兩腿一軟就下跪，又往上一提，他人又站直了，可是右半身已是麻木不仁了。

張興隆喝問：「放與不放？」

他口還能開得，急急巴巴地說：「放……放人，放人。」

張興隆左手又稍一用勁，他又混身酥麻，開口不得，動彈不了。

另外兩個水巡警想拿長槍，預備幫忙，旁邊的工友是三個人對一個，六個人對兩個，左右手被工友抓住，後面的拉住他的衣領朝後，喉嚨透不了氣，兩個人都無法動彈，其他的工友們上前，把捆綁王德金的繩子解開放下。

正在這時，碼頭上的巡官李鳳吾來了，一看這架勢馬上過來，先對張興隆點頭哈腰，打着哈哈，笑着說：「三爺您老好！這些事都是誤會，水巡隊的弟兄，對我們碼頭上的事不熟悉，看在我面上，放了他算了……」

張興隆對着這個水巡警頭頂「百會」穴一拍說：「今天看在李巡官的份上，下次你們再敢在碼頭上吊人拷打，我就對你不客氣，你不服來找我張興隆好了，我天天在此恭候。」

當時三對一的另兩個巡警也被放了。這個水巡警混身像散了架似的疲軟無力，看見李巡官對他還要陪笑臉，說好話，知道今天遇到的不是一般人，一定有來頭，祇得答應着說：「三爺，大人不計小人過，我們下次不敢了……」

張興隆說：「算了，大家是不打不相識，抬頭不見，低頭見，今後大家是朋友，以後有甚麼事需要我張興隆辦的，一定辦到，好了，今天大家請回吧！」

這三個水巡警灰溜溜地由李巡官陪着送走了，一路李巡官對他們三個進行了義務宣傳，把張興隆說神了，特別是他的槍法，連日本商行大板，板田太郎也和他交了朋友；上海寧波大亨朱寶山也和他交了朋友；他是清幫大字輩的祖爺，身份高，交際廣，武功好，又仗義，人厚道，一般出手不肯傷人……」

（未完・六）

環球出版社
新書介紹

鳳棲梧桐

西門丁 著

江湖上有「小刀王」盛譽的葉桐與華山派弟子何小鳳深深相愛，準備雙宿雙棲。這本是平常事，但却引起衆多白道中人的反對及干預，究竟是何緣故？最後「鳳棲梧桐」的願望能否實現呢？

每本HK＄30
武俠小說
鳳棲梧桐
西門丁 著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上文提要： 風雪人在包勝欲暗襲卓蓋天之際重擊他一拳，救了卓蓋天，包勝因此暴露了魔敎徒身份，與風雪人比劍亦敗了，只好跟着不苦大師去普渡衆生……包勝一走，地寇堂一衆叛將羣龍無首，此際地寇堂的副堂主單開生帶着魔敎九個黑衣人出現了……邵逍遙走火入魔，只好到紫石鎭西北二百里外的小石鎭找梁家三兄弟……

憂心如焚酒澆愁　幸遇醉俠施援手

邵逍遙施用內力，爲彭怒糾正內心煩雜的思緒。

然而，彭怒體內的氣勁，卻逆轉過來，反襲入邵逍遙體內。

本來，以邵逍遙的修爲，這一點點氣勁，是絕對傷不了他的。

可是，就在這關鍵時候，偏偏又出現了另一個「罪魁禍首」。

那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頭大白猿。

那一頭大白猿，久居此荒嶺中，驟然看見這兩個陌生人，不禁怒氣徒生，上前怒襲。

大白猿是畜牲。

畜牲者，不通人性之物也。

若在此時，便是有一百頭大白猿同時出現，也是決計傷害不了邵逍遙的。

可是，那大白猿偏偏在這要命的時候殺將出來！

那大白猿牙尖利爪，要是不理會，隨時會被牠整個人撕裂開來。

邵逍遙無法可想，只得分神出手，以單掌力拚大白猿。

那大白猿天賦異稟，居然在邵逍遙連番重擊之下，仍能苦戰。

邵逍遙前後總共用了七八十招，才能把大白猿擊退！

雖然，大白猿被擊退了，但邵逍遙卻也因此而走火入魔，情況堪虞！

到最後，邵逍遙和彭怒來到了小石鎭。

＊　＊　＊

邵逍遙在床上盤膝而坐，但他並沒有運勁療傷。

他不是不想運勁療傷，而是他走火入魔，情況相當不妙，要是繼續强行運勁，恐怕不到三個時辰，就得全身肌膚迸裂而死！

邵逍遙並不怕死，但卻不想莫名其妙地枉死。

彭怒在旁，很想幫助邵逍遙渡過難關，但卻無法可施。

他只好乾着急。

就在他急如鍋上螞蟻之際，忽然有人敲門。

彭怒開門，立刻就看見一張愁眉不展的臉孔。

梁一魁。

＊　＊　＊

「邵老前輩怎樣了？」

「還是那副樣子。」

「唉！都是咱們沒本事！」

「但總得想想辦法！」

「已在想辦法。」

「這附近有好的大夫嗎？」

「這附近最好的大夫，也許便是梁某。」

「眞的？」

「但梁某在武林中，只是第八流的大夫。」

「你總有辦法的，對不？」

「不對！完全不對！」梁一魁又

長長的嘆一口氣：「梁某人若有辦法，也不會苦着臉一籌莫展地在嘆氣！」

「這……便如何是好！」

「但你儘管放心，梁某雖然道行有限，但決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此事非同小可，還望梁大俠多費心則個！」

「這個自然！這個自然！」梁一魁仍然是苦着臉。

* * *

離開西廂客房，梁一魁一臉沉重之色。

他忽然想喝酒。

他並不是個酒徒。

他甚至根本不喜歡喝酒。

有人說：「酒乃穿腸毒藥。」

也有人說：「酒乃百藥之長。」

但無論人們怎樣說，他還是絕少喝酒。

除非是迫不得已。

又除非是他忽然發了瘋。

爲了邵逍遙走火入魔的事，他感到自己似乎快要瘋了！

俗語有云：「人不可以貌相。」要體會這一句話，必須從多方面來探討。

若以相格而言，梁一魁可說是差勁之至的。

他看來半點也不老實。

單是看他那一雙細小而精光閃閃的眼睛，就使人感到他十分狡猾，絕不可靠。

但事實上，他並不狡猾。

他是個老實人。

一個比起許多外表看來非常老實的人更加老實千百倍的老實人。

無論是誰，能交上他這種朋友，都是莫大的福氣。

* * *

梁門一族，沒有一個是好酒之徒。

但在梁家巨宅，卻藏有不少陳年佳釀。

而且佳釀一年比一年更多。

何解？

道理簡單極了。

因爲梁氏三兄弟，沒有一個是嗜酒之徒，但卻每年都有鄉紳父老，各地前來拜訪的親朋戚友……

於是，每年都有不少佳釀送到此地，被收藏下來。

送酒的人多，喝酒的人卻少。

於是，在地牢酒窖內，佳釀堆積如山。

梁一魁甚少到這地牢。

他不喜歡喝酒，甚至不喜歡酒的氣味。

但這時候，他卻獨自來到地牢酒窖，把一罈竹葉青打開。

酒香凜冽，香氣襲人肺腑。

要是好酒之徒，定必大讚一聲：「好酒！」

但梁一魁卻是愁眉苦臉的，一口一口的喝！

他不喜歡喝酒，並不等於他沒有酒量。

通常，喜歡喝酒之人，酒量必然不差。

但那也並不盡然。

有些酒徒，很喜歡喝酒，但卻偏偏酒量差勁之至，於是乎，此輩中人，定必晚晚喝得酩酊大醉。

但有些不喜歡喝酒之人，偏偏天生海量，就算喝很多很多酒，依然四平八穩，頭腦清醒。

梁一魁便是屬於後者。

他喝了一罈竹葉青。

以平常人而言，喝半罈竹葉青還能清醒不醉者，已是百中無一。

但梁一魁喝了整整一罈，卻是若無其事。

只是，他並不喜歡喝酒。

他忽然跑到地牢找酒喝，只是因爲心情煩悶，意欲借酒消愁。

然而，酒入愁腸愁更愁。

除非是喝得酩酊大醉，醉得一塌糊塗，也許還可以因酒醉而痲木，暫且忘卻煩憂。

但他偏偏天生海量，一罈竹葉青佳釀，仍然未能使他醉倒。

他只是感到身子有點發熱，如此而已。

正當他要打開另一罈酒泥封之際，忽聽有人笑道：「不懂喝酒，偏偏喝酒，可笑！可笑！」

酒窖中居然有人！

* * *

在一大堆酒罈背後，躺臥着一條大漢。

眞是好一條大漢！

簡直可以說是大漢中的大漢！

他最少身長九尺！

「你是甚麼人？」梁一魁愕然地盯着這大漢。

大漢咧嘴一笑：「我只不過是途經小石鎮的一個過路人！」

「既是過路人，怎會在這酒窖內喝酒？」

「那是因爲小石鎮內，只有此地才有最好的酒，因此不請自來。」

「你要喝酒，那是不妨的。反正這裏美酒多的是，就算你喝它十年八載也喝不完！」

「你說得對！」

「唉，你自顧自喝吧，在下告退了！」

「嗯，且慢！」

「兄台有何指教？」

「我是偷酒賊，你怎麼如此故作大方？」

「故作大方？」

「你可是要出外找尋援手，一起來對付我這個偷酒賊？」

「唉！兄台未免是過慮了，別說你只是來喝幾罈酒，便是要取些

金銀使用，那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哼，說得好聽，心中打的卻不曉得是甚麼算盤！」大漢冷笑不迭。

「兄台要是不相信，在下也是無法可施的！」

「你暫且留下來，陪我再喝一兩罈酒，怎樣？」

「陪你喝酒？」

「我不配和你喝酒嗎？」

「不！我本來就是要喝點酒的……咳咳……」梁一魁咳嗽兩聲，又嘆了口氣：「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今朝有酒今朝醉也！」

* * *

「兄台怎樣稱呼？」

「無名無姓，只有一個不倫不類的外號。」

「可否賜告？」

「大醉俠。」大漢道。

「大醉俠？」梁一魁的瞳孔倏地睜大，「你就是曾經和少林寺八大神僧火併了三個時辰的大醉俠？」

大漢搖了搖頭，又揮了揮手，咕噥着說道：「已是十幾年前的舊事，休再提！」

梁一魁一呆，半晌才道：「難得大醉俠駕臨寒舍，眞是幸甚！」

大醉俠喝了一大口女兒紅，笑道：「我到府上是來偷酒喝的，你又何幸之有？」

梁一魁道：「兄台威震中原，能夠有緣與閣下共醉，更是幸事中的幸事！」

大醉俠又搖搖頭：「別再把我抬捧到半天上去，我消受不起。」

「兄台快人快語，喝酒更快。」

「喝酒不快，就不過癮」

「所言甚是！」

梁一魁皺了皺眉，也跟着他仰首大喝了幾口。

大醉俠盯着他的臉：「你的臉色不大好看！」

梁一魁道：「我是這樣的……喝酒越多，臉色越是青白。」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哦？」梁一魁又是爲之眉頭一皺：「不是這個意思，又是甚麼意思？」

大醉俠道：「瞧你的神情，似乎愁懷滿腔，內心很不愉快。」

梁一魁嘆道：「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唉……還是不要再說了，喝酒也罷！」

仰首又再大喝。

大醉俠哂然一笑：「你的酒量，似乎比我這個醉鬼還更厲害，眞是眞人不露相……只是，這酒窖中何以還有這許多陳年美酒？」

梁一魁道：「這十年來，今天是在下第一次喝酒！」

「有這等事？」大醉俠驚訝極了。

他怔怔地盯着梁一魁，彷彿盯着一個從來沒見過的怪物。

梁一魁苦笑道：「此乃事實，豈敢故意揑造胡言亂語。」

大醉俠道：「如此說來，你眞的是心中有事了？」

梁一魁嘆道：「又有誰人心中無事？」

大醉俠道：「我不請自來，又喝了府上不少陳年佳釀，正感無以爲報……」

「且慢！」

「哦？」

「你若還瞧得起梁某，就請不要把此事掛在嘴邊！」

「是，是，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唉……」梁一魁卻又在這時候嘆一口氣，欲言又止。

大醉俠倏地臉露不悅之色，冷然道：「原來說到底，你根本就瞧不起我這個不速之客！」

梁一魁一愕，道：「大醉俠何出此言？」

「常言有道：『飲君之酒，躭君之憂。』你有心事，你有疑難，卻不肯向我這個酒鬼說出眞相，分明是沒把我放在眼內，既然如此，告辭了！」

大醉俠忿然便要離去。

梁一魁忙道：「兄台慢走，小弟據實相告便是！」

* * *

梁一魁足足花了一頓飯時光，才把梁門與邵逍遙之間的淵源，及邵逍遙走火入魔之事一一細說出來。

大醉俠這才恍然。

「邵老前輩乃當今天下十大高手之一，甚至有人認爲，他是天下無敵的！」

「是否天下第一、天下無敵，那是很難說的，但若說他老人家乃天下十大高手之一，恐怕舉世之內，再也沒有人能否認。」

「只是，他年事已高，內力也許比從前更爲精純，但本身血氣，定然一年比一年遜色。」

「是否年紀越大，越是容易走火入魔？」梁一魁神情關注地問。

大醉俠又再搖搖頭：「非也，年少氣盛之輩，情緒不易集中，每每比年紀較大之人，更易在練功之際走火入魔。然而，邵老前輩此次走火入魔，情況定必與一般情況有異。」

梁一魁道：「邵老前輩到底爲何走火入魔，在下至今仍不大清楚，但照推想，也許和一個姓彭之人大有關連。」

「唔……要是你信得過我的話，可否讓我見一見那位號稱『酒帝』的邵逍遙邵老前輩？」

「這個不成問題！」

「嘿嘿……」大醉俠忽然冷笑一聲：「你未免是答應得太爽快了！」

梁一魁陡地一呆，道：「兄台何出此言？」

大醉俠冷冷一笑：「你我相識至今，還沒有一個時辰，又豈知我不會趁着這個機會，把邵逍遙一掌斃了？」

梁一魁又是一呆。

過了半晌，他才道：「兄台與邵老前輩無仇無怨，又豈會害他性命？」

「你又豈知道，我與邵逍遙之間，一定無仇無怨？」

「這個……咳咳……兄台說的甚是……但恐怕不會那麼凑巧吧？」

「嘿嘿！」大醉俠又是連聲冷笑：「江湖中人，江湖中事，往往就是這麼凑巧的，再說，縱使我與邵逍遙無仇無怨，但卻存心不良，要在此刻乘人之危，一舉將之殲殺，那又如何？」

梁一魁大惑不解，道：「兄台若與邵老前輩無仇無怨，又為何要殺他？」

大醉俠道：「你這個人果然老實得厲害！你可知天下間有多少跟邵逍遙無仇無怨之人，都想一舉擊殺他，以求揚名立萬？」

梁一魁這才恍然大悟。

但他立刻又連連搖頭，道：「不對，你說的不對！」

大醉俠冷笑：「又有甚麼不對了？」

梁一魁道：「若是在平時，有人跟邵老前輩單打獨鬥公平獲勝，自然是可以備受天下武林人士矚目而揚名立萬，但此刻邵老前輩不慎走火入魔身受重傷，要是有人在此刻乘人之危，將之擊殺，將來只會遭受天下人所咒罵，又何來光采？」

說到這裏，深感自己的見解非常正確，不禁眉宇間微露得意之色。

他是個不折不扣的老實人。

他在最飛揚跋扈的時候，其臉上的神情，也不過如此。

大醉俠卻不住的搖頭：「你這個人，也許是太老實，也許是太笨，但也許……」

「也許是喝醉了？」

「不管你是老實也好，笨也好，又抑或是喝醉了也好，總而言之，像你這種一成不變的人，實在不宜在江湖上走動。」

「咳……咳……」梁一魁苦笑了一下，「這個梁某倒是頗有自知之明，長久以來，在下的確甚少在江湖上走動，可不比我那二弟、三弟。」

過了片刻，他又接道：「但照在下愚見，縱使有卑鄙之徒，乘人之危而殺害了邵老前輩，此事一旦傳揚開去，對他自己也是毫無得益。」

大醉俠冷冷一笑：「何謂乘人之危？」

「邵老前輩走火入魔，身受重傷，要是有人在此刻對他不利，便是乘人之危。」

「但要是根本沒有人知道邵老前輩走火入魔，那又如何？」

「這……這……這個自有梁某等作證！」

「說得眞妙！難道你沒聽過『殺人滅口』這四個字？」

梁一魁聽到這裏，不禁「啊呀」一聲叫了起來。

大醉俠冷冷一笑：「只要把知道實情的人全都殺掉，然後把邵逍遙的腦袋一刀割了下來，用藥來製好，三年之內也不腐爛，如此這般，帶着這顆驚天動地的大好頭顱在武林中四處走動，恐怕不到兩個月，已可揚名立萬，威震武林！」

梁一魁更是聽出一身冷汗。

「不！不會有這種人吧？」

「天下間甚麼人都有，你怎曉得不會有這種人？」大醉俠冷冷一笑，「更說不定，我就是這一種人！」

梁一魁臉色灰白：「你……不要開這個玩笑！」

大醉俠「哼」一聲：「我只是在提醒閣下，凡事決不可掉以輕心！」

梁一魁咬了咬牙，忽然道：「你跟我來！」

大醉俠道：「你要怎樣了？」

梁一魁道：「你不是說過要見一見正在走火入魔的邵老前輩嗎？」

大醉俠道：「你不怕我會乘人之危，把邵逍遙一掌斃了？」

梁一魁想了一想，又再咬了咬牙，朗聲道：「我不相信你是那種人！」

「何以見得？」

「你若是眞的要謀害邵老前輩，就決不會這樣提點！」

「嘿嘿，你讀過孫子兵法沒有？」

「孫子兵法，自然是讀過不下千百遍，只是……不求甚解！」

「何以不求甚解？」

「梁某……本來就是愚魯之人……想那孫子兵法，是何等奧妙，梁某又豈能全然明白？」

「哈哈！你這個人，果然老實得可以！」

「你提起孫子兵法，又是何用意？」

「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那……那又如何？」

「誠然，我不斷在提點閣下，

但卻又豈知我並不是故弄玄虛，藉此博取你對我的信任？」

「唉……這……這個自然也是不無可能的，但大丈夫做人處世，又豈可畏首畏尾，凡事遲疑不決？」

「說得好！」大醉俠不禁拇指一豎。

梁一魁說：「這一次，無論你怎樣說，我也要賭一賭。」

「賭？」

「不錯，人生在世，誰不在賭？」

「你在賭什麼？」大醉俠哂然一笑，「你是在賭運氣？還是在賭自己的眼光？」

「兩樣都賭！」

「好！我算是佩服你啦！咱們走！」

* * *

來到西廂客房，只見彭怒正在以雙掌抵住邵逍遙的背門，顯然正在以內力輸入邵逍遙的體內，企圖力挽狂瀾。

邵逍遙仍然盤膝而坐。

他的一張臉，比先前更難看、更可怖。

看來彷佛已經是個死人。

梁一魁目睹此等境況，不禁驚惶失措，但卻又不敢發出任何叫聲來。

這境況，着實是兇險之極。

他只好低聲問大醉俠：「照你看，彭兄此舉……管用嗎？」

大醉俠道：「當然是管用……」

「眞的管用？」

「我還沒說完啦，我是說，當然是管用個屁！」

「那麼……怎麼辦？」

「最爽快的辦法，就是一掌先斃了這個姓彭的莽人。」

「不！他也是一番好意，再說，咱們也不能隨便枉殺無辜。」

「唉，早該料到，你會這樣說。」

「莫非是梁某說錯了？」

「不！你沒有錯，只是心腸太好！」

「這個……愧不敢當！」

「若是讚賞你別的，你也許眞的愧不敢當，但讚賞閣下心腸慈善，却是一定錯不了的！」

梁一魁不禁又是一陣苦笑。

大醉俠也不為已甚，忽然上前，疾點彭怒身上八九處穴道。

梁一魁一怔。

他在怔呆之餘，又是不禁為之吃了一驚。

彭怒正在以內力灌輸給邵逍遙，但大醉俠却在此際突然出手點他的穴道。

要是一個弄不好，也許會使彭怒，甚至是邵逍遙的傷勢更轉惡化。

但梁一魁沒有出聲，更沒有阻止。

* * *

彭怒穴道被點，動也不動。

但他本來就是動也不動。

「怎樣了？」梁一魁神情關注地問。

「情況果然大大不妙。」

「可有善法？」

「情況不妙，欲善難善。」

「莫非……眞的無法可想？」

「那倒不然，凡事事在人為耳。」

梁一魁聞言大喜：「如此說來，兄台已想到方法了？」

大醉俠道：「是不是管用，恐怕只有天曉得。」

梁一魁道：「但事已至此，好歹也得試試。」

大醉俠道：「這姓彭的只是被我點住幾處穴道，他是不碍事的，請你把他搬開。」

梁一魁瞧了彭怒一眼，只見彭怒的掌心，仍然抵在邵逍遙的背門上。

他只是稍為猶豫，大醉俠已不耐煩地伸手抓起彭怒，隨手一拋便拋出門外。

彭怒是大漢。

但大醉俠却是大漢中的大漢。

他只是隨手一拋，便把彭怒直拋出去。

只見邵逍遙的臉色，蒼白得十分可怕。

「不要動他，快着人燒一大桶熱水來。」大醉俠叫道：「越沸騰越好！」

梁一魁莫名其妙，但却也沒有多問，匆匆照着他的話去辦。

幸好廚房內恰好燒着一大鍋熱水，不到片刻，梁一魁已親自提着一大桶熱氣騰騰的熱水，走了進來。

大醉俠道：「快把這幾顆丹丸，拋入水中。」

梁一魁自他手中，接過幾顆色澤黝黑的丹丸，依言照辦。

不到片刻，只見水盡變紫藍之色，而且有一種奇特的氣味，散發出來。

梁一魁忍不住問：「這是何種靈丹妙藥？」

大醉俠道：「這並非什麼靈丹妙藥，乃是麻黃木心丹。」

「麻黃木心丹？有何妙用？」

「凡用此丹藥浸身之人，在三個時辰內，全身麻醉，縱然天塌下來，也視若無睹。」大醉俠道。

梁一魁一呆：「然則用上此丹藥……又有何用途？」

大醉俠道：「邵老前輩此刻的傷勢，非比尋常，若不用此法，恐怕難以救回他的性命。」

但梁一魁還是不明白，他到底

會用什麼法子去救邵逍遙。

大醉俠却已不由分說，把邵逍遙整個人抛入大桶之中。

水很熱。

但邵逍遙却似是渾然不覺。

如此看來，他更像是一個死人。

* * *

邵逍遙大半截身子浸在熱水中，但却反而更見神態安詳，連臉色也似是略爲好轉。

大醉俠凝神望着他的臉，忽然對梁一魁道：「快捧一罎好酒來。」

梁一魁「哦」的一聲，說：「好，我立刻就去！」

一面走往地牢酒窖，一面心想：「難怪他叫大醉俠，無時無刻都要喝酒。」

他匆匆自酒窖捧了一大罎山西汾酒回來。

但大醉俠却不是自己喝酒。

他把這一罎汾酒，塞向邵逍遙口中。

梁一魁吃了一驚：「他……目前適宜喝酒嗎？」

「爲什麼不宜？」

「他……他走火入魔，傷勢不輕，要是再喝酒入肚，恐怕……」

「你可知道，邵老前輩的外號怎樣稱呼？」大醉俠冷冷一笑。

「當然知道，他……被舉爲『頂天一劍』！」梁一魁答。

「還有呢？」

「嗯……是『酒帝』！」

「你知道就好了，既然號稱『酒帝』，又怎能不喝酒？」

「只是……」

「別人走火入魔，自然是不宜喝酒，但『酒帝』絕對異乎尋常人，在這生死關頭，他反而是喝得越多越妙。」

「既然如此，又何以要用麻黃木心丹？」

「先麻木其身心，再以好酒灌之，自有相生相尅，互相牽制又復互相補益之妙。」

「這……這個……」

「你不相信我的話？」

「不……只是梁某愚昧，不明所以，因此多嘴問一問。」

「你根本不必相信我。」大醉俠哼一聲：「你我只是第一天相識，却把邵老前輩的命運交托在我手上，本來就是他媽的糊塗之至。」

「只是……事已至此，不得不冒險一搏。」

「這話倒不錯，既是冒險一搏，就毋須太多顧慮。」

* * *

邵逍遙浸在熱水已有半個時辰。

水已涼。

那一罎汾酒，也已給邵逍遙喝掉。

大醉俠面露得意的笑容，對梁一魁說：「果然不愧是名滿天下的『酒帝』！」

梁一魁却是憂形於色，說：「邵老前輩雖然臉色略有好轉，但却神情越來越是呆滯。」

大醉俠道：「又豈僅只是呆滯而已，他很快就會麻木不動。」

果然，隔不了多久，邵逍遙已全身僵硬，動也不動。

猶如一具死屍。

梁一魁吃了一驚：「怎會這樣？」

大醉俠道：「酒雖活血行氣，但麻黃木心丹依然力量奇大，邵老前輩此刻已是全身麻木。」

「那……那又如何？」

「取一盆炭火來！」

「炭火？」

「不錯，越熾烈、越精純的炭火越好。」

* * *

不消片刻，梁一魁已捧着一盆炭火而來。

大醉俠爲什麼要用炭火？

梁一魁沒有問。

他不是不想問個明白，只是感到這大醉俠之爲人莫測高深，就算自己問了，也不一定會弄得明明白白。

只好站在一旁，靜觀其變。

「好炭！」大醉俠拇指一豎。

「這是最好的炭。」

「只有最好的炭，才能生出最精純的炭火。」

「有了最好的炭火，那又如何？」

「只有最好的炭火，才能燒出最乾淨的刀。」

「最乾淨的刀？」

「不錯！」

「何謂之最乾淨的刀？」

大醉俠沒有再說話，他只是從腰間拔出一把鋒利的小刀。

「好刀！」梁一魁忍不住脫口盛讚。

「刀雖好，刀鋒還不怎麼乾淨。」

「要用火燒才算乾淨？」

「不錯！」

刀已在炭火上燒。

燒了片刻，刀鋒更見雪亮。

「這刀已燒得很乾淨，大可以用來割肉。」

「割什麼肉？」

「人肉！」

「什麼？」

「要救邵老前輩，就得割破他的背門，再以『三通指力』滙入其靈台穴，方可得治其走火入魔之傷。」

「這……這豈不是很危險嗎？」

梁一魁聽得連臉都白了。

「若不危險，又何須用上麻黃木心丹？」大醉俠冷冷一笑：「要是到了這個時候才打退堂鼓，邵逍遙就死定了。」

梁一魁急得直跳脚，但却又無可奈何。

大醉俠冷笑道：「你害怕得要命嗎？」

梁一魁道：「實在害怕！」

大醉俠道：「又不是割你的肉。」

梁一魁道：「要是割我的肉，我倒不怕，常讀三國演義，關雲長刮骨療毒，是何等英雄氣概。」

大醉俠道：「你關心邵老前輩，我是明白的，但事已至此，已是不得不冒險一搏。」

梁一魁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再也無言以對。

大醉俠道：「邵老前輩的事就交給我處理好了，你到門外把守着，無論是誰，都不准踏入這房子半步。」

梁一魁只得照辦。

* * *

三個時辰過去了。

梁一魁在門外把守着，一直不敢離半步。

陪伴着他的，只有彭怒。

彭怒穴道被點，不能動彈。

他既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只是一臉都是焦急的神色。

梁一魁心想：「這漢子對邵老前輩倒不壞，只是……不知房內那大醉俠……他是否可以幫助邵老前輩脫離險境？」

正在費神思量間，忽聽一人冷冷道：「府上就只有那一罎汾酒嗎？」

梁一魁陡地呆住。

但他隨即心頭大喜。

因爲他聽得出，那是邵逍遙的聲音。

* * *

邵逍遙，外號「頂天一劍」。

又是「酒帝」。

名副其實，酒量驚人的「酒帝」！

「邵老前輩，眞的……無恙啦……」梁一魁又驚又喜。

邵逍遙哈哈一笑：「有小醉在這裡，這點小事，又怎傷害得了老夫？」

「小醉？」

「小醉者，乃是人稱『大醉俠』之酒鬼也！」邵逍遙又是呵呵一笑。

「大醉俠兄呢？」

「等酒喝！」邵逍遙忽然臉色一沉：「你再不捧酒來，他可要大發脾氣了。」

梁一魁不敢怠慢，匆匆又再到地牢酒窖取酒去了。

* * *

三天後，邵逍遙的傷勢已無大礙。

他對大醉俠道：「小醉，老夫這條老命，算是你撿回來的。」

大醉俠道：「江湖中人的性命，本來就是你撿我，我撿你的，說不定到了什麼時候，我這條賤命也要靠老前輩撿回來。」

邵逍遙却搖搖頭，道：「老夫老啦，再也不會理會江湖中人、江湖中事，今後一別，只怕後會無期，你要千萬保重。」

大醉俠也搖搖頭道：「咱們以後是否有緣相見，那是不怎麼重要的，只是，當今天下，妖氣瀰漫，羣魔亂舞，要是邵老前輩眞的退隱武林，不問世事，恐怕……」

「能怕得了多少，老夫老矣，再也沒有當年的豪邁，以後的事，還是交給你們年輕一代去辦吧！」

言罷，帶着彭怒離開了小石鎮。

「這幾天，辛苦了你吧？」

「前輩，不辛苦。」

「前輩當然不辛苦，但你却費了不少心力，那是必須獎賞一下的。」

「不必了。」

「放屁！老夫做事，向來賞罰分明。」

「是的……」

「就獎賞你……三招掌法如何？」

（未完・十一）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630.00　一年港幣$1,20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671.00　一年港幣$1,342.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765.00　一年港幣$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八方狙殺

上文提要：於心忍與勝一豪救了魚家父女，由勝一豪做媒人提親，交換信物時，勝一豪才知他原名于心仁，是迴龍灣于經略的孫子，而勝一豪則是威震邊關的「狠山千總」，是飛龍堰勝家堡的後人。原來，「黑千歲」步超殺盡于家，掘地三尺；勝家亦遭火焚……曲大耳祖孫靠販賣消息，曲大耳約於心忍、勝一豪相見，梁上君乘機摸進曲家……

惡毒千歲毀于家　復用血書邀決戰

早聽個曲小玉的聲音又道：「只要高興，我隨時都會去，有幾次半夜我也溜到河邊，害得我爺爺以爲我夢遊了呢！」

窗外的「不老翁」曲大耳心裡在笑，臉上却發愁，因爲他不知道屋子裡究竟是何人，一個？還是兩個？

突又聽曲小玉道：「要想我爺爺進來，你最好是貼上燈。」

一聲冷笑，粗啞的聲音道：「點上燈，難保不會一場惡戰，不點燈却對我有絕對勝利把握，因爲妳那老不死的爺爺，總不會在外面窮晃蕩一夜吧，他總會進屋來的。」

曲小玉道：「這麼說來，你是準備偷襲他老人家了，難道你不三對面的把話說清楚就殺人？」

粗啞的聲音道：「有甚麼嘴皮子好耍的，切下他的腦袋以後，再收拾妳，完了放一把火我走了，如此而已！」

曲小玉道：「你最好先把我殺了，否則我會等爺爺來的時候大叫，使他有所防備！」

冷冷一笑，粗啞的聲音道：「不先殺妳，當然有我的道理，因爲只要妳活着，曲老頭就會有所顧及，因爲我實在沒有把握能勝得了他。」一頓之後又道：「當然最佳時機就是他推門進來的時候，哈哈……」

曲小玉突然問道：「你能不能不殺我們？」

突然，院門有聲音，而曲小玉的嘴巴早被人堵住！

而堵住她嘴巴的人，當然是「賊大王」梁上君。

院門響了一下，但却未有足步聲，梁上君也把耳朵貼在門縫聽，整個院子裡沒有一點聲音……

「彭」的一聲大震，瓦屋後面的窗子被衝開來，黑暗中「不老翁」曲大耳落地疾彈，手中竹杖點戳掃刺，已攔住回身撲上的「賊大王」梁上君。

「我老人家聽來聽去也只有你這個老賊偷一人，你放着市鎮上那麼多金的人不去偷，却跑到這窮酸地方找我老人家麻煩！」

早聽得曲小玉叫道：「爺爺快救我！」

「賊大王」梁上君冷笑道：「我殺你這活過頭的老不死，就因爲你的眼尖耳大嘴巴長，才害得幾個兄弟進牢房，我梁上君要是祖上無德，只怕也得完蛋操，今日找上你，無他，奉魁首之命取你人頭而已！」

呵呵一聲笑，「不老翁」曲大耳道：「黑千歲那惡魔可眞鬼，他竟會猜出有我曲某在中間穿針引線的放消息。」

「賊大王」梁上君道：「你終於

還是承認了。」

手中竹杖連揮不斷中，曲大耳道：「如果我老人家猜得不差，那黑千歲必然是有所行動，但在他行動之先，就得清除障礙，而我曲老頭正是他要清除的對象了。」

短刀劈擋有致中，「賊大王」梁上君道：「娘的，別人越老越糊塗，老小子你却越老越機伶，只此一項，你就該死！」

就在一屋子竹杖「咻」聲中，梁上君連劈七刀，人已彈身攀上橫樑，而橫樑上，正綑着個曲小玉。

身法夠快的，因爲只那麼彈躍中，「賊大王」梁上君已坐在曲小玉身旁，他的那把尖刀已抵在曲小玉的背上。

擧頭上望，「不老翁」曲大耳戟指樑上道：「下來！」

哈哈一笑，梁上君道：「老子沒閒工夫同你比劃個沒完沒了的，快點上燈！」

曲大耳手提竹杖，敲起火鐮把燈點上，他這才看清楚小玉正被賊大王四馬倒攢蹄的綑在橫梁上，於是他有着投鼠忌器之感的道：「梁偷兒，你想怎樣？」

自在的坐在橫梁上，「賊大王」梁上君道：「我說過，來取你性命的。」

「不老翁」曲大耳道：「也好，反正我老頭兒也活膩了，只是你得放了我孫女，她可是個不懂事的小女孩。」

「賊大王」梁上君冷笑道：「老不死，梁上君就知道你不好對付，剛才那十幾個回合過招走式的，更使我相信你確有兩下子，不過你若要我放了這女孩子可以，那得聽老偷兒的安排。」

曲大耳一頓手中竹杖道：「快說！」

梁上君低頭衝着曲大耳咧嘴一笑，道：「要救你這寶貝孫女可以，我要你先自己剁去雙足。」邊自腰間又抽出另一把匕首擲在地上，又道：「只等你雙足一剁，你的孫女算是活命了。」

被綑的曲小玉叫道：「爺爺別相信他瞎說，你死了，他還是不放過我的！」

十分清脆的一個大嘴巴，打得曲小玉「哇」的一聲哭出聲來……

「不老翁」曲大耳並未向上面望，他只是雙目瞪着地上匕首，沉聲道：「孩子，小辮子捏在他手裡，我們能不相信嗎？不過……」

梁上君冷冷道：「動手吧，曲大耳，須知我已等得不耐煩了。」

「不老翁」曲大耳嘆了一口氣，道：「老頭子活了八十五，對死已不再恐懼，反正難逃一死，不如留個全屍，也好面對閻王老子。」邊伸手抽下繫在腰上絲帶，又道：「且容我吊死在你面前吧！」

不等樑上的賊大王再多說，很快的他把腰帶掛在門楣上，雙手撐開繩套，望向賊大王道：「老偷兒，最後我向你要求，放了我孫女兒吧！」

「賊大王」梁上君一怔，道：「那要看你老不死死得有沒有誠意！」

「不老翁」曲大耳道：「你的所謂誠意，不外是我老人家吐出最後一口氣。」

噙着眼淚下望的曲小玉哭喊道：「爺爺，你絕不能吊死呀！」

回望一眼曲小玉，曲大耳道：「但願爺爺的死，眞使妳不死。」

「賊大王」梁上君怒道：「婆婆媽媽的眞夠囉嗦！」

「不老翁」已竹杖落地，他一咬牙道：「好，在我的頭入這繩環之前，你對天起個重誓，否則老夫寧可玉石俱焚的拚個兩敗俱傷。」

「賊大王」梁上君心中暗想，這老東西是叫自己賭咒呢，娘的，俗話說得好，賭咒賭咒，屁股朝後，也就是等於放屁，眼下如果不起個誓，只怕他眞的要一拚呢！

心念間，「賊大王」梁上君遂擧手起誓道：「你若吊死，我再不放你孫女，要我梁上君不得好死！」

就在梁上君的咒語剛剛說完，「不老翁」曲大耳一聲凄慘的梟笑聲中，雙脚用力，雙腿微彈，他的那顆白花花人頭已鑽進繩套內……

只見他全身扭曲狂彈……

又見他雙臂亂抓又慢慢向下垂。

於是，樑上的曲小玉尖叫道：「爺爺……」

於是，「賊大王」梁上君哈哈大笑着落下地。

這眞是梁上君值得慶賀的一刻，因爲他就要提着曲大耳的人頭轉回桐柏山見魁首「黑千歲」步超了。

門楣下的「不老翁」曲大耳仍在顫動……

「賊大王」梁上君雙手叉腰在一旁欣賞……

突然間，一團黑影衝進來！

那眞正是出奇的突然，且又突然中有着難以令人理解的意外！

像一團黑霧。

又像是突然出現的鬼魅一般。

雙手叉腰而滿臉自得的「賊大王」梁上君，人尚一怔之間，那黑影已冷笑一聲撲過來。

梁上君第一個反應是擧刀劈去。

「卡」的一聲，一道鋼箍已死死的扣住他右腕，梁上君一掙未脫，他已知道來了何人。

不錯，來的正是「索命郎君」於

心忍。

當然，勝一豪也來了，就在於心忍扣住梁上君手腕的時候，勝一豪已極快的抱下「不老翁」曲大耳。

疾忙刀交左手，「賊大王」梁上君揮刀再刺如電，燈光下祇見那把短刀不斷的交叉出成束冷焰，盡在「索命郎君」於心忍的胸前閃爍着。

老籐棍倏然閃擊而出，九聲脆響是連貫的，就在第十聲中，梁上君已「哎唷」一聲，緊接着一聲脆響，梁上君短刀落地，左臂下垂，光景是被一棍子把左小臂敲斷了。

於是，在這勝利的果實曇花一現時，「賊大王」梁上君完全失去了抵抗，他一聲無奈的嘆息，萎頓的跌坐在地上。

鬆去子母鋼環，「索命郎君」於心忍取下門楣上的絲帶，那根不老翁上吊的腰帶，狠狠的把梁上君綑起來。

這時樑上的曲小玉早叫道：「於家哥哥快來救我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抬頭看，不由一怔，道：「原來妳被老賊偷綑在樑上呢！」邊擰腰上躍，早替曲小玉解下繩索，伸手扶着道：「下去吧！」

不料曲小玉一臉痛苦的道：「我下不去呀！」

於心忍道：「妳爺爺不是教了妳一身功夫嗎？」

曲小玉道：「我被這該死的偷兒綑在上，早已全身痲木不仁了，那裡還能往下跳？」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也罷，由我抱妳下去吧！」

於心忍雙臂尚未張開呢，曲小玉已迫不及待的全身杵在於心忍懷裡，雙臂一摟，把於心忍的脖子摟了個幾乎喘不出氣來。

「索命郎君」於心忍抱着曲小玉落在地上，正看到勝一豪從內房走出來。

曲小玉忙匆匆跑向內屋，因為曲大耳正躺在床上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忙問道：「曲前輩活過來了吧！」

勝一豪喘口氣，道：「差一點喉結離位，再晚一步就完了。」

於心忍抱怨道：「我就說嘛，早點衝進來的，你偏要暗示我時機未成熟，再要等下去，祇怕連曲家小妹子也完了。」

勝一豪笑道：「總算是救了曲前輩，且等前輩醒來，看怎麼收拾這老偷兒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咬牙，道：「有甚麼好等的，老賊偷本來未放棄盜取你我二人項上人頭，這事情已經敞明了，我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們，如此而已。」

勝一豪點頭道：「你既然要掃除你我的威脅，我自是雙手贊同，一切就由你做吧。」

勝一豪的話，無疑是宣判了「賊大王」梁上君的死刑，而令痛苦掙扎在地上的梁上君心驚肉跳的狂叫道：「老子如今已成殘廢，難道你們還不滿意的要殺我？」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哼一聲，道：「你祇是斷了左臂，那還能接起來，即使你雙臂眞殘，你還有雙眼，更有一張能說會道的嘴巴，廣寧府大牢關不住你，大概已沒有地方囚得住你，想來想去的也祇有一個地方你可以去。」

梁上君道：「於小子，你好殘忍，你快說甚麼地方，也好叫梁大爺琢磨琢磨那是個甚麼地方。」

嘿嘿一聲笑，那是含有太多嚇人的笑聲，於心忍道：「酆都城，因為祇有把你關進酆都城，你才再難逃脫出來了。」於心忍話聲中，暴抬右手，已把「賊大王」梁上君那矮小的身子挾在脅下。

「賊大王」梁上君狂罵道：「於小子，老子同你何仇何恨，你為何非殺老子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們之間的仇可大着呢！」

於心忍正要往外衝去，早又被勝一豪攔住，道：「於兄弟你且等等。」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怔，道：「幹甚麼？」

勝一豪道：「我得問問這老偷兒一件事情。」

「賊大王」梁上君人被於心忍挾在脅下，聞言把頭一偏，鼠目怒瞪勝一豪道：「狗操的！」

勝一豪一把揪住梁上君頭髮，喝問道：「飛龍堰勝家堡地處險峻，堡牆高近五丈，那天你們是如何攻進去的？」

嘿嘿一聲笑，梁上君道：「娘的，原來你是勝家堡的人，這麼說來廣寧府那狗官也是你一家人了？」

勝一豪怒道：「回答我的問話！」

梁上君「哦呸」一聲，道：「勝家堡的堡牆是高，但對梁大爺而言，祇不過雙肩多晃閃幾次而已。」

勝一豪咬牙道：「這麼說來，步超那王八蛋攻勝家堡是你做前路先鋒了。」

「賊大王」梁上君沒有回答，但他却盡在抖動他那一小撮鼠鬚不已。

於是，勝一豪冷然道：「眞該死！」忽的偏頭對於心忍道：「這老偷兒是你的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臉無表情的挾着梁上君走出屋子而去，好像是往附近林中衝去了，因為沒有多

久，荒林近河岸地方，突然一聲淒厲叫：「啊！」聽起來祇有半聲似的。

而半聲之後，緊接着「邦！」夜來聲音更是淸脆。

然後，有物落水聲。

「索命郎君」於心忍自林中走出來的時候，「賊大王」梁上君的那具腦殼已破的屍體，已是載沉載浮的向長青河下游漂去……

於心忍走進「不老翁」曲大耳那座院中時候，灶房已有刀聲响動，曲小玉忙得可眞夠嗆，她見「索命郎君」於心忍匆匆自外走進來，圍裙擦着濕手，笑迎上來，道：「於大哥，你回來啦！」

於心忍笑一笑，道：「可是不歡迎？」

曲小玉道：「本來是不受歡迎的，因為爺爺的規矩是不願別人登門打擾，談生意論公事，找地方去說，不過嘛……」她俏睨於心忍一眼，又道：「現在可不同了，二位已是我們救命恩人了，算是請，祇怕也難以請到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打着哈哈，道：「妳知道妳爺爺今晚把我二人找去老地方說甚麼？」

曲小玉搖搖頭道：「新的消息未到，我不知道爺爺找你二位幹甚麼，不過嘛，可能與銀子有關係吧。」

於心忍一楞，道：「原來妳知道？」

曲小玉嘻嘻一笑，道：「除了銀子，我實在想不出他還會有何事情。」

於心忍手指屋內道：「可不就是為了銀子，我可愛的小姑娘，他在哄抬物價，提高稅收呢！」

曲小玉突然臉色一寒，小嘴一嘟，道：「姑娘就是姑娘，為甚麼要加上個『小』字，眞的要『小』看我曲小玉呀，再過三月我就整十八了呢！」

突然，於心忍抽動鼻子，問道：「這是甚麼味道？」

曲小玉回頭灶房看，不由哎呀一聲，道：「魚焦了呀！我的魚！」邊回身衝進灶房去了。

於心忍一怔，旋即哈哈笑着走向屋子裡。

勝一豪正自掀門簾走到中間屋子來，見於心忍回來，當即問道：「做了？」

於心忍道：「留住他是個禍害，丟進河裏餵王八，他也不再哼呀咳的活受罪，我們往後的日子也過得舒坦，再不害怕人來偷割項上人頭了。」

勝一豪輕鬆一笑，指指房裡面，道：「於老弟呀，可聽說過，人走時運馬走膘這句話嗎？」

於心忍一怔，道：「你是說曲老前輩？」

勝一豪道：「曲老都八九十的人了，早已霉運不罩頭，時運不上身，今晚脫鞋明早不定能不能穿呢，這時運二字當然說的是你老弟呀！」

一聲苦笑，於心忍道：「迴龍灣遭大難，害得我放棄建立軍功的機會而來到廣寧地面上同黑道拚鬥，一肚子苦水尚未吐出來呢，這時候當然是走背時運了。」

搖搖頭，勝一豪道：「你的遭遇，勝一豪何止是如同身受，要知道飛龍堰勝家堡也遭了荼毒，如今正連累到我那個文弱的兄弟呢。」

於心忍道：「既然如此，那你還說我甚麼時運的？」

勝一豪笑道：「我是在說你正走桃花運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楞然，道：「甚麼樣的桃花運？」

勝一豪手指臥房，道：「進去吧，曲前輩等你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你去那兒？」

勝一豪邊走邊說道：「好處全是你一人的，我祇有去把馬匹牽進院子裡了。」

於心忍掀起門簾走進來，一張小圓高脚桌上面，燃着一支蠟燭，大木床上還躺着「不老翁」曲大耳，見於心忍走進去，伸手拍拍床沿，道：「於老弟台，你坐這兒來。」

「索命郎君」於心忍關心的走到床邊，伸手撫摸曲大耳的脖根，邊皺皺眉道：「老人家，要說你也眞夠狠的，怎可遽爾上吊，你完了，你那孫女也完了。」邊「嘖嘖」兩聲又道：「血都溢出皮外了，難道你要應那句『壽星老上吊——活膩了』不成！」

「不老翁」曲大耳道：「胡說，人還有活膩的，當時你是沒有看見，那個可惡的梁上君，他拿着刀子盡在我那寶貝孫女背上頂，眞比戳在我身上還叫我難受呢！」

於心忍道：「這也難怪，不過我還以為前輩不該上吊……」

曲大耳伸手一拍，道：「你且說說看，你們怎的去而復返又找來我這裡，這在商業道德上是不許可的唷！」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找來是為了救前輩呀！」

曲大耳噗嗤一聲笑道：「好小子，你在我老人家面前要貧嘴呀！」

呵呵一聲笑，於心忍這才認眞的道：「其實我與勝仁兄已馳出數里，我忽然忘了問前輩，這幾日可有甚麼消息，當然最要緊的是『黑千歲』步超那惡魔的動向，沒想到才繞過前面荒林竹園，突然聽得老前輩的叫聲，說甚麼要去河邊呢，

這才引起我二人疑惑，先把馬匹藏好後，摸到此地來。」他思忖一下，又道：「我推了一下院門，早被勝仁兄攔住，這才暗中翻牆進來，沒多久，你老就在屋內同人打了起來，再聽你們對話，才知道小玉姑娘受制於人，我二人祇好相機行動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說話完，曲大耳道：「老夫怎會想到那老賊偷天不黑就摸進我家來呢，這個狗東西可眞是鬼靈精，差一點我祖孫二人全栽在他手下。」

於心忍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老有得活呢。」

一把拉住於心忍的手，曲大耳道：「於老弟台，你可是迴龍灣于家後人吧！」

於心忍道：「可是勝一豪他告訴你老的？」

輕搖着頭，曲大耳道：「勝老弟未曾告訴我這些，是我的耳朵大吧！」

於心忍道：「祖父當年做過經略史，算是小有名聲。」

曲大耳道：「這麼說來你果眞是迴龍灣于家後人，前些時我老人家還在想，誰還能同步超比高低論長短的，當然祇有你們于家的人了。」他一頓又道：「今年多大了？」

於心忍道：「二十五。」

呵呵一笑，曲大耳道：「已經到了衣裳破了沒人補的年紀，該娶房媳婦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是訂了一門親，祇等這裡事完畢，我也積了些銀子，就會把她討過門的。」

曲大耳道：「可是清風鎭上那位魚姑娘吧？」

於心忍一怔，自語道：「準是勝仁兄說的。」

突聽得曲大耳一拍床，沉聲道：「你絕不可以厚彼薄此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驚而起，道：「老前輩，你這話我懂。」

曲大耳道：「你懂，你不但懂，而且必須要懂，我問你，你小子娶了姓魚的姑娘，我那小玉怎麼辦？她可是一心向着你呢！」

於是，於心忍這才領略到勝一豪剛才提到的桃花運，原來竟是這麼一回事。

「老人家，老祖宗，你不是在開玩笑吧，這種事……」

曲大耳道：「誰同你開玩笑，我老人家幾乎完蛋操，好不容易的又活過來，每句話我都覺得十分珍惜呢！」

於心忍道：「你老的意思要我退掉魚家親事？」

曲大耳斬釘截鐵的道：「我沒這麼說，也不會恁般霸道。」

「索命郎君」於心忍又露出他那令人喜悅的木訥，道：「我總不能一人討娶兩個老婆吧！」

「不老翁」曲大耳道：「有甚麼不可以的，祇要當事人點頭，管他娘的旁人去翻白眼的。」

透着一聲無奈，「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要是不說，祇怕老前輩還不知道呢，自從『黑千歲』步超血洗迴龍灣以後，于家全走了樣，往日那種車水馬龍已不復再見，正就是祇有錦上添花，沒有雪中送炭，步超那惡魔也眞狠，他除了沒有刨我于家祖墳以外，迴龍灣眞的被他掘地三尺，如今我已不再找甚麼有銀有勢的去攀龍附會，找個肯跟我吃苦的，回到迴龍灣重建已毀祖業就心滿意足了。」

呵呵一笑，「不老翁」曲大耳道：「說到吃苦，小玉那個丫頭可是一把好幫手，別的不說，單就灶上燒的一手好菜，也堪稱一流。」

於心忍道：「老前輩，你可要弄清楚，不是去盡做好吃的，而是去吃苦受累啃雜和麵呀！小玉姑娘長得那麼嬌美，她不會答應去的。」

突然，門掀起，小玉嘟着小嘴走出來，道：「誰說我怕吃苦，何人又說不答應。」

於心忍道：「妳……」

曲小玉道：「我怎麼啦？我是來請你出去吃飯呢！」

哈哈一聲笑，曲大耳緩緩自床上坐起來，道：「孩子們，扶我老人家出去吃酒了。」

於心忍心中在想，運氣來了連牆也擋不住，祇是這是桃花運罷了。

三人走出臥房，勝一豪已在椅子上等着了，見三人出來，呵呵笑着把不老翁扶讓在上位。

一張四方桌，一人坐一方，四個人祇有曲小玉一人吃菜不喝酒，但她可盡是往勝一豪的杯中斟酒。

舉起手中酒杯，勝一豪笑對曲小玉道：「姑娘，我這位於老弟千杯不醉，難道你怕他醉倒？」

曲小玉美眸一轉於心忍，道：「就算他是酒仙，如今也該慢慢戒了。」

勝一豪一怔，道：「爲甚麼妳要他戒酒？」

曲小玉大方的道：「爲他好呀，往後我同那位未謀過面的魚姐姐，二人總不能合力侍候一個酒鬼吧！」

於是幾個人哈哈大笑起來。

* * *

夜涼如水。

霜似落雪。

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就在「不老翁」曲大耳這三間大屋中一住三日。

曲小玉還眞把個於心忍照顧得無微不至，光景祇差沒有進洞房熟絡了。

臨走，於心忍接下曲小玉一件定情物，是她爺爺送給她的一粒金豆，聽小玉私下對於心忍說，那是一粒相思豆。

於心忍答應曲小玉，如果順利，他會趕着早早回來看她爺孫二人的，至於結婚，那得看甚麼時候放倒「黑千歲」步超了。

* * *

人，總是生活在聚聚散散的無可奈何中。

當然，於心忍與曲小玉二人也不能例外。

這日一大早，勝一豪已催着於心忍上路了。

「不老翁」曲大耳拍拍站在馬旁邊的「索命郎君」於心忍，似笑非笑的道：「孩子，你祇管放心去辦正事，爺爺我依然在長青河渡口守着，祇要一有風吹草動的，我就會把消息送到你們說的那家中岳大酒樓。」

於心忍點頭道：「老人家，你多費神了。」

不料「不老翁」老臉一僵，道：「你小子叫我甚麼？」

訕訕一笑，於心忍道：「爺爺。」

曲大耳呵呵笑起來，連一旁的小姑娘也掩口笑了起來。

這時一旁的勝一豪也插上一句，道：「好事全叫這小子佔去了呢！哈……」

終於，勝一豪在哈哈笑聲中拍馬當先馳去，「索命郎君」於心忍深長的望了一眼目中滾淚的曲小玉，也調轉馬頭拍馬直追而去。

* * *

這條通往廣寧府的官道上，人就比較多了，因爲那是由三個縣三條道合而爲一的官道。

快進中午的時候，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已馳進廣寧府，就在中岳大酒樓前面下馬，兩個人正在說笑呢，早見伙計自裡面衝出來，邊接過馬韁繩邊道：「這幾天不見二位客爺，可知廣寧府出了天大的事情了呀！」

最爲吃驚的當然是勝一豪，因爲他有位知府老兄，如果廣寧府出了事，而且是天大的事，必然會涉及府台大人。

於是他邊往內走，邊在沉思，廣寧會出甚麼事，難道大牢會發生事端？

爲了要問個明白，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二人逕直往客房中，這時那伙計早提着茶壺走進房來。

伙計邊往茶壺冲開水，對二人道：「昨日一大早，有人發現府衙前那個貼賞格佈告欄上，突然有一把閃閃發光的短刀，連着一張用血寫的紙條插在上面，當時可把府衙捕頭老爺忙慘了，所有衙中捕快全被他調進調出，府城四週全都警戒得嚴實呢！」

勝一豪道：「可知字條上寫的甚麼？」

伙計搖搖頭道：「誰也不知道字條上寫的甚麼，當然莫大人一定會知道上面寫的甚麼。」

勝一豪這才吩咐伙計，弄些吃的送到房裡來。

伙計走了，「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我看你該回衙門去見見你那兄台大人了吧！」

搖搖頭，勝一豪道：「家兄脾氣我最清楚，他若見我棄官回來幫他緝兇，一準會把我趕走，你沒見他寧可把賞格加高，也不求助於我，當知其一般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既然勝仁兄不便找上府衙問明白，不如由我去衙門口找莫捕頭去。」

勝一豪搖搖手，道：「你我旅途勞累，且先歇一陣再說吧！」

這時酒菜已經上桌，二人當即吃喝起來。

勝一豪邊喝着酒，嘆口氣，道：「往日荒年大旱，盜賊烽火時有所聞，那是上天的作弄，如今承平世界，人人豐衣足食，蟊賊狂徒更見兇殘猖獗，豈非官府無能，百姓倒楣。」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這就叫一人做惡，萬人遭殃。」

不料二人快要吃完時候，伙計却領着府衙捕頭莫哀走進房裡來。

勝、於二人起身讓座，笑請莫哀也喝兩杯。

勝一豪道：「正要去見你莫大人呢！」

於心忍也笑道：「可眞凑巧，你莫大人這麼巧的就來了，哈……」

放下酒杯，莫哀道：「就算二位不找我，莫哀也要找二位的。」

勝一豪望望於心忍，問莫哀道：「找我二人？有事？」

莫哀道：「其實二位進城的時候我已派人在注意了，祇是那時候我未在衙內，等我回衙聽下面人報告，立刻就趕着來中岳樓見二位了。」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難道大牢又走脫重犯不成？」

莫哀搖搖頭，道：「自從逃了『賊大王』梁上君以後，我即又加派人手警戒，已經不會再有事了。」

勝一豪笑對莫哀道：「大捕頭也不必爲梁上君操心事了，因爲這世上已沒有姓梁的這號人物了。」

莫哀一怔，道：「可是二位把他做了？」

於心忍點點頭，道：「爲了不被姓梁的把我這項上人頭盜走，在不得已情形下，也祇有做了他。」

勝一豪道：「再說姓梁的已不值半兩銀子，誰願意辛辛苦苦的再把他押來這廣寧府的。」

這時「索命郎君」於心忍才又問莫哀道：「聽說廣寧府出了天大的事，而莫大人又在找我二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莫哀放下筷子，遂在衣袋裡取出個紙條放桌上，道：「二位可以看看，這原是要交在二位手上的東西。」

勝一豪取在手上攤開來，先自揚眉道：「血書。」

莫哀道：「不錯，是用血寫的，這表示要決一死戰意思，二位看過便知。」

這時勝一豪緩而有力的唸道：「致勝、於二殺手：

二人忿狂，竟斷我手足，斬我羽翼，欺我步超，莫此爲甚——

十月初一午時正，長德金龍嶺西端松柏岩上步超候駕，雙方決一死戰。」

冷冷一笑，「索命郎君」於心忍道：「王八蛋，誰怕誰來着。」

莫哀想了一下，才對二人道：「我急着找上二位，有兩件事情，第一樁是我們大人很想見見勝仁兄，因爲他發覺你同他同宗。」

勝一豪搖頭道：「在下向來不進公門，此時尚乞莫大人在你家大人面前多多擔待了。」

於心忍忙問，道：「第二樁又是甚麼事情？」

莫哀道：「血書上不是言明那『黑千歲』步超要與二位在長德金龍嶺西端決鬥嗎，大人的意思是想由官方暗中派去官兵，等到那步超一出現，先就把他圍起來，對搏對殺，那就要仰伏二位了。」他一頓之後，又道：「當然，祇要巨寇伏誅，所出賞銀仍舊照發。」

勝一豪立刻陷入沉思中。

「索命郎君」於心忍也未再開口說話。

莫哀追問道：「二位的意思怎麼樣？」

再一次的望着那張血書，勝一豪緩緩站起身來，就在房間中來回蹀踱不已。

莫哀是個吃公事飯的人，見這種情形，當下站起身來，笑道：「這麼算是一件令人傷腦筋問題，這麼辦，反正十月初一距今尚有數天，二位一定很累，且等明日一早我再來此聽聽二位的高見。」

莫哀走向門口，又回頭對二人道：「官府急於緝拿姓步的，血書卻是約鬥二位，看來我們祇有雙方扭結在一起行動了。」

望着莫哀走去，勝一豪對於心忍道：「有陰謀，這張血書有極大陰謀。」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仁兄發覺甚麼地方隱藏着陰謀了？」

勝一豪道：「一時間也難以猜得準。」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聞說那『黑千歲』步超是個武狀元出身，手底下必然有幾手絕活，當然他必也是個目空一切人物，他能以血書約鬥，應該不會有甚麼陰謀才是吧！」

勝一豪道：「姓步的當然會按時去金龍嶺，問題出在他未言明帶多少幫手前去，別的不說，單就他手下貼身幾個凶殘惡煞，全都非弱者，前不久你我也見識過他那兩個跟班大將封成王與巴登貴二人。」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仁兄可是覺得我們二人無法與之相對抗了？」

搖搖頭，勝一豪道：「我在想，如果步超領着他的人埋伏在金龍嶺上，他應該知道我二人絕不會上這種當，再說血書約鬥，講的是一對一，至多他再多上一個幫手，更何況他自命不凡，自認是氣吞河嶽的英雄人物。」勝一豪一頓，又道：「如果他是按江湖規矩赴約，那麼他的那些手下大將他將做何種安排？」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仁兄，如果想不通猜不透，乾脆就別想了，早早安歇，也許明日腦袋清醒的時候，一猜就猜着了。」

勝一豪道：「眞後悔未在『賊大王』梁上君口中掏些『黑千歲』步超的陰謀出來，在我以爲，老賊偷一定會知道一些端倪。」

於心忍起身床邊走，邊道：「後悔無益，且先睡一覺再說吧！」

* * *

夜又過去了。

它是那麼的靜悄悄溜走的。

睡在客房中的勝一豪雙掌重疊在後腦下面，把一雙鳳目睜得好大，怔怔的望着上面……

上面絕不是屋頂的橫樑與小樑，而是浮現在幽幽空中的老母與妻兒的相貌，自從邊關回來以後，自己祇是聽說老母癱瘓在床，並無妻兒消息，自己的決心是不滅步超絕不踏回家門一步，而這一日也該來了。

另一張床上，「索命郎君」於心忍卻是惡夢連連，不時的哼咳一聲，天亮了，他還未醒，因爲夢中他見到剛正不阿的爺爺正雙手拄着手杖站在他面前流淚呢，還有爹娘與兩個妹妹，全都在流淚。

而空氣中有着聲音在廻蕩不已。

「完了！廻龍灣于經略家全完了！完了！」

突然間，於心忍大喝一聲而起道：「不！」

勝一豪偏頭一笑，問道：「於老弟台，你可是在做惡夢吧！」

揉揉睡眼，「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天亮了。」

勝一豪笑道：「天亮了，惡夢也該醒了。」

於心忍緩緩起床，邊自語道：「夢裡回故鄉，斑斑盡血淚。」

勝一豪也掀被而起道：「眼前不是鄉愁繞心頭的時候，趕着吃過飯後，且等莫捕頭來了以後再決定如何下手。」

不料二人走到前面酒樓上，捕頭莫哀早已在一張桌上吃東西呢，見二人走來，忙招呼同桌坐下來。

勝一豪笑道：「你可眞夠負責任的，一大早就趕來了。」

莫哀苦笑道：「吃公事飯身不由己，緝捕盜匪，又是在下職責所在，敢不戮力施爲。」

於心忍道：「說的也是。」

莫哀祇等勝一豪與「索命郎君」於心忍坐下來，忙問道：「二位可有甚麼良策？也該說來聽聽了。」

勝一豪道：「良策沒有，決心一致，我想來想去，祇有應約赴會一途，他步超若自認是個人物，不應該還有暗中玩詐的陰謀吧。」

團團的白臉蛋上一陣抖動，莫哀笑道：「還是我想得正確，對付這類頑劣之徒，也祇有以血相拚，以牙還牙，打擊魔鬼，絕不留情。」他一緩又道：「說吧，二位準備要官家支援多少人馬，盡管開口。」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不，我反對官家出兵。」

莫哀道：「爲甚麼？可是怕我們也插手分了二位的賞格銀子？」

勝一豪未開口，但於心忍則截鐵似的道：「我想過了，『黑千歲』步超插血書在官家的佈告欄中，顯然是不要官家插手這件決鬥的事，如果他發現官兵圍向金龍嶺，他必西竄而重入桐柏大山中，那會壞了我們大事，因爲那又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有搏殺此獠機會了。」

莫哀道：「如果他步超把人埋伏在金龍嶺，你二人如何應付？」

坦然一笑，於心忍道：「想收拾我二人，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一點莫大人盡可放心。」

莫哀又問勝一豪道：「勝仁兄怎麼說？」

淡然一笑，勝一豪道：「於兄弟的話就是我的話，對於莫大人的好意，我們心領了，莫大人還是專爲府衙安全着想吧。」

莫哀見二人決心已定，當即起身告辭，道：「既然如此，莫哀祝二位成功，如果二位眞能一舉殲滅『黑千歲』步超一夥頑匪，尚有一萬多兩銀子還等着二位去領呢！」

勝一豪一笑，道：「眞有那麼一天，當然也少不了莫大人的好處。」

莫哀一抱拳，道：「謝了！」緊接着一陣哈哈大笑的走出中岳大酒樓而去。

勝一豪這才對於心忍道：「想了一夜，但想來想去，總是有些心驚肉跳的，不知甚麼原因。」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這話似是不應由你勝仁兄口中說出來，難道這節骨眼你怕了不成。」

坦然哈哈一笑，勝一豪道：「用兵之道，應戒慎恐懼，於兄弟以爲然否？」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能以最小犧牲而獲取最大勝利，這種道理勝仁兄可曾想過？」

勝一豪點頭道：「思考一夜，我總想找出個不必犧牲而獲取勝利的方法，可是想來想去，難定決心。」

於心忍道：「何如我二人早一天趕到金龍嶺，先在金龍寺住下來，再暗中觀察敵人動靜，勝仁兄以爲如何？」

勝一豪思忖一陣，這才對於心忍道：「我想起一人來了。」

於心忍問：「誰？」

先是一聲笑，勝一豪道：「就是『不老翁』曲大耳，也是於兄弟新拜認的爺爺。」

於心忍道：「找他幹甚麼？」

勝一豪道：「曲老年已八十五，老於江湖，經驗必豐富，何不找上他老請教良策，總比我二人盡鑽牛角尖好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好嘛，我們吃完就上路。」

勝一豪笑道：「別急，廣寧府大街上有幾家大字號，你這做孫女婿的總該給老的辦點他喜歡的，還有你那小娘子小玉姑娘。」

於心忍連飯也不吃的對勝一豪道：「對，我這就去買。」

望着於心忍走去，勝一豪早又哈哈笑了。

* * *

老地方，又是那座半人高的小土地廟。

三個人，一老兩少，圍坐在一個用石板墊起來的石桌四週，三個人正比手劃脚商談着呢……

老的正是「不老翁」曲大耳。

另外兩個年輕的當然是「索命郎君」於心忍勝一豪二人。

這時正聽「不老翁」曲大耳臉無表情的道：「可不是我不招待你們到我那兒，尤其是我的孫女婿，但江湖上甚麼樣的人物全有，要是你們常往我那地方走動，難免不會引人注意，想來想去，還是這兒最妥當。」

「索命郎君」於心忍提着一包禮物交在曲大耳手中，道：「小小一點禮物，可是不成敬意，不過其中有一對鐲子，是我給小玉的，你老收着。」

呵呵一笑，「不老翁」曲大耳道：「小子，你拿得出手，我老頭子就收得下，而且是照單全收的一個不剩，哈……」

勝一豪則笑對曲大耳道：「剛才我們說的，前輩覺得那步超會不會玩詐？」

曲大耳道：「江湖上以血書約鬥，那是何等的嚴重，而且是一定要拚至對方倒下去才能罷休，步超能下血書，他是眞的要同你二人豁上幹的，他還有甚麼陰謀再施出來的！」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但他絕不會以一對二的同戰我二人吧。」

「不老翁」曲大耳道：「拚是要拚的，而且步超也會現身金龍嶺，但你二人要想制服他或一舉把他綑到廣寧府，則必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說過，你們得早做準備，預爲綢繆。」

勝一豪道：「老前輩所言極是，不過我在想，一旦老前輩有了最新消息，將如何傳入我們耳中，因爲我二人已不在廣寧了。」

「不老翁」曲大耳笑道：「何需爲我操心，二位還是早去安排，記住我老人家的話，不落陷阱，不入圈套，是我送給你們的八個字。」他看了孫女婿於心忍一眼，又笑道：「至於運用之妙，誠乎一心，在你們未把這件事擺平以前，我老頭子還得在我那個小孫女面前封住口，無他，只是怕她擔心事。」

「索命郎君」於心忍點頭笑道：「對，千萬別叫小玉妹妹知道，爺爺何妨告訴她，就說我這幾天要回廻龍灣一趟，于家大宅子正在趕工興建呢！」

「不老翁」曲大耳雙眉一揚，笑道：「好嘛，原來你把所賺銀子拿回廻龍灣去，重建破碎家園，好小子，眞有出息！」

「索命郎君」於心忍笑道：「人死不能復生，家毀可以重建，廻龍灣于家只要有人在，高風亮節于經略的家聲就不會倒下去。」

「不老翁」曲大耳點頭撫髯哈哈笑道：「小玉未看走眼，你小子是有個性，哈……」

勝一豪也笑道：「好嘛，我怎麼說你兄弟把銀子看得恁般重要，原來你要用這些賞銀重建廻龍灣呢。」

於心忍冷然一聲笑，道：「步超那羣王八蛋毀了廻龍灣，我就用他們的血與肉，再築成新的廻龍灣，這不是合情，合理又合法嗎！」

「不老翁」曲大耳一拍巴掌，笑道：「對對對，不過我老頭子倒要問一問，你小子把廻龍灣建好以後，就要把小玉接去了？」

於心忍搖頭道：「不！」

曲大耳一怔，臉色一寒，道：「可是先娶魚姑娘再接小玉？」

木訥的搖着頭，於心忍道：「我怎麼會那樣對待小玉姑娘呢，如今廻龍灣正在大興土木，我也限定工人們在過年前完工，爲了催工，更爲了防止工人們偸工減料，我決定這次捉到姓步的以後，馬上帶着魚姑娘與小玉姑娘一齊回轉廻龍灣，爺爺不會反對吧！」

「不老翁」曲大耳收起笑容，道：「我反對！」

這句話連一旁的勝一豪也吃一驚。

「索命郎君」於心忍木訥的道：「爺爺你是……」

曲大耳指着自己鼻尖，道：「你娶走小玉，我老頭子怎麼辦？」

於心忍哈哈一笑，道：「你老當然也一起回廻龍灣哪！」

曲大耳捋髯道：「有你這句話，我老頭子就不會反對了，哈……」

於是，小小土地廟附近，三個人全笑了……

＊　＊　＊

長青河渡口上，這兩天未再見到那隻小舟，只有艘渡船在往來過渡旅客。

然而在通往清風鎭的官道上，「不老翁」曲大耳與曲小玉祖孫二人，一路歡愉的直往清風鎭上趕去……

這時候應該緊守在長青河的，曲大耳反倒把小玉姑娘送到了清風鎭，一路上……

「孩子，我們到了清風鎭，無論如何可得守口如瓶，爺爺敎妳的可要牢牢記住呀！」

輕鬆走路的曲小玉笑嘻嘻的道：「不就是一旁觀察魚姑娘嗎，你都說了好幾遍了呢！」

清風鎭是在廣寧北面不過五十里，從清風鎭過桃花渡往北就是玉碑集，往西北就是去長德，金龍嶺就在長德。

祖孫二人走入清風鎭時候，天已過午了，這時候魚家客棧的兩個伙計，還把店中長櫈湊起來就倒在櫈子上睡午覺呢，見曲大耳祖孫二人進中，忙起身招呼。

「二位要吃飯還是住店？」

曲大耳道：「吃飯也住店，替我們弄兩樣小菜，一壺酒，另外包子饅頭隨便來一樣全行。」

伙計立刻往灶上走，二門裡却見一位二十來歲的大姑娘風鬟霧鬢，雙瞳剪水，體態輕盈，而梨渦隱現中款步走向櫃枱後面，在見了桌邊坐的曲大耳祖孫二人以後，先是一怔，因爲曲小玉那種玉潔冰清，心靈性巧模樣，也令她驚奇，而曲小玉也正瓠犀微露的望着自己。

不錯，這女的正是荷花姑娘，這時她手上還拿着一件紅緞衣裳，像是正在親手縫製呢。

不旋踵間，荷花姑娘自己就坐在櫃枱內低頭縫起來……

「不老翁」曲大耳搖搖頭，望望小玉姑娘，深長一嘆，却未曾開口……

「爺爺，你嘆甚麼氣？」

曲大耳望望櫃枱內的荷花姑娘，道：「從小妳跟着爺爺走江湖，幾曾做過女紅，如今就快臨上轎了，妳還未摸過針線，怎不叫爺爺擔心事啊！」

曲小玉一撇嘴，笑道：「學呀，有甚麼了不起的。」

曲大耳道：「學？跟誰去學？」

不料小玉口沒遮攔的道：「當然是跟荷花姐學了。」

這句話早被櫃枱內的荷花姑娘聽到，驚奇的抬起頭望向曲大耳與曲小玉二人，半天只眨着大眼睛……

曲小玉自知失言，回眸一笑，而伙計已把吃的送上桌來，算是解去小玉尷尬，低頭忙吃起來。

不料荷花姑娘慢慢走到曲大耳桌前，笑道：「這位姑娘，剛才我好像聽妳說有位荷花姐，是吧！」

曲大耳正要細看這位荷花姑娘，聞言笑道：「不錯，我孫女是有一位荷花姐，姑娘妳問這幹甚麼？」

荷花姑娘道：「可巧了，我也叫荷花呢！」邊看小玉，眨着一雙大眼睛盡在端詳着又道：「看姑娘模樣，妳的這位荷花姐一定長得很美了！」

曲小玉邊拉過一張櫈子，笑對荷花道：「坐下來說話嘛。」邊笑嘻嘻的又道：「妳可眞的說對了，我的那位荷花姐長得可眞美，就像妳一般模樣呢！」

荷花姑娘一聽，笑道：「妳姐姐現在那兒呀？」

曲小玉一嘟嘴，道：「我也不知道。」

荷花姑娘突然一嘆，道：「人也不能長得太美，那會惹禍的！」

曲大耳道：「姑娘是由感而發，難道……」

其實荷花姑娘的遭遇，於心忍早就對曲大耳說過，荷花那會知道的，這時曲大耳一問，荷花姑娘一聲無奈的笑道：「二位請吃吧，我不打擾了！」邊起身又回到櫃枱裡面縫起衣裳來了。

曲小玉怨道：「都是爺爺，明知故問的……」

也就在這時候，突見瞎了一目的魚老爹，手拄拐杖緩緩自後面走進門來，櫃枱內的荷花姑娘忙丢下活兒迎上去，邊雙手攙着，道：「爹，你怎的不睡了。」

魚老爹坐到椅子上，道：「天天睡在床舖上，骨頭都僵了！」

這時候曲大耳細望了一眼魚老爹，見他不過五十歲，已是灰髮罩頂，不由自言自語，道：「苦啊！」

不料魚老爹回頭應道：「老人家，你算說對了，你絕對不知道我的命有多苦，不過苦久了，我也想透了，本來嘛，人生有三種，樂、苦樂摻半，苦，不幸我是屬於純苦的一種。」

曲大耳擧杯一飮而盡，重重的放下酒杯，道：「這種論調我老頭子難苟同。」

魚老爹移身面向曲大耳，道：「願聞你老高見。」

曲大耳點頭，道：「要說人生全是苦，當然如果沒有解苦之道，誰又願意活下去，比方我老頭子，已是望九之年，却是越活越歡暢，我簡直就是活上癮的不想死，掌櫃的，你猜猜看，我老頭子的治苦妙法是甚麼？」

魚老爹忙抱拳問道：「老人家多指敎。」

呵呵一笑，曲大耳道：「治苦妙法，苦中作樂耳！」咕嘟又喝下一杯酒，曲大耳望着魚掌櫃又道：「至於苦中如何作樂，那就看自己的修爲了，比方說我老人家每次完成一樁買賣，就會樂上好幾天，有一天看着我這小孫女坐上八抬大花轎，那更會令我高興一陣子的，當然，也許有一天你掌櫃的見你這位姑娘嫁個如意郎君，難道那時候你還會叫苦不迭嗎？哈……」

魚老爹一聽，笑道：「我的姑娘有主了，而且也是位令我十分滿意的主兒，老人家提起這碼子事，我是不再說苦了呢！哈……」

這時候曲大耳才對魚掌櫃，道：「我們要在你這店內住上幾日，可有乾淨房間？」

魚掌櫃笑道：「有，小店十分歡迎二位在此住下來。」

荷花姑娘對魚老爹道：「爹，這位姑娘也有一位叫荷花的姐姐呢！」

魚掌櫃笑道：「那倒是巧了，同妳的名字一樣呢！」

就在當天晚上，魚家客棧突然來了十五騎馬大漢，而使得店裡刹時熱鬧起來。

櫃枱內，曲小玉正同荷花姑娘在細語談話，而小玉姑娘還在不停的請教荷花姑娘用針線呢，抬頭見進來的十五個大漢，早一溜煙的跑回後院去了……

（未完・十四）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 李自成帶人殺得鳳凰嶺屍橫遍野，只逃走霍大牙與宮覺，此時杜飛不在……高貴貞爲了替父母報仇，與李自成等人包圍了延長縣、延安城、姚家店，決心殺官兵一千人，僅殺了四百不解恨，準備屠城之際，幸虧送銀子買命的老者勸說……高貴貞命投降的官兵帶十字鎬鋤頭挖杜家祠堂地道，要把地轉翻三尺……

孽龍瘋狂大屠殺　官兵不敵急投降

幾人到了陷阱邊，七個官兵全死了，李老八再向四下觀，嚄，有十口大箱子，每隻箱子還用銅片包起來，他們打開一隻往裡面看，一片銀光射出來，全是一兩重的銀元寶，每箱少說五百兩，十大箱就有五千個，大伙來到兩具石棺前，果見是寶石鴛鴦一對在發光。

李老八咬牙嘿嘿笑，道：「娘的，就爲了這麼一對寶，害死我的老主人夫妻二人。」

別開東道：「終於到手了。」

他二人把寶物送到洞口外，李自成接在手中，道：「就是這個盒子，當初我與杜飛在金家莊的地洞中，我見過，杜飛疾忙把此盒揣入他的懷中。」

他把錦盒交在高貴貞的手中，道：「咱們總算爲爹娘討回些甚麼了。」

高貴貞哭了，那是悲哀，她忽然想着，寶物寶物，多少人爲得到寶物而喪失了生命，天下至寶，差不多都是充滿了血腥，所謂寶者，祇不過是害死人的玩物而已。

她若不是要把這寶石鴛鴦陪葬父母，肯定當場會毀了這寶貝。

於是，一箱箱的銀子打開了，十大箱銀子堆得地面一片光亮可比天上的月亮。

別開東相信，這地下有寶，也有機關，也許石棺附近就有機關。

李自成不打算叫人再開挖下去，他又下達了命令。

「叫兄弟們每人拿一錠銀元寶，大伙搏個好彩頭。」

老龍溝的人們過來了，果然每人不多取，一錠銀子揣入懷中了。

官兵們看得直瞪眼，却又聽李自成道：「投到咱們老龍溝的兄弟們，就是一家人了，拿吧，你們每人也拿一錠，兄弟是幹甚麼的，不能有歧視。」

官兵們一聽，樂了，每人上前取一錠，剎時間那麼多的一堆銀錠被瓜分了一大半。

有個軍官走過來，他重重抱拳道：「咱們該叫你一聲甚麼？」

一邊的尹六郎道：「是少主人。」

那軍官道：「少主人，咱們有罪在身吶，你不拿咱們開刀，還送了銀子，令咱們有愧。」

他激動的又道：「我們要爲少主戴罪立功，若有吩咐，兄弟們打仗走前方。」

李自成一聽，拍拍那軍官，道：「幹上咱們這種不算偉大的偉大事業，出刀砍殺很平常，莫說甚麼戴罪立功，咱們還是老話一句，有難同當有福同享。」

那官員叫道：「就我所知東廠番子們快完蛋了，魏老奸肯定會被殺，你看看，如今災荒多麼慘，路

有餓死骨呀，誰不想造反。」

李自成道：「造反的人跟我上山來吧！」

他大手一揮，大吼一聲：「先回延長縣再說。」

「唬」大隊人馬開拔了，官兵強盜一家人了。

甚麼是官兵，甚麼是強盜，天下大亂的時候，誰有刀誰是爺。

* * *

高貴貞的前面兩匹馬，兩匹馬上捆着屍體，這一路往西行，高貴貞又在馬上叫起來，叫的還是那兩句話，雖是祇是兩句話，聽得人們也悲愴。

李自成的馬隊當先進了延長縣城，延長縣內二十七名仕紳有貢獻，又是金又是銀，但求李自成能手下留情，千萬別屠城。

李自成在馬上看看囤集的糧食與銀子，他對高貴貞道：「我的妻呀，我以爲咱們別留下來了，咱們殺進姚家店，妳看如何？」

高貴貞道：「必需弄個清楚，是那一個多口，告訴那杜飛，咱們坑了鳳凰嶺。」

李自成道：「對，杜飛必事後去姚家店求証，有人告訴杜飛，那杜飛才會理直氣壯的找上了風口村。」

高貴貞道：「這個人很好找，必是那姓姚的幾個老頭子，我敢肯定。」

李自成大吼一聲：「兄弟們，殺奔姚家店呀！」

吼着，他一馬當先往延長城外馳去，這裡幾千人馬也跟着走了。

一時之間，延長城內又沉寂了，可是人們直等到二天中午才敢走出門。

* * *

第二天中午，杜家祠堂那面已出現兩個人，是一男一女，這二人不是別人，杜飛與萬紅二人是也。

李自成把杜家祠堂翻了個身，坡上祠堂也燒了，地上墳墓掀開來，那杜飛一看幾乎昏倒。

他掄動着手中的金刀，衝到了兩座巨塚前，低頭祇一看下面，不由跌坐地上掩面大哭起來。

能叫杜飛大哭，這事夠他受的。

杜飛以爲，甚麼人不好交，偏偏交上個李自成。

杜飛指天發誓：「我杜飛與你李自成誓不兩立！」

萬紅道：「杜飛，李自成是大隊人馬呀！」

杜飛道：「我在這兒存了許多銀子金器，全被他娘的搜走了。」

他咬牙切齒的又道：「更可恨的是那一對寶石鴛鴦世間的珍寶，天上也少有，杜家與金家拚鬥百年，爲的就是那一對寶物，也被李自成弄走了。」

萬紅一聽也迭足浩嘆，道：「眞是可惡！」

杜飛雙目一厲，道：「咱們如果再找去風口村，必被他們圍殺，因爲他們必爲高迎祥報仇，爲今之計，咱們快趕回去鳳凰嶺，我以爲老龍溝不久會攻打鳳凰嶺，李自成的性情我知道，殺人不眨眼的兇徒。」

萬紅道：「如果合我二人之力，是否可把這李自成擺平？」

杜飛道：「這很難說。」

他再看看這杜家祠堂，嘆口氣道：「多年的積蓄，全完了，杜家祠堂也完了，唉，亂世呀，死人也不能安息在地下，我對不起我的先人們呀！」

萬紅道：「這就是仇恨，杜飛，快上馬，咱們這兩天一直暗中窺探李自成的人馬動向，如今他率人前去姚家店，咱們快馬回去鳳凰嶺，也好早做準備，對付這可惡的李自成。」

原來這二人藏在暗中不露面，眼看着李自成毀了杜家祠堂。

當然，杜飛還不知道，鳳凰嶺已被李自成攻佔了，如今鳳凰嶺上一千人馬駐守着，那可是老龍溝的人馬。

* * *

且不提杜飛與萬紅二人雙騎馳往白于山這鳳凰嶺，如今最急迫的還是李自成率人馬去攻打姚家店。

姚家店太小了，守城的官兵三百人，仍然是于把總與官副將二人負責駐守着。

早一天姚家店就已經被李自成派出的人馬圍住了。

負責圍姚家店的是尹六郎。

另外，張翠山率兩千人馬把延安也圍住了。

李自成有頭腦，他在攻打延長縣的時候，不希望有官兵抄他的後路來支援。

李自成放心大膽的率人攻下延長城，也順利的收回高迎祥夫妻二人的人頭。

現在，李自成連夜率人圍攻姚家店，因爲杜飛是聽了姚家店人說的情況，才會有杜飛陷害高迎祥夫妻二人之事發生。

四更天過一半，李自成的馬隊先頭部隊已到了姚家店，他下令，全部躺下來歇息，準備着天一亮就攻進姚家店，這一回李自成要屠城了。

尹六郎摸黑走過來，他先是看到高貴貞，忙問：「姑娘，老爺子夫妻二人的……頭……」

高貴貞抹去淚水，道：「縫合了，就在馬背上。」

那尹六郎走過去，立刻敞開一大步跪在地上連叩三個頭，口中嘖

出口沫來，道：「當家的，尹六郎跟你南征北戰一十三年呀，怎麼就這麼說走就走了，天爺呀！」

他掩面垂淚，手撫屍體，幾乎嚎啕大哭。

李自成過來了。

「尹叔，別哭了，咱們化悲憤為力量吧！」

他指着黑暗中的姚家店，又道：「這兒可有甚麼動靜？城內的人們可已知道？」

尹六郎道：「少主人，我把人馬三面圍，另一面派出五十人在巡邏，螞蟻也走不脫。」

李自成道：「回去吧，叫大伙睡個覺，天明攻進去，殺！」

尹六郎一聽，道：「少主人，你們也該休息，我回去安排如何攻城之事。」說完，尹六郎匆匆的走了。

＊　＊　＊

姚家店的人們驚慌失措，兩天前城外忽然來了大批山寇，再把這三面有土城牆的姚家店圍住的時候，人們就關緊了大門不出來了。

一開始有人大膽出城外打探，得知這批山寇是老龍溝的人，又知道老龍溝老當家高迎祥死在延長縣，城中人似乎稍稍放下了心，肯定是圍住姚家店不叫官兵去支援延長縣的官兵。

于把總以為必是這樣，官副將卻有不同意見，他以為土匪們血洗了延長縣，就不會放過姚家店。

這兩位駐守姚家店的官家首腦人物在當中細商量，主意便打到了姚老爺子幾位身上了。

至少姚老爺子幾人曾兩次與山賊們打過交道，雖說不上一回生兩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的交情，至少可以面對面的說話，溝通一下，免去一場災難。

于把總對官副將道：「這件事最好由姚老頭幾個前去同土匪們當面鼓對面鑼的說一說，怎麼個應付，且等他們回來以後再定奪。」

官副將道：「這件事咱們能開口嗎？有虧職責呀！」

于把總道：「我們要從沒有辦法中生出辦法來，官老弟台，咱們你我心中明白，今日戰死在這裡，朝廷連個屁都不會放，朝中亂了，東廠也垮了，拚死拚活為了誰？自己能活才是眞，為誰呀，為自己才要緊！」

官副將道：「常聽把總說，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錢，國乃强的道理……」

「哈……」于把總道：「那是說給別人聽，政治口號騙人的，叫別人為他而死，你見過喊這口號的人自己拿刀上戰場，走在兵們的前方？娘的，我沒見過！」

官副將道：「說的也是，如今遍地鬧饑荒，兄弟們又有許久未發餉銀了，再等等，只怕吃飯也得搶！」

他頓了一下，又道：「好吧，我去，今晚非找他們幾戶有銀子的找來商量不可！」

官副將走了，很快的便把姚老爺子幾人找來了。

姚家店地方不大，找個人太容易了。

姚老爺子邊走邊低呼：「吃了甜頭不忘根，如今又來了，打算連根拔呀，這是甚麼世界呀！」

另外六個老者也驚慌，其中一人呼叫：「沒錢了！眞的沒錢了，怎麼辦呀？」

大伙進入軍營中，于把總把這幾位老仕紳當上賓，又是烟又是茶，又是甜果帶柿子。

只不過幾位老人家吃不下，目瞪口呆不說話。

「坐！坐！」

姚老爺子道：「把總呀，咱們已被榨乾了，再也拿不出銀子了。」

于把總道：「各位千萬別誤會，我可不是叫你們把銀子送給山賊們的，前次我也不贊成你們送銀子吧！」

姚老爺子道：「那把總找我們前來，有甚麼事呀！」

于把總道：「各位，是這樣子的，城外山寇好幾千，咱們只有三百人，這種仗打下來，大家沒好處，對土匪們也一樣不好，常言道得好，『殺人一萬！自損三千』，何苦動刀子，所以我想到各位，你們有與土匪交談贈金的交情，何妨再出去同他們談談，姚家店也不是富裕之地，能放過一馬，大家都平安，如果說怕咱們支援別的地方官兵，請告訴他們，咱們不敢！」

這一番話眞混蛋，地方上出了這種軍官，完了。

姚老爺子就在心中罵：「大明江山就淪喪在這些貪生怕死之輩的手中了！」

又聽官副將道：「三更時分來了一彪騎馬的，我約莫着，必是上一回來過的那批土匪，各位辛苦一趟去看看，如果知道他們的目的，回來大家齊商量！」

姚老爺子道：「既然二位將軍這麼說，我們幾個老骨頭便是死了，也是為姚家店拚了命！」

他把手一揮，道：「走，咱們幾個人手一支燈籠，再去賊營闖一闖。」

很快的有人送過燈籠來，這可是要緊的。

有了燈籠，便是明告訴對方，他們是來和談的，不是來偷襲，沒有人會打着燈籠偷襲敵營。

兩扇城門拉開個縫，送出姚老

爺子七個人，然後「砰」一聲門又插上了門。

姚老爺子邊走邊說：「看來，今夜要完蛋，咱們這是走往鬼門關！」

另一老者道：「休說不吉利的話！」

姚老爺子道：「我有理由，也有預感！」

「甚麼理由？」又一老人急問。

姚老爺子道：「你們想，以前咱們送銀子，如今咱們已經有銀不多了，萬一又是獅子大開口，怎麼辦？」

那老者一聽，道：「咱們叫姚家店所有住戶捐呀，土匪進城都挨刀！」

姚老爺子道：「山賊土匪總會把地方的銀子榨乾取完，最後是刀砍，唉，早晚免不了這一關……」

七個原本是富豪人，平日裡在這姚家店是橫着膀子走路的人物，如今變了。

七個人佝僂着腰低着頭，提着燈籠打哆嗦，那一段不足一里路，也不知走了多久才遇上有人大叫：「停，走得夠近了！」

七個老人停下來，彼此四下看。

於是打横過來個大漢，這大漢手上提了一把刀，可不正是剛自李自成那邊過來的尹六郎。

尹六郎回來準備攻姚家店了，見這幾人，他冷叱：「幹甚麼的？」

姚老爺子笑不出來也得彎出個笑，道：「咱們來見見你們的少主人，行不行？」

「不行，少主人剛歇下！」

姚老爺子有經驗，把腰上的玉佩解下來，送到尹六郎的面前，道：「你方便，爺……」

姚老爺子今年六十八，他叫三十五歲的尹六郎「爺」，聽得人們眞刺耳。

尹六郎一把接過來，道：「這是送我的！」

姚老爺子道：「你笑納，我榮幸！」

尹六郎忽然想及杜飛，杜飛是不是從他們身上知道鳳凰嶺被官家攻殺是由高姑娘的一句話引起的。

心念間，他把手一揮，道：「跟我來。」

眞高興，姚老爺子緊跟上，那年頭，富人有銀，窮人有刀，太平年富人當然活得妙，一旦亂世，富人只有一個字「逃」！

姚老爺子一家早想逃往他方，可是逃往何處？天下大亂了沒處逃。

姚老爺子邊走邊琢磨，這一次回去以後，甚麼也放棄了，逃出陝北再計較，別把老命斷送掉。

越過一道小坡，那兒一大堆馬四，林中有帳篷，尹六郎走過，道：「少主人睡了沒有？」

「呼！」的一聲，李自成出來了。

「我妻累得睡着了，甚麼事？」

尹六郎道：「姚家店又來人了！」

他回頭招手，叫道：「過來，過來！」

七個人七盞燈，一路縱隊的過來了，李自成道：「是些甚麼人？」

他剛說了這句話，只見姚老爺子提着燈籠走上前：「英雄，是我呀，你仔細看，我是姚家店的那個老頭子，來給英雄請安了！」

李自成一看，冷然的道：「很好，你們能來最好不過了，我還有件事想弄個明白。」

姚老爺子道：「你英雄只管問，只要是我知道的……」他又對身後人招招手，道：「都過來吧，英雄問我們甚麼我們是知必言，言必盡！」

李自成道：「我問你們，曾有一位姓杜的來過你們這兒吧！」

姚老爺子道：「有。」

「你說說，他甚麼模樣？」

姚老爺子道：「他扮成個販賣藥材的商賈來到了姚家店，住在和記飯店，後來人家藥舖的人認出那批山藥是他們進關不久被劫的，一告告到官家，可是這姓杜的逃得快，他的手上一把金光閃閃的刀，不知怎麼的找上我的姚記糧行來，問一件事就走。」

李自成道：「說下去。」

姚老爺子道：「他問我的是上一回你們曾來過的事，我照實說，因為我以為他是你們一夥的，我也以為你們是鳳凰嶺的英雄，可是姓杜的說他是鳳凰嶺的人，而你們是高迎祥的部隊……」

姚老爺子忽然住口不說了，因為他無緣無故的全身猛一哆嗦。

李自成道：「把話說清楚！」

姚老爺子道：「姓杜的拿刀逼我話實話，我要不說他就要殺我全家！」

李自成道：「要你說甚麼實話？」

姚老爺子道：「英雄，我們當時是聽了一位女英雄說是轉去鳳凰嶺，我們就以為你們來自鳳凰嶺，這以後大隊官兵追殺而來，問我們山寇是那個山上下來的，我們七人只好說出鳳凰嶺，不料那姓杜的聽了之後，仰天一聲怪笑，就匆匆的走了。」

姚老爺子七人站一起，直不楞的看向李自成。

但就在這時候，忽的從帳篷中飛出一團黑影來，只見寒芒激閃，冷焰迸流，利時之間七顆人頭滾在地上。

姚老爺子七人紛紛往地上倒下，連呼叫一聲也沒叫出口就死了。

出刀的人不是別人，高貴貞是也。

高貴貞出刀狠又辣，也不容情，李自成站在那裡不去攔，只是冷酷的在咬牙。

高貴貞道：「阿成，這七個可惡的老狗，果然是他們惹的禍。」

李自成道：「所以他們該死。」

高貴貞對尹六郎道：「尹叔，歇着吧，天明咱們血洗姚家店！」

尹六郎道：「少主人也快歇着！」說完他轉身就走，地上死了七個有錢的，死了，死了便再多的錢也沒用了。

李自成往地上「哦呸」一聲，轉身入帳篷。

附近死了七個人，他老弟台睡得更安逸，他還打鼾如雷聲。

高貴貞未睡着，她出刀殺了七個人之後，反而精神旺盛的溜出帳外！

有個守衛看見高貴貞又出來，忙走上前，道：「姑娘，有何吩咐？」

高貴貞看看地上死了七個人，頭落在一邊，她聳動鼻子冷冷道：「把李頭目找來。」

那守衛立刻斜坡一邊走去，沒多久便把李老八找來了，李老八還在打哈欠！

這兒地上死了人，李老八早已睡着未發現。

李老八走過來，道：「姑娘，找老八何事？」

高貴貞道：「你看地上！」

李老八一看之下淡淡的道：「死了人！」

高貴貞道：「就是他們把話說給官家的，也是杜飛故意叫他們代言官家，我殺了他們。」

李老八道：「應該的，多口之人應該死！」

他還用脚踢踢地上死的人，又道：「姑娘，叫我前來是不是處理這件事？」

高貴貞道：「不錯，就是為了他們。」

高貴貞回頭看看篷帳，篷帳中傳來打鼾聲，李自成睡得好熟。

高貴貞又道：「把他們七個人的屍體拖上馬背，派人送去姚家店，告訴他們，叫他們準備挨刀吧！」

李老八哈哈笑：「姑娘的作風正是老爺子的樣子，先把他們嚇個半死，再攻城就極易瓦解他們的鬥志！」

高貴貞一扭身便又走入篷帳中去了。

她那股子忿怒，就好像天下所有的人都該死，活着的人對不起她

奇俠司馬洛

天客

馮嘉 著

天客

馮嘉 著

陸球恩來自一個遙遠到地球人不知有其存在的星球。他到地球來是要追捕一個在遺傳上有缺陷專做壞事的同類。

離開了自己的星球，不一定能發揮到應有的潛力，於是陸球恩求助司馬洛協助，但，發現到要追捕的天客竟附在人的身上，利用人體進行各種犯罪活動，使事件更為複雜。

每本 HK$32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地利店有售。

似的。

* * *

等天亮，天亮就是殺戮展開之時，如今才剛四更將盡，五更未到，但有幾匹馬由幾個漢子拉到了姚家店的那座土城門外，在距離一箭之地停下了。

只見這個漢子從馬背上拖拉下來七具屍體，是無頭屍體，當然有人頭，人頭拴在馬鞍一邊。

這幾個漢子一點也不怕，膽子大極了。

他們把人頭解下來，然後用力的，就像摔西瓜似的往地上摔得轟通响。

李老八却走近城門大聲喊叫了。

「聽着，爺們這一回不要金不要銀，要你們的命，天亮爺們殺進城，雞犬不留。」

他似乎叫得還不過癮，又走前三步厲聲吼。

「聽着，咱們要殺進去，你們要拿出本事來抵擋，像你媽的男子漢，別他娘的往褲襠裡鑽。」

他這麼一吼叫，後面的幾匹馬由幾個漢子往回拉，李老八又叫道：「快來幾個人，這兒是你們的人，把屍收回去，娘的，你們都會像他們一個樣，哈……」

李老八得意呀，他這麼近距離的吼罵，大城上連一根箭也不射他。

其實李老八是有防備的，今日城上人頭鑽動却對他一聲也不吭，他又是一聲大笑，回過身來大步走回去了。

李老八得意呀，三千人馬要攻這麼一個小小姚家店，那只是張開口就會吞食掉，就如同大老虎吃一隻小老鼠一般唾手可得。

李老八走了，果然大城門開了一個口，疾快的奔出十多人，這些人奔到了城門外那一箭之地，一個人已嚇得臉發白。

「快，快往城裡抬！」

「看清楚了，別叫賊子殺過來！」

只見這些人抬屍身的兩人抬，撿人頭的一人抱起來，接着就往城內奔。

於是，姚家店的人們吃驚了。

十幾個兵士抬屍體，苦主的家人們全來了，一共七家大門戶，一下子來了七十多人圍在城內的軍營外。

官副將與于把總二人還在商量如何應付當前的情況，忽聽得軍營外鬧嚷嚷，二人走出來了。

于把總只一看，不由驚怒交加。

「太過份了，七位老人家他們也開刀，下得了毒手呀，已至喪心病狂了！」

官副將也大叫：「慘無人道的土匪，我們便拚死也叫他們進不了姚家店的城！」

這人大聲吼，聽的人都搖頭，忽聽有三批人叫起來：「不對，這不是俺爺的頭！」

另一批道：「這身衣裳也不是二大爺的呀！」

一共死了七個老爺子，七個人頭比對着身子，比了半天才算比完工。

這些家人們抬了屍體往回奔，關上門，換孝衣，然後撫屍大哭，還不知山寇們天明以後要殺進城。

正就是爺死兒孫穿喪衣，兒孫死絕怎麼辦，誰為兒孫穿壽衣呀！

那個荒年啊，人命已不值錢了，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時候這說法已經不合時了。

這時候只有刀，刀是不認人的。

是誰家的老公鷄敞開了雞喉尖聲叫，叫得人們心快跳出口腔外，平日雞叫沒感覺，今早雞叫不得了，因為三千土匪就要殺來了。

姚家店傳來雞叫聲，城外遠方有了口哨聲，遙看過去似乎是人影兒在奔走！

就在這時候，忽見姚家店的土城門大開，一隊人馬開出來，帶隊的是于把總與官副將，這二人併肩往土坡奔，三百官兵緊跟上，每個人的背後插了一把刀，而且刀也不拔出鞘！

有個土兵舉着旗子猛着晃，仔細一看乃是一張白被單用繩子拴在竹竿上！

顯然，這批姚家店的守軍不殺了，投降了！

就在土坡前，于把總手一舉，大聲道：「那一個是當家的，請出來一見！」

尹六郎嘿嘿笑着，雙手叉腰站在坡上，道：「幹甚麼的！」

于把總道：「咱們是來投降的！」

尹六郎道：「投的甚麼降呀，回去回去，等着咱們殺進去再說！」

還有不接受投降的，古來少有！

于把總道：「朋友，咱們投降，雙方都好！」

尹六郎道：「好甚麼？」

于把總道：「常言道，殺人一萬，自損三千，何必鬥個兩敗俱傷？」

尹六郎正自冷笑，高貴貞與李自成、別開東等幾人一齊過來了！

尹六郎一見，指着坡下的官兵，道：「少主人，他們真叫精明，咱們要血洗姚家店了，娘的，他們不守城了，前來投降了，像話嗎？」

李自成放眼看過去，他約莫着來了三百官兵，立刻問道：「城中還有多少官兵？」

官副將道：「一個也沒有，伙伕也來了！」

李自成道：「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你們爲何臨陣投降，甚麼理由？是不是詐降？」

于把總道：「朋友，良禽也擇木而棲，何況是人，要知咱們已數月未發過薪餉，朝中大官爭權奪利，附近幾省盡鬧災荒，民不聊生，老實說，咱們也早有思反意，祇不過機會到今天才來到，朋友，你如果不收留，咱們也不會留在姚家店，聽說有一位姓張的在陝甘游擊，請朋友高抬貴手，放咱們而去陝甘投靠新主，這姚家店三門大開，任各位出入了！」

李自成向尹六郎道：「陝甘出了個姓張的，張甚麼玩意？」

尹六郎道：「好像此人叫張獻忠的，統領人馬到處殺人放火！」

李自成一聽，道：「好，收編了，由尹叔收編，我看派他們充當先鋒，先殺進這姚家店！」

他對高貴貞又道：「他們駐防在此地，誰家有金他們必知道，這搜刮財寶之事，就由他們去幹！」

高貴貞道：「咱們的人呢？」

李自成道：「殺！」

他這等於是下達攻殺令了，立刻間，三千人馬大聲吼，爲首的尹六郎對于把總道：「聽到了嗎？找姚家店有銀子的大戶仕紳們，抄他們的家去！」

于把總把心一橫大叫一聲：「兄弟們，你們聽清楚了，人家當家的一句話，收留咱們了，這常言道得對，賣甚麼吆喝甚麼，幹甚麼得像甚麼，咱們既然投入草莽，就要像個草莽人物，跟我殺進城去，立這頭一功啦！」

立刻間，三百人馬的精神又大了，祇聽得齊聲大吼：「殺呀！」

這些人擁回姚家店去了！

這光景誰能相信有這種怪事情發生？守軍會搖身一變成了强盜了！

嗨，其實原來就有不少這種事發生，李自成遇上好幾次這種事，要不然就憑他接收高迎祥時的六千多人馬，不出三年變成上百萬的的人馬，怎麼來的？

忽聽衝殺的軍士中有人大叫：「把總呀，立了大功咱們又活了，他們當家的會封你一個甚麼頭目幹呀！」

于把總道：「那是以後的事！」

又有人邊跑邊問官副將，道：「官大人，咱們殺進姚家店，要不要放火呀！」

官副將道：「我怎麼知道，我也是頭一回當草莽呀！」

他想了一下，又道：「咱們聽把總的！」

于把總道：「爲了表現，爲了徹底，咱們就來一個全套的！」

立刻有人問：「甚麼叫全套呀，把總！」

于把總叱道：「沒吃過豬肉，沒見過豬走路呀，笨蛋，我告訴你們，幹上草莽，除了燒殺搶之外，還會幹他娘的甚麼好事情！」

有人直點頭，道：「對，燒殺搶啦！」

就這麼幾句話間，三百人馬一衝到了姚家店的土街上，人們早已關緊了店門，這三百人員有辦法，又是踢又是砸，幾家店舖被撞開了！

老百姓一見是守城的人馬，立刻笑起來了！

「怎麼，是不是想進來躲一躲？」

不料士兵不說話，揮刀就砍，立刻間有人狂叫：「你們這是造反了，殺人手段與强盜沒兩樣！」

大街上傳來大聲喊：「不好了，官兵强盜一家人了呀，逃哇！」

猛可裏火光衝天起，便在這混亂中，老百姓們自衛了，祇見男的、女的、少年、姑娘也拿槍，這是保命呀，正就是你不殺人人殺你！

一時之間，土街上，各住家，喊殺之聲暴起暴落，那被砍傷的人從台階爬向土街上，血已成泉水般在流着！

這時候燒殺在激烈的進行着，姚家店的土城外，李自成的三千人馬在移動，李老八從高處看，他笑對李自成道：「少主人，你瞧瞧，這批官兵們眞夠狠的，他們在街上殺人放火的手段和咱們也差不多！」

李自成道：「人們殺人放火都不是天生的，全都是被逼的，所謂猴急上房，狗急跳牆，你看看這批官兵與延長縣的官兵有甚麼區別的，別怪他們，是朝廷對不起他們，他們這種表現，也是在發洩！」

李自成的話很有研究似的，聽得大伙直點頭！

這時候，姚家店的土街兩旁至少有二十幾處在起大火，人們奔出門外，早被官兵們砍死在地上！

遠遠看，姚家店北面是個懸岩，姚家店是依靠這斷崖而建起的土城，這時候有人往斷崖上攀去……赤手空拳的祇想逃命！

再細看，這其中還有大姑娘。

有十幾個大戶的後院房中傳出女子驚叫聲，造反的官兵們不但燒殺搶，還多了一個姦淫，這麼一來，可也眞的成了全套手段，姚家

店慘了！

這些身穿二尺半的大兵們，駐守在這貧瘠的陝北小鎮，一個個見了母豬也瞪眼，他們口中也常言，當兵三年母豬賽貂蟬，如今他們變成草莽人物了，見了姑娘就蠻幹一番，這時候誰家若有大姑娘，這一家可就熱鬧了，就有七家大戶在房門口排起隊來了！

排隊幹甚麼？那當然是等着上床壓姑娘！

這動作也不一樣，有的壓上去，猛戳幾下就洩了氣，有的剛爬上就完了，因爲這些人彆得太久了！

可是有些士兵天生異常，爬上去半天不下來，好像是沒完沒了似的，弄得大伙等急了，出巴掌打在這人的屁股上，還怒叱：「滾，後面等了那麼多人，就你一個人自在的不下來！」

還眞絕，老太太也有人抱住了，這光景祇要是個女的就行了！

現在，李自成與高貴貞率領人馬進城了，大街上他們策馬看一遍，李自成對李老八道：「夠了，別再燒殺了，叫他們立刻撤出城外去！」

李老八與尹六郎策馬在街上找到一身鮮血的于把總，二人一看哈哈笑！

尹六郎道：「行了，你們的表現已經證明你們投降是眞心的了！」

李老八道：「少主人命你們撤到城外去，等着領賞了！」

于把總一聽，打着胡哨大聲叫：「撤，撤到城外土崗上去，別殺了！」

官副將也過來，他身後幾人還在紮腰帶提褲子！

「咱們要撤了？」

「快出城去，這是少主人的命令！」

於是，三百官兵們往城外撤，二千土匪全部進了城，當然，這中間還包括了延長縣投降的五六百名官兵！

這時候別開東、范冲、唐大年等圍守在李自成與高貴貞身邊四周，成了這二人的近衞殺手！

李自成對別開東道：「快把萬里找來！」

別開東抬頭看兩邊，他指着土城門上方，笑笑道：「少主人，飛毛腿上了城牆上了！」

李自成一看，他對別開東道：「快叫他來！」

別開東跑到城門下，他抬頭大叫：「萬里，快下來，少主人找你來了！」

萬里怔了半天不下來。

別開東又道：「快下來呀，你聾了不成！」

萬里仍然不下來，這時候別開東也過來了，別開東也看到了萬里！

萬里投入老龍溝，就是受不了汚辱，于把總與官副將說他誤了差事，害他在姚家店的兩條大街上被上了綁繩遊街示衆，如今且看于把總投降給李自成，還反過來姦淫燒殺姚家店的衆百姓，這算甚麼世界，大明朝出了這種不知羞恥不忠不義的官兵，多叫人寒了心吶！

萬里看不過于把總率人燒殺姚家店，他很想當面找上于把總，狠狠的加以辱罵，但他又明白，自己除了跑得快，武功比之于把總差遠了！

萬里是氣急了，才跑上城門樓，他眞想跳下去摔死算了，因爲這個世界已與禽獸世界差不了多少，那麼，人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此刻，別開東一步一步的上來了！

「萬里，我明白你也是一條漢子，咱們少主也知道你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咱們一個人活着，祇要有人衝着咱們豎起大拇指，喊上一聲『要得』，還有甚麼再去計較的？當知眼前形勢，我明白你是氣不過，可是我們兄弟一場，有句話我明講！」

萬里道：「這……算他娘的甚麼！」

別開東已伸手拉住了萬里，道：「眞怕你想不開閉眼跳下去，這兒高四丈，摔個半死不活的！」

萬里冷笑，道：「我若是死，必拖上姓于的，至少也拖姓官的一起上路！」

別開東道：「兄弟，你記着一句話，『直巷追狗，回頭一口』，如今他姓于的無路可走，你若此刻出刀，沒有甚麼好處，咱們何不同他們打個哈哈，往後大伙還有得拚殺惡戰的場面，誰能說自己不用人幫忙？」

萬里道：「實在替姚家店的所有百姓叫屈！」

別開東道：「不祇一個姚家店，有幾個地方的官兵都一樣，兄弟，人命都一樣，他們也要活！」

二人走下土城，祇見兩條土街上堆放着糧食與箱子，最多的糧食來自姚記糧行，姚老爺子就在這姚家店開了最大一間糧食行！

李自成在土街上與高貴貞併騎看過，他對身後的唐大年、范冲幾人道：「差不多也夠了，造飯，每人帶滿乾糧，咱們立刻回老龍溝！」

唐大年道：「不是還有個延安嗎，張翠山頭目率人把延安包圍了！」

李自成道：「圍住延安，目的叫他們別亂動，想那延安祇不過一

個宋清風在那兒駐守，我隨時可以收拾他！」

范冲道：「這麼說，咱們立刻收兵了！」

李自成道：「回去大辦老爺子夫婦二人的葬禮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此話一出，立刻引得幾個頭目齊點頭！

高貴貞道：「不如我們先陪着爹娘屍體先走吧！」

李自成自是同意，他帶的一隊六百騎兵便先行往西馳着，高迎祥與馬飛女二人的屍體仍然馱在馬背上，祇不過已隱隱有了屍臭味！

認眞的說，高貴貞也是因爲聞到臭味，才要先走的，否則延安是逃不過這一劫的！

＊　＊　＊

有一樁怪事發生了，祇一聽就覺得千古奇聞！

誰見過搶土匪東西的事件？

不祇是搶一個土匪，而是搶大隊山寇，祇因爲這一大批山寇不但有吃有喝，而且每個人的口袋裏還有銀子！

那是災荒亂世呀，至少在陝西與陝北就有這個極其可憐的景象！

就在通往白于山的大道上，也不知從甚麼地方過來了上千逃荒的男女老少一大堆人！

這批人在大道上發覺來了大批帶刀的山賊，可發現山賊們背的乾糧袋鼓脹，立刻一蜂擁撲上去！

他們一邊口中還大叫：「給一口活一命，給兩口活兩條命，你給三口呀，你就是俺再造的父母了，嘻……」

他們伸手奪，臉上一片笑！

窮人搶銀子，餓民要吃的，他們一邊笑，也叫你不能出刀殺，因爲「伸手不打笑臉人」！

可是不殺就有些不大對勁了，連衣服也快被撕破了！

有人就大聲喊：「爺們殺人不眨眼，小心挨刀！」

可也有飢民笑着道：「俺知道，你爺們的刀是不砍飢腸人，你爺們的刀專殺有銀子的人，對不對？」

別以爲當强盗的沒有同情心，那就大錯特錯了，草莽人物講的是義氣，就拿「仁義道德」而言，道德不懂啦，仁義不能少！

要知上山變成草莽人物，也是日子過不下去了，大多數也是飢寒交迫才上山，如今這是來了飢寒人，至少也會產生同病相連的心！

飢寒人搶山寇就在這大道上上演了！

忽的有人一聲吼：「不要動啦！」

這一聲大吼如打雷，震得人們耳根痛，大伙抬頭看過去，祇見是個大漢，黑不溜秋的身高有七尺，挺着胸膛走到了大道正當中！

這個大漢是怎麼出現的？沒人看到！

這大漢的手上拿的是一根柳木棍，棍長八尺，手臂那麼粗細！

祇見他把這根柳木棍往地上一搗，大吼：「你們搶他娘的甚麼？嗯？」

他邊吼邊搗地，一副偉大的模樣，又吼：「你們這些蝗蟲，祇知道吃天啃地，我問你們，吃光了吃的甚麼也沒有了，怎麼辦？」

飢民們發了楞，好像大伙都聽他的吼！

這大漢抖着滿嘴短髭，又道：「人家也是爲了活命才會上山寨，你們搶食人家用血肉拚來的糧食，便是吃上三幾天，娘的皮，到後來還是死，餓死。」

忽有人大叫：「喂，封大個子，依你說咱們該怎樣？」

姓封大個子道：「簡單啦，咱們投奔他們，咱們也跟去上白于山。」

有人大叫：「屈死不告狀，餓死不當盜呀！」

姓封的大怒，立刻大步奔過去。

這姓封的指着那漢子叱道：「這話是你說的？」

那人指着身邊幾人道：「我們都這麼說，老人家的遺訓，怎麼不對呀！」

姓封的一聽大怒，道：「好，你們不盜，是嗎？那就去挨餓吧！」

他把手上柳棍交左手，右手疾抓間，一把扣着那人的前胸便把那人舉起來往外拋去。

他也把另外幾人拋擲在幾丈外撞成一堆。

幾個人哎呀叫，姓封的怒漢吼道：「滾！」

就在這時候，尹六郎過來了。

尹六郎指着姓封的大個子吼道：「休仗有些力氣，欺侮他們。」

姓封的道：「他們不識相呀。」

尹六郎道：「聽口氣你想投入咱們？」

姓封的道：「天災人禍也得活命。」

尹六郎道：「你有甚麼本事？」

忽見一個中年漢斯斯文文的過來了。

這人有些斯斯文文的對尹六郎道：「你朋友還不曾聽過吧，陝北大力士就是他。」

尹六郎冷笑道：「他是大力士？」看着一根木頭，尹六郎笑笑，道：「他手上如果是根鐵棍，我就信他是個大力士了。」

中年人撫撫髯子道：「朋友，他的那根棍呀，比鐵棍還厲害呀。」

尹六郎「嗆」的一聲拔出刀來：「想加入？可以，尹爺這就試一試，掂一掂，你有多少本事。」

他說風就是雨，出刀就砍。

尹老六以爲，他祇三兩刀，肯定把這大個子手上木棍砍斷。

祇見刀光一起，姓封的大漢暴退疾閃，他是一邊閃一邊瞪大眼，立刻間臉紅脖子粗，他運起內功了。

尹老六七刀劈個空，大吼一聲：「我看你往那兒躲。」

他這話甫出口，姓封的大漢雙臂用力來一個大旋身，一根木棍發出「忽」的暴响，棍子在他一掄間不見了，早聽得「噹」的一聲傳來，一把大刀飛上了半天空，尹六郎疾退間，那把刀「咻」的扎落地面上。

尹六郎有些目瞪口呆，隱隱的有些雙臂發麻。

姓封的身子站定，才見他的棍子已收在身邊。

「怎麼樣，你要不要再試一試？」

那中年人過來了，他衝着尹六郎道：「朋友，你別把咱們這些兄弟當外人，實對你說吧，朋友呀，陝北最北端有個地方叫神木鎮。」

尹六郎道：「知道，緊接長城邊，我去過，神木鎮北神木廟，裡面有幾個和尚快九十一百歲了。」

「哈……」中年文士笑笑道：「你這麼一說，說對了，神木大師還健在，明年一百整歲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他，就是大師的俗家弟子，也是最小的。」

他看看人們各自席地坐，山盜們也坐大路另一邊，鬧哄哄的在叫着，便對尹六郎道：「看到了嗎，他手上的那棍子，實乃神木廟鎮廟之寶物，有一晚，神木大師夜觀天象，發覺紫微星橫移，太白金星往南墜，這是有眞命天子將出現，可是有紅光似血雨，這是大劫數，神木大師爲了要救天下蒼生，便由他手持神木南來了。」

尹六郎聽得半信半疑：「你是甚麼人？」

一笑，中年人道：「何用就是在下。」

尹六郎道：「這批上千災民也是你們同路人？」

何用道：「一路南下數百里，災難之人跟來了。」

這時候幾個挨揍的漢子過來了，有個頭撞出一個大肉包的漢子道：「幹了，幹了。」

姓封的道：「幹甚麼？」

那漢子道：「這是機會呀，神木大師乃有道高僧，他說有太白金星南移，眞龍出世，我們當然也幹，這可是一生之中難遇上的大好機會。」

原來他們幾人聽了何用的話，便立刻改變心意了。

原來這幾個人都會動刀槍，他們也有專長，這其中有個教學的學究，另外幾人會管帳。

那年頭這種人才還眞缺乏，就如同今天的科學家。尹六郎問明了這批人之後，他哈哈的笑道：「行，你們投過來，就是一家人了，我別的不多說，草莽的規矩要明白，有酒大碗喝，有難一同當，等到回到白于山老龍溝，少主人那兒我推薦。」

大伙一聽，齊聲叫起好來了。

尹六郎拍拍姓封的，笑道：「他娘的，我尹六郎跟隨老爺子南征北討，還不曾有人用棍子把我這十六斤半重的大刀砸飛掉，你是頭一人。」

姓封的笑笑，尹六郎道：「叫甚麼名？」

姓封的道：「我叫存壽，封存壽就是我的名。」

他對尹六郎又道：「我的本事大，不如何先生的巧計謀，何先生是有奇術的人吶。」

尹六郎一聽，轉而看向何用，道：「先生會奇術？」

「哈……」何用笑了。

何用點點頭道：「算算紫微斗數，推一推命理八卦，這祇能說是小玩意兒了。」

尹六郎一聽，心想：「別是白蓮教的人物吧！」

就在這時候，後面又追上一批人馬，那正是從延長與姚家店投降而來的近千名官兵。

這些人剛到，災民們四散逃，有人還大叫：「快走，快快劃清界限，咱們不是山賊。」

祇因爲這些人穿的仍是官兵衣，才會令逃難的人以爲官兵追來了。

這些官兵會合一起，暫由于把總與官副將，還有那個延長投誠的軍官叫毛向天的三人掌理。

尹六郎見官兵們走來，又見災民們四下逃，引得他仰天哈哈笑起來。

「別怕，別怕，如今這批二尺半人物已和咱們一家人了，回來啦！」

他吼的聲音大，逃的人又紛紛走回來。

有人還大叫：「嚇我們一大跳。」

那位神秘的何用早已坦然大笑，道：「哈，原來是從善如流的軍爺們也上山了，哈……」

這時候大概祇有這句「從善如流」才能逼出官兵們心中的無奈。

尹六郎抬頭看，官兵後面，李老八的人馬也來到了。

這匹人馬有兩千，也是高迎祥的正規人馬，跟着高迎祥打天下也都有年資可數。

這個行軍隊形有調理，新投誠的官兵在中間。

如今李老八匆匆走過來。

「怎麼啦，不走啦？」

尹六郎道：「老八呀，你瞧瞧，這千多人要跟咱們上白于上。」

李老八道：「娘的，韓信用兵，多多益善呀，行，叫他們一同走。」

他想了一下，又道：「從那兒來的？」

尹六郎道：「神木縣。」

李老八道：「誰是帶頭的？有甚麼本事沒有？」

尹六郎道：「這裡面有人才呀，正是咱們需要的。」

李老八道：「有甚麼人才？有人才的人物有辦法，怎會上山當强人。」

笑笑，尹六郎道：「人才也需吃飽肚子，餓着肚子呀，那就不他娘的叫人才了。」

李老八道：「那叫甚麼？」

尹六郎道：「他們吶，就好比孔夫子放响屁不臭——空(孔)有才氣。」

李老八道：「咱們是論功夫的。」

尹六郎拍拍身邊的大高個子封存壽道：「他的功夫打過我，你信不信？」

李老八道：「一根木棍呀？」

尹六郎道：「你可要試試？」

李老八道：「有點心動。」

忽聽何用笑道：「慢來，慢來，如今已是一家人了，何用比試，不如這麼辦。」

李老八道：「你是……」

「我叫何用，會那麼一點法術，不登大雅之堂。」

他對封存壽又道：「不如你我二人再配合一下，來個現場獻醜。」

他自袋中摸出一把白粉，舉得高高的又道：「我把這一把白粉拋在空中，由封兄弟掄出神木棍子打過來，祇要他能把這些白粉以棍的內力捲旋成雲的捲向空中，便知道他這一棍足有萬鈞之力，無人能敵。」

眞叫玄了，以棍風把一把白粉捲向空中，這力道之大，令人咋舌了。

於是，大伙閃開來，圍了個小場子，祇見那何用對封存壽道：「且看你能不能讓大伙叫你一聲好了。」

說着，他把手往半空中拋出一把白粉。

封存壽大吼一聲掄棍打向那片白粉，大伙看得既清楚又仔細，祇見白粉沙沙成旋狀地往空中飄，好像凝結成一片白雲。

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祇見封存壽又是一棍旋打，忽然間，「嘩」的一聲响處，那一片白雲燃燒起來了，火焰升起，黑煙出現，白狀雲也消失了。

何用哈哈大笑，他對封存壽道：「祇以爲你有神力，能把我的火神砂捲起來，想不到你棍上神力，打着了我的火神砂，竟然當場生火，太妙了。」

李老八與尹六郎二人看得直了眼。

何止是他二人，看的人全楞呆了，半天，才傳出一陣哄堂叫好聲：「好啊！」

忽聽李老八道：「中啦，你們打從今天起，都是一家人了，我當個家做個主，每人發一兩銀子先壓壓口袋，等回到了白于山老龍溝，吃香吃辣大家都有份。」

他這麼一叫，所有的災民都樂了。

李老八對封存壽道：「兄弟，你會氣功？」

封存壽道：「瞞不過你老兄，不錯，氣功由棍上傳出，這是神棍。」

尹六郎道：「咱們少主人見了必高興。」

原來李自成以後率人馬投入各地拚殺，身邊有一個大力士，那個大力士就是封存壽。

李老八哈哈笑道：「人才，人才，如果官家有你這號人物，咱們就損失大了。」

不料那封存壽道：「老實說，三年前，朝中東廠有人找到我師父，我師父早就有說詞，人老了，朽木不撐大厦，就一口回絕了。」

李老八道：「唉，有這種事呀，如果東廠把你師徒請去，那還得了。」

封存壽道：「他們也打算叫我們幾個出山，我們躲起來了，唉，天意，想不到如今……」

李老八道：「如今落草爲寇對不對？」

封存壽看看何用，李老八却哈哈笑了。

「兄弟，你弄錯了。」

封存壽道：「我說錯甚麼了？」

李老八道：「英雄識時務，義士要仁義，誰是匪，誰又是英雄？那是官家口中說的，因爲他們是官家，可是如果官不像官，貪贓枉法欺壓百姓，那他娘的與匪何異？」

何用道：「有道理。」

李老八道：「咱們眼睛雪亮，就要改朝換代了，咱們這民族有意思，改朝換代免不了大殺大拚一場，勝者就是王，敗者當然爲寇，

其實，各朝代是一個樣。」

尹六郎一邊哈哈笑，聽得人們也點頭。

李老八又道：「咱們別的遠古不提他，就拿咱們知道的幾個皇朝開國君比一比，評一評，那漢劉邦是甚麼呀，小民吏呀，三國劉備賣草鞋，李世民算的是互崗寨上的草莽人物起的家，趙匡胤起兵在亂世，咱們這一朝更是妙，太祖是個小叫化呀，娘的，沒有一個他天生就是皇帝命。」

那何用呵呵笑，撫掌道：「咱們就是想到天下大亂才來投靠。」

於是，每人有了一兩銀，從延長與姚家店搶來的糧食，立刻分了每人一大包。

這原是一批從北邊過來的災民，如今大伙搖身一變成了草莽英雄了。

這件事李自成還不知道，因爲李自成帶的是馬隊，他與高貴貞早已奉着二人的父母屍體奔往老龍溝。

當圍住延安的張翠山得到命令把人馬撤走，那已是第二天過午了。

這中間，最急躁的乃是駐守在延安的總兵宋清風，他見延安被圍，想盡辦法搬救兵，幾次潛出的人被張翠山抓住，而且拖到高處砍了頭。

如今突然間人馬撤走了，宋清風仍然緊守延安不出去，直到再也不見有山賊的影子也鬆了一口氣。

* * *

杜飛與萬紅二人直奔鳳凰嶺，那萬紅對杜飛的遭遇，早已恨李自成入骨。

就在兩天以後，杜飛與萬紅二人已進入鳳凰嶺界，那地方杜飛很熟悉。

杜飛是鳳凰嶺三當家嘛，他當然熟悉。

從很遠處杜飛就連放三聲胡哨，他吹的是入山訊號，有些刺耳，但很响。

萬紅還笑着：「像是高吭的歌聲。」

進入一道山谷口，又見那座茶棚，也是五個漢子在茶棚內坐着，聽了口哨聲一擁走出來。

這些人見谷口進來兩騎，立刻有個漢子笑道：「財神爺上門了，哈！」

又一人道：「咱們來了也不少天了，到今天才見有人打此谷口往外走。」

原來這個谷口往北轉，有支路通往北邊數十里遠的長城出關口。

立刻間，又是一個木盤托了兩隻茶杯，三個漢子站在山路正當中，有些不一樣的是除了一人端茶盤一人手提茶壺外，另一人的肩上擱了一把明晃晃的刀。

這光景有點軟硬兼施的味道，看得拍馬過來的杜飛與萬紅二人彼此一瞪眼。

那三個嘍兵竟然不認識杜飛。

實際上杜飛與李自成有交情的那兩三年間，杜飛從沒去過老龍溝，便是幾年前高貴貞領人馬打着保護杜飛與李自成成挖到的五箱金家莊財寶的時候，那批老龍溝的人就沒有在這兒駐紮！

這五個人不認識杜飛，高迎祥有人馬六七千人，絕大多數沒見過杜飛！

李自成奉了高迎祥之命，帶領人馬拿下了鳳凰嶺之後，派了三位大頭目與一千人馬駐紮在此地！

幹山寇的行業是有定規的，要奪取客商的銀子有兩種手段使出來！

這頭一種手段很簡單，甚麼茶棚也不設，藏在深山不出來，等到客商經過，一擧出來搶，有良心的把旅客搶個精光之後往山上奔去，若是狠下心腸的，不但搶去財物，也把人殺掉！

這種手段的人有一半沒有固定山寨，官兵派來也找不到他們的踪影！

這第二種手段不簡單，有一半搞上了官匪勾結，他們開山立寨，嘯聚人馬，佔山爲王，這就要有組織，有計謀，有手段還得有力量！

正牌的山寇就有茶迎客商，端看客商的身價而論，有的定規提成，收到高價的客商，山上兄弟們還會奉上酒菜，再派人送出山區，一路平安！

鳳凰嶺的山寇便是這一類！

此刻，杜飛仔細的觀看面前三個人，道：「兄弟們，我問一件事情，不知三位知道否！」

肩上擱刀的漢子嘿嘿笑，道：「甚麼事情？」

又聽托茶盤的漢子，道：「那就下馬，邊喝水解解渴，你老兄再慢慢的問！」

杜飛示意萬紅，二人下得馬來。那漢子把茶盤送上，道：「喝，喝！」

杜飛取過茶碗，一碗交在萬紅手中，他問三人，道：「請問三位，此地鳳凰嶺有位三當家的，姓杜，各位認不認識他！」

說完，他雙目凌厲的看着三人！

三人一聽哈哈笑起來了！

杜飛道：「有甚麼好笑的？」

肩上擱刀的漢子道：「朋友，你認識姓杜的？」

「熟得不能再熟了！」

「你想是要套交情了？」

杜飛道：「順道拜望而已！」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徐元平等人欲離開玄武宮，輕易破了六重劍陣，第七重劍陣由二白髮白髯老道指揮，共有三十六人，幸虧丁玲聰明看出端倪，說出丁鳳拜在天玄道長門下，才得以出陣……宗濤感激丁玲，借索牛肉乾換武功傳她三招，丁玲說出她內傷未癒……丁玲與查玉談到在楊家堡受困之事，目的是欲從查玉口中探出……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幕後黑手控大局　攪亂江湖起風波

查玉怔了一怔，道：「姑娘這話倒是不錯。」

丁玲道：「絕錯不了。爲令尊安危計，查少主應該早已預謀……」她輕輕歎息一聲，道：「本來令尊和家叔及那冷公霄，都是閱歷極豐之人，憑楊文堯那心計，也未必能夠算計他們，但一個有心，一個無意，在重利相誘之下，祇怕他們鬼迷心竅，失了平日的機智，而且所有謀劃行動，均操楊文堯之手，令尊和家叔有如盲人騎在瞎馬之上，一切都聽人擺佈了。」

查玉臉色大變道：「姑娘一語提醒在下，我得趕去知會家父一聲。」

忽聽金老二啊了一聲，道：「楊文堯定然帶他們趕往孤獨之墓了……」

金老二緩緩揚起斷臂又道：「我這條手臂就送在楊文堯的謀算之下，如非我見機得快，遇上平兒，早已橫屍在孤獨之墓中了。」

查玉更是焦急，目注丁玲道：「家父和丁老前輩安危相關，此事姑娘總不能袖手不管吧？」

宗濤哈哈大笑，道：「好啊！先讓他們自相殘殺一場，老叫化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金老二道：「那『戮情劍』匣已落入『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手中，祇怕他也有了行動。」

宗濤笑聲更是嘹亮，說道：「那是最好也不過，加上個易天行，這場戲就更熱鬧了。」

徐元平忽然回頭望了查玉一眼，道：「查兄，令尊可是往孤獨之墓中去麼？」

查玉緩緩點頭道：「時間倉促，家父祇用我們查家暗語，告訴我他和楊文堯結伴去取一批寶物，想來定是去孤獨之墓了！」

徐元平道：「那墓中珠寶翠玉多不勝數，凡是心有貪念之人，難免不爲它動心。」

宗濤雙目神光一閃，問道：「你既見過那墓中珠寶翠玉，難道就不動心麼？」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珠寶翠玉雖然人人愛，但那總是身外之物，有它不多，無它不少，何況物原有主，豈可隨便取得……」

丁玲微微一笑，道：「楊文堯素有收集珠寶玉器之癖，金陵楊家堡富可敵國，那孤獨之墓珠寶翠玉愈多，家叔和查老堡主的性命也就愈是危險了。」

查玉轉目望着徐元平道：「徐兄既然到過那孤獨之墓，不知可否指示兄弟一條去路？」

徐元平微微一皺眉頭道：「墓中機關重重，查兄縱然趕到，也是難以擅入一步……」

宗濤大笑道：「老叫化雖無取

財之意，但却想去趕場熱鬧……」他突然收斂笑容，接道：「少林寺已查出『戮情劍』匣重現江湖之上，盡出寺中高手，訪查此劍下落，數十年來，江湖上都說那『戮情劍』乃爲最不祥之物，凡懷此劍之人，不論武功何等高強，都難逃死亡一途，看來這傳言倒是不錯了，此物重現江湖不過數月工夫，已引起中原武林混亂之局。」

徐元平黯然一笑，道：「唉！要是我早把此劍交還慧因大師，也許不致引出這場風波了。」

金老二接口說道：「少林寺和尚旨在追取那『戮情劍』匣，寶劍本身，倒還不是他們主要追尋之物，現在劍匣既已落入了易天行的手中，你大可不必再爲他擔風險，不如趕往孤獨之墓，找到元通大師，當面說明此事。」

徐元平沉吟了一陣，道：「此事容我想想再說……」

他雖然不贊同金老二的辦法，但却又不願使他難堪，祇好借詞推拖過去。

金老二臉色忽然一變，道：「平兒，那慧空圓寂之前，可有甚麼托你辦麼？」

徐元平淒涼一笑，道：「沒有，他雖然傳了我的武功，但我却無師徒名份……」

宗濤道：「你這兩句話連我老叫化也糊塗了，師倫大道，豈可忤逆？他既然傳了你的武功……」

徐元平急急接道：「老前輩有所不知，他傳我的武功，連那柄『戮情劍』，都是打賭輸給我的！」

宗濤哦了一聲，望着丁玲道：「老叫化還有一事不明，你們如何會跑到了楊家堡，又怎麼和天玄碰在一起？玄武宮素來不許閒人進去，你們怎麼會和那牛鼻子攀上了交情？」

他見徐元平急得面紅耳赤，怕他一時衝動，口沒遮攔，盡洩胸中之密，趕忙掉轉話題。

丁玲瞧了徐元平一眼，才笑對宗濤說道：「此事說來話長……」

宗濤搖頭接道：「刪繁從簡，愈短愈好。」

丁玲似在籌想措詞，沉吟了一陣，道：「我和妹妹歸途遭擒，被楊文堯押解金陵，半月後又被放了出來……」

徐元平插嘴問道：「楊文堯爲甚麼把你們押送楊家堡？豈不是自惹痲煩？」

丁玲道：「他認爲我和妹妹發覺了他的隱秘，其實他不過自己多疑……」她微微一頓後，接道：「我們被不明不白的關入楊家堡水牢……」

徐元平奇道：「楊家堡也有水牢？」

丁玲道：「一宮、一谷、三大堡中大概都有水牢的設置。」

徐元平奇道：「怎麼一宮一谷呢？難道千毒谷中沒有水牢？」

丁玲道：「是我們鬼王谷沒有水牢，不過有火牢，坐來比水牢還要苦了！」

徐元平歎一口氣，欲言又止。

丁玲微微一笑道：「我們又被糊糊塗塗放了出來，以我之意是要趕回鬼王谷去，妹妹却偏要來此，後來又遇上了宗老前輩的高足……」

宗濤哈哈一笑，道：「客氣，客氣，小叫化子。」

丁玲接道：「小叫化子告訴我們兩件大事：一件是宗老前輩陷身在玄武宮中；一件是徐相公死在天玄道長手中。」

宗濤突然一皺眉，道：「怪呀！這玄武宮中之謎如何會洩了出去？」

丁玲望了徐元平一眼，輕輕歎一口氣，接道：「妹妹聽到此訊，堅持要到玄武宮一行，幫助小叫化搭救宗老前輩……」

宗濤笑道：「你們可是當眞來救老叫化麼？祇怕是言不由衷吧？」

丁玲嫣然一笑，道：「我妹妹不知從哪來的感應，她堅信徐相公不會死，非要找天玄道長問明不可……」

宗濤望了查玉一眼，道：「你可也是幫助小叫化子來救老叫化子嗎？」

查玉道：「晚輩一來相助搭救宗老前輩，二來想證實一下徐兄生死之事。」

宗濤仰天打個哈哈，道：「玄武宮是何等險兇之處，就憑你們幾個娃娃也敢來老虎口中拔牙，膽子倒不小啊！小叫化冒死而來還有理可說，三位明知萬無一生，却也甘願趕來相救老叫化，實叫老叫化難以置信！」

丁玲道：「有甚麼稀奇！一個人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還有甚麼好怕？」

宗濤怔了一怔，道：「這話倒是不錯……」

查玉微微一笑，接道：「可是徐兄死訊，激起了兩位姑娘效死之心……」

丁玲淡然一笑，接道：「是不是你管不着，最好少說風涼話，免得延誤時間，誤了令尊的性命。」

宗濤忽然哈哈大笑道：「以後你們在途中遇上了身受重傷的天玄道長，幫助他療好傷勢，牛鼻子感恩圖報，破例帶你們進了玄武宮。」

丁玲笑道：「老前輩言來有如親目所見，猜的一點不錯……」

她轉臉望了查玉一眼，道：「我們這一行人中，都沒有見過天玄道長，還是從那一身裝束中猜出他的身份。他傷勢甚重，人事不省，當時我們如要殺他，實是不費吹灰之力……」

徐元平道：「殺一個奄奄一息毫無抗拒能力之人，豈是大丈夫的行徑？」

丁玲道：「江湖上如都像你徐相公這等光明磊落，武林中也不會有很多是非了。」

宗濤道：「那你們爲甚麼不殺他？」

丁玲道：「我們一共四個人，但對處理天玄道長，卻有着三種不同的意見：令高足主張挾持他趕往玄武宮走馬換將；查少堡主卻主張殺了他，再設法搭救宗老前輩；我妹妹卻力排兩人之議，主張幫他療好傷勢……」

查玉口齒啟動，欲言又止。

丁玲冷笑一聲，道：「你怎麼不說呀？你不說我也猜得出你要說甚麼，有我在，你最好少賣弄口舌！」

查玉原本想說：你妹妹要救天玄道長，還不是想從天玄道長口中探聽徐元平的生死之事，哪裏眞想救人。話到口邊之時，忽然覺得這幾句話有些不對，慌忙住口不說，對丁玲刺激之言也就充耳不聞，一笑置之。

丁玲繼續說道：「我們幾人爭執甚久，結果依了我妹妹之言，幫助天玄道長療好傷勢。以後之事，老前輩是親眼所見，那就不用說了。」

幾人邊走邊談，不覺間已走出七八里路，到了一處岔道所在。

丁玲轉身對宗濤躬身一禮，說道：「老前輩請多保重，晚輩就此告別了。」

宗濤還未來得及答話，徐元平已搶先答道：「丁姑娘要到哪裏去？」

丁玲道：「我要回鬼王谷去……」

查玉道：「令叔涉險孤獨之墓，姑娘就袖手不問了麼？」

丁玲道：「我武功有限，去也於事無補，有你們幾位趕去也就夠了。」

徐元平道：「你內傷未癒，如何能獨自行動？」

丁玲道：「我傷勢雖重；但在一兩個月之內，還死不了，埋骨桑梓，總比要死在外面好些。徐相公日後有暇，能到玄武宮去，看望我妹妹一次，也不枉她對你一番懷念之情。」

黯然一笑，轉身向南而去。

徐元平縱身一躍，攔住了丁玲去路，說道：「姑娘身負內傷，如何單身上路？……」

丁玲笑道：「你不讓我走，準備如何安排我？」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在下當全心全力尋求良藥，療好姑娘的傷勢。」

丁玲輕舉羅袖，掩口笑道：「你要趕往孤獨之墓，找你的『戮情劍』匣，又要幫我尋求良藥療治傷勢，這兩件事件件都如火燃眉，徐相公，你難能化身爲二，各顧一方。」

徐元平道：「姑娘內傷雖重，但在近月之內，還不致有何兇險，在下趕往孤獨之墓，奪回『戮情劍』匣之後，就專心一意替姑娘去尋求療傷之藥。」

「神丐」宗濤突然接口說道：「天玄牛鼻子，乃當今武林療治毒傷的聖手，咱們再到玄武宮去要他替你療治傷勢就是。」

丁玲搖頭笑道：「我中了三陽氣功，內腹眞氣凝結成傷，南海門下那鬼丫頭，給我藥物之時，已料到我難以按她所囑養息，金針過穴，把我凝結的傷勢，逼入內腑，我未能按時服藥養息，致內傷轉成痼疾。不瞞幾位說，我早已難再和人動手，天玄道長曾經看出了我負有內傷，他把我叫到一側，替我把脈之後，告訴我有三個月好活，而且在這三個月之中，還要心情歡愉，要不然壽命還要少一半，幾位好意丁玲拜領了……」

宗濤道：「這麼說來，天玄牛鼻子也已經束手無策了。」

丁玲點頭笑道：「他親口告訴我，要我早回鬼王谷，還可埋身桑梓。」

宗濤歎息一聲，道：「無怪那牛鼻子肯收小鬼女作徒弟，而不肯收你。」

丁玲道：「那也不是，我妹妹心地善良，一派天眞，待人誠心誠意，不善虛假，而且她練我們本門內功基礎不深，容易改變，我已病入膏肓，收了我也不能傳他絕世技藝。」

徐元平仰臉望天，神情沉痛的道：「姑娘不是照顧在下療傷，如何會和綠衣麗人相遇，追根究底，禍由我起，我如不能想法子療治姑娘內傷，不但變成了言而無信之人，且將有負一番相救之恩……」

丁玲想不到他對自己竟這般的情深意重，祇覺心頭一甜，接道：「這如何能夠怪你，祇怪我過去作孽太多，身遭天譴，能聽你這番話，我已經心滿意足……」她緩緩把目光移注到宗濤等臉上，忸怩一笑，道：「諸位別笑我忘了雪恥，我已是快死的人了，難免言詞失檢。」

宗濤笑道：「江湖上都說鬼谷二嬌，面慈心冷，手段毒辣，殺人於輕顰淺笑之中，今日一看，傳言倒是未必……」

忽聽一陣急促的馬蹄之聲傳了過來，一個遙遙的聲音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在這裏，害得弟子一陣好找。」

宗濤轉眼望去，祇見何行舟快馬加鞭如飛而來。

他仍然穿着一身華麗的衣服，神色間驚喜交集，但那長程健馬却跑得滿身大汗。

宗濤皺皺眉頭，道：「你跑來幹甚麼？」

何行舟一躍下馬，說道：「弟子今日如果找不到師父，那就……」目光移注到徐元平臉上，突然一呆，接道：「你還沒有死麼？」

徐元平淡然一笑道：「怎麼？你很希望我早些死？」

何行舟喃喃自語，道：「奇怪呀！這是怎麼回事呢？」

查玉冷笑一聲，接道：「你這人毛病不小，大驚小怪的幹甚麼？」

何行舟想起過去在「碧蘿山莊」之中，也是遇上這幾個人，不但被戲耍得不亦樂乎，而且還幾乎丟了性命，如非有金牌在身，借宗濤之力擋了一陣，祇怕現在已屍骨化灰，不覺心中一寒，回頭對宗濤深深一揖，道：「弟子奉了金牌令諭找尋師父，限期歸報，今日是最後一天限期，如果再遇不上師父，勢非受責不可。」

宗濤道：「你找我有甚麼事？」

何行舟道：「師父和師娘相訂之約……」

宗濤神色一整，說道：「你回去吧！除非你師叔願先把金牌交回，老叫化絕不再和她晤面。」

何行舟先是冷笑一聲，但立時又換上一副笑臉，說道：「金牌令諭乃咱們金牌門無上權威之令，難道師父也要違抗麼？」

丁玲突然插口說道：「金牌令諭能管到宗老前輩，難道還能管得了我們不成？」

何行舟呆了一呆，縱身躍上馬背，一抖韁繩，那健馬衝出去二丈多遠，然後又勒馬轉過身子，高聲說道：「師叔命弟子轉達金牌令諭，限師父十日之內趕往『碧蘿山莊』，如有違背，以欺師滅祖大罪論處！」說完話，也不待宗濤答話，帶轉馬頭，放轡疾奔而去。

查玉側臉望了宗濤一眼，道：「徐兄，咱們下次再遇上此人時，非得把他結果了不可。」暗中觀察宗濤神情，看他有些甚麼反應。

那知宗濤恍似未聞其言，神情冷寂，呆呆站着，似在考慮着一件極大的難題……

徐元平輕輕歎息一聲，道：「看來人生在世，誰也難免煩惱，以宗老前輩的豪放，也有着無法解決之苦。唉！祇是每個人的際遇不同，煩惱也就各異了。」

丁玲側臉對宗濤道：「宗老前輩，咱們早些走吧！」

宗濤輕輕啊了一聲，道：「走吧！」當先向前走去。

徐元平等魚貫隨在宗濤身後而行。

大家心中都似有着極沉重的心事，一時間默默無言。

約走四五里路，宗濤突然停了下來，回過頭來說道：「你們先到孤獨之墓去，老叫化去辦件私事，隨後就到。」

徐元平道：「老前輩可是去和師妹見面麼？」

宗濤搖搖頭，還未來得及答話，忽聽一聲高昂的佛號，一羣身披袈裟，肩負禪杖的和尚，陡然間由路旁一片雜樹中轉了出來，攔住去路。

當先一個身披黃色袈裟的和尚，單掌立胸，欠身說道：「諸位施主，不知哪個姓徐？」

徐元平微微一怔，挺身而出，道：「在下姓徐，諸位師父可是少林寺中的麼？」

那當先的和尚道：「不錯，貧僧正是嵩山少林本院而來，施主大號可是『元平』二字麼？」

徐元平目光如電，掃掠羣僧而過，祇覺這些人面目陌生，無一個相識之人，緩緩點頭道：「徐元平正是在下，有勞諸位大師父跋涉相尋了。」

言下之意，似是知道少林僧侶們正是爲他而來。

那身披黃色袈裟和尚似是想不到徐元平這等言詞坦蕩，不禁微微一怔，道：「徐施主快人快語，貧僧等甚是欽佩，但不知施主有何打算？」

徐元平奇道：「這要問你們了。你們跋涉風塵，苦苦相尋在下，不知是何打算？」

那和尚微微一笑，道：「徐施主既然敢挺身而出，爲何又不敢承認其事？」

徐元平道：「甚麼事？」

那和尚修養甚好，仍然心平氣和的說道：「徐施主曾經取了我少林寺一件鎮山之寶，不知是交還貧僧帶回呢？還是同去一見我們掌門方丈？」

徐元平道：「在下不知取了貴寺甚麼鎮山之寶？」

那和尚微現慍色，道：「施主是當眞不知呢？還是故意相問？」

徐元平道：「自然當眞不知。」

那和尚突然提高了聲音，道

：「『戮情劍』！」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戮情劍』乃在下所有之物，不知和貴寺何干？」

那黃衣和尚怒道：「明明是我們少林慧空先師所有，怎麼成了你的東西？難道還想訛詐不成？」

徐元平笑道：「不錯，『戮情劍』雖是慧空大師之物，但他打賭輸給在下，貴寺之中，祇有一人可以向在下討回！」

那黃衣和尚笑道：「不知是敝寺中哪位大師？」

徐元平朗朗一笑，豪壯的說道：「慧空大師！」

身着黃色袈裟的和尚一時之間未能想出他話中含意，不加思索的答道：「可惜敝寺慧空大師已經圓寂皈依我佛了。」

徐元平道：「那『戮情劍』乃慧空大師輸給在下，除了他復生之外，貴寺中再無人能向在下討回那把『戮情劍』了。」

那黃衣和尚怒道：「這麼說來，小施主是有意同敝寺爲難了？」

金老二道：「平兒，不必代人受過，把事情眞相告訴他們吧！」

徐元平回頭望了金老二一眼，搖搖頭，堅決的對那黃衣和尚說道：「請大師上覆貴寺方丈，那『戮情劍』已是在下之物，如想討取，祇有先把在下……」

那黃衣和尚一頓手中禪杖，接道：「貧僧受命而來，小施主不肯把『戮情劍』交付貧僧帶回，祇有委屈大駕，隨貧僧等去見敝寺方丈，小施主有甚麼話，對敝寺方丈說吧！」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在下既沒有竊取貴寺之物，去見貴寺方丈，豈不成了笑話。」

黃衣僧人道：「施主既不肯去，說不得貧僧等祇好動手相請。」

徐元平大步向前走了三步，說道：「諸位大師儘管出手！」

那黃衣和尚看徐元平赤手空拳，也放下手中禪杖，大步而出。

祇聽身後一聲阿彌陀佛，一個身着淺藍僧袍和尚大步而出，低聲說道：「師叔暫請住手，弟子有話稟告。」

那黃衣和尚怔了一怔，道：「你有甚麼話說？」

藍衣僧人道：「掌門方丈之命，祇要咱們找到徐施主的下落，並未要咱們押解他去見掌門方丈，弟子之意，不如和這位徐施主訂下後會之約……」

那黃衣和尚微一沉吟，合掌對徐元平道：「小施主豪風俠膽，自非怕事之人，貧僧千里跋涉，追尋小施主的行蹤，既能相遇，總算有緣，但望小施主訂下後會之約，貧僧也好回報敝寺方丈，屆時親向施主討劍。」

徐元平皺皺眉，沉吟了半晌，道：「好吧！十日之後，咱們在孤獨之墓相見。」

黃衣和尚合掌答道：「施主言重九鼎，貧僧就此告別。」探手檢起禪杖，率領羣僧急奔而去。

宗濤目注羣僧急急而去的背影，笑道：「好啊，加上少林羣僧，孤獨之墓這場好戲就更熱鬧了。」

丁玲忽然微微一笑，道：「宗老前輩不用再去找令師妹了……」

宗濤道：「爲甚麼？」

丁玲道：「何行舟騙你的。」

宗濤道：「小鬼女胡說八道的甚麼？」

丁玲笑道：「老前輩一向看不起我們鬼王谷中的人，對我們姐妹倆更無好感，晚輩對老前輩俠行却是久已仰慕，如有所知，無不奉告，何行舟若眞要老前輩十日之內趕往『碧蘿山莊』，却不會把咱們的行踪告訴少林寺中和尚，就晚輩推斷，令師妹可能就在左近。他急急而去，分明要兼程趕往稟告咱們行蹤，心中却又擔心咱們行動迅速，追趕不及，所以故意洩露咱們行蹤，先讓少林寺僧侶替他們攔擋一陣，以爭取時間。老前輩如若不信晚輩之言，不妨在此稍候，一個時辰之內何行舟定然會帶人追來。」

徐元平道：「不知姑娘何以能斷言咱們行蹤是何行舟故意洩露於少林寺僧侶。」

丁玲笑道：「徐相公請仔細看看四週形勢，當可同意賤妾之見。這片雜林緊依道旁，少林寺中和尚如向咱們迎面而來，遙遙可見，如是他們早已在林中休息，絕不會一開口就問哪位姓徐。依此而論，必是何行舟先行遇上這些和尚，洩露了咱們的行蹤，那些和尚才抄捷徑趕到此地而來。」

查玉笑道：「丁姑娘推斷不錯。」

丁玲回頭望了宗濤一眼，笑道：「宗老前輩如果願和他們相見，不妨就在此地稍候片刻，如果不願和他們相見，盡可加快脚程遠走。」

正說之間，徐元平忽然歎息一聲，道：「姑娘所料不差，他們已經追上來了。」

轉臉望去，祇見正東方四匹快馬風馳電掣而來，那快馬之後風塵滾滾中，隱隱可見幾條人影放腿緊追。

人比馬快，不大工夫那馬後人影逾越馬前，直向幾人停身之處奔了過來。

宗濤歎口氣，道：「大鬼女果是才智過人，老叫化今天算是佩服你了。」

丁玲笑道：「好說，宗老前輩過奬了。」

幾句話完，那兩條人影已然到了三丈左右，正是十年前名滿中原武林的駝矮二叟。

兩人一齊收住了脚步，四道眼神却盯在徐元平的臉上，神色間滿是驚奇。

徐元平被兩人瞧得不耐，冷冷說道：「你們瞧甚麼？」

駝矮二叟還未來得及回答，四匹健馬已經衝到。

第一匹馬上坐着碧蘿山莊的莊主王冠中，第二匹馬上坐的是何行舟，另外兩匹馬上坐着兩個身着黑色勁服，佩帶兵刃的大漢。

王冠中也把目光投到徐元平臉上，瞧了一陣，笑道：「原來閣下還在人世？」

徐元平正要發作，忽然想起丁氏姐妹初見自己時的神情也和這些人一般模樣，不禁暗自一笑，道：「托福，托福。」

王冠中忽然輕輕歎息一聲，目光緩緩由宗濤、丁玲臉上掃過，說道：「諸位準備到哪裏去？」

宗濤一皺眉頭，道：「這個你也要管麼？」

王冠中道：「兄弟想和這位徐兄弟單獨談幾句話，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徐元平笑道：「別說談幾句話，就是動手相搏幾招也無不可。」

王冠中大笑道：「徐兄豪氣干雲，武功高强，在下一向佩服，不過，王某並未存有和你動手之心。」一帶馬頭，向前飛馳而去。

徐元平縱身急追，眨眼間兩人已遠離羣豪數十丈外。

王冠中忽然一點馬蹬，身子由馬背騰空而起，半空一個大轉身，頭下脚上直向徐元平撲去。

徐元平一吸丹田眞氣，向前疾衝的身子突然停了下來，左掌護胸，右掌蓄勢待敵。

王冠中將近徐元平時，忽的一挺身子，輕飄飄的落在徐元平身前三尺之處，笑道：「江湖傳言，閣下已死在天玄道長掌下，不知此事是眞是假？」

徐元平笑道：「傳言一點不錯，但事情却半眞半假。」

王冠中道：「恕在下難解閣下言中之意。」

徐元平道：「我如死在天玄道長手中，現在哪裏還能和你說話，但其事確然是有，不過我沒有被他打死而已。」

王冠中道：「是被掌力震暈了過去？」

徐元平道：「也可以這樣說吧！」

王冠中神情嚴肅的說道：「但你這一場假死，却引起了江湖上一場風波……」

徐元平奇道：「此話怎講？」

王冠中道：「徐兄死訊傳到碧蘿山莊之時，在下師妹還未深信，他說徐兄不是早夭之相……」

徐元平哦了一聲，道：「你可是說那紫衣少女？」

王冠中道：「不錯，徐兄看她人品如何？」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這個，在下很難評論。」

王冠中歎息一聲，道：「但徐兄行蹤忽隱，死訊就愈傳愈盛，在下師妹由全然不信到半信半疑，兄弟暗差鐵騎訪查旬日，終於找到了徐兄的屍體。」

徐元平道：「我好好活着，怎麼找到了我的屍體？」

王冠中輕輕歎息一聲，道：「荒草叢中有一具腐爛的屍體，年齡和衣着都和你完全一樣，而且那屍體就在傳言中你喪命之處……」

徐元平道：「有這等事？」

王冠中抬頭望着天空中飄浮的一朶白雲，神情黯然的說道：「唉！如我當時能多加思考，或不致造成大錯，可悲的是那時我竟然也有些心神紊亂，竟錯把腐屍當你……」

徐元平笑道：「咱們毫無交往，更談不上甚麼情義。那屍體縱然是我，王兄亦大可不必爲在下之死感傷。」

王冠中道：「不錯，如果不是爲我師妹，兄弟也不會盡挑『碧蘿山莊』中精明健僕，查訪你的下落。」

徐元平奇道：「你師妹怎麼樣了？」

王冠中道：「在下聽得此訊之後，連夜把那具腐屍運回，準備仔細辨認是否眞是徐兄。哪知那具屍體面目已遭破壞，無法辨認，而且身上已發出腐臭之味……」

徐元平忽覺胸中熱血上衝，深深歎息一聲，道：「王兄這般關心兄弟生死，不知是何用意？」

他問話言詞雖然十分强硬，但神情激動，目光中滿是感激之情。

王冠中繼續說道：「不知何人把我運回屍體之事告訴了我師妹，她竟然闖入了陳屍房中……」

徐元平哦了一聲，黯然垂下頭去。

王冠中道：「我師妹容色絕世，徐兄已經見過，不用兄弟再說，但她的天賦才華，徐兄恐還不知，不是在下誇讚於她，可算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絕世才貌使她具有了强傲尊高的性格，做人行事也和常人大不相同……」

說到此處，突然神色凄傷，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徐元平急道：「王兄怎麼了？」

王冠中拂一下臉上的淚痕，縱聲長笑，聲如龍吟，直沖霄漢。

徐元平聽那笑聲，充滿着無比的悲傷，似是滿腔悲忿憂苦，要借那笑聲發洩出來。

徐元平呆呆的站着，他已從王冠中傷痛的神情中，預感到發生驚人的變故，心中惶惶難安。

王冠中收住了長笑之聲，接道：「我師妹看到那屍體之後，祇淡淡問道：『那屍體可是徐元平麼』？」

徐元平道：「王兄如何回答她？」

王冠中道：「她自制功夫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心中雖已柔腸寸斷，肝膽俱碎，但表面之上却是異常鎮靜，我看她神色如常，也未想到會有事故，隨口答道：『大概不會錯了。』哪知道這隨口一語，竟成了我終身悔恨之大錯……」

徐元平一時之間，想不出王冠中話中含意，搖搖頭道：「怎麼成了你的悔恨大錯……」

王冠中道：「她當時又追問了一句，我就該有所覺悟才對，哪知仍然執迷不醒……」

他說到痛恨之處，突然舉起手來，乒乒乓乓在自己臉上打了幾記耳光。

這幾掌打得甚重，不但臉上指痕宛然，而且嘴角間鮮血汩汩而出。

徐元平道：「王兄不必這等自負，縱然你錯認了那具屍體，也是無關緊要之事……」

王冠中悲忿的說道：「其實那屍體是否徐兄，我心中毫無把握，不知何故，當時竟衝口而出，她當時臉色突然一變，我已覺出有些不對，誰知她竟淡然一笑說道：『死了就死了，這人又和咱們南海門毫無關係，快去拿具棺木把他收殮起來埋了算啦，瞧來瞧去幹甚麼呢？』……」

徐元平道：「是啊，在下死與不死都和貴莊毫無關係，她說得一點不錯。」

王冠中道：「她說話之時，神情已變得十分輕鬆，叫我無法猜測她心中之事，而且說完後，就轉身而去，更是叫人無從捉摸，我當時還暗自好笑，自作聰明，派的甚麼人去找你的屍體，想不到她却早已暗中想好了主意……」

徐元平聽得有些糊塗起來，說道：「究竟是怎麼回事？我越聽越不明白了。」

王冠中仰臉長長吐下出一口悶氣，道：「我師妹乃人間絕才，為人作事自非常人能夠想到。」

徐元平忽然轉過身去，說道：「說來說去，盡是你們南海門中的事，在下已無興致再聽下去……」縱身一躍，人已到三丈開外。

王冠中大聲叫道：「她把我們南海門下至寶「紫金釵」放……」

徐元平遙遙嚷道：「你們南海門下至寶，和我無關。」

連着幾個飛縱，躍回到宗濤等停身之處，說道：「咱們快些走啦。」當先放腿而去。

駝矮二叟等未得王冠中出手攔阻之命，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看着幾人聯袂而去。

這等高手，個個身負上乘輕功，時機稍縱即逝，王冠中又被徐元平絕袂而去的舉動氣得呆在當地，待他神志恢復下令追趕之時，徐元平等早已走得沒了影兒。

且說宗濤等疾行如飛，跑約十餘丈時，丁玲已是滿頭汗水，嬌喘說道：「你們先走吧，我已經跑不動了。」

宗濤哈哈一笑道：「老叫化帶你走吧！」

丁玲道：「不行，我要回鬼王谷，咱們不一條路。」

宗濤道：「老叫化年登古稀，一身蛇腥之氣，大概不會有人說我們閒話吧！」抱起丁玲，絕塵疾行。

丁玲伏在宗濤肩頭上，嬌聲笑道：「老前輩一向敵視我們鬼王谷之人，不知今日何以對晚輩這等愛護起來？」

宗濤笑道：「大鬼女不似傳言中所說的那麼奸詐……」

丁玲道：「誇獎，誇獎，晚輩能得老前輩這等稱讚，死也無憾了。」

宗濤道：「鬼丫頭少灌迷湯，老叫化不吃這個。」

丁玲笑道：「可惜我已不能再活多久了，如果不是身有內傷，定要認你為師，拜在你們金牌門下。」

宗濤道：「不行，你縱然想拜，老叫化却未必願收。」

丁玲笑道：「你已答應傳我武功，縱然沒有師徒名份，但已有師徒之實了。」

兩人談話之間，已然奔出了十幾里路，金老二毒傷初癒，斷臂舊創亦未全復，經過這一陣迅如電掣的奔行，人已有些支持不住，滿頭大汗滾滾而下。

徐元平回頭望去，已不見王冠中一行追踪之人，立時放緩了腳步，笑道：「宗老前輩，咱們停下來休息一下吧！」

宗濤目光轉動，打量了四週景物一眼，說道：「走！咱們到那棵大樹下去坐坐。」

幾人走到大樹之下，坐了下去，金老二立時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查玉和小叫化也有些微微喘息，徐元平和宗濤却是臉色如常，毫無感覺。

丁玲忽然回頭望了徐元平一眼，笑道：「那錦衣大漢和你談的甚麼？你怎麼回頭就走，聽也不願再聽下去？」

徐元平道：「他盡談他們南海門中之事……」

丁玲笑道：「祇怕未必，難道就沒有提過那紫衣少女麼？」

徐元平道：「提過了，不知何人在我受傷之處放了一具屍體，那屍體和我穿的衣服一樣，他們就把屍體認作我的眞身。」

丁玲柳眉輕輕一顰，道：「奇怪呀！他們找你屍體作甚？」

徐元平道：「這我就不清楚了。」

丁玲道：「不知那具屍體現在何處？」

徐元平道：「好像埋了啦……」忽然想起臨行之際，王冠中高聲叫喊之言：她把我們南海門下至寶「紫金釵」放……，下面之言被自己回答之言打斷，當時並無任何感覺，現在想來，此言實非尋常。心有所念，不自覺失聲叫道：「『紫金釵』……」

丁玲道：「甚麼『紫金釵』……」

徐元平搖搖頭道：「『紫金釵』是他們南海門下至寶……」

丁玲氣得眨眨眼睛道：「你有點神不守舍，我問『紫金釵』和你何關？」

徐元平仰臉望天，沉吟了良久，答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丁玲雖然聰明絕頂，但這無頭無腦的一句「紫金釵」，一時之間也想不出是何含意，不禁低聲復誦道：「『紫金釵、紫金釵』，南海門下至寶……」

忽聽徐元平急聲說道：「幾位在這裏等我一會，我得我他問個清楚。」縱身一躍，人已到三丈開外。

丁玲高聲叫道：「不用去啦！」

徐元平回頭問道：「為甚麼？」

丁玲道：「人家早去遠了，你如去追他們，還不如等我想上一陣，或可猜出話中含意。」

徐元平已知她判事之能，當下又緩步走了回來。

祇見丁玲舉起手來，理理鬢邊散髮，自言自語的說道：「『紫金釵』，顧名思義，其形定然與女人用的金釵一類之物相同。」

查玉微微一笑，接道：「那定是一支金釵了。」

丁玲知他有意諷刺，也不反駁，仍然緩緩接道：「不錯，一支金釵，不解的是一支金釵能值幾何？怎能稱作南海門下至寶……」她微微一沉吟，急急接道：「徐相公，不知那人如何和你提起了紫金釵？上下之言啣接一起，或可有助賤妾參悟。」

徐元平想了一陣，道：「他說那紫衣少女把她南海至寶紫金釵放……」

丁玲道：「放到哪裏？」

徐元平道：「下面的話被我打斷了。」

丁玲啊一聲，道：「可是放到你棺木之中？」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這個大概對吧！她會要人找具棺木，收殮那具屍體。」

丁玲婉然一笑，道：「不錯啦！她把他們南海門下至寶紫金釵放入了收殮那具屍體的棺木中。」

徐元平道：「放入棺木之中，有何作用？」

丁玲淡淡一笑道：「她誤把那具屍體認作是你，才把紫金釵放入棺木之中，那紫金釵既稱南海門下至寶，想來定然有它的妙用，再不然就是以釵代人常伴君側。唉！那姑娘用情很癡了！」

徐元平聽她說得入情入理，不禁呆了一呆，皺了皺眉頭，道：「當眞會有這等事麼？」

丁玲道：「但願我猜的不對。」

徐元平默然垂下頭去，倚在樹上，那紫衣少女絕世的姿色，如花的笑容，隱隱的展現腦際……

秋風陣陣，林木蕭蕭，夕陽殘照，歸鴉噪鳴，遼闊的原野上一片肅殺景象。

沉默了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查玉再難忍耐，低聲對宗濤說道：「宗老前輩，此地相距孤獨之墓不知道還有多少路程？」

徐元平忽然一挺身子，接道：「沒有多遠了，咱們走吧！」當先向前走去。

宗濤、丁玲等相繼隨在他身後而行，丁玲暗中留意查看，祇見徐元平眉宇間滿是憂鬱之情，不禁暗中一歎，忖道：這樣看起來，他對那紫衣少女倒已用情甚深了，可憐妹妹一片癡心，那知心上情郎却已情有所鍾了。她存心要看個究竟，也不再提告別之事。

查玉心懸父親安危，宗濤和金老二也都希望早些趕到孤獨之墓看看情形，一路上奔行甚速，夜晚之後，仍然兼程趕路，曦光初露時光，已到了那荒涼的孤獨之墓。

徐元平伸手指着百丈外一處亂塚起伏，古柏環繞之處，說道：「那就是孤獨之墓了。」

（未完・卅七）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歪歪小爽哥

上文提要：令狐爽將解藥送去給二十四星將，路上遇到西門吹花，二人一起上路，吹花鑑於父母為愛情作出的無謂犧牲，他們先結婚……令狐爽從方圓口中知道西門幫主與四魔四邪又去搶劫史小豆，結果不敵均受傷躲在天水關養傷，於是令狐爽乘機用計解散了四邪的生意，既報了仇也替窮人出口氣，又跑去衙門……

不甘失敗逼徒弟　再謀策略去搶劫

方圓道：「那個高大的紅衣喇嘛，一把泛紅砍刀之外，腰纏二十四把尖刀會旋，別人飛刀是直射，他的飛刀天上旋，誰知道他是射那個呀！」

令狐爽道：「出了這兩個厲害的角色，難怪我的師父們挨了刀！」

方圓道：「還是幫主堅持，派我來把少公子找回去，幫主說，少公子必有辦法！」

令狐爽笑了。

他明白，兩次陪花子頭入百花谷，花子頭當然知道令狐爽今非昔比！

是的，西門風就是想到令狐爽也許就能對付這兩個厲害的出家人，所以他派出方圓趕來大漠，把令狐爽找回天水關！

他的這個主意，也令四魔四邪贊同！

＊　＊　＊

令狐爽並不打算幫這些邪道惡人去打劫，他心中祇想如何收拾這八惡！

祇不過當他到了天水關之後，他似乎暫時把他的企圖又放在一邊了。

他看到街頭上那麼多的花子們受了傷，哎呀哎呀的好痛苦，又見不少花子們木然的呆坐着。

方圓帶着令狐爽與西門吹花，三人直奔到天水關附近的土地公廟內，在那兒，西門風與幾個六袋高手正在躺着養傷。

西門吹花一見，立刻一聲大叫：「爹！」

她一個箭步撲上前去，雙目立刻見淚！

西門風見是女兒回到身邊，張開雙臂抱一半，立刻一聲沉悶的叫：「哎呀！」

原來他肩上有刀傷，抬不起來疼得慌！

「我的心肝寶貝呀，甚麼風把妳吹到可憐老爹的身邊來呀！」

「爽風呀，西門大叔！」

這是令狐爽的聲音，他擠到衆人前面了。

西門風抬頭看，立刻間笑淚齊出直點頭，不料西門吹花對令狐爽道：「你叫我爹甚麼？西門大叔？」

令狐爽道：「叫錯了嗎？」

西門吹花道：「你是讀過聖人書的人呀，弟子規，聖人訓你都忘了？」

令狐爽道：「我知道，應該叫岳父大人！」

西門吹花道：「那就快叫呀！」

令狐爽立刻走近一步，首先唱個喏，叱道：「岳丈大人在上，小婿令狐爽大禮拜見啦！」

他跪地欲叩頭，西門風大怒，叱道：「誰是你岳丈，你們甚麼時

候結的婚？」

西門吹花道：「爹呀，我們幾天前就結了婚！」

西門風道：「誰是證婚人？」

「天地為媒證呀！」

「誰又是主婚人？」

「日月為主婚人呀！」

「誰又是介紹人？」

西門吹花又回道：「風雨是我二人的介紹人！」

西門風一聽，大叫道：「這種婚禮乃是我花子幫的克難婚禮習俗，妳這丫頭沒忘記呀！」

西門吹花道：「不就是人好心好樣樣好嗎？他呀，他就是樣樣好！」

西門風道：「你娘也不知道？」

西門吹花道：「我娘暗中不出面，也許娘早就知道了！」

西門風對令狐爽招招手，道：「我得問問你！」

令狐爽道：「問甚麼？」

他指指西門吹花，又道：「問也白問，我們都已經生米煮成熟飯了！」

西門風道：「老子當然知道你們這鍋飯已結鍋巴了，娘的，你一步登天了！」

令狐爽道：「岳父大人多栽培！」

西門風忽的把手一伸，道：「拿來！」

令狐爽一怔，道：「拿甚麼？四色大禮我沒備，八大彩緞我沒有，我……」

西門風道：「他娘的，你就忘了這見面禮呀，嗨嗨，你小子搞清楚，我把我這寶貝女兒從小拉扯大，吃喝拉屎多累呀，頭痛腦熱多操心，娘的，養大了你招招手就是你的人，天下有這樣的便宜事？」

西門吹花道：「給張銀票我老爹就笑了！」

令狐爽叱道：「你說甚麼，叫我給你爹一張銀票就夠了？這是甚麼話，是把你賣給我呀，不像話！」

他此言一出，不但西門風火大了，所有的花子一衆也冒了火！

那田和沉聲叱道：「你小子一毛不拔呀，哦操，這個小王八蛋！」

西門風更是臉都氣歪了，半天噎氣說不出話來。

令狐爽把手一搖，道：「你們火甚麼呀，我先把話說清楚行不行？」

他慢慢的手插口袋中未拔出來，但口吻是神秘兮兮的道：「我當然有見面禮，我能那麼寒酸的祇給我老岳一張銀票呀！娘的，我不但送我這一生孤單老妻不見的岳父大人好東西，我還打算奉養他一輩子吶！」

「咻！」

「哇……」

只見一顆龍目珍珠在他的手中舉起來了，便也引得一衆花子張大了球眼珠子驚叫起來。

西門風大叫一聲：「我親愛的女兒呀，妳……妳……妳嫁對人了呀，哈……」

他手一伸，道：「我的女婿呀，早知道你是個有良心的人吶，我收下你這見面禮了！」

令狐爽道：「你要了？」

西門風道：「我笑衲了！」

令狐爽道：「這比銀票有面子吧？」

西門風道：「不但有面子，裡子也有了，哈……」

令狐爽恭敬的把一顆龍目珍珠交在西門風的手中，又道：「岳父大人，這乃價值連城的寶珠，只有吹花姑娘才會令我取出這寶物做為聘禮呀，那個諸葛紅就沒有這件天下至寶呀！」

西門風當然知道這件事，但別的花子不知道。

池水大吼：「怎麼？你還同甚麼人結了婚？」

史明厲叱：「他娘的，是個小色狠呀！」

田和罵了一句：「混帳王八蛋！」

西門風笑了。

「你們別誤會，他只是同那女子訂了個親，尚未結成一家人吶！」

池水罵道：「是那個混帳王八蛋介紹的，告訴這介紹人，取消這件婚事。」

西門風道：「是我，娘的，我不急，你們急甚麼？」

他此言一出，大伙又楞了！

只不過，令狐爽不加解釋，大伙只有悶在肚子裡！

＊　＊　＊

休再提別的了，西門風還是一聲令下，命花子們大辦喜讌，就在這土地廟前慶祝一番了。

大家圍在地上吃着喝着，西門風面對令狐爽直發笑。

「娘的，我越看你小子越順眼，咱們在這兒吃了虧，你的八個師父也挨刀，娘的，我這才想到你小子，哈，找對人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他娘的又後悔了！」

西門吹花道：「收了那麼貴重的見面禮，怎麼的，爹呀，你還後悔？」

西門風道：「不是啦，爹是說把我的寶貝女婿找來，同那兩個武功高得嚇人的傢伙正面搏鬥，我不放心呀，我怎麼不後悔？」

他對女兒吹花道：「妳年紀這麼小，可不能樂極生悲，一下子變

成小寡婦呀！」

西門風說的話，衆花子也點頭。

池水道：「對，這可得仔細的琢磨了！」

方圓道：「我以爲還是不出面爲好！」

令狐爽道：「別那麼隔着門縫看人，把人看扁了，娘的，我是西門幫主女婿呀，叫我當縮頭烏龜呀，這是給我岳父大人丟人吶，我能幹嗎？」

大伙一聽，怔住了。

西門吹花道：「我的阿爽闖過百花谷三陣吔！」

其實這件事情她爹西門風也知道。

西門風還見過令狐爽一舉殺了荀五等四個人，這其中就有個霍樂。

就因爲令狐爽露了這一手，西門風才會想到令狐爽。

酒不醉，肚已飽，令狐爽對西門風道：「岳父大人，你我一同去見見我的幾位師父們！」

西門風道：「應該的，應該的！」

令狐爽道：「見了我師父們，且記別提我去過百花谷的事，千萬，千萬！」

西門風道：「我不說！」

令狐爽道：「當然，還有那大風莊的事也不能提！」

西門風道：「我知道，你的師父們個個疑心很重。」

令狐爽愉快的笑了。

* * *

天水關其實就叫天水，它位於六盤大山南端，寶雞的西方，渭水河就在這兒往東流。

天水關的街頭上有一家騾馬棧房，這兒最多的是從喇嘛廟來的駱駝隊。

只不過這一個多月來，這家棧房不開門，大院中有許多馬匹，客房中住的人不出門。

這家天水關騾馬棧被人包下了。

包下這棧房的人不是別人，四魔四邪八個惡人是也。

現在，令狐爽跟着西門風，二人打從棧房的後門進去了，兩個伙計正把熱水往大盆中倒，又有兩個伙計端的是酒菜，見了西門風，他們只點點頭。

西門風走到一間大客房，先是乾咳一聲。

「嗯嗨，各位起來了嗎？」

房內傳來一聲吼叱：「花子頭，沒事找來幹甚麼？別把敵人引來了。」

西門風笑笑，道：「夏侯金，別嚷嚷呀，敵人未帶來，倒把你們的徒弟帶來了。」

「甚麼，那小王八蛋才來呀！」

令狐爽又叫了。

「嚄呀，我可敬的師父們呀，把我丟在銀川城，你們來到這天水關，難道眞的忘了我不成？」

他叫着進門，只見兩邊兩張大椅上各自坐了三個身上纏了藥布的怒漢。

那正是：司馬元，夏侯金、申屠艮、公治長、公羊山與上官文。

還有另外兩人是東方東與宇文鳳，這二人住在另外一間客房中。

夏侯金指着令狐爽就開罵。

「你這小王八蛋，爺們用上了你，你他娘的不見面，你死到甚麼地方去了！」

司馬元也吼叱：「小小年紀，幹甚麼呀，功不練了是不是？」

那申屠艮叱道：「老子放你三天假，叫你同那個雜交女玩幾天，你他娘的不幹，反出銀子爲她贖身，可是，你小子爲她贖了身以後去那兒了？」

令狐爽道：「爲她贖了身，她是我的了呀！」

申屠艮大怒，叱道：「我看你是在胡說八道，你他娘的有問題。」

「我有甚麼問題？你們派花子長老去找我，我一聽就趕來了。」

申屠艮道：「小子，你也別再解釋了，快去天水關附近有個地方叫石山，石山背面有座大山莊，莊的名字叫史家莊，史家莊莊主今年三十八，三個老婆四個妾，莊前住的是殺手八十一，莊後住的殺手七十二，奶奶的，他們一個個有眞功夫，全是當年東廠幹過的番子！」

公羊山接道：「前莊的頭兒叫『飛鈸和尚』，武功怪異得不得了，後莊的頭兒叫『血刀喇嘛』，這禿驢更是不得了，刀砍不破他的大衣裳！」

令狐爽道：「所以師父們都受了傷！」

公治長道：「是呀，徒兒，你有甚麼方法呀！」

令狐爽道：「問我呀，師父們都吃了癟，我小子有甚麼辦法？」

申屠艮吼道：「前兩次你都有辦法，怎麼這一次特別叫你來，你他娘的跩起來了。」

令狐爽道：「那是因爲你們都是混帳王八呀！」

他這一聲罵，司馬元、夏侯金六人火大了。

司馬元大吼一聲：「你小子好大膽子，無禮犯上罵起師父們來了！」

夏侯金道：「揍他！」

令狐爽哈哈笑，道：「別打，別打呀，我是心中想着你們平日不把眞本事教我呀！」

他無奈何的搖頭一嘆，又道

：「你們如果不藏私，把一身本事傳了我，而不是一招半式的皮毛功夫，這時候不用師父們吩咐，他娘的，甚麼和尚呀喇嘛的，我早就找去一刀一個的做了，何苦師父們還挨刀呀！」

申屠艮六人聽得齊瞪眼，西門風張口哈哈笑。

西門風也挨了刀，他挨刀挨在兩臂上，所以還能陪着令狐爽找來。

西門風道：「各位，咱們如何再出刀？」

司馬元道：「去，隔壁把東方東找來。」

令狐爽走出門，忽聽另一客房中「哎呀」一聲叫。

令狐爽立刻笑了。

他太清楚這叫聲了。

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過份的愉快，那宇文鳳就會這麼樣的吼一聲……有時吼個十來聲。

令狐爽立刻又回到大客房，道：「我不敢叫，因爲師父二人在睡覺。」

司馬元叱道：「傷才好了一點，娘的，兩個人又在一起折騰起來了！」

夏侯金火大了，用他的鐵拐在牆上擂：「喂，東方東，你們別搞了，小子回來了。」

那牆壁幾乎被他搗個洞，於是，傳來東方東的吼叫：「就好了！」

果然，沒多久，東方東提着褲子過來了。

東方東進門就罵起來：「令狐爽，個小狗操的，你他娘的躲到那裡了，學了本事藏起來，倒叫師父們挨刀子呀！」

令狐爽笑了。

一個挨罵的人還會笑得出來，這個人的修養也算得是一流的了。

令狐爽並非修養好，而是看到他們八人挨刀子，一個個滿身掛彩，那才令他爽呀！

「哈……師父，你們八人都打不過人家，我算他娘的那棵葱，我才學了你一招『唯我獨尊』呀！」

東方東一怔，道：「我問你，你去那兒了？」

「我呀，申屠艮師父他知道！」

西門風道：「閒扯淡到此爲止，咱們商量一下，如何再去攻打史小豆的史家莊！」

東方東道：「花子頭，都是你，當初若是聽我的，咱們也不會挨刀如此慘！」

西門風道：「東方東，你怎麼忘了，我花子幫死了三百七十八人呀，兄弟們死得不抱怨，對方那種殺法，再配以史家莊四週佈置得宛如一座攻殺陣，娘的，若非我們抽腿得快，只怕一個也出不來了。」

他轉而問東方東，又道：「要是你的兄弟一個一個的倒下去，娘的，你還會拚嗎？」

東方東忿怒，但也無話可說。

令狐爽笑了。

「哈，各位，對方這麼厲害，我倒有最佳的建議！」

大伙一聽，無不臉帶微笑。

申屠艮哈的一笑，道：「娘的，把你找來，找對了，你說說，是甚麼樣的最佳建議呀！」

夏侯金道：「這小子好像長了兩個腦袋！」

司馬元道：「太好了，快說！」

忽聽門外一聲叫：「我聽到是小子回來了，小子啊，你是不是又長高大了！」

儷影一閃，宇文鳳走進來了。

宇文鳳的頭上纏着藥布，她挨刀挨在頭頂上，若非她頭上橫了一根銀髮簪，只怕頭也保不住了。

宇文鳳風擺柳似的走進門，扭到了令狐爽面前，她伸手摸摸令狐爽臉頰，哈哈一笑，道：「幾天不見，你又長高大了，嘻……也更成熟了，熟得像個哈蜜瓜，老娘早晚要摘你這個瓜。」

令狐爽一笑，道：「師父，你摘瓜呀，我不反對，但我必須要東方東師父點頭，問問他，他幹不幹，至於我，娘的，我無所謂！」

東方東一晃跳到令狐爽身前，他聲色俱厲的叱道：「小心老子宰了你！」

令狐爽無奈的對宇文鳳道：「妳瞧瞧，我敢嗎？我怕呀！」

宇文鳳哈哈笑了，她得意呀！

這個女人彷彿見男人爲她拚命，她就會十分的愉快，而且全身舒服似的，笑得彎下腰枝。

公羊山吼道：「樂個甚麼勁呀，是不是挨刀的地方不痛了？娘的！」

公治長又問令狐爽道：「喂，小子，別同他們拆爛汚，閑扯淡了，快快說出你的甚麼偉大建議吧！」

司馬元道：「必是令人賞心悅目極爲順耳的好建議，快說出來讓大伙分享。」

令狐爽清清喉嚨看向每個人，他正正經經的道：「各位師父們，花子大爺呀，我的建議可是艮心建議呀，你們聽了以後，必會大爲高興，說我有艮心。」

東方東大吼：「快說呀，混帳東西！」

令狐爽道：「別急呀，慢慢的說才會說得更明白，何必着急？」

上官文雙目一厲，叱道：「娘的，在拿蹺！」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我的意思是咱們就此收兵，快快離開天水關，各回洞中去修行，保証天下

太平。」

「住口！」

申屠艮幾人聽得齊忿怒。

「他媽的，這是甚麼狗屁建議呀，要走還用得着千里迢迢把你這臭小子找來說呀！」

公冶長也罵：「他娘的，狗屁不通！」

令狐爽道：「照我的說，就會通。」

他頓了一下又道：「各位師父，今天你們處在一種……一種……『狗咬刺蝟……無從下口』的情形下，還是先收兵，回去先修行呀！」

宇文鳳道：「絕不回頭，非幹掉史小豆不可！」

東方東道：「再攻打，你小子爲先鋒……」

令狐爽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已至走火入魔了，唉，我也救不了你們了！」

司馬元道：「小子，你不會想點高明的點子？你一定有點子的。」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呀，我是見了你們挨刀凄慘才有此建議，我是一番孝心呀！」

東方東吼道：「孝心你就出個好主意！」

令狐爽道：「其實我來此不久，各位師父，不如這樣吧，我在三天內去打探，看看如何能下手，怎麼樣？」

「這才像句人話！」八人齊聲如此說。

西門風道：「令狐爽，你少往石山那面走，那地方處處有伏兵，危機四伏，都是高手。」

東方東道：「要你這花子頭多口，不去怎知虛實？」

他怎知令狐爽已是西門風的女婿了，令狐爽不叫花子頭把眞相說出來，可是又不能不關心令狐爽。

西門風聽了東方東的話，一聲冷笑，道：「你們都打不過那飛鈸和尚與後莊的喇嘛，他敢去嗎？」

東方東道：「想個辦法去呀，歪點子他有的是。」

令狐爽笑了。

他對西門風道：「花子頭，花子大叔，花子爺，你就不要爲小子擔心受怕了，我這就出去走走。」

他說完就走，西門風跟了上去，道：「等等！」

令狐爽祇當未聽見，大步出了客棧外，西門風追上來了，他拉住了令狐爽道：「你去那裡？」

「當然是去動腦筋了。」

「動腦筋可以，但，千萬別去冒險。」

「我偉大的岳父大人，你果然關心小婿了。」

西門風道：「我關心你個屁，若非怕我女兒一下子變成小寡婦，我管你死活呀！」

令狐爽一笑，道：「岳父大人，我與吹花二人是快活的，恩愛的，你放心，我才不會早完蛋。」

西門風道：「我的女婿呀，你想如何進行？」

令狐爽道：「先知彼，再下手。」

「如何知彼？」

令狐爽道：「那得等我同吹花見了面，我二人打個細商量。」

西門風道：「我可警告你，你絕不能叫吹花去冒險，你不知道，那個石山後面多危險呀！」

笑笑，令狐爽道：「老丈人呀，那個諸葛亮說過一句大話，不知老丈人知不知道？」

「甚麼大話？」

令狐爽道：「險中又險方顯才能呀，哈！」

西門風叱道：「你個小子，自比孔明呀，別叫牛皮吹破了，小命完蛋翹！」

「哈！」令狐爽愉快的笑了。

* * *

令狐爽很愉快的走回來了。

他在土地廟外拉了西門吹花就往天水關大街上跑去，西門吹花邊跑邊哈哈笑，道：「我的小丈夫等不及天黑了，你這是拉我去那兒呀？」

令狐爽道：「我叫妳穿新衣戴新帽，打扮俏麗咱們山上放羊去。」

西門吹花笑道：「沒聽過穿上新衣去放羊的，你肯定有毛病。」

令狐爽道：「咱們去山上找樂子，哈！」

西門吹花道：「野交呀，不幹！」

令狐爽道：「誰要野交，放心啦，我沒那毛病。」

兩個人走到大街上，先是找了一家小小綢緞莊，令狐爽花銀子是大方的，立刻找了個做衣裳的師父，爲西門吹花做了一套俏麗的衣裳，過午才做妥。

全是按照令狐爽的設計做成的，然後……

然後又帶西門吹花去到賣胭脂花粉店，着人爲西門吹花仔細的打扮成天仙一般。

西門吹花本是美，這麼一打扮，她美上加美，看得她自己也覺美。

令狐爽又拉了西門吹花往羊棧走，他一口氣買了十幾隻老綿羊。

西門吹花道：「你買那麼多隻老羊幹甚麼？」

「上山去放羊。」

「咱們買個三兩隻逍遙就夠了。」

令狐爽道：「我們利用放羊，

接近史家莊，完了以後，這些羊算是我請花子兄弟們的客，也不會浪費呀！」

他笑笑，又道：「我們都結婚了，我還未請花子們吃一頓呢。」

他說得西門吹花也笑了。

* * *

令狐爽與西門吹花趕着羊，這十五隻老綿羊擠在一堆咩咩叫，一路出了天水關，往東邊就是座大山。

那個高山叫石山，看上去好像是從六盤山割下一塊來而形成的大山。

有一道彎曲的山溝綿延在雙峯之間，便在這山溝一處平坦地方，蓋了一座大莊院。

這座大莊院外圍，分前後又蓋了兩座小莊院，這其間相距半里遠，看上去不起眼，但再看看山的兩邊懸崖上，各有二十多個山洞，全是四方形，洞中沒有別的人，弓箭手就有幾十人。

他們居高臨下發弩矢，山溝中封鎖攻進來的人。

除了這些守備，前後莊還有兩批當年東廠的殺手，這其中就有兩個厲害的傢伙。

前莊上住上五十人，爲首的飛鈸和尚武功高不可測，此人出自五台山，可是不進廟已有二十多年了。

後莊住的也是五十名殺手，爲首的乃是西域之虎血刀喇嘛廣敖。

那史小豆也非泛泛之輩，魏忠賢收他爲乾兒子，他當然也是有手段的人。

天水關附近山中住了這些人，天水關的官家也不敢招惹，祇要按期交錢糧，誰去管他是老幾呀！

* * *

現在，大山口來了兩個放羊的，趕羊的乃是一雙男女少年人。

是的，令狐爽吹着笛子上山來了。

羣羊前面走，還有個俏姑娘在後頭。

笛子吹得不成調，因爲令狐爽小時吹過，此時已生疏了，祇不過他還是吹得很起勁。

這就叫扮甚麼似甚麼，扮放羊就得像牧童。

令狐爽與西門吹花就快走入石山山谷中了，忽的迎面奔來五個人，五個手提砍刀的人。

當年東廠番子們就是用的這種刀。

「喂，幹甚麼的？」

令狐爽叫住他的羊，他笑容滿面的道：「爺們，我兄妹趕羊上山，當然是放羊吃草呀。」

「去去，別的地方去放羊。」

令狐爽道：「喲，這山是你們的呀？憑甚麼不叫我們上山放羊？」

有個灰臉怒漢刀指令狐爽，叱道：「少囉嗦，你小子是不是想挨刀？」

另一怒漢一脚踢在羊身上，叱道：「滾！」

那羊被踢得往地上滾出五尺外，幾乎站不起來。

他這是向令狐爽示威，叫他二人知道厲害。

有個年壯的大漢跳到西門吹花面前，尖聲笑道：「嚄呀，這個姑娘長得美呀！」

他伸手去摸西門吹花的臉，快流口水了。

西門吹花一個反手勾，單臂往外一甩，那人轟的一聲被摔了個狗吃屎。

這個變化出人意外，五個漢子圍住西門吹花與令狐爽二人了。

被摔的惡漢跳起來，他嘿嘿冷笑，道：「娘的老皮，想不到是個帶刺的雌兒呀，大爺更喜歡。」

令狐爽大怒，他的笛子不吹了。

這時候吹的甚麼笛子呀？

「喂，我們放羊不打架。」

那人冷冷道：「你們已經出手了。」

令狐爽道：「我們自衞呀！」

那人大怒，道：「自衞就是打架。」

另一怒漢道：「小子，把這小妞留下來，你快趕着你的羊走吧！」

令狐爽哈哈笑了。

「各位，聽口氣，你們是一批比海盜還不如的狗呀！」

五人一聽齊聲大吼：「找死！」

令狐爽道：「行，我們打一架，且看你們能不能留下我的大妹子。」

他又對西門吹花道：「妹呀，快閃一邊去，看爲兄的打狗。」

「打狗？嘻！」

西門吹花笑得快彎了腰，看得五個怒漢心癢癢，這個姑娘眞美呀，娘的，睡一夜第二天挨刀也幹了。

五個大漢都對令狐爽火大了。

那挨摔的大漢吼道：「他娘的，敢罵爺們是狗呀！」

令狐爽道：「剛才你們是狗，因爲狗是咬羣架，羣狗咬人就是一擁而上，祇不過現在你們又不是狗了。」

「甚麼？你說甚麼？」

令狐爽道：「你們現在狗都不如。」

「他媽的，殺！」

果然，五個怒漢齊出手，那光景就如同五個人就要分令狐爽的屍。

令狐爽出招了，他的八仙神功

未使出，而是用的金剛指與流星殺。

手上笛子當刀用，左手五指金剛指的大屠龍，隨着他的一聲叱叫：「殺！」

祇見令狐爽在往上迎的利那間，身子已幻化成五個幻影，五個幻影分迎五把砍刀。

「叮噹」之聲宛如五月花炮，人們這才知道他手中的笛子是鋼的。

爆裂之聲未已，已有三人掩面往外撞去。

另外兩人倒在地上，刀光之中有腿踢。

令狐爽一聲叱叫：「龍泣血！」

「哎……哎……」

那兩人發出兩聲尖叫，站起一半身子又落在地上。

一邊的西門吹花拍手笑：「殺得好，殺得妙，殺得呱呱叫呀，哈！」

她笑得更叫人以爲她就是天上仙女下了凡一般，幾個正自痛苦的大漢也瞪眼。

就在這時候，山谷中一聲長嘯傳來，半空中一團黃雲直往這面飛來。

令狐爽抬頭看，心中暗自冷笑了。

西門吹花一見，急忙往令狐爽的身邊走過去，她的心中也在想：「大戰要爆發了。」

噗嚕嚕衣袂振飛中，那高大的黃影已停在羣羊一邊，祇見是個大老頭和尚，黃色僧袍繡紅邊，右手抓了個大銅鈸足有兩尺那麼大，圓滾滾的露出週邊的鋒刃嚇死人。

這大個子光頭和尚的頭眞大，說他是巴斗也不爲過，那雙大眼似銅鈴，鼻子却又小得可憐，好像在臉團上按放了鴿子蛋。

可是，他有一張血盆大口有口水外溢。

這大和尚一到，五個惡漢叫得更厲害。

「哎呀，洪大師呀，這小子夠厲害呀，他偷襲我們呀，快收拾他……」

大和尚的雙目却盯在西門吹花的身上不稍移，對於五個人的嚷嚷，他似乎未聽見。

令狐爽道：「看甚麼，我妹妹今年才十七。」

「哈！」大和尚一聽笑開懷了：「她是你妹妹？」

令狐爽道：「這還有假呀！」

大和尚哈哈一笑，道：「我放你們回去了，走吧！」

令狐爽道：「我們來此放羊的。」

大和尚道：「如果命都沒有了，還放的甚麼羊。」

令狐爽對西門吹花道：「說的也是，妹子，我們改換地方去放羊。」

西門吹花道：「好呀，這兒惡人太多了。」

她故意的輕擺腰，當先往山下走。

令狐爽衝着大和尚一聲笑：「我們走了。」

大和尚祇是嘿嘿笑，他一副得意的樣子。

令狐爽果然趕着羊羣走了，他走着還回頭笑，因爲他發覺這大和尚大概要上他的當了。

令狐爽是幹甚麼來的？

他是找機會來看看這是甚麼樣的和尚。

令狐爽也明白一件事，祇要是男人，男人都脫不了色，有人說色字頭上一把刀，可是江湖上很多人不怕挨刀，江湖上的人都喜歡女人。

當然，如果這大和尚不愛色，令狐爽就會在此刻下手幹掉這大和尚。

祇要這大和尚愛色就成，他打算把大和尚誘開這石山附近，因爲這兒是史小豆的地盤。

史小豆的武士就守在附近。

令狐爽如果同大和尚此刻動手，他必會叫西門吹花趕快離開這兒。

＊　＊　＊

令狐爽趕羊已走出二十丈外了，他似乎還聽到大和尚的哈哈笑。

就在這笑聲中，忽然滲雜着絲絲的聲音往他這面快速的過來了。

令狐爽一個大旋身，他掠出五丈外才回頭看，祇見一個圓圓的金色飛鈸正自往他的身上旋來。

令狐爽看這光景，他的手上祇有一個銅笛，在未帶兵器之下，他出腿。

「彭」的一聲響中，一頭老綿羊被他踢得飛起來了。

那老綿羊的身子就是那麼巧的迎上旋切過來的飛鈸，發出「錚」的一聲響。

「咩……」老綿羊祇叫了一聲就死在地上了。

令狐爽看老綿羊的身上斜切着一個半尺直徑的飛鈸，不由心中忿怒。

他還未站直身子，忽聽半空中又是「絲絲」之聲響起，猛抬頭，又是一個飛鈸疾飛旋殺過來。

遠處，大和尚發出洪笑聲。

令狐爽再出腿，同時口中對西門吹花大叫：「吹花，快走！」

「彭」的一聲，又一隻老綿羊飛起來了。

又是一聲「咩」，老綿羊祇叫了半聲就死了，這隻羊的脖子上中了一個鈸。

令狐爽心中在想，這大和尚的飛鈸眞霸道，他手中的那個鐃就更厲害了。

傳言鐃與鈸本是一樣的東西，祇不過鐃就大得多了。

忽聽大和尚又是一聲洪笑，道：「小施主，你不要你的羊了？」

令狐爽道：「禿驢呀，人命要緊呀！」

「哈！」

大和尚大笑着，立刻雙手飛擲鐃鈸，口中大叫：「老衲要看你怎麼逃走。」

於是，半空中祇見「咻咻」之聲不斷，也不知有多少飛鈸往令狐爽身前飛來。

令狐爽大叫一聲：「我的媽呀，厲害！」

他叫着，一頭衝入羊羣中。

於是，祇見老綿羊一隻隻的被他往空中抛又踢，半空中又是羊來又是鈸，煞是好看！

奇景也！

好看是不錯，可是殘忍了些，羊血遍地灑，羊屍地上抛，沒多久死了一十三隻羊，而大和尚却飛一般的過來了。

他要收回他的飛鈸了！

令狐爽與西門吹花祇有兩頭羊了。

他二人每人一隻抱起來就跑，一路跑回天水關去了！

＊　＊　＊

大和尚把他的飛鈸收回，他哈哈一笑，道：「這個小東西很有機智，這個女人，哈……」

他忽然大叫，道：「程光！」

有個手上挨了一記笛子的大漢立刻奔過來，道：「大師，你吩咐！」

「馬上盯上去，看這女子住甚麼地方！」

「是，這就派人盯上去！」

「你去，再派人他們就走遠了！」

那程光不敢多言，立刻追去了。

大和尚左手握鐃嘿嘿笑，大嘴巴還舐着口唇發出叭叭響聲來，就好像狗剛吃屎的樣子。

令狐爽邊跑邊笑，道：「成了，成了，哈……」

西門吹花笑道：「我們的計劃證明一件事！」

令狐爽道：「證明妳人夠美，是不是？」

西門吹花道：「是呀，我若不美，那禿驢就不會派人跟踪我們了。」

令狐爽道：「快跑，快跑！」

西門吹花道：「眞要去住山洞呀？」

令狐爽道：「祇有那個地方，才是收拾這禿驢的最佳所在！」

西門吹花道：「阿爽呀，我還是擔心你能不能打敗這大和尚！」

令狐爽道：「雙方拚命，我永遠不說我必勝，因爲刀是死的，人是活的，雙方對上，全憑造化！」

西門吹花道：「阿爽呀，你總是有道理，我却不想當小寡婦，我以爲先找我爹商量！」

令狐爽道：「還商量個屁，快跑呀！」

他二人拖了兩隻羊一路跑到一座小山邊，抬頭看，那兒果然有個大山洞，附近又是矮樹林！

令狐爽與西門風匆匆的抱着老綿羊進入那個離地不過一丈多高的山洞中了！

沒有多久，祇見洞中飄出烟霧來，洞中也傳出大罵聲：「他娘的，個出家人六根沒有一根是清淨的，殺了我們的羊呀！」令狐爽這麼罵！

西門吹花也尖聲：「我的羊呀！」

遠處，有個人在冷笑，這個人當然是大和尚派來的大漢叫程光！

程光的手上還冒血，他却仍然笑出聲音來。

他急急忙忙的奔回石山那面去了！

＊　＊　＊

山洞中冒出火光來，熊熊火苗子照得山洞中一片光亮，人若站在遠處看，必會看到洞中人影兒在閃晃，但就是看不見是甚麼人在晃蕩，因爲洞中有彎道，把人的身子遮住了！

坐在火堆邊，令狐爽對西門吹花道：「我親愛的，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呀，妳能對付其他的人嗎？」

西門吹花道：「除了那個大和尚之外！」

西門吹花雙目一厲，又道：「你看看，他們不來便罷，如果來了，我用百花鏢對付他們！」

令狐爽道：「妳娘傳妳的打鏢功夫，必是像妳娘一樣的威力十足！」

笑笑，西門吹花道：「馬馬虎虎啦！」

令狐爽一聽，伸手摟過西門吹花，愉快的吻了幾下，道：「我的吹花本事大，今天咱們宰人啦，哈……」

西門吹花道：「我的郎呀令狐爽，我擔心你手上祇有一根鋼笛二尺長，那可怎麼同這和尚比功夫！」

令狐爽一笑，道：「當然啦，我如果手上有了斷陽劍與日月環，娘的，咱們在石山谷口我就宰人了，誰還等到這時候！」

令狐爽正說着，西門吹花不老實了！

西門吹花在令狐爽的懷中扭動

了，扭得令狐爽不得不低聲在西門吹花耳邊，道：「別鬧了，咱們這是來幹甚麼的？隔靴搔癢是可以的，眞刀眞槍那得回到客房去！」

「嘻……」西門吹花哈哈笑了！

洞口放了兩隻羊，兩隻綿羊在洞口磨牙齒！

洞口的草也不長，老綿羊還是能啃着吃！

好像西方特別亮，原來是夕陽快下山了！

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一聲長嘯，祇見那高大的飛鈸和尚宛如一朵彩雲般過來了！

這人眞夠狂，他忽的飛掠在洞口站定！

令狐爽便在此時站出來了。

令狐爽一聲驚呼：「我的媽呀，大和尚怎麼來了，你……你是怎麼找來的？」

那黃色袈裟無風自動，飛鈸和尚冷冷道：「老衲看不出一個放羊少年人，會那麼機智的躲過我十三飛鈸的旋殺，娘的，你是第一人！」

令狐爽道：「我他娘的損失了十三頭老綿羊呀，我的和尚大師呀！」

西門吹花像個美麗的花蝴蝶似的閃過來！

「哥，怎麼辦，大和尚把洞口堵住了！」

忽見飛鈸和尚出腿，彭彭兩聲起處，洞口的兩隻羊被他出腿踢死了，踢出十丈外，不死也得死！

西門吹花驚呼：「我們的羊全完了！」

令狐爽接道：「沒羊替我挨宰了！」

洞口的大和尚嘿嘿連聲道：「你們當知老衲追來是爲了甚麼吧？」

令狐爽道：「殺我們！」

飛鈸和尚道：「殺你，留下你的妹妹一人！」

「爲甚麼留我妹子不殺？」

「是因爲你妹子福氣，她的命大福大，老衲要同她一起參禪。」

令狐爽道：「我妹不出家，參的甚麼禪？」

飛鈸和尚道：「她，今夜要同老衲參歡喜禪，那可是至性至高的遊戲！」

令狐爽哈哈笑了。

「我明白了，和尚想女人，娘的，沒有六根清淨呀，要找女人，便找個理由叫參他娘的歡喜禪，是不是？」

飛鈸和尚半怒帶笑的道：「出去，這兒是不要血腥的，滾出來！」

令狐爽道：「和尚，你現在就要上馬呀！」

他再笑笑，又道：「和尚，有時候陰溝也會把人淹死的，知道嗎？」

西門吹花道：「哥，他要殺人了，我怕！」

令狐爽道：「別怕，有哥在！」

他指指洞外，對飛鈸和尚道：「惡僧，我操你的那個生你的女人，你一心要參歡喜禪，行，咱們洞外去交手，你若殺了我，進洞來玩你那根惹禍根，你要是被我打倒，王八蛋，有你好看的！」

飛鈸和尚哈哈笑，這不正中他下懷嗎？

他的兵刃是飛鈸，洞中怎麼施展得開，當然是洞外最方便！

飛鈸和尚不再多言，拔身飛落在洞外面！

令狐爽還在裝孬種，他把頭伸出洞口外，左看看，右看看，指着遠處大聲吼：「大和尚，我才不上當，你去站在那面，咱們面對面再交手！」

飛鈸和尚嘿然一聲冷笑，不見閃晃，人已站在十丈外的石頭上。

看不出他的手上動作，因爲僧衣長袖遮住了！

令狐爽一聲大叫：「我下來了！」

他出了洞往另一方向奔，那兒是個矮樹林。

令狐爽剛剛奔到樹林邊，已聽得半空中絲絲絲的懾人心魄之聲傳過來。

他才不會回頭看，一個閃身到了樹後面！

「颯！」

「嘩！」

令狐爽看得嚇一跳，一棵小樹被切斷了。

令狐爽忽的飛越三棵樹，他施個身法閃出三個影像來，不料那飛鈸和尚也連連打出三個飛鈸追入林中。

令狐爽祇聽颯颯連聲響，又見小樹折斷了，他心中吃一驚，這他娘的厲害呀，難怪師父們都挨宰。

他在林中閃展騰飛中，又見飛鈸和尚逼近樹林邊，祇聽這和尚冷叱道：「看你閃躲到幾時！」

隨着他的吼叱，大步衝入林中了。

令狐爽本來在林中飛掠，忽然在這和尚的頭上出現，他大叫着：「我在這兒呀，和尚！」

飛鈸和尚猛抬頭，一隻飛鈸打上去。

令狐爽立刻飛掠到另外一棵樹上去，他用的是司馬元傳他的穿雲功，但比司馬元更會飛！

要知他此刻的功夫有多深？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飛鈸和尚厲聲笑，抖手又是兩隻飛鈸打上去，這和尚在玩奸詐，因爲那兩隻飛鈸他知道難以收

功效，所以當上方的令狐爽飛身閃躲這兩隻飛鈸，而人在半空中的剎那間，這飛鈸和尚又是一隻打上去，口中厲叫：「着……」

令狐爽一見這光景，他提眞氣旋在一棵樹梢頭，那飛鈸就在他的足下三寸掠過！

令狐爽也吃一驚。

飛鈸和尚更是一怔。

於是，令狐爽不玩這套遊戲了，他也火大了。

祇聽他忍無可忍的一聲獅吼。

「哦吼！殺！」令狐爽這個殺法厲害。

他頭上足下指向抬頭驚怒的飛鈸和尚。

飛鈸和尚右手的大鐃舉起來，正迎上令狐爽的那支鋼笛。

兩件不應是兵刃的兵刃相交在一起，發出「噹叮」之聲，便也激起火花來。

飛鈸和尚的大鐃已旋過了鋼笛，更旋上了令狐爽的胸前，就要破衣入肉了。

立刻又是一聲「噹」，令飛鈸和尚一怔間。

令狐爽的左手五指發出他的金剛指，狠狠一把抓在飛鈸和尚的光頭上往下撕裂。

「噢！」

飛鈸和尚宛被五把尖刀劃過他那臉盆似的臉盤上，抓得他皮開肉綻，鼻骨可見，左目流血，嘴唇爛了一大塊，便光頭上的那塊疤也不見了！

令狐爽一抓成功，跟上去就是疾打，打在左右閃躲不已的和尚血頭上。

飛鈸和尚邊閃邊大叫：「獅王是你甚麼人？」

祇這一句話，令狐爽收招了。

令狐爽心想：「如果他是獅王的朋友，多麼的尷尬不好意思呀！」

他閃開來，道：「你管是我甚麼人？」

飛鈸和尚道：「多年沒有獅王消息，有筆賬已是陳年老賬了，如果……」

令狐爽淡淡道：「要算賬找我呀！」

忽聽飛鈸和尚大叫一聲，道：「我的眼呀，我看不見了，我看不清了。」

他叫着騰身而走，不要命似的往石山方向狂奔而去，祇留下一團碎肉！

令狐爽正自指甲中剔着碎了的血肉！

山洞口，西門吹花大笑，道：「成了，成了，哈……」

令狐爽道：「別笑了，快走！」

西門吹花道：「羊怎麼辦？扛回去呀！」

令狐爽道：「別要羊了，快走吧！」

西門吹花道：「果然你的這一招美人計成功了，我就知道我的小丈夫是天才，嘻嘻！」

令狐爽道：「我可愛的小女人呀，本來我是躲起來的，我怎麼會再幫他們搶劫呀，我是因爲……」

「我爹！」西門吹花接上一句。

令狐爽道：「這是其中之一！」

西門吹花道：「還有甚麼理由？」

令狐爽道：「還有一項主要的理由，因爲這史小豆是奸賊魏忠賢的乾兒子呀，你想想，前朝是怎麼完蛋的，不就是毀在他們手中嗎？這種人改朝換代享福呀，那天理何在，法理何存！」

西門吹花點頭道：「說得也是，咱們就是要爲大明朝出口氣，收拾這史小豆！」

兩個人嘻嘻哈哈的走進天水關，又走到驟馬棧的大門口，令狐爽攔住西門吹花道：「妳別進去，妳還是回去土地廟找你的老爹，告訴他，我們已整慘那個大和尚了，叫他安啦！」

西門吹花道：「今夜咱們……」

令狐爽道：「今夜咱們來個西綫無戰事，好生睡一覺，我得打探那個甚麼喇嘛的，他的毛病在那裏！」

西門吹花笑道：「你打探這和尚是花和尚，你設下圈套弄慘了他，如今又去打探那個喇嘛呀，我的小丈夫呀，如果他也是色中餓鬼，你找我，我去勾引他！」

令狐爽道：「當然，我以爲這西域和尚八成也是個好色之徒也說不定。」

西門吹花道：「你又去面對四魔四邪了，小心他們會坑你，他們是坑死人不償命的傢伙！」

說着，她走近令狐爽，又道：「你穿的這件金絲軟甲呀，小心被他們看到了！」

令狐爽笑了。

「回去吧，他們想坑我呀，早吶！」

他此言不是吹牛的，因爲他是天生坑別人的！

一個專坑別人的人物，當然會防別人坑他了。

令狐爽把申屠艮幾人的生意砸了鍋拆了夥，就知道他是多麼的會坑人！

而申屠艮、公治長、公羊山與上官文四人，如今還不知道令狐爽坑了他們！

（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司徒勤與顏君山合力替唐耕心療傷，且各輸送了三分之一的功力給他，顏家父兄妹三人對唐耕心可謂恩同再造，使得唐耕心在連蓮與鳳妮之間難於抉擇……「蝦乾」替唐耕心出了個餿主意，帶着二女去拜祭他，結果險些使鳳妮傷心上吊，也惹怒了連蓮出手傷了他，祇好帶唐耕心去解釋……連蓮心灰意冷，遇到莫傳芳……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君子好逑追淑女　心繫箇郎花無意

那知了塵突然疾退兩丈有餘，道：「一定是故人門下，在下不能一錯再錯，算了！」掉頭疾竄而去。

莫傳芳道：「了塵的三斤鏢也頗有名氣，却想不到此人居然是狽心兔膽，如此不堪！」

連蓮道：「因爲他知道，能接下他的三斤鏢的人所射出的鏢，他可能接不住，所以乾脆倉皇而逃。」

「連姑娘，這次我們可以同行了吧？我知道，妳可能怕我來歷不明，心懷叵測。」

連蓮不出聲，莫傳芳道：「如果我是壞人，我已經有過一次不能再好的機會了。」

「甚麼機會？」

「姑娘忘了在煙雨樓下，在下拾得姑娘一塊羅帕？」

「不錯！」

「那塊羅帕還在嗎？」

「當然在！」

「請姑娘拿出那塊羅帕仔細看看，是不是姑娘原有的羅帕？」

連蓮一怔，掏出仔細一看，吶吶道：「這一塊分明不是我的，但幾乎完全一樣。」

「對，只是繡的花不一樣，是不是？通常一個人是很少去注意這些事的。試想，在下如有惡意，姑娘豈不是危險了？在下不過是想藉機結識姑娘而已！」

事實的確如此，能有幾人去注意這些細微的動作，這人很會運用智慧，却不能說他狡猾。

爲了喜歡一個女人而肯去思考，這應該說是一個很重視情感的人吧？

連蓮道：「你這人可眞會利用機會，甚至在那次以前已經有所準備了！」

「是的。我知道很難，只不過我也知道，世上任何事物要好的就必然難，當初我入師門才九歲，師父就這麼說過。冬天在雪上打坐，用雪擦身，苦不堪言。自那時起，我牢記了師父的話……」

「令師一定是位絕世奇人吧？」

「我想是的。只不過我行走江湖，聽人談起武林幾位高人，却沒有家師的大名在內。」

「令師的大名是……」

「朴覺曉！」

連蓮心中一噱，但又暗哼了一聲，這那像是一位大人物的名字，分明是信口說出一個名字敷衍她。

莫傳芳倒也善解人意，道：「連姑娘，妳怎麼哩？是不是我說話不檢點得罪了妳？」

連蓮道：「是不是『春眠不覺曉』後面三字，只是『不』字易爲卜卦的『卜』字或木旁『朴』字？」

「是木旁『朴』字。」

「一位大人物會有這麼一個怪名字嗎？況且從未聽說過，你這人不老實……」連蓮掉頭就走。

莫傳芳立刻迎面攔住道：「連姑娘，妳以爲我說謊？」

「算了，我還有事……」

「連姑娘，妳一定要告訴我，我犯了甚麼錯？」

「你少裝糊塗。」

「我……我裝糊塗？」莫傳芳搔着頭皮，茫然地思索，道：「我剛才沒有說錯甚麼，莫非姑娘以爲我說家師的名字也是假的？」

「如果是眞的，會藉藉無名？」

「連姑娘，原來是爲了此事，其實我也想不通，是不是家師用了個假名？作徒兒的怎好去猜忌師父？」

「你師父是甚麼來歷，他從未說過？」

「從未說過，就是愛睡。」

「愛睡？勿怪他叫『不覺曉』了。」

「而且他老人家往往一睡三月不醒……」

連蓮一楞，道：「一睡三月不醒？」

「是的。只是被我發現他一睡數月之後，他不再讓我看到，但我知道他是找地方睡覺去了！」

連蓮道：「據說昔年華山老祖陳摶（希夷），就是以修睡禪得道的，宋太祖和他在華山上對弈，把華山輸給了他。」

莫傳芳道：「也許家師也在修睡禪吧！」

連蓮道：「了塵禿賊眞不是東西，莫傳芳，你是甚麼時候到達這裏的？」

莫傳芳道：「就是妳在溪中濯足，了塵在岸上瞭望時，最初我還以爲他是你的長輩甚麼的，想不到他在偸看妳洗脚，妳的脚眞美……」

連蓮臉一沉，道：「原來你和了塵一樣！」

「不……不！我和他絕對不一樣，我是適逢其時看到一雙天下至美的玉足，」莫傳芳無限激賞地道：「天哪！我以前從未想到世上會有這麼奇妙的脚……」

連蓮掉頭就走。莫傳芳又攔住，道：「連姑娘，我知道我不該看妳的玉足，可是我敢斷言，世上任何一位道學先生看到妳的玉足，他就忍不住要看第二眼、第三眼！連姑娘，我是個凡人……」

的確，她也是凡人，要不，怎麼會爲了一個對她不熟的男人付出這麼多時間？

莫傳芳這個凡人一點也不諱言他的平凡，有此身手，却並未自命不凡，也許這正是他的不凡之處吧？

「算了！這次饒了你，以後在我身邊要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

「一定，一定，連姑娘，這世上除了我師父，那只有妳對我最好了！」

「嗳！莫傳芳，我可沒有答應你永遠跟在我身邊，只准你半個月。」

「半個月？半個月以後呢？」

「我要去辦一件事，不能有人在我身邊。」

「這樣成不成？半月後我可以不在妳身邊，但可否在大約相距妳三五十步處遠遠保護妳？」

「我不叫你在我身邊，你聽不懂？」

「我懂啊！我總是距妳三五十步，怎能算是在妳身邊？」

連蓮哭笑不得，道：「莫傳芳，你這人乍看很精明，有時却很糊塗！」

「家師常說『難得糊塗』這句話……」

*　*　*

「小姐，再吃半碗吧……」中年人關切地要叫小二添飯，坐在他對面的俊美少年人厭煩地揮揮手，道：「吃不下，少煩人！」

「小姐，這可怎麼得了！一天吃不了兩碗飯，長久下去，妳會支持不住的呀！」

「放心，我支持得住，在找到唐大哥之前，我不會倒下的！」

「這又何苦？老實說，唐耕心兩腿踏着兩條船，妳犯不着……」

「妳回『一瓢山莊』去吧！」

「小姐，妳就會用這殺手鐧，動不動就要叫我回莊。」

「妳再饒舌，妳就回莊納福去吧！」

「是，小姐……」菊嫂深深地嘆口氣，道：「八成，妳前世欠他的……」

就在這時，一個中年人自右後側桌邊站起，原來此人一直在偸聽二人交談，儘管菊嫂和顏鳳妮都是男裝，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來。

這中年人長個馬臉，一雙世故的眼睛一直不停地在顏鳳妮身上掃來掃去。現在，他站在顏鳳妮桌邊，道：「這位可是『一瓢山莊』的顏姑娘？」

二人一怔，這人似曾相識，却想不起在何處見過？

菊嫂道：「你認錯人哩！」

「沒有認錯吧！」

顏鳳妮道：「是又怎麼樣？」

中年人道：「是這樣的，在下不過是受人之託，代人傳信，李天佑之師金羅漢今夜在此鎮西南七里的孝子亭等候顏姑娘，說是想瞭解一下李天佑的死亡經過。」

顏鳳妮道：「你告訴他，就說

李天佑死有餘辜，知徒莫若師，他是多此一問！」

中年人道：「依在下之見，姑娘還是去一趟較好！」

「我看你不像個傳信的人，而是他的同伙。」

「姑娘誤解了在下一份善意，以在下的看法，金羅漢身份超然，且和令尊同輩，他絕不會以大欺少的！」

顏鳳妮冷冷地道：「你以爲我怕他？」

「這……這當然不會……」

「告訴他，今夜二更本姑娘就在那孝子亭中召見他！」

「召見」二字當然說得很狂，中年人微楞一下，道：「好，就這麼決定！不見不散……」

此人付過帳出了酒樓。菊嫂拍着前額道：「小姐，我敢保証，不多久之前，咱們見過此人。」

「有嗎？」

「沒錯！可是我總是想不出他是何人？」

顏鳳妮道：「算了！不要想了，也許今夜此人也在現場。」

「小姐，妳爲甚麼要答應他？」

「因爲金羅漢還有他起碼的品格，他不會一味護犢，爲劣徒找場！」

菊嫂道：「小姐，妳這樣粗心大意，早晚會出事的！」

「閒着太無聊，出點事總比不出事好……」

菊嫂以爲，毛病就出在這種想法上，心中暗罵唐耕心是個害人精。以前的小姐，天眞活潑又不失溫柔，那是這個樣子。

飯後回客棧，已是初更。顏鳳妮想養精蓄銳靜一靜，這工夫隔壁客房中却有人彈鋏作歌。

此人大概不是唱「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但却聽不懂在唱甚麼？

也許天生五音不全，就像超載的獨輪車發出的「吱吱嘎嘎」之聲一樣。

菊嫂大怒，在此人門上擂了兩下道：「沒有人欣賞你的鬼歌，收起來吧！」

屋內的人歌聲一停道：「在下是唱歌自娛，不是唱給別人聽的！」

「可是你影響別人睡眠！」

「遷就點吧！我說這位大媽，在下失戀，心情悽苦，也只有哼哼歌曲聊以自遣，怎麼？就連這點自由都沒有了嗎？」

菊嫂道：「你也失戀了？」

「是啊！怎麼大媽也失戀嗎？」

「爛嚼你的舌頭！」

「不是嚼舌頭！大媽，你不知道一個失戀者的心情，一天到晚，閒極無聊，就想找個人打打架發洩一下，可是又找不到夠看的對手……」

菊嫂聽出，這人的口音很年輕，這等年紀會找不到一個夠看的打架對手，吹起牛來可眞是臉不紅氣不喘哪。

這人停止唱歌，菊嫂也就回房，道：「小姐，好好休息一下吧！」

顏鳳妮道：「這麼一折騰，到了那裏時間也差不多了！」

「小姐，其實我們可以不去！誰知道他們有甚麼詭計？尤其那個烏臉中年人……」菊嫂突然失聲道：「小姐，我想起來了！」

「菊嫂，妳別大驚小怪成不成？」

「小姐，妳猜那個馬臉中年人是誰？」

「管他是誰？」

「他就是弘法寺住持，『三斤鏢』了塵禿賊。」

鳳妮點點頭，道：「果然是他！他怎麼穿俗裝？」

「放心！他絕不是還了俗，和他的徒弟大空一樣，常戴假髮穿便衣外出鬼混而已！」

「對！這麼說今夜咱們要面對兩個。」

「小姐，我們根本就不必赴約。」

顏鳳妮收拾停當，道：「我們走吧！」

＊　＊　＊

金羅漢並不是出家人，只是綽號叫「金羅漢」而已。四十五七歲，中等身材，就像隨時在路上看到的一個中年人一樣地平凡。

「三斤鏢」了塵也許比此人還有點威儀。

金羅漢坐在亭中石櫈上，這時顏鳳妮主僕已來到亭外。金羅漢道：「姑娘要召見我？」

「也可以這麼說！」

「好大的口氣，連顏君山都沒有姑娘這份豪氣！」

「廢話少說！你是不是要爲令徒找場？」

「不是！他身在空門，行爲失檢，罪有應得。」

「看來師父比徒弟懂事些！」

「只不過本人想瞭解一件事……」

「甚麼事？」

「妳到底是以甚麼方式殺死李天佑的？」

鳳妮道：「了塵沒有告訴你麼？」

「他語焉不詳！」

「李天佐總該告訴你吧？」

「他也未詳說，他說反正人已死了，怎麼死也是一樣！」

菊嫂道：「是啊！反正怎麼死也是死，沒有死兩次！」

「這話只怕不對！死的方式不

同，就和死兩次或三五次一樣，刑法中的『磔死』就是一例！」

鳳妮道：「你非要知道不可？」

「當然！」

「是用開水把他燙成重傷不治的！」

「怎麼會用開水？」

「他好色，誘他上釣……」

金羅漢道：「天佑自幼聰明，他雖不走正路，但我很喜歡他！」

「就因爲你喜歡他，就不管他的作爲是否傷天害理？」

「妳的手法太殘酷。我相信，在妳誘他上釣之後，他身上的衣物不多，那才會燙得嚴重。」

「當然，如果不把他騙到大缸內，要用一大盆滾開的水潑中他也不容易。」

「怎麼又在大缸中？」

「說是外面有人叫門，讓他先廻避一下呀！」

「我這就明白了……」金羅漢淡然道：「姑娘太殘酷了，只不過大空暗襲唐耕心使之落下絕壁，生死不明，也太殘酷了！」

本來顏鳳妮要反駁，繼而聽他責其劣徒也太殘酷，似乎頗有是非之心，就未出聲。

「既然事情已經明白了，我也要走了！」金羅漢站起來，道：「顏姑娘，後會有期……」

他走出亭外，這一着大出顏鳳妮主僕的意外，金羅漢走出十餘丈外又回頭道：「如果當時姑娘不採用那方式而和李天佑動手，姑娘估計能接下他多少招？」

顏鳳妮道：「六十招內撂倒他。」

「六十招？」

「不錯！」

「姑娘是說就連他的『輪廻刺』也不在乎？」

「在有備之下，可以應付！」

金羅漢道：「姑娘誇大了些吧？」

顏鳳妮道：「沒有誇大。」

金羅漢道：「如果姑娘能接下本人十招，那就未算誇大，反之，就是誇大了！」

顏鳳妮心道：好厲害的老賊，表面上儼然君子，且無意出手，却出言套我、激我，以我顏鳳妮的個性來說，當然會上當。

顏鳳妮道：「反正你拐彎抹角是要誘我動手，爲你那狗徒找場就是了！」

金羅漢正色道：「不是，不是！只要姑娘以爲能接下本人十招以內，本人就不以爲誇大！」

菊嫂道：「差不多要十招以下……」

「不！」顏鳳妮此刻心情惡劣，意志消沉，明知金羅漢想爲徒復仇，又不願落個以大欺小之惡名，但她就是不願採低調。

這當然是由於瞧不起他之故。此人能有這樣的徒弟，居然還說很喜歡他。又有了塵那種荒腔走板的空門敗類師弟，她怎會尊敬這種人？

顏鳳妮道：「你憑甚麼以爲十招內能擊敗我？」

金羅漢道：「這的確也不敢武斷，非比過之後才知道……」

菊嫂道：「你不必自說自話，你不過是想激我們小姐出手罷了！其實對付你這種人，有我也足夠了！」

「放肆！」金羅漢道：「姑姑沒有把握，本人這就告辭，在下也說過，大空之死，也是罪有應得的……」

顏鳳妮冷笑道：「事到如今，我就是採低調，自承接不下你的十招，你仍然不會放過我。告訴你，在來此之前，我已作了最壞的打算！」

金羅漢走了回來，道：「姑娘多心了！本人實無意爲難妳，只是以爲姑娘在本人手下拖不過十招而已！」

顏鳳妮一聲不響，拔劍攻上。她並不天眞以爲她能擊敗金羅漢，但至少以爲能支持二十招。

金羅漢似乎未帶兵刃，以一雙肉掌應付，顯然仍綽綽有餘，菊嫂在一邊直搓手，要不是她一手奶大了小姐，她早回「一瓢山莊」去了。

顏鳳妮必須拖過十招甚至十五招以上。

金羅漢絕對不能讓她拖過十招。一過十招，幾乎就是栽在此女手中了。

菊嫂知道，除非金羅漢忽然打上兩個噴嚏，或者肚子痛，得了「絞腸痧」，否則十招就是個鬼門關。

的確，金羅漢在第九招上稍一加勁，鳳妮的劍就像插在一桶濃稠的膠中一樣。

她這才知道，金羅漢絕非浪得虛名之輩，甚至她相信，第九招或第十招上她會嚴重失招，乃至於失去性命。

這工夫，忽然有人大聲道：「停！」

金羅漢即將得手怎會停手？顏鳳妮即使想停也不敢停，就在勝負立見時，突然傳來一片破空聲。

「一片」就是很多件暗器射到的意思。金羅漢不能不閃，因爲暗器自他腦後射到。

金羅漢十分震怒，因爲他相信這不是正規暗器，必是樹葉之類的東西。

果然，他閃過之後，大袖一甩，又把幾片樹葉震了回去。這時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在十步左

右處。

菊嫂內心直唸阿彌陀佛。

鳳妮知道，這小子可能就是在客棧內彈鋏作歌的人。

這小子接住兩片樹葉，道：「金羅漢，以前，多少人以為你和令師弟了塵那禿賊不同，和令徒大空更不同，今夜一見……」

金羅漢目光中閃爍着燐火似的厲芒道：「小子，是你找上門對不對？」

「對！」

「可不能怪我……」

「我要是那種人還會來嗎？」

金羅漢心想，知道他就是金羅漢而仍敢招惹他，這小子不是瘋了就是活膩了，道：「你是何人門下？」

年輕人道：「此刻問我的師承，只怕會影響彼此的情緒，尤其是你這方面，所以還是打完了再問為佳！」

金羅漢道：「好！就照你的意思！」

年輕人向顏鳳妮眨眨眼道：「失戀的滋味，非當事人無法描述，於是總想找點事做做，例如玩玩狗，鬥鬥牛等等，以消永晝……」

金羅漢何等身份？怎能忍受這小子的辱罵？但他表面上還是不動火氣，心內却有一把刀。

「小子，你叫甚麼名字也不敢說嗎？」

「不說出門派的動機和不說出姓名的動機一樣……」「嘿」地一聲，居然是「龍爪十三式」。

金羅漢心頭一動，這是「鎮八荒踏雪無痕大羅散人」龍潛的絕學，這小子是他的甚麼人？

由於他和龍潛的交情不同，也可以說以龍潛的馬首是瞻，他們都是站在唐耕心之師嚴如霜的敵對立場上，龍潛的門下最好也別招惹。

金羅漢疾退五步外，肩不晃、衣不飄，不愧為武林一大家，道：「小子，你是龍潛兄的門下！」

年輕人道：「我可沒有抬出家師叔的大名唬人吧？」

金羅漢微微一怔，此人稱龍潛為師叔，八成是「逍遙叟」蕭笠門下。

傳說蕭笠的身手和龍潛伯仲，但其門下却比龍潛門下管用些，這原因是甚麼？

有些人授藝是及半即止，使自己和門人保持很大一段距離，這樣就會受門下敬重，但也有少數人不授則已，授則傾囊而出。

金羅漢以為，自這小子身上可以測試一下龍潛師兄弟的底子。

就算是好朋友，也希望知道彼此的斤兩。何況，世上的朋友也能分門別類分出好多種來。

金羅漢笑笑道：「小子，你以為你可以蒙騙老夫？」

「我蒙騙你甚麼？」

「『逍遙叟』的門下會如此招搖？」

年輕人笑笑，道：「你不信我是『逍遙叟』的門下，就可以和我動手對不？」

「是與不是試幾招便知。」

年輕人道：「好吧！就以『四』招為限如何？」

「就這麼辦……」年輕人又出了手，這次用的不是「龍爪十三式」，而是「軒轅斬」。

「軒轅十三斬」又名「盤古十三斬」。與「龍爪十三式」各有千秋，有人說「盤古十三斬」未遇敵手，「龍爪十三式」却早已遇上敵手了。

「龍爪十三式」的剋星就是「雪衣紫電」，嚴如霜的「乾坤指」。

也有人說嚴如霜的剋星可能也是龍潛師兄弟二人的「龍爪十三式」或「盤古十三斬」。

金羅漢接了兩招，十分驚凜，二十五六歲的人居然能練到這等境界，不由慨嘆！

人生在世，在所有的美德之中，不高估自己，可能是十分重要的一項了。

但是，金羅漢還是有把握擊敗他，只不過他難以武斷能在多少招上擊敗他？

「好！已經過了……」年輕人疾退五步。

金羅漢愕然道：「才五招半哪！」

年輕人道：「事前不是說定以四招為限嗎？」

「四招？不是八九十的『十』招？」

「我說的是四招，不信問問這位姑娘！」

顏鳳妮想，這小子很會誆人，却也不傷大雅，只不過金羅漢十招內却也贏不了他。

金羅漢本不想和這兩門中的人正面衝突，反正他也試出了一點，這小子的身手只怕不在龍潛的首徒辛南星之下。

他旨在試探，目的已達，自應見好即收，道：「好好！四招就四招。就算十招，老夫也未必能使少俠失招！」

「客氣！」

「少俠可以告知大名了吧？」

「我叫冷雪舫……」

「是不是人稱的『雪鶴』？」

「正是……」

「老夫走了，今夜約顏姑娘來此，也不過是瞭解一下劣徒的劣行罷了……」

顏鳳妮掉頭就走，菊嫂道：「小姐，不該謝謝人家嗎？」

「謝他幹甚麼？我不喜歡別人搞局！」

菊嫂低聲道：「要不是這個姓冷的，只怕小姐……」

「怎麼？金羅漢能吃了我不成？」

菊嫂道：「總不能連個招呼也不打吧？」

顏鳳妮道：「我看他沒安好心！」

「姑娘可就冤枉在下了……」

「你是龍潛的師姪對不？」

「是的！」

「你知不知道顏、龍兩家的深仇大恨？」

「知道一點點，但不大清楚。

是不是龍三殺了令兄？」

「對！」

「妳發誓也要殺龍三或其他龍家的人？」

「不錯。」

「妳和龍家的仇恨和在下有甚麼關係？」

「你是龍潛師兄之徒，你和他們不會一鼻孔出氣？」

「不會！第一，家師和龍師叔並不十分和睦，而我，也最瞧不起師兄龍三。」

顏鳳妮緩緩向鎮上走去，走出一兩里，見冷雪舫仍然跟着，她道：「你跟着我們幹甚麼？」

冷雪舫道：「交個朋友總可以吧！姑娘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顏鳳妮道：「我現在沒有心情交朋友。」回鎮落店，似未發現冷雪舫跟來。

稍後，顏鳳妮在洗澡，菊嫂把風。

在菊嫂心目中，小姐的身子是寶，世上任何男人的眼睛都有毒，任何野男人瞄一眼，她都無法忍受。

祇不過她一個人也不免顧前失後，她注意前後窗，那一雙賊眼就在天窗上窺伺，菊嫂上了天窗時，那雙賊眼又移向後窗。

顏鳳妮之意，連唐耕心都不能否定，他對連蓮本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以為連蓮比顏鳳妮好，那應該是指內在與外在加起來的總分比顏鳳妮略高些而已。

二十歲的少女，正是青春熱浪的顛峯，此刻挺拔豐隆的雙乳，隨着她洗澡的動作顫巍巍地抖動。

那纖細的腰，圓而翹的臀以及修長勻稱、溜光水滑的玉腿……有時菊嫂看到都不僅要想，將來不知要便宜哪個臭小子……

這個窺浴的人年紀很輕，可能未超過二十歲，通常人在這種情況下，精神是不會集中的。

當顏鳳妮出了浴盆站了起來時，自側面看更能收視胴體的曲線和整體之美。

這小子在這一剎有如引火自焚，差點大聲叫絕，但也就在這檔口，身後忽然傳來一聲極低微的冷笑。

這年輕人一驚，他自然不是庸手，要不，怎敢在這些高手環伺下窺浴。他向左邊一翻就迴過身來。

幾乎在此同時，雙方都發出一聲驚噫。也在此同時，一枚「相思豆」無聲無息地射到這年輕人面前。

這「相思豆」當然是一種暗器，不淬毒，不殺人，最多祇能輕傷或制住穴道。

這就是「逍遙叟」蕭笠和龍潛稍有不同之處。

年輕人本來可以閃過這顆「相思豆」，却因驚鴻一瞥之下發現是自己人，就這麼一分神，正中左顴，陷入肉中。

這年輕人捂着臉疾退兩步，道：「冷師兄，你連自己人也不認了？」

「正因為是自己人，在緊要關頭才使此豆稍偏，本想射瞎你一目的。」

「她……她是冷師兄的甚麼人？」

「在目前甚麼也不是……」

「那你為甚麼多管閒事？」

「這閒事我是管定了！我不容許你或任何人的髒眼、毒眼在她身上瞄視一下，半下也不成！」

「冷師兄，你知道你犯下了不可否認的大錯？」

「噢？說說看！」

「姑丈會輕饒你這吃裏扒外的叛徒？」

冷雪舫一字字地道：「章瑛，回去告狀去吧！」

這工夫章瑛臉上已流着血，掉頭欲去，顏鳳妮已穿上衣衫出屋，菊嫂要攔住章瑛，被章瑛一掌逼退。

「賊子，你有膽就別挾着尾巴跑！」顏鳳妮去追，那知章瑛手底下不怎麼樣，但輕功之高據估計不在辛南星之下。

顏鳳妮還未追出鎮外就把人追丟了。

冷雪舫如果去追能不能追上？回來後顏鳳妮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去追也未必能追上，因他距我五七步，又先起步，況章瑛是師叔門下武功最差，但輕功可能是最高的一個。」

「他是龍潛的門下？」

「不錯，師叔共有門下三人，首徒辛南星，二徒連蓮，三徒鄺昭。章瑛是師叔的內姪，武功却也是師叔教的，把他加上是四個門下……」

「你為甚麼要放走他？」

「他正要窺浴，相信還沒有看到甚麼，我以為對他的懲罰已足，

一顆『相思豆』已嵌入他的左顴之中。」尚未看到甚麼，自是謊言。

「我以為你還是袒護了他，不然的話，你可以擒住他的！」

冷雪舫攤着手道：「天曉得！章瑛的輕功，妳是見識過了。」

「你怕開罪你的師叔龍潛！」

「這妳就更錯了！我要是怕得罪家師叔，連金羅漢也不能得罪，因為他貼家師叔貼得很緊，他們的私交不錯。」

顏鳳妮道：「冷雪舫，說不定你剛才也在窺浴！」

「我的天！這可就冤枉死人了！」冷雪舫道：「我把姑娘奉為天上的仙子，不容任何人瀆褻，不要說不三不四的下三濫，就是我自己也不成！」

「人心隔肚皮，誰知道你心裏在想甚麼？」

冷雪舫的涵養已夠好，此刻也不由臉孔鐵青，回到自己屋中，「砰」然關上房門。

顏鳳妮和菊嫂也回到屋中，菊嫂埋怨道：「小姐，妳對冷少俠是不是太過份了些？」

「甚麼叫過份？」

「老實說，如果剛才那個姓章的是個淫賊，我這兩下子可保護不了妳呀！」

「妳以為淫賊能輕易得手？」

「小姐，萬一使用下五門的迷香甚麼的怎麼辦，所以有位忠心不貳的高手在身邊，應該是一件好事。」

顏鳳妮默然不語，似在收拾東西。

菊嫂對這位小姐眞有「天威莫測」的感受，道：「小姐，妳要幹甚麼？」

「收拾一下，我們走了，小聲點！先驚動別人……」所謂「別人」，當然是指冷雪舫了。

「小姐，這樣是不是太……」

「太怎麼樣？妳是不是想家了？明天我親自送妳回莊，免得在我這個不知好歹的人身邊擔驚受怕！」

「小姐，妳就饒了我吧！反正一切的一切，還不都是為了小姐好？以後我就隨時檢點，閉上我這張臭嘴。」

「快點拾奪一下……」

二人連夜出鎮，奔出十里外，僱船連夜過江。上岸後天也快亮了，顏鳳妮道：「菊嫂，我知道妳對冷雪舫很過意不去！」

「小姐，我不敢再多嘴多舌了！」

「現在，已擺脫了他，說說無妨！」

「小姐，我以為冷雪舫不是個壞人！」

「人心隔肚皮！」

「小姐，如他包藏禍心，金羅漢之約那夜，如他要得漁人之利，那一夜他有機會。」

「甚麼機會？」

「他可以在金羅漢制服小姐的檔口出現，公開向金羅漢要人！」

「金羅漢會怕他，把人交給他？」

「可能會。」菊嫂道：「冷雪舫為龍潛的師侄，祇要冷雪舫隨便編造一套詞兒，說是奉師叔之命搜捕殘害龍三的唐耕心或唐的死黨顏家的人，金羅漢就可能把人交給他！」

顏鳳妮嘆口氣道：「其實我也能看出冷雪舫不像個壞人，怎奈我心中容不下第二個人。」

應該是「第二個男人」，既然如此，菊嫂也就不便說出甚麼了。

＊　＊　＊

連蓮昨夜又夢見了小唐，本來應該高興才對，儘管那祇是一個夢。却正好相反，一早起來心情惡劣。

夢中的唐耕心身邊有個妙女郎，不是顏鳳妮，甚至比顏鳳妮還美，在夢中，連蓮故意在小唐面前走過，小唐似乎不認識她。

夢有時是十分荒謬的，但有些夢却好像實實在在反映着現實生活中的事，使人以為那不是夢，或者以為這夢在啟示些甚麼。

在早餐桌上，莫傳芳挾了一塊醺魚要送入她的口中，他那知她的心情？一巴掌把他的筷子打飛。

莫傳芳一驚，而且很下不了台，因為這飯館就是這家客棧兼營的，有五七個客人正在用早點，此刻一齊望過來，尤其是其中一個年輕人。

莫傳芳雖然處處哄着她，護着她，但他也是年輕人，實在按捺不住，冷冷地道：「妳這是幹甚麼？」

「不幹甚麼，我討厭你！要你滾遠點！」

「滾遠點」這三個字更使莫傳芳傷心。這些日來，他忘了自己的存在，一切都為了連蓮。

過去他還沒有挾菜送入她口中的前例，他以為與對方的距離應該拉近，要一步一步地試探前進。

就算由於人多，不便接受這種太親暱的挾菜方式，推開即可以，怎可掄臂一揮？

莫傳芳冷冷地道：「未免太過份了吧！」

「我就是這樣子，你要怎麼樣？」

「妳好像世上萬物的主宰，我又能如何？」

「嗆」地一聲，連蓮撤出了長劍，食客紛紛走避。莫傳芳雖惱火，却不願和她動手，這件事就不可收

拾了。所以他掉頭出門而去。連蓮握着劍愣了一會，丟下飯碗回房，拾奪一下也出了客棧。

她記得莫傳芳出門後是往左邊走的，她絕不和他同路，也不能使他誤會以為她是跟着去追他的，所以她出門就往右走。

她自然知道她這一舉措太魯莽，有失淑女的風範，但她忍不住。

這數月來為了小唐，心力交瘁，也有好多次，她以「自古多情空餘恨」的理由，試圖忘了小唐，但她辦不到。

既然辦不到，趁此機會遠離莫傳芳不是正好？免得欠他的情越積越多。

第二天過了江，天晚後夜色好，在鎮上打了尖就繼續趕路，她要回到陰陽壁去看看。

每次站在陰陽壁下上望就很絕望，因為欺騙自己也不容易，不去看看却又不能釋懷。

近來她常常恨自己，那次和小唐的黃山絕谷之約她沒有去。如果那次她去了，以後的一切不幸，發生的機會就不大了。

附近有瀑布吧，水聲盈耳，對長途跋涉的人自有其吸引力。果然，一道匹練，自百丈絕崖上倒瀉而下，沛然成潭，潭水清澈隱隱見底。

她飲足也洗了個臉，覺得不洗個澡眞是辜負了這一池清水。

夜空人靜，又地處荒山，那會有人來此，而且此處背壁面河，地勢頗高，在潭邊洗澡可以監視三面，如有人來，老遠可以看到，況左邊是絕崖，於是她脫衣下了水。

時值盛夏，潭水却是沁涼之極，一時興起，向小潭彼岸游去。

那知游至小潭彼岸，忽聽有人叫了一聲「好」！這聲「好」差點一把連蓮的魂兒叫飛。

因為她是完全赤裸的。

她大驚之下，立刻鑽入水底，向剛發聲處潛去。潭的直徑不過十丈左右，當她輕輕探頭出水時，却未看到人。

她相信，剛才出聲叫「好」的人是在她放衣服的大石附近，向那大石望去，又飛了一魂。

她的衣衫已不在那大石上了。

「為甚麼我這麼大膽？為甚麼過去從不敢在沒有友輩的戒備下赤裸下水，而今夜却敢？」

「是甚麼人拿了我的衣衫？」

「不是拿，」這人道：「是代姑娘保管！」

連蓮滿臉怒火，却知道此刻要小心應付道：「謝了！就請閣下把本姑娘的衣衫放在原先的石上，退出十丈以外。」

「好好！一切都依姑娘，據說這一帶野猴甚多，曾發生過野猴偷走衣衫的事，所以在下不能不為姑娘躭心！」

「好意心領，就請把衣衫放在大石上吧……」

語音未畢，果見衣衫被丟在大石上。

此刻連蓮可顧不得被此人看到身體的危險，她以為此人的企圖應不僅此，立刻游到大石邊拿起衣衫。

果然不出所料，這套衣衫不是她的，而是男衫。

這是一件十分麻煩的事，本就不該天眞，此人會輕易把衣衫還給她。

「君子一言，如白染皂！這位同道把衣衫弄錯了吧！」

「噢噢！果然是一時大意弄錯了！祇不過在下心儀連姑娘已久，早已有意攀交……」

連蓮道：「要交朋友是不是應該先把我的衣衫拿出來？」

「當然……當然……不過，連姑娘如果眞有意建交，就請先換上在下的衣衫，在下也換上姑娘的衣衫……」

「為甚麼要這樣？」

「這樣才能表示姑娘的誠意！」

連蓮的肺部快氣炸了，厲聲道：「大膽的狗賊，你知道戲耍姑娘的後果嗎？」

「知道！」這人分明在那客棧中吃早餐和小二說過話，本有很重的江北口音，此刻似想改變使對方聽不出來，但鄉音全改掉很難，他道：「其實在下的本意尚不僅此……」

如果此刻連蓮不顧一切出水對付此人，說不定更易得手，面對一個赤裸的美女，有幾個色鬼還能中規中矩地出招？

但是，無論如何，她是作不到的。

假如她就暫且穿上此人的衣衫，再去捕殺此賊，應該也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但是，她忽然想到這可能也是一個陷阱。

第一個可能是衣上有迷藥，她一穿上就着了道兒，另一可能是，她一換上這賊子就逃離此處。

賊一逃她一定會追，然後把她引到很多同道之處，然後宣佈他們昨夜是在一張床上……

否則，為何兩人的衣衫都在對方身上？

連蓮以為並非沒有這種可能，而此人來這一手，隱隱地，似乎背後有人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些。

這個幕後支持者可能是龍家的人。

如果說龍老爺子恨連蓮忘恩負義，找人斬了獨子一隻手，也找人重創忠僕龍不忘，就認為是他唆使這人來對付連蓮的，至少連蓮還不

岑凱倫

新書介紹

花之舞

文藝小說
花之舞
岑凱倫 著

她喜歡花開，更喜歡花落，是個很浪漫的女孩。同時，也是個專一的女孩。却偏偏週旋於兩個男孩之間。到底情歸何處？花落誰家？

每本HK$46

去年聖誕



當聖誕紅在眼前時，她的心弦給拉緊了，她不在乎今年過得怎麼樣，她祇希望回到去年的聖誕……

每本HK$46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敢如此侮蔑龍潛。

到目前爲止，龍潛除了在護犢方面表現得過份激烈之外，他仍然不是個壞人。

以龍不忘的爲人，似也不會作出這種事來。

有一個可能的人，那就是「血猴」龍三。龍三上面本有一兄一姊，在他七八歲時，兄姊生怪病死亡。這就是「三」字的由來。

由那時起，龍三受寵，就趨於驕橫了。

況且，連蓮以爲，她是個冰清玉潔的姑娘，這色魔的衣衫只要穿一次，就會被它汚染。

這和上次穿上「蝦乾」給她的一套骯髒的叫化子裝就完全不同了。

她不願這麼作，雖說人在危急中應該機變，但也要看機變的成功率有多大而定。

這賊說過，他的本意尚不僅此，這已經挑明了。

兩人在耗時間，而這人始終未露面。

他似也知道，一旦事敗，連蓮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會放過他。

「你說你對我心儀已久是不？」

「是……是的連姑娘！」

「那麼你的大名和師承可以說說吧？」

「當然，當然，在下名叫管得寬，華山門下。」

連蓮知他在胡扯，道：「管大俠到底有何企圖？何不直說？」

「既然如此，我就直說了吧！在下對姑娘絕無非非之想，只想請姑娘去見一個人。」

「誰？」

「姑娘，恕我不便提早告訴妳，但在半途中在下就可以相告。」

連蓮猜想必是龍三，但她也不說破，道：「由此看來，管大俠也不是壞人，只不過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罷了。本姑娘對這種重義、尚禮之人十分敬重，只要管大俠把衣衫還給本姑娘，我一定成全你，去見託你之人！」

那知管得寬道：「姑娘請原諒，在下辦不到……」這人眞是軟硬不吃。

連蓮氣得發抖，一籌莫展。

管得寬道：「連姑娘，天一亮，這兒就會熱鬧起來了，妳要儘快決定。」

連蓮幾乎想哭，但她絕不讓此賊看到她的淚水，怎麼辦呢？天亮後能見到更好，在此路過的人，一定不少，會不會像看戲一樣圍觀？

「如果姑娘不接受這交換衣衫的方式，我連這套衣衫也要收回了……」

連蓮在水中顫抖，這工夫忽見一個長長的人影倒映於潭中，淡淡地不甚清楚。

「你眞不是個東西！王八蛋！雜碎！狗娘養的！」這個年輕口音的來人似乎對這賊子的行爲深痛惡絕。

連蓮一聽這口音，激動的淚水再也忍不住，奪眶而出，用「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來形容莫傳芳，似也有所不及。

岩石後的小賊大驚，因爲他只要一眼就認出莫傳芳來。雖然這小賊也是「師出名門」，卻知道和莫傳芳相比還差一大截。

那是在一次偶然的場合下，見識了莫傳芳和「蝦乾」，雙方動手，在三十五七招下他把「蝦乾」砸了一個跟蹌。

這小賊却又在「蝦乾」手下吃過虧，而他居然也完全無遮。

他受友人之託來賺連蓮，當然不能染指，但可以變個方式來滿足他的意淫，那就是，連蓮赤裸他也一樣。

兩個人完全無遮，心中想甚麼就有甚麼，當然，這只是意淫的皮毛。

「把連姑娘的衣服迎風抖幾下，然後放在大石上……」

「這……當然可以，」小賊道：「雖說在下是受人之託，但基於同情，並未打算對連姑娘不利，只是促狹人想試試連姑娘的應變能力而已！」

「血賊，這話能騙得了誰？」連蓮咬牙切齒。

這小賊把連蓮的衣衫迎風抖了幾下，放在大石上，連蓮發現他的上身是赤裸的。

當然，莫傳芳早已發現他是全裸的，但是蒙了臉，可見他的膽子不大，但連蓮只能看到他的上身。

莫傳芳道：「把你的衣服丟在地上，再接我十招……」

把衣服丟下接招，正是不久前他希望連蓮的動手方式，眞是現世報，立刻就有人加諸他的身上了。

小賊當然不願裸身動手，但最好是不動手而能脫身，他四下打量，忽然又把連蓮的衣衫抄在手中，向下疾竄。

莫傳芳大怒，一個起落就迎面攔住。

小賊道：「你若是君子，就該讓我穿上衣衫和你動手！」

莫傳芳道：「在你這狗東西面前，爲甚麼要沾汚『君子』二字？你把連姑娘的衣衫放下！」

「你讓我走出一百步外，我就把她的衣衫放下。」

「你以爲我逮不到你……」莫傳芳往上一貼，小賊也夠滑，突然把連蓮的衣服往左邊大力一扔。

（未完•七）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